活地狱

李伯元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活　地　狱

〔清〕李伯元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活 地 狱

〔清〕李伯元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　江苏句容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　1/32　印张 7.75　字数 149,000

1987年8月第1版　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5,000

统一书号：10186·733　定价：1.05元

出 版 说 明

《活地狱》是晚清著名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的一部力作。它由十五个各自独立的故事组成，主要描写旧时代衙门内丑恶情景。书中暴露了官僚的贪婪无耻，衙役的横行霸道，刑罚的惨酷，监狱生活的黑暗。通过书中所叙述的一桩桩惊心动魄的事件，形象地告诉读者，旧社会实在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活地狱。本书情节曲折生动，文笔犀利辛辣，艺术技巧相当成熟，是晚清谴责小说中的上品。

此书原在《绣像小说》杂志上连载。一九五六年，赵景深先生对全书加以整理，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。一九五九年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重版。这次即据整理本重排，仅对个别错字及标点作了改动。特此说明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五月



序

本书的作者是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先生，他名宝嘉，别署南亭亭长，是江苏武进人，一八六七年生。因累举不第，就到上海来办《指南报》，再办《游戏报》和《繁华报》，后来又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，编辑《绣象小说》半月刊。本书就是在《绣象小说》上连载的。他于一九〇六年病死，因此本书也只编到三十九回。第四十回到第四十二回是吴趼人（《绣象小说》上用笔名茧翁）续写的，第四十三回，也就是最后一回，是茂苑惜秋生续写的。李伯元的著作，除本书外，最著名的是《官场现形记》（一九二七——一九三二）和《文明小史》（一九〇三——一九〇五）各六十回，最近都有新版印行。《庚子国变弹词》四十回（一九〇一——一九〇二）也曾由阿英校订过，一九三五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。《南亭笔记》（一九二四年刊）和《南亭四话》（一九二五年刊）也不太难得。此外他还著有吴语小说《海天鸿雪记》（一九〇三——一九〇四）二十回和《中国现在记》。据周桂笙的《新庵笔记》，他还著有《李莲英》和《繁华梦》；据六艺书局的书目，他还著有《艺苑丛话》、《滑稽丛话》、《尘海妙品》以及《奇书快睹》等书。

本书是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的结合，一共是十五个故事，只有回目的数字有连续性；长的有八回，短的一回就完。这书专门叙述各地衙门的黑暗和所施用的“残酷刑具”，那种恶毒实在是我们所梦想不到的。阿英在《晚清小说史》上评论本书云：“由于官僚的贪污，衙门里的积弊也就丛生，衙役横行，监狱黑暗，这也是事实上的必然。李伯元在晚清真是一个有心人，他暴露了官僚，攻击了他们的贪污无耻，也用了一片婆心，揭发了衙役们的横行无忌，监狱生活的暗无天日，使读者认识人间地狱，同时并为这些受灾难的人们呼吁。他说到这一方面，真是发眦俱裂！反映他这种思想主张的，就是发表在《绣象小说》上的《活地狱》四十三回。……因为要揭发衙门里这些恶德，书里所写的，差不多全是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，无所不至的敲诈奸骗行为，想入非非的刑具。每当接触到一个故事，总会使人有天愁地惨之想。写的地域很广泛，事件又相当复杂。……晚清衙门里种种的黑暗，以及刑罚的残酷，从以上十五个具体事实里，是可以想见了。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社会史料书，中国监狱史，……以这样特殊有意义的姿态，出现于当时文坛，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，因为这是中国描写监狱黑暗，写惨毒酷刑的第一部书。”本书的价值从阿英的评论里，可见一斑。

李伯元的思想，是清醒的封建士大夫的思想。他痛恶官僚，有爱国心，但对于君主，却不主张推翻，因此他只要求“世上做官的人”“稍尽为民父母之心”（楔子），他只能是“为民请命”。但是，茂苑惜秋生（即欧阳巨源，详见阿英的《小说闲谈》）却推进了一步，他写出了一位看卢梭《民约论》的王

秀才，又写到天津火车站上要想丢炸弹杀死钦差大臣的革命党。最后王秀才剪了辫子，到日本去留学，在轮船上又遇见辛国明(新国民)，看见了海水上的太阳。辛国明说："中国的监狱制度真是黑暗到了极点！"这样的情景恰好做了本书余意未尽的结尾。它使今天的读者联想到现在进入社会主义的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，现在是海洋上的红日升起来了，我们永远脱离了"活地狱"，使我们更加热爱今天的新中国。

本书的艺术技巧相当成熟，每写一件事情总能给人鲜明的印象，对于那些官吏即盗贼的嘲骂也很辛辣，只是还喜欢夸大描写，缺乏写实的成分，信手写来，不大注意结构剪裁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："辞气浮露，笔无藏锋，甚且过甚其辞，以合时人嗜好……"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十八篇)

关于本书，我只是标点分段，极少改动。分段是按照事件、人物、时间、地点的转换来分的。个别错别字已加改正。删去的字句如：第十一回云，"天下妇人的心最狠最毒"。第二十二回将"长毛"改为"太平军"。全书只删去十句左右。第三十四回因故事不曾完结，最后我添了七短句(从"无赖们一声呼啸"到"早已一轰而散")。末回下联原文是"入阛扉虮虱攒肤"。因为这是名家著作，所以我就格外尊重。

本书原有愿雨楼的加评，可能愿雨楼就是李伯元自己的化名。这些评语似是凑篇幅的。《绣象小说》大约每回只用三页(有时也有四页)。倘遇三页正好排满，就不加评语；倘有余纸，就加上几条评语；可见这些评语是可有可无的。我每条仔细看了一下，确是如此。但也有值得保存的：如第五

回写监牢里老囚犯虐待新囚犯，就使人感到不应该写。再看评语云：“王小三要睡觉，众犯人即将其手足吊起，始则用拳乱打，复以火灼其肉。身为押犯，而乃凌轹同类若此，岂真目无法纪哉？吾则曰：是非史湘泉一干人所纵使，若辈必不敢乃尔。”这样一说明，我们就觉得这一段应该写，并且更加痛恨吏役史湘泉这一类人了。楔子说明本书主题云：“此书之主旨专叙书差瞒上虐下情形……。然天下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；彼捐大八成而来者，大抵皆将本求利也。”因此本书不仅是写书差的，也可以说是写官员的；更可以推溯到卖官的朝廷，根本就不想要好官，不想要老百姓过好日子。

今年恰好是李伯元先生五十周年的死忌，我就选择了这部从来不曾印过单行本、而相当重要的《活地狱》加以整理，来纪念这一位晚清著名的大小说家。

一九五六年四月，赵景深。

目　次

楔　子

我为甚么要做这一部书呢？只因我们中国国民，第一件吃苦的事，也不是水火，也不是刀兵。倘要考究到它的利害，实在比水火刀兵，还要加上几倍。列位看官，你道是哪一件？我不说破，料想你们是猜不着的。现对列位说了吧，不是别的，就是那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。一个衙门一个官，在朝廷本意，原是叫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，调处是非，有了事情，别人所不能了的，找到他就可以了；有了冤枉，别人所不能伸的，找到他就可以伸。据此说来，这个官竟是世界上一件济世利民的好东西，怎么会有苦头给百姓吃呢？孰知大谬不然。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，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。何以见得？说是天下没有好官，从古到今，那些《循吏传》里的人物，是哪里来的？说是天下有好衙门，除掉本官不要说，试问那些书办衙役，叫他们靠什么呢？虽说做官有做官的俸银，书差有书差的工食，立法未尝不善，但是到得后来，做官的俸银，不够上司节敬；书差的工食，都入本官私囊。到了这个分上，要想他们毁家纾难，枵腹从公，恐怕走遍天涯，如此好人，也找不出一个。列位看官，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，衙门里的人，一个个是饿虎饥鹰，不叫他们敲诈百姓，敲诈

哪个呢?俗语说的好:“大鱼吃小鱼,小鱼吃虾子。”原是一肩到一肩的。又说是:“千里为官只为财。”官不为财,谁肯拿成万银子,捐那大八成的花样呢?然而做官的还有钱粮好收,漕米好收,一年到头,也赚得够了。稍些知足的人,还不肯要那桌子底下的肮脏钱。至于这些书办衙役,他们有个口号,叫做: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”经了他们的手,没有一个放过的。唉,朝廷为着百姓,立了座衙门,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,你道可恨不可恨呢?而且还有一句俗语,是你们大家知道的。俗语说道:“阎王好见,小鬼难当。”谁是阎王?坐在堂上能打得人,枷得人,那个官儿就是阎王。你看他把惊堂木一拍,好不惊人!不要等到开口,人已被他吓昏了。谁是小鬼?一个衙门里头,小鬼却多得很:头一个原差,是无常鬼。票子一到,链条一套,拉了就走,拖了就跑。未曾提审,先往待质所里一送。有钱的只要花上几文,家里的人就准进去探望,商量着替他打点;无钱的只好坐着呆等。所以这待质所,有个外号,叫做“望乡台”。一座衙门里,又有一座“公生明”牌坊,提审的犯人,都要打那底下走过。到了这个时候,什么公生明,明明是不公不明,拉人到枉死城罢咧。大堂之中,公案之上,本官是阎罗天子;书吏是催命判官;衙役三班,好比牛头马面;板子夹棍,犹如剑树刀山。不要等到押下班房,禁在牢狱,这苦头已经够吃的了。唉,上有天堂,下有地狱!阴曹的地狱,虽没看见;若论阳世的地狱,只怕没有一处没有呢!所以我说它的利害,竟比水火刀兵,还要加上几倍,正是这个缘故。

因此我要做这一部书,把这里头的现象,一一都替他描

写出来。虽说普天之下，二十多省，各处风俗未必相同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，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，虽然大同小异，却好比一块印板印成，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。世上做官的人，倘能把我这本小说浏览两遍，稍尽为民父母之心，就是要钱，也不至于如此利害；或者能想个法子，把这害民之事，革除一二端，不要说百姓感激他，就是积点阴德，也是好的。俗语又说："公门里好修行。"有眼前地狱，何妨就做些眼前功德，留个大纪念与百姓呢！正是：

世界昏昏成黑暗，　未知何日放光明；
书生一掬伤时泪，　誓洒大千救众生。

做书的本意，已经言明。且喜镇日清闲，乐得把我平时所闻所见的事情，一桩桩的写了出来，说与大众听者。

第一回　刁代书情让十倍润　赵稿案计赚两家钱

话说山西大同府所辖，有一个阳高县，在府东北一百三十余里。山西地方，连年荒旱；其实内地里该钱的人，着实不少。就以阳高而论，虽说是个小小县城，城厢内外，却很有几家富户。不过那里风俗，一向是俭朴惯的，有了钱没处使用，所以越积越多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有一年，东门里有个富户，姓黄名唐。身上捐了一个员外，却不去做，人家都称他为黄员外。他家广有田地。一日佃户来报，他们家的牛，被南村里巫家的佃户牵了去，向他去讨，他非但不肯还牛，而且还把这边的人打了一顿，总要大爷惩治惩治他们，才好出这一口气。当下黄员外听了此

言，不禁三尸神暴躁，七窍内生烟，连说这还了得，忙问是哪个巫家。佃户回说是西门外巫家。原来这巫家也是一个大财主，现在当家的名唤其仁，身上亦捐了一个同知前程，也是在家纳福。黄巫二姓，本是世仇，两不相下；就是没有事，两边的人，还要寻点事出来，大家争吵两句，哪里禁得佃户如此一说，早把黄员外气得按捺不住，连忙把总管黄升唤到，叫他把县前素来做刀笔的刁占桂刁先生请了来家，同他商议。

黄升奉命去不多时，便已同了一个人来，瘦黄面孔，满脸烟气，嘴上两撇胡须，一对招风耳朵，鼻架老光眼镜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一件油晃晃的蓝布棉袍，上罩一件天青旧呢马褂，不等通报，早已跟了进来。原来这刁占桂，本是个讼棍出身，现在又蒙本县大老爷考取得一名代书，专在县衙前替人家包揽讼事，兼写状词。平时这黄府有事，都是他一人经手。今蒙呼唤，便知是买卖上门，焉有不来之理。当下走进书房，黄员外正在那里老等，一见他到，立刻起身相迎，分宾主坐下。未及寒暄，黄员外先说："了不得，了不得。"刁占桂忙问何事，黄员外便按照佃户的话，又添上些枝叶，说了一遍，请他做个状词，叫家人抱告，去告巫家。刁占桂问道："这边的人，可曾打伤了没有？"黄员外未及开言，佃户抢着回道："没有打伤。"刁占桂道："他们打你们，是谁瞧见的呢？"佃户说："也没有人瞧见，是俺兄弟放的牛，被他们牵了去，俺兄弟去问他讨，他不还，又把俺兄弟打了一顿。俺兄弟赶回来告诉了俺，俺就来告诉大爷的。"刁占桂道："你们的牛，怎么就知道是他家牵去的呢？"佃户道："这也是俺兄弟

说的。先生不信，问俺兄弟便知。”当下黄员外便把他兄弟也叫了上来。他兄弟回说：“我叫王小三。今儿早上，我在田里放牛，一转眼牛就不见了。问问孩子们，都说跟着人家的牛，跑到前村里去了。”刁占桂道：“谁家的孩子？”小三回：“是俺家的孩子。”刁占桂道：“你到他家讨牛，到底看见你的牛在他家没有？”小三道：“没有瞧见。”刁占桂道：“你又来！你这件事情，一没有证见，二没有受伤，怎么好告人家呢？”黄员外道：“你别管！胡乱做张呈子罢了。从来说，小儿嘴里出真言，难道算不得证见么？”刁占桂道：“我的大爷！别的事可以乱来，这告状是不好当玩的。”黄员外道：“难道我的人，就被他们白打了一顿不成！好歹你替我想个法子。”刁占桂道：“论理呢，这件事是告不得的。告一回，驳一回，就告上十回，也不会准的。但是府上的事，不比别家，可以为力的地方，做晚的没有不为力的。冤枉他们，也要告他一状，等他吃点苦头，消一消我们大先生的气。”黄员外道：“这是全仗大力的了。”

刁占桂闭了眼睛，坐在那里，出了一会神，又颠头播脑，自言自语了一会，又躺下呼呼的一连抽了七八筒的鸦片烟，起来要了碗茶，漱一漱口，桌上有现存的笔砚，拿起来一挥而就。写完之后，递在黄员外手里，嘴里说：“这张状子，倘在别人，一定要名世之数。大先生是自家人，格外克己，叨光你两只元宝罢了。”黄员外一心要看那状子，他后来的话，也未曾听清。等到状子看完，刁占桂一手接过，就往身上马褂袋里一放，说：“舍下这两天正在那里打饥荒，没有钱买米，刚要向你大先生通融通融，偏偏遇着此事。恰好一当两

便，就请叨光现惠了吧。”黄员外道：“你能保这状子一定打赢官司吗？”刁占桂道：“堂上问过之后，赢不赢在你，那要看你的神通。一张状子进去，准不准却在我。不是做晚的夸口，我自从十八岁上到如今，在衙门口一连混了这四十多年，这样事情，也不知经过多少，包你批准就是了。照我们同行规矩，原是先润后墨。大先生这里，为的是自家人，所以先墨后润。”黄员外道：“一张状子，哪里要得许多！”刁占桂道：“看甚么事情！要诬告人家，我们担罪名的，大先生应得多破费两个，也好叫我们沾点光。”黄员外被他缠不过，知道不给银子，他那张状子，是断乎不肯拿出来的，只得送了他一只元宝，才换了出来。他嘴里还在那里卖情，说：“这是大先生分上。换了别人，要五百两，一丝一毫不能少我的。”跟手从怀里掏出戳记来打好，又吩咐抱告家人黄升多少话；叫佃户兄弟小三装了受伤的样子，睡在一扇板门上，叫两个人抬着；又嘱咐小三：“到了堂上只管哼哼，不要说话。无论问你甚么，都不可答应。”小三说：“记得。”他才同了黄升，拿着状子，一齐到衙门前来。

齐巧这日是放告日期，那位大老爷因为一心想做好官，生怕书差作弊，一早就身穿补服，升坐大堂，自己出来收呈子。黄升得空，便手捧状子，当堂跪下。就有一个书办走来接过，送上公案。老爷一看，知道他是黄升，便问了一声：“你叫黄升？”黄升答应声是，又回一句：“小的黄升。”老爷又把状子看了一遍，知道原告是候选员外黄唐，告的是分省同知巫其仁家佃户。两个俱是本县著名财主，不觉心上毕剥一跳，便问受伤的王小三在哪里。黄升禀道：“已经抬在外

面，求大老爷验伤，好提人伸冤。”老爷也不理他，便叫王小三上来。堂下的差人，一叠连声的叫王小三，只见两个人拿小三抬了上来，把扇板门放在地下。小三睡在上面，不能动弹，只是闭着眼睛，嘴里哼哼叫痛。老爷以为受伤过重，先叫仵作去验。仵作问他伤在哪里，他只是哼哼不开口。后来仵作急了，只好动手剥开他的衣裳，浑身验了一遍，一点伤也没有，回报了老爷。老爷不信，又亲自离座下来看了一遍，也是无伤。喝问黄升，黄升急的跪下回说他的伤在肚里。老爷道："胡说！只有外面受伤，哪有肚里受伤的。就是筋骨受伤，外面发青发紫，也总要泛出来的。况且这件事情，既没受伤，又无证见，不是明明诬告吗？"说着，提笔在手，就要批驳不准。便有一个书办，走到值堂的稿案赵门上的身后，拉了他的袖子一把。稿案会意，便使了一个眼色与本官。这老爷原是聪明不过的，忙缩住了手，不批下去，喝退黄升，叫他下去候批。

等到退堂之后，老爷便问稿案："刚才不叫我批驳那张状子，是甚么意思？"稿案道："这话小的不敢说，也不敢不说。小的跟了老爷这许多年，为的是要掏个忠心伺候老爷。况且老爷辛辛苦苦，好容易捞到这个缺，为的是哪桩？这张状子，两面都是拿得出几文的。这一批驳，便没得生发了。"老爷一想不错，便说："依你的意思，怎么样呢？"稿案道："小的替老爷想，小的最恨他们这些人，顶欢喜打官司，乐得罚他们几文。依小的意思，先叫人去同姓黄的说，本来这状子，老爷是不准的，还要办他诬告的罪。现在要准他状子，先叫他报效数千两银子，说是做开学堂的经费。小的想

这姓黄的，巴不得老爷准他的状子，这银子一定肯出的。姓黄的银子到手，然后出票子到姓巫的家里拿人。人一拿到，先押起来，再叫人向姓巫的说，本来老爷要重办的，叫他也报效几千两银子的学堂经费，就免他的罪名。小的想姓巫的到了此时，一心只怕输官司丢脸，这几千银子，一定也是肯出的。然后老爷坐堂，当着姓黄的面，随意把姓巫的申饬两句。姓黄的得了脸，再由老爷作主，劝他们一番，叫他们息讼，不要打官司。一家具一张结完案下去，这两家的银子，白白到手，老爷又得了好声名，岂不一举两得呢！”老爷听了他的话，笑嘻嘻的捋着胡子，想了一会子说：“办是依你办，但是一件，学堂经费，是要造册子报销，不能上腰的。不如说是善堂经费，可以没有查考，似乎稳当些。”稿案道：“学堂也好，善堂也好，随老爷的便罢了，这是无关出入的。”当时又回了两桩别的公事，然后退了下来，按照所说的话去办。

究竟两家银子曾否全能到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　买牌票猾役斗词锋　押班房豪奴堕骗局

话说赵稿案在县官跟前，献了一条计，要弄两家的钱。他见老爷应允，便象走过明路一般，退了出来，越发胆壮，立刻叫人去找他素来相信的一个快班总头，名字叫史湘泉的。这史湘泉正在家里吃饭，听说赵大爷呼唤，马上放下饭碗，走进衙门。到了门房里，赵稿案好不客气，见了他，竟站起来让坐。起初史湘泉还不肯坐。赵稿案道：“你我自家人，

哪里有许多客气，坐了好说话！"史湘泉方才告坐坐下。赵稿案便把刚才同本官说的话，如此这般，向他讲了一遍。又说："现在也不想他多，一家敲他八千银子。我想这事，除掉你，没有第二个人办得来。史伙计，这桩事，少不得要借重你一人了。况且这钱是上头得的，你出点力，上头自然知道的。"史湘泉道："上头的事情，咱应得报效。但是这钱，不信全是上头得的。"赵稿案道："真是上头得的。上头已经要了这许多，咱还好开口吗？"史湘泉道："不是这么说。你老辛辛苦苦，一年忙到头，为的是哪一项呢？依咱的意思，爽性要他一家一万。他两家又不是拿不出，八千上头得，大爷少赚些，赚个二八扣吧。"赵稿案道："还有你呢？"史湘泉道："咱不想别的，只要办得好，将来有甚么好事情，有你大爷在里头，照应咱的地方多着呢！"

说到这里，史湘泉忽然想起一桩事来，趁势求赵稿案道："赵大爷，你别嫌咱噜苏。眼跟前就有一桩事情，求你老帮个忙，照应小人吃碗饭。"赵稿案听见史湘泉有事求他，马上把脸一沉道："甚么事情？"史湘泉道："就是今天早上收下来的呈子。有县前大街上王家，告的是北门外吊桥永发盛酒店里掌柜的，也姓王，名字叫王长年。这王长年欠了王家一百五十吊钱，讨了多次，约好日子，到期去取，总是不付。咱知道王长年这东西，手里很有两文，只是不肯还人家。好歹这张呈子，大爷替咱求求上头，把他批准，这张票派了咱。弄得好，总得补报你大爷的。"赵稿案道："这个事情虽小，倒也不好办。你倒要说个数，我好替你到上头去回。"史湘泉道："这张票子算不得好买卖，大爷这里，好歹不会落空，哪

里还能够孝敬上头！”赵稿案道：“你不要弄错，这钱并不是我使的。上头的章程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还有，我们这些伙计，一个个穷光蛋似的，见了钱就要眼红，恨不得一口吞在肚里才好。你这钱一来点缀点缀上头，二来贴补贴补他们，你几时见过我要人家的钱来？况且这几个钱，也不在我眼里。”史湘泉一听这话不对，连忙改口道：“大爷快别动气。咱是个有口无心的人，不会说话。谁敢说大爷要钱！大爷是个清廉不过的。刚才说的话，也不过咱的一点孝心罢了。”赵稿案道：“谁要这几个臭钱！”史湘泉心上盘算：“他的嘴倒还硬。你会放刁，咱比你更刁，看谁弄过谁。”于是坐在那里，一声也不言语。

停了一会子，赵稿案还不理他，他便站了起来，陪着笑脸说道：“大爷坐着吧。咱今天还有差使下乡，过天再来请大爷的安吧。”赵稿案不提防他有此一手，心上也楞了一楞，说：“这人算得调皮。但是一件，我今天不答应他的事小，不要他先到姓黄的姓巫的那里做了手脚，那事情就难办了。不如答应了他，仍旧与他商量为是。”一面想，一面留心观看。等他一只脚踏到门外，然后起身赶上去拉住他说：“回来。我说句顽话，你就当起真来了。从来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你们的苦处，你我天天在一块儿，我还有甚么不知道的。只要这件事，你吩咐个数，我交代得过，岂不结了吗？”史湘泉道：“大爷，这张票子出去，你瞧能够弄得几文？不用咱开口，你老吩咐吧。”赵稿案又想了一回道：“我看这件事，里里外外，总得一百吊才铺得好。”史湘泉道：“咱的大爷！人家告他欠账，才不过一百五十吊。他肯拿一百吊，他为什么不再

加上五十吊，还清了这一注账，免得打官司呢！”赵稿案道：“哪里能够由他的便？他肯拿钱，他为甚么不早拿？既然这事情到了我们手里，就得揭他一层皮。”史湘泉道：“不是这样讲。俗语说得好，打蛇打到七寸里，总得到那个分寸，叫人家拿得出方好。人家拿不出，就是问他多要，也是枉然，徒然连累大爷的名气。”赵稿案道：“你说到底怎么样？”史湘泉道：“这件事依咱说，二十吊钱，还要做起来看。”赵稿案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二十吊钱总不够派，至少六七十吊。”后来两个人好说歹说，说成功三十五吊，赵稿案应许替他回上头，这张票子，一准差他去。史湘泉道：“说不定这件事我要吃赔账。现在在你老人家跟前，答应了三十五吊，不定弄得出弄不出。”赵稿案道：“我不管。我只问你收三十五吊就是了。”史湘泉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应承了你老，还有甚么不算数的！这件事白当差，以后别件，大爷你总得好好的照应点咱。”赵稿案道：“你也太唠叨了，这也何消说得。但是刚才告诉你的黄家搭着巫家的事情，你要当点心，不好忘记。”史湘泉道：“你老也太瞧不起人了。这是上头的差使，咱当的谁的差，还要你大爷吩咐吗？咱若误了上头的事，那可好了！”赵稿案道：“你晓得就好。但是这件事，你也总要留点神。他们乡绅人家，有财有势，不是好弄的。”史湘泉道：“他一个员外，能有多大。不瞒大爷说，这样事情办的多了。大爷，你瞧着吧，咱只要小小出条主意，不怕他不来上钩。”说罢，起身退去。

他出得衙门，找到一爿茶饭馆里，跑上楼靠窗口坐下。跑堂的泡上一盅茶，史湘泉心上想要找他伙计赵三，四下一望，不见踪影，就叫堂倌到隔壁烟馆里去找。堂倌去不多

时，果然把赵三唤到。那赵三一手拎着红帽子，一手拿着一根旱烟袋，身上的衣服，自从小衫起，以及棉袄棉袍马褂，通统没有钮钮扣，外面一条黑布扎腰，拢总打了一个结，就此跑上楼来，一旁坐下。史湘泉问他道："现在黄家的抱告，还在这里没有？"赵三道："他见老爷不准他状子，同着那个受伤的，已经走了回去了。"史湘泉道："那受伤的不是抬来的吗？"赵三道："来是抬来的，回去却是走回去的。"史湘泉道："怎么样？来的时候，咱就说他是假的。等到老爷验过，果然没有伤。现在可是自己走回去的。既然他会走回去，还得叫他走回来，拿住个真凭实据，好叫他死而无怨。"赵三道："再要叫他来，恐怕不容易。"史湘泉道："我想好一个法子，包管你去一叫就来。"便如此这般的，附着赵三的耳朵，说了几句。赵三听到一半，嘴里连喊："好，好，我就去，包管他跟了我来。"史湘泉道："我在这里等你。"赵三答应了一声晓得，拿起脚来就走不提。

且说这天在堂上拉赵稿案袖子的那个书办，原是本县承发房里的一个经承，卯名叫做招进财。他拉过赵稿案袖子以后，随手见他使了个眼色，本官就此不曾批驳那张状子。他满心欢喜，知道这里头有了生发，便可于中取利。伺候到本官退堂，赵稿案跟了进去说话，他便独自一人钻进门房。等了老半天，未见出来。正在那里等的心烦，齐巧他伙计为了一宗什么案件进来找他，只好跟着就走。等到出去之后，赵稿案方才下来，偏偏忘记了他，竟把这事交与史湘泉去办。史湘泉去后，他的事已完，仍旧奔到门房，想与赵稿案商量此事。赵稿案一声"啊哟"，说："我这事已经交代史

湘泉了。”反怪他为甚么不早来。招书办无可说得，只好说些别的话，搭讪着出来。走出门房，一路走，一路想：“此事是我起的头，如今倒撇了我，叫他人经手。”好比一碗现成饭，被人家夺了去，这心下多么烦恼！转念一想：“他说已经交代了史湘泉，好在史湘泉也是熟人，他有甚么公事，总不出我手掌之中。目下不妨先去找他，同他说明原故，料想他也不好意思瞒我。”想定主意，便问了把门的一声：“史伙计出去几时了？”把门的说：“去得不多一会，大约还在老地方吃茶。”招书办是知道的，便一直跑上茶楼，果见他独自一人，还在那里未去，一见他来，连忙让坐。史湘泉总拿些闲话与他谈论，绝不提到公事。

列位看官，可晓得天下最坏不过的，是吃衙门饭的这般差役。他们这班人本事很大，最能鉴貌辨色。人家未曾开口，他已十分中猜着八九。然而要晓得做书办的，读得几年书，认得几个字，肚里有了学问，想出来的主意，比起那班当衙役的，还要狠毒十倍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这天招书办找到史湘泉，说了几句话，见他绝不提起此事，便估量他有心相瞒。心下思量：“他既瞒我，我今偏要说破，看他如何回复？”遂把身子凑前一步，低声问道：“刚才稿案上交代你的那桩事情，现在办的怎么样了？”史湘泉听了这话，便知道他存了分肥的念头。欲待瞒他，他已晓得是稿案上的嘱托，他既尽知底里，须知瞒他不得；欲待尽情告诉了他，倘若他要分起肥来，无非是我名下的剥下来的。譬如一个钱，一个人独得，与两个人平分，这里头却是天远地隔呢！转念一想：“倒不如暂且瞒他，省得在

此噜苏。"打定主意，便假作不知，回他道："你说的甚么事情？咱想了这好半天，竟想不出是哪一件事。我们天天堂事过后，稿案上总有几桩事情吩咐，但不知招先生所指的是哪一桩？"招书办听了这话，便知他有心欺瞒，心上一恼一羞，就是要说破，也不肯说破了。坐在那里楞了一会，才说得两句："我也晓得你的事多，不过问问你，有甚么要紧的事没有。"史湘泉道："有要紧事情，瞒得过你招先生吗？"招书办见他不说，吃过一开茶，便搭讪着走去。史湘泉同他是熟人，也不起身相送。

招书办下楼之后，心中好不烦恼。思量："他天天在这里做甚？不如叫个人监察监察他，看有甚么把柄，拿在我的手里，那时候才叫他认得我呢！"不知不觉回到家中，立刻叫他徒弟赶到茶楼，装作茶客模样，窥探动静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史湘泉等招书办去后，一心以为这事可把他瞒住了，于是一面吃茶，一面静等。那招书办的徒弟，一向各事都是他师父出面，所以史湘泉与他并不相识。这里史湘泉又等了一会子，果见赵三带了黄家的抱告黄升，还有受伤的王小三，一同来到茶楼。史湘泉接着，明明知道是他二人，并不同他二人说话，先问赵三道："这是黄府上的爷们吗？"赵三道："是。"史湘泉埋怨他道："老爷叫你拿人，你就果真把他们带了来吗？这黄府上不同别的人家，他家大员外是我认得的，而且平日待我们也很好，现在把他的人弄了来，这事情怎么办呢？老三，你这人不是我说，真不会办事。"赵三并不言语。史湘泉又回头对着黄升说道："我叫他到一趟黄府，交代过排场，就说人走了，就此完事。不料他不会办事，带

累爷们受委屈，都是我的不是。不过大爷你要原谅，他是奉公差遣，上头实在追得狠，也叫做没得法儿。”

原来史湘泉叫赵三到黄家里，找到黄升，便告诉他老爷已经把状子批准，叫他同了王小三前去对质。黄升一听这话，不及细察早晨在堂上的情形，便一心一意以为状子果然批准，立刻回明了黄员外。黄员外也是个心粗气浮的人，亦信以为真，便立刻叫他同了王小三到衙门里听审。

等到上得茶楼，忽听史湘泉一番议论，黄升甚觉蹊跷，遂问史湘泉道：“不是说的老爷批准了状子，叫我们来对质吗？”史湘泉道：“状子是批准一张，不过是巫家告你家员外的，说你家员外诬告他家佃户。老爷看了动气，就此批准了他的状子，叫咱来提你们的。现在既然来了，少不得委屈一会儿。咱这里立刻叫人送信给你家员外，叫他尽今天晚上，先保你二人出去。谅来今天天色已晚，老爷未必肯为这事坐堂，等到明天再来听审不迟。等到保出之后，卸了咱们的干系，可以方便你们二位的地方，咱又何乐而不为呢？”黄升还要与他辩论，史湘泉不去睬他，回头向赵三说道：“这里耳目太多，被人家瞧见不便。说不得他二位吃点苦，伙计，你过来，替他二位把那捞什子上起来，省得巫家里的人瞧见，又该说咱们帮着黄家了。”赵三果在身边掏出两根链子，替他二人带上，一手牵着，就想带回班房。史湘泉道：“慢着，黄大爷吃饭没有？肚子饿了，吃点点心再去。”此时直把黄升气的话都说不出，歇了半天，才说得一句：“不饿。”王小三直吓得在那里索索的发抖。史湘泉始终又让他二人坐下，吃了一开茶，着实安慰他二人一番，说：“停刻你家员外一到，就

可以保出来的。”说完之后，方才带了二人，同到班房里来。

究竟他二人是晚曾否保出，与那招书办派人窥破之后，作何计较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　入地狱家丁尝苦境　泄春光书办破奸谋

话说史湘泉的伙计赵三，把黄员外的家人黄升同佃户王小三带进班房。这班房就在衙门大门里头，大堂底下，三间平屋，坐西朝东。进得门来，原是两间打通，由南至北，做起一层栅栏。外面一条小小弄堂，只容得一人走路。栅栏里面，地方虽大，闹哄哄却有四五十人在内，聚在一处，一时也数不清楚。穿的衣服，也有上下完全的，也有蓝缕不堪的；也有头发很长的，也有用布包着头的；也有面目凶恶的，也有相貌慈善的；也有在那里哭的，也有在那里唱的，也有在那里骂的，也有在那里叹气的；有老有少，有胖有瘦，有坐有立，有醒有睡。睡的不过睡在地下，也只好倚墙而坐，哪有容你长躺四脚的睡；坐也只好坐在地下，有谁掇张凳子给你。虽说这时候，才交二月，天气着实寒冷，然而那一种肮脏的气味，未曾进得栅栏，已使人撑不住了。黄升、王小三被赵三带在这里，另外有他们伙计，是管班房的一个副役，名字叫莫是仁，过来接收。一手拉着他二人的链条，一面同赵三咕咕唧唧了半天。只听赵三说："莫伙计，这是黄府上的爷们，你好生接待他，别叫人家受委屈。"说完自去不提。

这里莫是仁暂时还不将他二人收入栅栏之内，先牵到南头窗下，将链条在栅栏木头上绕了几绕，嘴里说："黄府上

的大爷，今儿怎么也光降到这里来了?”黄升听了这话，明明是奚落他的意思，也不答腔，看他怎的。莫是仁又说道:“这里头的人多，地方肮脏得很，所以请你老暂且顿在外面。停刻有人来保，就好出去。如果没有人保，等到晚上睡的时候，再送你进去不迟。”这两句话，又象有点照应他的意思。黄升摸不着头脑，也不答腔。莫是仁说完了话，自去掇了一条板凳，自往门前把守。这里黄升同王小三站了好半天，也不见有别的人来。两腿站的着实有点酸痛，意思想要蹲在地下坐坐，谁知一根链子，一头套在脖子里，一头绕在栅栏上，其中所剩有限，被他吊着，一时缩不下身去。意思想叫莫是仁替他放长点，又想他们未必肯行此方便，只得熬住腿酸，权时忍耐。但是一样，进来的时候，鼻子管里只闻得一阵一阵的臊气。起初不知甚么缘故，后来听得声响，才知道栅栏里面，紧靠着他二人站的地方，放着一个尿缸，所有的犯人都到这里小便。起初还可忍耐，到得后来，看看天晚，肚子里有点饿了，那才渐渐不能忍受，时时刻刻的打噁心，王小三更是叫苦连天。

一霎时天已黑了，莫是仁进来点了一盏壁灯。栅栏里的犯人，也有家里送饭来吃的；也有自己身上有钱，由莫是仁把卖吃物的人带了进来，随他们自己买着吃的；也有莫是仁叫人弄了东西，送给他们吃的；也有在那里挨饿没有吃的。独栅栏靠北一头，有一个小门，这半天一直是关着的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居然有人送进一个提盒，里头放着四样菜，一桶的饭，跟手又有人端了一大碗面进去，都是热腾腾的。少停，空盘空碗，并吃剩的菜，都端了出来，究不知里面

是个甚么所在，住的是甚么样人，都被黄升看在眼里，心下好不疑惑。王小三看见人家吃饭，自己挨饿，急的眼睛里出火，嘴里咽唾沫。又歇了半天，饿的实在难熬。正在哭不得笑不得，黄升想要招呼莫是仁到跟前同他商量，忽听房门响处，走进一个人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史湘泉。史湘泉进门之后，先问了莫是仁两句话，又同他鬼鬼祟祟的说了好半天，才满脸堆着笑过来，对黄升说道："今儿倒叫大爷在这里受委屈了。我把大爷送在这里，不过暂时遮人耳目。你二位进来之后，我就立刻送信给你东家，原想等他一来，只要具张保状，今晚将你二位保去，等到明天再来听审。谁知我一片好心，你东家全然不睬，到如今一个回信也没有。这事叫我怎么办呢？这里头肮脏得很，怎么好屈你二位！但是再停一刻，一交三鼓，他再不来料理，上头新派的这位查班房的苟大爷，最是铁面无私的，翻转脸就不认人，那可怎么好呢！"黄升心上也甚是着急，踌躇了半晌道："我们东家，他最是要面子的人，晓得我们在这里受罪，他没有不来保的。只怕送信的人不妥当，拜托你再打发一个妥当人去招呼一声。等到出去，明天一块儿总谢。"史湘泉诺诺连声，还说："他们这些人真的靠不住，总得我自己去走一趟。"黄升愈加感激。史湘泉又问他："吃饭没有？倘若肚子饿了，要吃甚么，只要招呼我们这莫伙计就是了。"说完扬长而去。

原来黄升等二人被伊等骗来，押进班房之后，史湘泉便去找到刁占桂，托他到黄员外家去送信。他们本是串通一气的，而且这黄家又是刁占桂熟门熟路，乐得送信叫他来保，又做得好人，又可于中取利，满口答应，拔起脚来就走。到了

黄家，不等通报，大家都是认得的，便一直让他到书房坐下。少停黄员外出来，还以为县官果然准了他的状子，把他的家人传去质对，一心以为一定打赢官司的了，满心欢喜，而且还着实感激刁占桂，说："全亏他做的好状子，替我出这一口气。他这来一定有甚么好消息。"立刻出来相见，连说："费心施步。本官审的如何?想必有甚么好消息，所以尊驾亲自来的。"刁占桂一听这话不对，知道他尚在梦中；主意打定，现在暂不同他说穿，且把他也哄到衙门里去，那时瓮中捉鳖，任凭多少，看他敢不拿出来。转念一想："这话也不可说得十二分斩钉截铁。停刻到了衙门，对穿是非，显见得是我一人骗他，那时候冤仇都结在我一人身上，以后不好见面。不如仍旧还他一个糊里糊涂，将来便不能怪我一个。"计议已定，便对黄员外道："我想我的那张状子，原是十拿九稳的。任凭老爷如何精明，在堂上的时候，他不便马上批准，少不得要批驳两句，为的是府上有钱，他做官的人，不能不掩饰掩饰大众的耳目。等到退堂之后，再拿我们状子仔细一看，找不出一点破绽，就是要批驳也无从批驳，所以到得后来，只好批准。刚才我亦从家里出来，听见说已经传府上的人前去对质，看来这官司赢的面子居多。衙门前几个伙计，都说停会老爷坐堂，管家上去回话，倒是一件要紧的事情。一个回的不好，恐于大事有碍。现在一齐还在茶店里候着，顶好你大先生自己去交代他们几句，免得上堂之后，被巫家的人驳倒，反为不好。"黄员外一听他话，甚是有理，便说："你的话不错。他们既还在茶店里，我们此刻就去。"刁占桂又说道："这件事你可晓得，是争气不争财的。衙门

前几个朋友，为的你大先生慷慨，谁不巴望你赢官司！”黄员外道：“只要官司赢，花两个钱算甚么！”说着，又同刁占桂商量：“这一趟去，须得带两个做费用。”刁占桂道：“这个自然，真正大先生是个明白人。”黄员外又问他约莫要带多少。刁占桂道：“大先生你这一去，谁不认得，谁不奉承。如若要依他们的心愿，就是你倾家荡产送给他们，他们亦决计不会嫌多。但是有我在里头，有些冤枉钱，也不能叫你大先生去花费，料想他们也无甚说得。现在依我之见，大先生先带千把吊去，叫他们吃碗茶。等到官司断定下来，果然赢了，再打总的酬谢。”黄员外之意，似乎嫌多。刁占桂说：“你大先生不比别人。你一出门骡马成群，谁不知道。财神下降，少了能够出手吗？”黄员外道：“你在这里抽袋烟，等我进去换件衣服，出来一同去。”刁占桂道：“迟了怕误事，我们须快去方好。”黄员外道：“晓得。”连忙进去更换衣裳不提。

且说招进财自从叫徒弟在茶楼窥探消息去后，自已也不出门，便在家中候信。不到两个时辰，徒弟回来，把史湘泉叫他伙计赵三，如何设计把黄家抱告家人同着佃户王小三骗到衙前，如何私押在班房，如何找到刁占桂，叫他到黄家报信，再把黄员外骗到，一同管押，便好布置他们，叫他们拿钱的话，前前后后，详细情形，述了一遍。招书办听完，把舌头一伸，心下想道：“真好利害！你们如此做事，竟把我瞒得铁桶一般。哼哼，你们暂且不要开心，等我去送个信给黄家，揭破你们鬼计，包你一天大事，瓦解冰消，看你还有甚么法子好想。”主意打定，悄然出门，径到黄家，找着门上人，先问大先生在家不在。门上人道：“刚正在书房里，

同一个人说话哩。”招书办道：“是哪一个？”门上人不知就里，便告诉他道：“是衙门前一个做代书的姓刁的。”招书办一听是他，便悄悄的骗门上人道：“我也是衙门里来的，是你大爷叫人来请我的。既然他在这里，我不好同他见面。你领我到别的屋里去坐，快快告诉你家大爷，叫他出来见我，不要被那姓刁的知道。”门上人一听是主人请来的客，又是从衙门里来的，便也不敢怠慢，一面领到花厅里间坐下，急急进内报与主人。

其时黄员外正在上房更换衣服，不在书房；门上人又奔到上房，说明原故。黄员外听了，甚是疑讶，盘问了门上人一回，也摸不着头脑。家里的人齐说道：“人家特地奔来，谅必有甚么要紧事情。你出去会他，自知分晓。”黄员外无奈，只好换了衣裳，走到花厅里来。一掀门帘，招书办却认得他是黄员外，便深深的一揖，也叫了一声大先生，接连又说：“晚生久慕大名，无缘得来拜见。”黄员外不认得他是谁，便问尊姓台甫，招书办一一的告诉了他，接着说道：“府上大祸，就在眼前，怎么还如此定心！”黄员外听了，甚是不解，一定要他指教。招书办便把他徒弟探听来的话，述了一遍，又说：“现在姓刁的来此，是骗大驾到了衙门，以为敲诈地步，这是他们商量好的计策，先生万万不可落入他们圈套。晚生因慕大先生一生好义，爱交朋友，是我们阳高县第一个好人，所以特特前来关照。”黄员外一听这话，不禁怒发冲冠，大骂刁占桂不是东西，立刻要去问他，却被招书办一把拉住，叫他不可造次。黄员外无奈，只得按下心头之火，与他计议。

欲知怎样发付刁占桂，并当晚黄升等曾否出得衙门，且

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　分等级班房讲价钱　苦殴打犯人索规例

话说黄员外听了招书办一番言语，不禁"怒从心上起，火向耳边生"，拔起脚来，就想去问刁占桂。亏得招书办再三相劝，说凡事从长计议，不可造次，黄员外方停住了脚，问他这事怎么办法。招书办道："现在的事，倘若是底下作弊，上头不知道，这事还容易办。你自己不便出面，或者托别位绅士，同老爷要好的，前去拜会老爷，说破此事，放出府上管家，也就完了。但是老爷晓得了底下作弊，一定不依。倘若责罚他们一顿，那你这个仇家，不免越结越深，以后没事便罢，如若有事，落在他们手里，那时公报私仇，他们这些人，是甚么好缠的么？"黄员外道："告诉本官，晓得他们作弊，不要责罚他们，只要放出我们的人就是了。"招书办道："说的好容易。可惜这个官，不是你我做的。大凡一个官，内里子不要声名，外面子没有不顾的。你如今说破了他，他晓得他手下人作弊，面子上搁不下，他肯就此撒手吗？"黄员外道："说又不好，不说又不好，真正叫我没得法儿。"招书办道："这一层且慢着。刚才我的话，并没有说完。倘若这里头老爷是知道的，准他们如此做品，故意要弄倒你，你有甚么法子？"黄员外道："是呀，这层也不可不虑。"招书办道："据我看起来，这事情十成里头，倒有九成是这么样。"黄员外道："依你的话，老爷是知情的了？"招书办道："他知情不知情，我也不去管他。你且到那边去，不要放姓刁的回去。他不回

去，你们管家还不会吃苦。等我替你去探听探听再来。”黄员外道：“如此，请你费心去走一趟，快去快来。我这里按住姓刁的，专候你的信。”招书办答应着，连忙起身去了。

且说刁占桂坐在书房里，让黄员外入内换衣服，拿银子，原说拿了银子出来，一同到衙门前打点，趁便连他亦扣起来，可以讹诈他一大注钱。谁知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心上好生疑讶。问问左右的人，有的说上房有事，有的说在花厅上会客，会的客也是衙门里来的。刁占桂不听则已，听了之时，赛如顶门上打了一个闷雷一般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把他等的急了，想要自己跑过来看，到底会的是哪一个。刚刚出得书房，齐巧黄员外送过招书办进来，连说：“对不住！适才是舍亲为了一桩要事来找我，同他说了半天话儿，连累尊驾好等。”刁占桂一听他话，便知道有心相瞒。“且看他怎样发付我，再作道理。”便拉着黄员外的袖子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可以去了，免得他们在那里等得心焦。”黄员外听了招书办的话，一心想拦住他，便说：“你来了半天，肚皮想已饿了，我们吃了饭再去。况且我今天还没有过瘾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反拉了刁占桂，请他到屋里去坐。刁占桂何等刁钻，岂来上他的当！刚才听了旁人的话，这会子又见黄员外这副情形，知道事情出了岔子，一定有人前来送信，叫他不要去。但一时猜不出是哪一个，心下好闷。又想：“这事既已被他晓得，我纵留在此，也是无益。不如我回去，先给他们个信。好在有他两个人做押头，不怕他不来料理。就是晓得是我们做弄他，这事情是通过天的，不怕他去上控。况且到底是他先诬告人家，我就是个见证。”想好主意，仍旧不

说破他，依然陪着笑脸说："大先生，你既然还没有过瘾，我却肚子不饿。让我先走一步，先去告诉他们，说你就来，好叫他们放心。"说完起身要走，黄员外还想拦他，哪里拦得住，只得由他去了。

刁占桂出得黄家，一路上越想越气，说一个鱼儿，已经上钩，又被他逃走，真正晦气。一头走，一头想，不知不觉，回到衙前。史湘泉接着，忙问："怎么样了？叫我等了这半天。送了信去，那姓黄的是怎么说？"刁占桂道："不要说起！是我倒霉，已经被我说好了，连姓黄的一块骗了来，把他主仆三个，一齐关在这里，不怕他家里不拿银子来赎。而且姓黄的被我说的信以为真，自己先带些现银子来。不晓得是我们这里哪个杂种，去通了风，送了信，姓黄的倒说不来了。如今弄了这一场空，你说我气不气！"史湘泉道："是哪个多嘴，前去通风？我在这里，两眼巴巴的望你，现在出了这个岔子，是我再想不到的。如今这事怎么办呢？"刁占桂道："好在他家有两个在这里做押头，不怕他不来料理。我们这里是通过天的，还怕什么！"史湘泉道："他不来，我们不好捉他来。算他运气好，不来上钩。事到此间，也叫没法。那两个既然来了，少不得叫他们吃点苦，是他们自作自受，怨不得是我来害他。他主人早来料理一天，就让他们早出去一天，他主人一天不来料理，就叫他们多受一天罪。这些东西不到黄河心不死。刁先生，我这话可是不是？"刁占桂道："不叫他们吃点苦，难道让他们来享福不成！"

说完，史湘泉仍旧走到班房，对着黄升说："我是好意去找你们主人，叫他保你二位出去，省得在这里吃苦。不晓得

你们主人听了什么人的闲话，骂我们不是好东西，骗了你二位来，又去骗他。他说我的底下人，叫他们吃一夜苦，没有甚么要紧，等明天告诉本官，不怕不拿我的人乖乖的送还与我，还要重重的办我们。我的大爷，你可是知道的，你来了这半天，如若不是我照应，早已进了这笼子，同他们一块儿受罪，还叫你二位在这外头吗?不是我说句过分的话，你主人太瞧人不起，拿我们当作坏人。你们诬告人家，现在被人家反告下来，老爷准了状子，才来拿你们，你主人还在家里说大话，甚么明天拜本官，办我们，你说我听了这话气不气呢?依我说，你们主人明天快劝他别来，就是来了，恐怕要闹个没脸。今天晚上若是悄悄的来把你二位保出去，明天托个人来向本官求个情，倒是神不知鬼不觉。现在既然拿我们当作坏人，这可是他自己上当。”黄升听了他话，将信将疑，就说:“我为主人多受一夜苦，也是应该的。究竟是什么人送的信，给他上这个当?”史湘泉道:“他不肯说，我知道是谁?”黄升道:“这便怎么好!总得拜求你周全周全，少不得明天出去，一总谢你。”史湘泉道:“今天如此，明天晓得怎样。若说要周全，我何尝不周全?把你放在笼子外头半天，少停查班房的苟大爷来看见，我就要耽不是的。你想舒服，却也容易，里边屋里，有高铺，有桌子，要吃甚么有甚么。你不信我领你去看。”说着便把黄升链子解了下来，拿到手里，同着他向北首那个小门，推门进去。只见里面另是一大间，两面摆着十几张铺，也有睡觉的，也有躺着吃烟的。黄升到此，方明白刚才端饭端菜进来，原来就是这些人吃的。看了一会，便对史湘泉说:“这屋里也好。”史湘泉道:“这个屋可

是不容易住的。”黄升问他怎的，史湘泉说：“进这屋有一定价钱。先花五十吊，方许进这屋；再花三十吊，去掉链子；再花二十吊，可以地下打铺；要高铺又得三十吊。倘若吃鸦片烟，你自己带来也好，我们代办也好，开一回灯，五吊。如果天天开，拿一百吊包掉也好。其余吃菜吃饭，都有价钱，长包也好，吃一顿算一顿也好。”黄升听了，把舌头一伸道：“要这些吗？”史湘泉道：“这是通行大例，在你面上不算多要。你瞧那边地下蹲着的那一个，他一共出了三百吊，我还不给他打铺哩。”黄升道：“我们是好弟兄，你总得照应我。”史湘泉道：“这钱不是我要的，须得我们苟大爷来了，我来替你同他讲。他肯答应，是你的运气；他不答应，你别怨我，这事情我是不能作主的。”黄升还要说别的，只见前头看守班房的那个莫是仁跑进来说：“苟大爷来查班房了。”史湘泉仍旧拿他牵到王小三一处拴好，自己赶出来迎接姓苟的，也不知说了些甚么。

歇了一会子，才见一个三小子，打着灯笼，史湘泉、莫是仁走在头里领路，苟大爷跟在后面。黑苍苍的面孔，一脸横生肉，蓝洋绉皮袍，黑洋绉马褂，吃得醉醺醺的。走进班房，先推北面小门进去，查了一回出来。三小子拿灯笼，向栅栏里照了一照，随后照到南头，看见黄升、王小三两个。此时黄升、王小三正吓得心上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，一见他走到跟前，犹如小鬼见了阎王一般，面色顿时改变。苟大爷便问这两个是什么人，史湘泉陪着笑说：“这是黄府里爷们，今天因为诬告人家一桩事情，刚才提到，还没有审。”苟大爷骂史湘泉道：“既然提了来，为甚么拴在外头，不关到笼子里

去?"史湘泉道:"这黄府不比别家,大爷是知道的,总得你老人家高抬贵手。"苟大爷道:"放屁,胡说!他便是真正王府里的人,到了我这里,也只得依我的管束。我不认得甚么黄府不黄府,快快替我关进去。史伙计,你不要闹没脸。等我回过老爷,看你吃得住吃不住!老爷叫你拿人,你倒会做人情!"史湘泉道:"总要求求你老人家开恩,今天权容他在那边屋子里顿一夜。"苟大爷道:"要住那边屋子也容易,价钱同他讲过没有?他是有钱的主儿,不能比别人。"史湘泉道:"就是这个要同你大爷商量。"便放高了喉咙对黄升道:"我们大爷的吩咐,你听见了没有?"黄升道:"要多少,请你同我家主人商量。"史湘泉冷笑道:"他不肯来,叫我同谁商量呢?"黄升道:"应得多少,我们替他受了罪,他能够少你们的吗?"史湘泉道:"不是这样讲。你相信他,他拿我当坏人,我不能相信他。你这里可有做保的没有?"黄升道:"我到这里头,哪里来的熟人,找他做保?除非出去找我主人。"史湘泉道:"这就难了。钱又没有,保人又没有,你主人又不肯来,这话叫我怎么说呢?"原来两人商量的话,都被姓苟的听的明明白白,见是这样,便嚷着对史湘泉说:"史伙计,你别同他讲了,我没有这么大工夫等他。他这又没有,那又没有,还同他说甚么?早点把他弄进去,省得我们的干系。要晓得我们这两个钱,也不是好赚的。"黄升还要说别的,姓苟的装作不听见,吩咐莫是仁把他俩关进去。莫是仁一声得令,不由分说,把他俩的链子牵到手里,走到这面,将栅栏门开了,推他二人进去。黄升到此无法,只得听其所为。姓苟的又照例吩咐了两句话,是叫莫是仁晚上当心。莫是仁答应着,

仍旧由三小子照着灯笼而去，史湘泉也跟了出去。

刚刚出得班房，不多几步，忽听得栅栏里面沸反盈天，吵闹起来。史湘泉回来看时，原来栅栏里的犯人，凡有新犯人进来，他们是有规矩的，定要新犯人孝敬。若有孝敬便罢，倘是没有，这顿下马威却是不好受的。而且以后还不时凌虐，总得再有了新犯人进来，才能饶过这前头的。当下黄升、王小三哪里懂得这个规矩。先是有两个顶老的犯人，向他二人伸手，他二人不理，老犯人破口骂了他二人几句。随后大家一齐动手，直打得他两个遍体鳞伤，急声叫喊。史湘泉起先也懂得他们这个规矩，装做不听见。后来怕打的不成样子，连忙将脸靠在栅栏外边，喝阻他们，叫他们住手。众人见是他来，方才一个个走开。再看黄升、王小三两个人，早被他们打得蹲在地下了。史湘泉还在外面做好人说："有话同我说。你们怎好乱打人！"众人都不作声。黄升二人也未听见。

究竟史湘泉有甚法子能免黄升吃苦，与招书办探听得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　王佃户贪眠受恶打　苟门政见色起邪心

话说黄升同王小三锁进班房栅栏之后，与众犯人同住一处。众犯人为他不懂规矩，不拿钱孝敬他们，以致一齐动手，将他二人殴打一顿。起先他二人还不服气，说到这里头的人，谁大谁小，谁贵谁贱，算来都是一样，谁能管谁。说了这两句，众犯人打的更凶，直把他二人打的急了，扯长了嗓子，只是喊救命。后来被史湘泉听见，怕打出人性命来，在栅

栏外头吆喝了两句，众人方才住手，犹是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骂个不了。二人到此，方才不敢回嘴，怕的是再吃苦头。不多一会，史湘泉已去，仍嘱咐他伙计莫是仁小心看管。莫是仁答应着进来，各处照看了一回，便自摊铺睡觉，另自有人打更巡查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黄升、王小三二人被众人骂了半天，不敢回嘴，众人也就罢手。有的就在地下躺下睡觉，有的还在那里闲谈。他两个见众人不去睬他，便想将就躺在地下，权息一宵。谁知刚才坐下，就有一个犯人走上前来，朝着两人一人一脚，把两人直踢的啊哟皇天的乱叫。那犯人道："高声再打！"王小三道："不敢不敢。"那犯人道："到这时候，咱老子还没有睡觉，你倒先想歇息起来。一夜不睡，就要死吗？你们要舒服，为什么不在家里，到这里来做甚么？既然来了，又不懂得规矩，倒先抢着睡觉。"一头走，一头又伸手打了王小三一个嘴巴，说："还不替我站起来！"两人无奈，只得仍旧站起。那犯人口里叽哩咕噜的，又骂了半天，方才住口。

约莫又歇了一个更头，外面已打四鼓，黄升站在那里还撑得住，王小三到底是个粗人，一心只想睡觉，止不住的把头乱颠。起初黄升还扯扯他，叫他别睡，后来说他不听，只好由他。一霎时众犯人渐入睡乡，鼾声大作，他二人依旧站在地中。不提防王小三困倦极了，扑通一声，倒在一个犯人腿上。那犯人一骨碌爬起，喝问是哪一个同老子开心。其时灯光欲明不灭，隐约间见黄升立在面前不响，便喝问："你是谁？"黄升又不响。那犯人定睛一看，认得他是新近来的，一腔火气按捺不住，一连就是三拳。黄升也不敢回手。

那犯人低头一看，晓得刚才跌在他身上的，就是王小三，便道："你这小杂种，来开你老子的胃。叫你试试你老子的手段。"一面说，一面那斗大拳头已如雨点一般，不分上下，照着王小三打了下来，打得王小三如杀猪一般的叫。顿时把众犯人一齐惊醒，齐问何事。那犯人把刚才王小三打盹，跌在他身上的事说了。众人顿时又一齐爬起，揪住王小三打骂一顿。又有人出主意，拿王小三一只手的大拇指头，一只脚的大拇指头，用绳拴好，高高吊起，在底下用拳乱打。还有人点着一个蜡烛头，在那里烧他的肉。王小三受苦不过，高呼救命，又把莫是仁惊醒，见众人如此行为，忙问何事。有人把刚才的话说了，莫是仁明晓得是为二人初进班房，没得孝敬，所以众人将其如此作践；然而究竟怕打出人命，亦只得竭力喝阻众人，将王小三放下，不准动手。一面又把黄升叫到栅栏前，问他身上可曾带得铜钱没有。黄升道："我的妈，钱是有，早知道要到这里来，我就带了来了。"莫是仁又指着王小三道："他带没有？"黄升道："他有什么！"莫是仁道："既然没有钱，说不得这个苦是要吃的了。"说罢，又吩咐众人不准乱打人，他自己依旧去睡觉不提。

这里黄升、王小三二人，便自提心吊胆，打起精神，眼望众人躺下睡觉，他二人只是不敢睡。但是浑身上下，被他们打的隐隐作痛，好生难过。好容易五更打过，挨到天明，众犯人陆续睡醒起来，众人不理他，他也不敢理人。约莫又挨到巳牌时分，外面纷纷传说，老爷要升堂了。少停，又远远的听见里面传伺候。又见史湘泉走到班房几次。后来又把红缨帽子顶在头上，取出钥匙，开了栅栏门，喊着名字，叫出

几个犯人，也有套上一根链子的，也有不套链子的，通通带出班房，其余的依旧押在栅栏之内。黄升、王小三二人一夜没睡，还挨了好几顿打，身上一块青，一块紫，碰在哪里，就是痛疼难禁，止不住嘴里哎哟之声。看看半天又过，肚子里饿得难受，始终并无一人前来问信。

看看时候已经过午，外面传言老爷堂事完毕，众人下来。前头带出去的几个犯人，依旧带回，只有一个说是当堂开释，没有回来。其中还带进一个新犯人来，这人看来很懂规矩。只见莫是仁等同他很露殷勤，又见那人未曾进得栅栏，先拿出两贯钱，托莫是仁买面与大众吃，嘴里还说："我才进来，须得诸位照应。"众犯人中也有懂得道理的，回道："好说。"黄升一一都看在眼中，心想："这里原有这么一个规矩。早知如此，昨日我何不多带几吊钱来，也省得昨夜吃苦。"看看日已向西，尚无一人前来问信，腹内饥肠转辗，不禁头晕眼花，把他急得无法，只好央求莫是仁，替他送个信到黄家去，说他在这里吃苦，没有钱用，求他主人快送钱来。莫是仁听说是黄家，咬牙切齿，执定不去，说："你家员外的为人，小器不过，一个钱看的如磨盘这么大，免得叫我白跑。倒是你的家在哪里，我送个信到你家里，叫你的妻儿老小来一两个，替你招呼招呼。"黄升听说，感激不尽，连忙告知住址。莫是仁果然派人替他找到。

不多一时，只见女人孩子，哭哭啼啼，来了一大群。原来黄升一直在黄宅当总管，平时有事，常常不回家居住，所以昨天一夜未回，他家里并不在意。直到莫是仁派人送信到来，方才晓得已经拿进衙门，尚不知所犯何事。黄升家中

尚有老母，一听此信，急得死去活来。他女人周氏痛惜丈夫，到此也顾不得脸面，连忙带了几吊钱，携带儿女，前来探望。这原是莫是仁的聪明，因为黄家不肯拿钱，他便想在这女人身上生发。当下走到衙前，莫是仁接着，先告诉了她一番说话，说："你男人在此受罪，你主人不来顾问。我看他受苦不过，所以特地找你大嫂子，好替他料理料理。"周氏道："多谢费心。但他来到此间，身上并没有带得铜钱，我也不晓得这里头费用该得多少。现在有几吊钱的钱票在此，交给你老，应该如何替他料理，总求你老费心罢了。"说罢，又哭个不了。莫是仁接钱在手道："大嫂子且慢哭，且去看看你男人再说。咱为好为到底，这两个钱是不够的。等你会过你男人出来再讲。"当下把她引到班房里面，夫妻相见，自有一番悲伤。众犯人嫌他二人哭哭泣泣，闹的不耐烦，又不住絮絮叨叨，骂个不了。正闹着，幸亏莫是仁进来，拿了一吊钱分给众人，说是姓黄的请众人吃面的。因为昨天身边没有带钱，所以今天叫他家里送来的。众人听了，方才无话。

黄升的女人，从申初来此，一直等到太阳将要落山，她还没走。合当有事，齐巧那个专管班房的二爷姓荀的，闲暇无事，走到大堂底下玩耍，不知不觉，走顺了脚，在班房门前走过。忽听门内有妇人声音，心想这里哪里来的女人，一定是哪个押犯的家小前来探望。此亦常有之事，不足为奇。却不提防里面脚步响动，恰恰那妇人从班房走出，同他撞了一个满怀。姓荀的不看则已，看了之时，不觉神魂飞荡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那黄升的妻子，虽系小户人家，却有几分姿色。身上穿的，虽是几件粗布衣裳，却还洁俏得很。姓荀的看了，

呆呆无语，那两只脚犹如钉牢的一般，要走亦走不动了。只见那黄升的妻子，走了一段路，却不时频频回顾，后来又站下不走。你道为何？只为她此来，原是替丈夫打点，免得吃苦。今从班房里出来，急想找到莫是仁商量讲价钱。不料莫是仁适因有事绊脚，未曾跟得出来，所以她就站下老等。姓荀的不知道，还道这女人有心于他，此时越发喜得心痒难搔。但是衙门前的耳目众多，不便前去招惹。

两眼定睛望了半天，忽听得耳旁有人叫了一声："荀大爷，在此做甚？"他无意中所得有人叫他，不觉吓得一跳。定神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莫是仁。姓荀的便说："什么事大呼小叫？"可知最坏不过的是这般差人。姓荀的这番情形，早已被他看得明明白白了。他有心献好，便说："刚才来的这个女人，大爷可曾看得清楚？"姓荀的骤听此言，究竟自己心虚，还当莫是仁有心嘲笑他，不禁面上一红，扑嗤的一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莫是仁明白，便道："这就是昨天押进来的那个姓黄的妻子。"姓荀的道："哪个姓黄的？"莫是仁道："黄家的抱告。"姓荀的道："不要说了，我晓得了。"莫是仁道："大爷看这女人，长的可好？"姓荀的但是笑，并不答话。莫是仁道："她来是替她丈夫料理的。大爷倘若看得中意，咱们就弄她来，这点劳还可效得。"姓荀的道："这女人模样长的是好。但不知你有什么法子，可以弄她进来？"

列位看官不知，自来州县衙门，最是暗无天日。往往有押在官媒处的妇女，也有已经定罪的，也有未经定罪的，衙门里头这几个有权柄的门政大爷，甚么稿案、签押、查班房的，都有势力，要如何便是如何。有的便在官媒家住宿，有的

还弄了出来，恣意取乐。官媒婆奉命如神，敢道得一个不字？判押的女人大半有罪的多，凡经各位大爷赏识过的人，就是官媒也另眼看待，不但不叫她们吃苦，就是该要十个钱的，也只要得五个钱了。但是其中也有一二真正节烈不肯失身之人，触动了诸位大爷之怒，那官媒便将她十分凌虐，容在下慢慢的叙述。

且说当下姓苟的听了莫是仁的话，心下一定要弄这女人到手，便问有何法子。这些无法无天的事，在他本是做惯的，所以不觉为奇，可以公然直问。莫是仁道："这个容易。她此番带来的钱不够上下打点，她想不叫她男人吃苦，还得回家拿钱。现在她带了孩子同来，而且天色未黑，不便行事。我今便同她说，叫她回去，多少再凑几个，尽今天二更后，悄悄一人独自送交我手，我便引她同到班房。大爷此时，须早到班房候好，等她来时，当作不知，只说三更半夜，班房之内容留妇女，其中必有缘故，明日须禀明老爷审问。一面将我斥骂几句，一面把女人交给官媒看管。到了官媒那里，大爷爱如何便如何。大爷你说此计可好不好？"姓苟的道："她肯跟我，就是一个钱不拿，不叫她男人吃苦，也可使得。你这会不要放走了她，等到三更半夜，她若不来，此事岂不落空？"莫是仁道："怕她不来！既然大爷看得中意，我又不是真问她要钱，不过借此为名，可以叫她一定再来一趟。大爷，任是她一等聪明的人，总不能逃得出我的手掌。"

莫是仁说完，便赶上一步，对黄升的女人周氏说："大嫂子，你带来这几个钱，要做你当家的使费，却是实实在在不够。你看刚才我同他说话的这位爷们，这里头的事，全是他

一人作主。起初他一口咬定先要一百吊，准放你当家的到里面一间去住。后来我替你再三求情，说你家道怎么贫寒，怎么可怜，把他说动了心，一跌就跌掉五十吊。”黄升的女人周氏道：“这五十吊今儿晚上哪里会凑得齐？”莫是仁道：“你不要发急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你且听我说。后来我又再三的替你说，这位爷们也就心软下来，现在只要你三十吊了。大嫂子，你无论怎样，回家去凑。凑到这数，你就送来。就是凑不到，有多少凑多少，没有钱拿点东西来做押头也好。下余的不够，我替你补上，你将来还我。但是今天二更以后，三更以前，必须你自己亲身来此，千万不可托别人经手，为的是你的钱不多，他肯成全你，你须得当面谢他一声。他这人是欢喜戴高帽子的，只要他欢喜，你男人就不会吃苦，而且以后还好商量。你倘若不来，他心一恼，怕有变卦。大嫂子，你是千万要来的，不可当作儿戏。”周氏闻言，满口答应，千恩万谢，拖男带女而去。

且说这黄升的女人周氏回得家中，将情禀知婆婆。他婆婆道：“咱家里一时哪里凑得出这许多钱？你丈夫此番吃苦，是他主人害他的，此钱应得主人代出。我同你到黄家去，问大员外要几十吊钱，好去料理。而且你已有身孕三月，也不必你亲自送去，就托黄府里的别位管家替你送去。本是他们的事，他们也应该出些力的。”周氏道：“你老人家话原不错，但是衙门里今天的事已经十分留情。原说明尽今夜三更以前送去，由我家到黄家，足足有五六里，一来一回，再跑到衙门里，恐怕误了时候，反为不美。好在钱数不多，咱家里还凑得出。不如今天晚上先替他送去，等到明天，再问黄家去

要。至于这事，原是差上人亲自同我说的，一定要我自己再去走一趟。别人去了，恐怕隔手，又生枝节。”她婆婆道：“你话不错，不过叫你太吃苦了。”当下婆媳两个，凑来凑去，只凑得十几吊钱，周氏又从自己耳朵上取下金环一付，一同包好。吃过了饭，点了一盏灯笼，独自拿着，直奔衙前而来。

其时大门已闭，从西首侧门进出，莫是仁早已候好接着，说道：“大嫂子来了？”周氏道：“来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将钱包交与他手。莫是仁道：“为时尚早，且在这里略站一会，等那位爷们下来，我好带你进去。”周氏只得战战兢兢的等着，止不住心上小鹿儿乱撞。等不多刻，只见有个人来向莫是仁打招呼，说苟大爷下来了。莫是仁便招招手，叫周氏跟他同走。未曾进得班房，已听得苟大爷在里面呼吆喝六的骂人。周氏无奈，只得硬着头皮进去。进门之后，苟大爷还装做未曾瞧见，在那里查三考四。后来忽然看见周氏，便喝问道：“这是哪里来的女人？”周氏陡吃一吓。莫是仁忙陪着笑脸回道：“这是姓黄的家小，探望他男人来的。”苟大爷喝道：“要探望白天不好探望，半夜三更来此做什么？”莫是仁低头无言。苟大爷道：“哼哼，你们好大胆！半夜三更，女人都会弄了进来，别的事情更不用说了。这干系我却担不起。把女人先交给官媒看管，明天禀过老爷，再来问你们。”当下官媒婆本是预备好的，一声呼唤，立即进来。黄升的女人一见知事不妙，立即跪在地下央告道：“这是莫头儿叫咱来的。他说蒙大爷的恩典，不要咱多花钱，可以叫咱男人不吃苦，所以他叫咱进来叩谢大爷的。”苟大爷道：“放屁，胡说！谁用你的钱，谁要你谢！一定还有别的缘故。等老爷明天打着问你，我

没有这多大闲工夫同你讲话。"说完这句话，便喝令官媒带出去，官媒便把黄升的女人周氏拖了就走。

要知黄升的女人押在官媒处如何布置，是否顺从姓苟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　贞姬苦肉拒奸徒　媒婆甜言骗犯妇

话说黄升的妻子周氏，被查班房的苟二爷吆喝了两句，叫官媒婆领去管押。此时周氏恨不能插翅飞去，又懊悔不该应不听婆婆的话，独自一人身入重地，现在被押在官媒家，一定凶多吉少。思到此间，止不住呜呜的掩面悲泣。官媒婆道："事到此间，哭也无益，你且跟了我来。老身一生持斋念佛，有可以方便你处，没有不方便你的。"周氏无奈，只得跟了她去。不上两个转弯，便至一处，另外一个小小院落，里面是三间草房：当中一间，上面点着一盏油灯，有两个年老妇人在那里看守；东面一间，寂静无人；西面一间，微闻有人鼾睡之声。因为时已晚，各女犯俱已睡倒。官媒婆把周氏领了进来，便叫服役的老妇人，到东面一间把灯点上，领周氏到里面来坐。周氏进内一看，屋中虽无陈设，床铺倒也清洁。服役的老妇人又倒了一杯茶与她解渴。此时官媒婆却亲自点了一个亮，走到西面一间之内，查点各女犯。因为各女犯贪睡，未曾起来迎接她，她趁势便发虎威，拿到一根竹笤帚，不问三七廿一，把满屋里的女人，胡乱打了一顿，又骂她们："一班狐狸妖精，到得这里，就得服我的管。不要说是几个烂婊子，就是命妇太太，见了我也只好低头。"众女

犯受她打骂，一个也不敢则声。打骂之时，周氏听见，不免骇得索索的乱抖，惟恐轮到自己。不多一刻，只见官媒婆从西间走了过来，嘴里还在那里臭婊子、死贱人，骂个不了。周氏一见她来，不敢怠慢，立刻起身相迎，谁知这婆子却同她十分谦和。

你道为何？原来这周氏未曾管押之先，苟大爷及莫是仁早把缘故同她说明，托她做个媒人，先用好话同周氏讲。倘若讲得明白，自然一说便成，不用费事；倘若不愿，那时候再放出些手段来，不怕她不从。倘若执定不依，再叫她吃些苦楚，以出心头之气，也不为晚。这婆子有名的叫做赛王婆，一张嘴能言惯道，说出来的话比蜜还甜，若论她的心，却比蛇蝎还要毒。自从她太婆婆在日，就当了这个差使，到她手里已经第三代了。当下那婆子听了苟大爷同莫头吩咐，连忙拍胸脯说道："这一点点小事情，我还效劳得起。不瞒大爷讲，世界上的妇人，无论她是哪一种，到了咱手里，不怕她逃到裂里去。等到三更过后，你老来听信便了。"苟大爷不胜之喜。

等到这婆子把周氏带到屋里，几个转身，已经二更多天了。当下婆子走了过来，先把周氏浑身上下估量了一回，一言不发，心上转念头想道："看这女人面貌倒还忠厚，不是那种泼辣的一路。然而女人有女人的脾气，等到她牛性一发，回报了不愿意，以后便难想法。纵然打骂于她，亦是枉然。现在不如且拿别人做个榜样，慢慢打动于她，免得劳而无功。"主意打定，便对服役的妇人说道："那个烂婊子已经进来三天了，我算得一片好心待她，竭力的苦口相劝，无奈她执定

不从，这是她自己不识抬举，今天却要叫她吃点苦楚，可就怪我不得了。"那服役的两个妇人本与这婆子通同一气的，明知这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，不去提人，先回身同周氏讲道："你想世界上有这种不知好歹的人！凡到我们这里的，都是犯了罪的，你只好怪你自己不是。无论你大官大员家太太奶奶，小姐姑娘，进得此门，就得服我们的管。甚么叫做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就是这个缘故。既然服我们的管，就得听我们的调度。任你是太太奶奶，小姐姑娘，有多大的家私，有多大的势力，都与平民百姓一样，都要叫你吃点苦，受点罪。皇帝家王法如此，谁叫你犯他的法呢？然而这当中也有几等几样。真正犯罪的人，我们就是想超度她，也不过住的地方好些，吃的东西好些，若要放她出去，却是万万不能。至于象你这样的人，究竟不曾犯什么罪，只要荀大爷来了，肯抬贵手，要叫你们出去，那却容易得很。"周氏忽然问道："荀大爷是做什么的？"那妇人道："他是专管男女犯人的。只要他肯照顾你，同你有缘，你今天晚上就好出去。"周氏道："怎么才能够叫他老人家照顾呢？可叹我丈夫押在衙门里已经两天，我家里还有婆婆，已是上了岁数的人了，还有孩子一大群。我不回去，这个人家怎么了呢！"说罢又哭，又替官媒婆磕了一个头，求她在荀大爷前善言两声，好早早求他开恩。官媒婆听了，也不则声，半天才回得一句道："这事情我是作不得主的，要凭你自己去干。"周氏道："叫我自己去干什么？"官媒婆道："这事情说也罪过。但是到这里来的人，也讲不得什么'贞节'二字了。"周氏虽生在小户人家，却也懂得大道理，不是那拈花惹草一流；一听此言，只觉面上一阵红，渐

渐低下头去，半天默默无语。

好个赛王婆，早已看出苗头，也不同她再说别的，便催服役的两个妇人："快去问那烂婊子，问她可能转心回意。倘无回心，我已经等了她两天，可是没有这样好耐心了。"妇人答应着去后，不多一刻，从西间屋里领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过来，蓬首垢面，掩袖悲啼。灯光之下，虽看不出姿色如何，但觉得身材苗条，穿的衣服也还干净。周氏看了，先自心惊，毕拍毕拍跳个不住。忽听得赛王婆大喝一声道："你到了这时候，还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吗？"说着，伸手就打了这女子三四个巴掌，把个女子打跪在地，苦苦哀求。赛王婆道："你们这些东西是不配抬举的。我也没有甚么话同你讲，且叫你今天快活一夜再说。"说完，便叫那两个妇人，从梁上放下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来，把这女子撳倒在地，将她手脚同捆猪的一般，一齐捆好。再把大麻绳一头穿在她的手脚之中，穿好之后，打了一个死结。一个赛王婆，两个妇人，一齐动手，将麻绳那一头用力的拉。霎时间，便把这女子高高吊起。赛王婆一面骂个不了，一面找到一根毛竹片，要亲自去打这不中抬举的贱货。那女子被这一吊，早已头昏眼花，嘴里不住的哼哼乱叫。周氏躲在东面房里，直吓得抖作一团。

赛王婆找到竹片正要动手的时候，忽听门外铁环珰琅琅两响。原来他们打门有暗号的。仔细一听，晓得是苟大爷前来敲门。赛王婆急急放下了竹片，前去开门。一见是他，连说："你老来的太早了，那事情还没有说好呢！"苟大爷道："我在这门外等了好半天了，现在听见你打人，生怕事情弄僵，所以特地关照你一声的。"赛王婆道："大爷说得我真正

老糊涂了。我就是糊涂，也不敢折磨大爷心爱的人。我打的这一个，是那不中抬举的东西，并不是刚才来的那一个。"荀大爷道："今天来的一个在哪里?"赛王婆道："在东屋里。"荀大爷装做没事的，进来看了一遍。赛王婆道："大爷你先请出去，等老身媒人做到了，再来请你。"荀大爷道："别胡说！我是上头派了下来查犯人的。"说着自去。这里仍旧把门关上。

赛王婆提起竹片，不容分说，竟把吊的那个女子，无上无下，足足打了几百下子，还不住手，打的那女子乱哭乱叫。赛王婆一头打，一头数说："你这不中抬举的贱货！你进来的时候，老娘是何样的看待。你吃的睡的，拿你当作贵人供养，始终换不出你的良心来。象你这样的烂婊子，既然想树贞节牌坊，就应该不去犯法；既然犯法，到了这里，还要充甚么贞节！"一头骂，一连又打了几十板子。打的那女子浑身一条一条的血渍，只是号咷痛哭，不作一言。地下的两个妇人，一齐劝她道："你快快的应允了吧！不但免你的罪，而且还有银钱与你。"那女子只是不响。赛王婆道："你们不用劝她了。这种贱货，料她也没有这种福气。没了她，我们还有别人呢！"说完此话，便进来同周氏说道："你看天底下竟有这种不知好歹的人！她这人因为丈夫死了，公婆为她年纪轻，要把她卖到外路去。谁知刚才成交，不到两天，她便逃了回来，被人家告了，所以老爷出票把她提了来，先发在我这里看管。齐巧被我们这位查押犯的荀大爷瞧见了，一眼就看上她，托老身替他作媒。谁知这娼妇宁死不从。我想凡有发到我这里的女人，哪一个不是犯法的。已经犯法，

还充什么节妇！横竖一个人只有一个头，一罪是犯法，两罪也不过同是犯法，皇帝家没有砍两个头的罪名，况且我们这里的事情，上上下下，全是这位荀大爷一把抓。俗语道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他说的话，怎么好去驳他？但是同他相与的人，除掉死犯之外，其余无论她有多大的罪名，托了这荀大爷，在老爷跟前说上两声，譬如该应押几个月的，相与了他，马上就放出来；就是不放，在我这里，也不至于叫她吃苦。我看你这女人，谅来也没有犯甚么大罪。停会荀大爷来的时候，你只要依了他，保你今天出去也容易，明天出去也容易。老身说条路给你，你不要将来得了好处，忘记老身就是了。”周氏听了此言，一阵脸热，一阵心跳，正不知拿何言回答于她方好。正是楞在那里的时候，又听得外面有人打门声响，赛王婆亲自开门去看，周氏更吓得容身无地。

要知进来的人又是哪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　遭讼累姑媳含冤　嗾反噬员外被逮

话说黄升的妻子周氏，听了赛王婆一派哄骗之言，心上也晓得她不是好人，无奈此身已落陷阱，一时无从与之强辩，只好心上自打主意。正是楞在那里的时候，又听得外面打门声急，赛王婆亲自开门一看，谁知不是别人，仍是荀大爷来探消息的。赛王婆道：“大爷的性子也太急了。老身正在这里替你说合，再等一会儿，包可成功。”荀大爷道：“你不要骗我了。咱是急性子的人，没有这闲工夫去等。她愿意一句话，不愿意一句话。从二更等到半夜，半夜等到四更，再

过一会，就要天明，咱明天还有公事，此刻要去打个盹儿。这种没造化的东西，托你替我拿她看守好了。等明天晚上，我自有法子来摆布她，现在也不消你费心了。"说罢摔手而去。

赛王婆讨了没趣，两只眼睛直巴巴看他走远，连个影儿都没有了，方才进来关门，一天怒气不觉全结在周氏身上。想要拿她发作，又恐怕："她将来倘或回心转意起来，在荀大爷面前栽上我几句，那却担不了。"因此隐忍未发，不过不去理她罢了。这周氏足足的坐了一夜，一直顶到天亮，也不曾合眼。忽而想到丈夫无辜被累，身坐班房；忽而想到婆婆年老龙钟，子媳不见；忽而又想到一班儿女，一朝失母，一定啼哭吵闹不休，未免就要累及婆婆。婆婆是年高有病之人，倘若病倒，业已无人侍奉，儿女辈更有何人可靠？想到这里，犹如万箭穿心，眼昏耳热。一会又想到："刚才赛王婆的言语，以及那位大爷的情形，全是存心不良，要我失身败节。我倘若依他，我非特对不住我婆婆丈夫，而且对不住儿女，我这一世怎样为人！倘若不如他们的心愿，刚才他们吊打的那个女人，便是我的榜样。"想到这里，又不禁一阵心惊肉跳，坐立不安。"但是已入他们陷阱之中，不由自主。看守的人，又丝毫不肯放松，叫我有翅也难飞去！"思前想后，万虑千愁。起初进来的时候，因昨夜未曾吃得夜饭，不禁饥火中烧。及到此时，早已愤懑填胸，也不晓得饿了。惟念："事已至此，只好死心塌地，看他们如何发付于我，再作道理。横竖拚着一死，没有大不了的事。"按下周氏心上之言不表。

且说她婆婆自从儿媳妇回家凑齐钱文，亲自送到县衙，上下打点，好免儿子吃苦，略略把心放下。但是媳妇年轻面

嫩，深夜独行，总不免捏着一把汗。谁知去了半晌，不见回来，心上好生委决不下。他老人家不敢睡觉，一等等到半夜，依然不见回程，不免慌张起来。是日媳妇一夜未归，她便一夜未曾合眼。一来怕她为时已晚，衙门里碰不见人，又叫儿子多受一夜苦；再则三更半夜，怕她路上遇见歹人。因此一忐一忑，心上好象有十五个吊桶一般，七上八下。幸亏一班孩子都已哄骗睡熟，不来找娘。此时静悄悄的，万籁无声，她婆婆独坐灯下，一回想到儿子，一回痛惜媳妇，又一回怨恨自己的苦命。小人家院狭屋浅，紧靠街上，有时听见路上有人行走声，或风吹门响声，都疑心是媳妇回来。及至开门一望，却都不是。又在门口足足立了一个时辰，依旧不见回转。其时已有五更天了，这一夜好生难过。直巴巴两只眼望到天亮，媳妇一直未归，知道事情不妙。她虽年老有病，此时虚火上升，不知哪里来的精神，也不及唤醒众小孙子孙女儿，便走到隔壁人家碰门，说明缘故，她自己说是要到黄府里去找黄家员外，就托隔壁妈妈过来代为照看门户，并一班小孩。隔壁妈妈听了，也深为诧异，立刻应允代为照管。黄升的母亲也不及坐车，独自一人，一手拄了拐杖，一手擦着眼泪，嘴里念着阿弥陀佛，不问南北，不辨高低，一路行来。起先还走的不错，后来一个不用心，又走错了一条街，越走越不是，自己也忘其所以，不知走到哪里去了。忽然走到一处，人声嘈杂，拥挤不开，定睛一看，才知是错走到城隍庙前。她又气又急，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说道："真正我老糊涂了！"于是在阶沿石上坐了一会，定了一定神，又歇了歇脚力，然后辨明路途方向，重赶向黄府中来。

其时已有巳牌时分，刚才走进大门。只见众人面色惊慌，有些人却在那里喳喳的私议。黄升娘年迈耳聋，也不知他们说的甚么，但觉得甚为奇异。众人见了她，认得她是府里大总管黄升的母亲，所以不加阻拦，反都上前慰问。又有两个同黄升要好的，走在前头引路，一直把她领进上房。一向这黄员外家中甚是闹热，此番虽围了许多人，却是静悄悄无声，只见黄员外的娘子同着几个姬妾，一个个蓬着头，脸亦不洗，在那里相顾垂泪。黄升的母亲一见大骇，问及究竟，才知是大员外今天尚未起身，就被公差从被窝里拖了去了。黄升的母亲正因儿子无辜被累，又见媳妇一夜未回，前来求员外设法，哪知员外亦遭了大祸，举家悲泣。不觉触动了心事，也随着大众垂泪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刁占桂因哄骗黄员外将要到手，被招书办泄漏风声，以致功败垂成，心中好生愤闷，回来便同史湘泉再三商议。一连几次，好容易想出一条计策，可以面面俱到，仍由刁占桂出马，立刻到西门外巫家设法。及至走出西门，已有上灯时分。因他是打了史湘泉的旗号来的，恐怕巫家的人见了诧异，设计不成，便先找到地保，说明情形。刁占桂在衙前一向很有点小名气，地保倒也晓得；而且又与史湘泉史头儿一气，做地保的人不免总有仰仗他们的地方，所以见了他，竟是非常恭敬。当下留茶留饭，又亲自陪着出去到烟馆里，开了一盏灯。地保的意思想差人去把巫家的人叫了来，同他说话。刁占桂道："不可。这巫家虽然是个土财主，现在也捐了几个顶子在家里。我们都是公门中人，同他无瓜无葛，纵然是帮着他，替他出主意，叫他打赢官司，他们不知来

意，总当是我们哄骗他。为今之计，你有甚么熟人，同这巫家最要好的，要他出来，替我们做事。事成之后，就是分两个给他，也不打紧。”地保一听此话不错，想了半天，想出一个人来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这巫家当家的一个叔子。

这巫家当家的，今年只得二十三岁。人家见他有钱，都称他为巫大官人。年纪虽轻，却是胆子甚小，而且不管外事，一应家务，都是他叔子掌管。他叔子名唤巫来，其为人却是使酒任性，无论青皮光棍，他都同他相与，却又与地保交情最厚。地保慕他的财，他借地保的势，二人不免互有倚重之处，所以交情非常之厚。当下地保一想到他，便得了主意，立时立刻叫人去找了他来。其时巫来正从外边吃酒回家，稍有酒意，忽听是本图地保叫人来找，便晓得一定有事，于是趔趔趄趄，跟了来人，同到烟馆。当由地保介绍巫来与刁占桂相见，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无庸细赘。慢慢言归正传，地保便将刁占桂来意说个明白。巫来道："黄家的牛跑到我们巫家里来，谁人看见？无凭无证，硬赖我们牵了他的牛，又说我们打伤他的人，我听了此话，好生气愤，就想来告他诬告的。是我们侄儿胆子小，不叫我多事。后来又打听得老爷没有准他家的状子，所以我才罢手。现在既承刁先生的美意，衙门上下都替我们打通，我就准照来命，就请刁先生替我补张呈子，有甚么事，我巫老二自己来当。我侄儿是小孩子家，不必去理他。”刁占桂听了非常之喜，连说："倒是巫二先生性情慷爽，是个担当大事的人。况且这件事情，上头老爷肯帮忙，我们里里外外，没有一个不愿意这边府上打赢官司的，断不会叫黄家那小子得了志去。”二人言来语去，

甚是投机。地保插嘴道："出场是你二先生替他出场，银钱使费，总得令侄拿出来。"巫来道："这个自然。我嫂子既然把家务一概交代了我，自然由得我用。衙门里几个朋友，靠的什么，我是知道的，还要诸位费心吗？"刁占桂道："到底二先生是爽快人，就是没有钱，我们替你出把力，帮个忙，亦都愿意。"说着刁占桂挖腰包，自己会了烟账，地保抢着要会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觉着甚不安稳。刁占桂道："我同你还要分彼此吗？"巫来道："我是老实人，向来不会同人家客气的。你们要钱用，只管同我说，也不要客气才好。"刁占桂连忙答应，又说了几句话，彼此分手而别。

刁占桂回到衙前，史湘泉因为此事，还在班房里坐着候信，一见他来，忙问事情怎么样了。刁占桂把巫来应允告状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史湘泉便催刁占桂赶紧替他起稿子，写好之后，拿上去回稿案赵门上，又去回了本官。上下本是串通好的，巴不得巫家来告，连夜出票子拿人，仍旧派了原差史湘泉。次日一早，史湘泉只派了一个伙计，不到三刻工夫，就把黄员外从被窝里提了来了。提到之后，究竟因他是个体面人，又是有钱的，史湘泉见面之下，先说了多少抱歉的话，又怪伙计怎么不等大员外睡醒了，再拿票子给他看，这清早就把他老人家请了过来，倒惊动了，真正对不住。一时又向黄员外埋怨道："我几次三番叫人到府送信，大员外总不见信，还疑心我们是歹人。早些听了我的话，把管家保了出去，再托人到原告那里安置安置，怎么会被姓巫的反咬一口呢？上头老爷昨天看见巫家的呈子，很不喜欢，说大员外是体面人，怎么好诬告人家。又说此风断不可长，定要整顿

整顿，所以准了巫家的呈子。昨儿晚上就有票子出来，叫我拿人，是我叫他们今天早上来的。大员外今天起的早，一定没有吃点心，我们已经替大员外预备下一间屋子，先进去坐一坐，我就叫人买点心去。”可怜黄员外娇生惯养，何尝吃过这种苦头！被众人簇拥而来，他早已似醉如痴，究竟史湘泉说的话，他尚有一大半未曾听见。后来被众人领他到一间屋里，他亦只得跟了进去。歇了一歇，本官升堂理事，原差把他带进二堂，点到他的名，叫了上去，当堂跪下。原差一旁回了两句话，但听本官说了声：“且把他押候原告到案，再行质讯。”两边衙役又答应了一声，把他带下。

但不知如何将他管押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　销旧案钱可通神　接新官才长折狱

话说黄员外被衙门里提了进去，虽然审过一堂，也不过问问他的名字，姓甚么，叫甚么。因为原告未到，堂上吩咐下来，押候再讯。两旁似狼如虎的公差一齐答应了一声，把他拉着辫子拉了下来，仍旧送到先前顿的那间屋里。他这进来，不比黄升，家里有的是钱，早由管账先生约会着族里凡个有体面的人，带了银钱，找到史湘泉，在一爿茶馆里，同他讲盘子，保黄员外出去。史湘泉只往本官身上推，说不管他事，做不得主。后来说来说去，史湘泉假托进去托二爷上去求情，去了老半天，方见他皱着眉头出来。这里的人赶上前问人情怎么样了，史湘泉只是摇头。众人问之再三，他方说道：“狮子大开口，不要说你们不能依，就是咱在衙门前做了

这多少年，要钱的老爷也伺候过，从来没有象这位老爷的。他不管事情大小，一开口就是八千一万。就是保一个人，我们几十年的规矩，三百二百也有，顶多五百，至少十块二十块，看事情去，亦要看这个人有钱没钱，拿得出拿不出，向来没有要人家上千的，真正少有出见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到底多少？”史湘泉道：“你能依不能依？老爷要五千，把你家员外，同你们二爷，还有二爷的娘子、佃户，一齐取保出去。如要了事，还不在内。索性我今天一齐说给你们，我们这位老爷，吃心向来大的。倘若了事，总得动万。交割之后，以后巫家再来告状，包你批驳不准。还有一句话，要叮嘱你们的。你们若不早来打点，昨天姓巫的那一面，已经托过人来说过，先送多少银子，老爷已经要答应他，是我替你们硬抗下来的。现在先听你们这一边的信。我们总是老相好，不要说我姓史的不顾朋友交情！你们想想看怎么说，老爷在里头等回信。是与不是，尽今天我得上去禀复。”黄家账房说道：“如果数目少呢，我只要告诉我们内东一声，我就替他作个主，也不妨事。但是要的大了，我一个人担不了这个肩，总得商量商量。”史湘泉道：“同谁商量？”账房道：“同我们敝东商量。”史湘泉一想：“他东家现已落在我手掌之中，他去同他商量，谅来总有几分把握，乐得做个好人，让他去看他东家。”便说道：“老爷吩咐过，管押的人，是无论甚么人不准进去看的。现在是我容个情，让你进去，同他商量。你须赶紧出来，不要被人撞见，我是要担不是的。”账房道：“晓得。”史湘泉便另外派了一个副役，领了他去会他东家，嘴里还说道：“这是你黄府的事情，大家有来有往。倘落在别人身上，就

是拿着整大捧的银子来找我，我睬还不睬呢。”众人道：“史头儿，谁不知道你是顶公正顶义气爱朋友一个钱都不要的！”史湘泉把脸一红道：“得啦，你少恭维两句吧！我不要钱，我一家子喝西风过日子，老婆孩子都要饿死哩；不过取之有道罢了。”众人道：“能够取之有道，这就不容易了。现在公门中的人，象你史头儿能有几个呢！”一头说着，史湘泉烟瘾上来，想要开灯，众人就陪了他去开灯。不在话下

单说黄家账房先生，由史湘泉派的副役把他带到班房黄员外顿的一间屋子里。只见这屋里已经铺设齐全，有床，有桌，有凳子，有茶壶、茶碗。这原是史湘泉使的刁，晓得黄员外有钱的人，用不着恶做，终究拿出来的，所以一堂审了下来，这屋里的情形，便与前大不相同，而且有人伺候，时时刻刻，来问要长要短，吃点心，抽大烟，样样都有。等到账房进来，黄员外已横到床上，一见了他，赛如自己至亲骨肉来了一般，忙从床上一骨碌爬起，问他怎么来的。账房便说道：“家里自从东翁进来之后，一家害怕。内东叫我带了银钱，一来替你打点，免致吃亏；二来同他们商量，想个法子保你出去。”黄员外道：“这事情从哪里说起，连我自己也想不出。第一把我的身子困在里头，有多少事情不能去做，就是要上控，我不在外头，你们这些人，谁干得了！”账房道：“正是为此。”黄员外道：“现在讲的怎么样了？”账房便把五千保人，一万了事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黄员外听了暴躁道：“岂有此理！真正没有天理了。要钱亦得有个分寸，没有甚么一万五千乱敲的。我宁可不出去，顿在里头，总有一天看见官的面，我到堂上同他当面讲。”账房道：“东翁，这个钱原是官要的。他们

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串通一气，只要叫你东翁拿钱。”黄员外道：“他们既看中我，就叫他来吃了我，要我的钱可没有。”账房道：“他们既然串通一气，我们总不会沾到便宜的。我劝东翁权时忍耐，总算自己晦气，年底下赌钱，少输两吊，也有在里头了。现在我去同他讲，先把人保出去。他的话又不是圣旨，叫他让我们点，我们再看破点，先把东翁及我们的人通统保了出去，空出身体，再同姓巫的打官司。”黄员外听他说得有理，又想自己无端被累，若不料理，永无释放之期；而且他是有钱享福之人，也受不起这班房里的苦楚。想了一会，方说道：“事情你们去办，银子多了，我可不出。”账房是晓得他脾气的，凡事总得回过他，就是多用些，也无话说，但不可自作主张。如今得了主意，立刻辞别东家，出来仍找史湘泉，同他磋磨价钱。从下午谈起，一直谈到上火，史湘泉又里头外头，跑了好几趟。上头讲明一千；门口五百；单是荀大爷一个，舍不得黄升的妻子，另外要黄家送他二百，方肯答应一齐取保出去；史湘泉自己又添了八百：一共是二千五百。两面言明，众人就托史湘泉写保状，账房回去取银子。

这时候黄家一家门的人，连着黄升的母亲，一齐眼泪未干，坐在家里候信。等到账房回来，说知细底，大家方才把心放下，催着账房去取银子，趁天未黑，把他主仆四个一齐保了出来。账房领命，立刻到钱铺打了银票，赶到衙门前，一一交纳清楚。史湘泉一面，保状亦已写好。黄员外是有钱的人，不怕没人作保，顿时把他四人释放归家。家人相见，犹如梦里重逢，不用细表。以后黄员外遂与巫家结成不了之仇。心下虽然恨他，然而仔细思量，这件事情毕竟是自己

理短，就是上控，也是无话可以说得。后来又禁不住家里的人，拿他再三相劝，又叫账房找了史湘泉来家，同他再四商量，又出了三千银子，史湘泉一力担承，替他在衙门上下打点，包他无事。至于巫家那一边，史湘泉托刁占桂经手，虽然从巫来手里敲着几个，后来巫家见黄员外已经提到，这口气已出，再叫他拿银子，便有点不大爽快。史湘泉一看苗头不对，乐得这边送个顺水人情，等黄家保了出去，巫家再来递呈子催审，并且自己投到。史湘泉见了他，反怪他："为甚么不早来？如今等你们不来，所以大老爷准其取保。你如今要提他们到案质讯，人是现成的，但是提人有提人的规矩。前头票子早已缴销，如今再去提，又要老爷出票子，用印要钱，过朱要钱，房里写票子要钱，我们那个伙计去，还要先付他发路钱。"一面说，一面开了一篇账，足足又是好几百银子。巫家的人见了吐舌头，想想无益，只好听其自然。因而这场官司，就从此瓦解冰消。

且说这位县官大老爷，自从到任以来，任上的钱，也着实弄的不少了。就以黄家巫家一桩小小事情而论，他已经弄得好两千到手，则其余可知。毕竟如此贪赃，有坏声名，上司耳目甚长，终究也会晓得。因此上头就挂了一扇牌，撤他回省，另外委了一个新官前来接印。新官一到，旧官交卸，自有一番忙碌，不必细述。

单说这位新任大老爷姓姚，单讳一个明字。虽是个两榜出身，然而做官极其风厉。自得榜下知县，领凭到省，就得发审局差使。有些外省解来的重大案件，还有人家审不明白的盗犯，一到他手，不上三天，无供的立时有供，有供的永远

不翻，上头都说他能干。所以到省未及一年，居然就委他署事。他这个缺，本是从审案审得来的。现在感激上头的栽培，越发竭力图报，就是无事，也要想出两件事来做做，以为见好地步。列位看官，要晓得做官的人存了这个念头，可就要民不聊生了。

以上说的巫黄二姓之事，只可算得这部书的一个起头，许多事情还在后面。诸公不嫌烦碎，欲悉其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　遇酷吏简缺变烦难　受严刑良民负冤屈

话说新任阳高县知县姚明姚太爷，在省之时，上司因见他听断精明，案无留牍，所以到省未及一年，就委他署理斯篆。他到任之后，一来要报答上宪的栽培，二来想卖弄自己的本领，自从接印的那一天起，就终日穿了靴帽，高坐堂皇，一切民词，都是本官亲自接收，随收随理，从无搁压，而且不经书役的手，更不准书役得一分钱。他自己却亦实在不要一个钱，真正是一清如水。若以前任比起来，大有天渊之隔。他本是年轻力壮，又仗着精神比人家好，而且生性又喜多事，不肯空闲一刻的。接印之后，不到三天，就把地方官新到任应办之事，都要办完。回到衙门，又要清理词讼。所有书役人等，已被他闹的人仰马翻。而且各样大小事情，件件皆是本官亲自经手，他们一无沾染。头两天因为本官新上任，尚不敢懒怠，以为将来他自己总有心烦的一天。谁知过了两天，依然如此，书役们便有些懒惰起来。新官的章程，

大小词讼，有些少不得状子的，只准代书要二百文一张，不准多索。也有可以不必写状子的，只要原告到本县堂上，一五一十，诉说一番，本官就随便派一名差，跟了原告，立时把被告提到，应打应罚，顿时发落。本官坐在公堂之上，等候审问。如提不到，原差就有责罚。亦有被告为原告扭了来的，尤不难一问明白，无须再行签差。起先发落完毕，受打受罚的人，亦有押五个月的，亦有押三个月的，亦有押半年一年的，老爷不时要亲自去查班房。天天夜里，亲到点名，因之各差役不得有私自贿放之事。班房犯人都是一律，亦无高下之别。后来班房里面，犯人愈聚愈众，渐渐的容不下了。嗣后审案，他便于发落完时，立时开释。譬如应打三百的，他便打他五百，多打二百，免其羁押，往往被告与原告同时回家。在原告无论有多大冤枉，碰在这位青天老爷手里，立时提讯，立时发落，这口气总算已经出的了。然而因此被告与原告的仇恨，越发结得深。彼此住的地方，非城即乡，住城里的，不是前街，就是后街；住乡下的，不是前村，定是后村。随时见面，朝夕相逢，防不胜防，避不胜避。有些被告经本官责罚之后，晓得自己不是的，因而愧见原告，以及仍与原告说和的，固属所在皆有；亦有因此仇恨更深，时想报复，或者阳示和好，暗施奸刁的，亦在所难免。而且本官爱管闲事，打官司的不要花钱，若是小事，连代书的钱亦可蠲免，只要到堂上诉说两句，立刻就有下落。从前的原告顿时变为被告，从前打输官司的，顿时变为赢官司，人又何乐而不为呢？虽以阳高这个政清刑简的地方，向来没有甚么词讼的，到了这位老爷手里，居然招徕有术，以致班房里面，大有人

满之患。这便是精明过分、爱管闲事的坏处。不在话下。

单说这位老爷到任之后，就有告示遍贴城乡，叫所属百姓，遇有冤枉，立刻前来申诉，不要花钱。百姓们见了这个，都以为新官到任，大概如此，不以为意。到得第三天，他刚从阅城回来，并不进去宽衣，随手在大堂上一坐，一面吩咐当差的进去传饭，把饭拿到堂上来吃，一面又叫差役们前去照壁左右，传谕居民，告诉他们，此刻老爷升堂理事，如有冤枉，快来伸诉。差役们奉命去后，老爷就在公案上独自吃饭。饭完，抹脸，吃茶，歇了半天，才见有两个人扭了进来，同到大堂跪下。两个人你说一句，我说一句，各有各的情理，问了半天，也分不出个谁是原告，谁是被告。后来老爷急了，把惊堂一拍，喝道："你二人再不放手，老爷就要生气，每人打一顿，办你们一个吵闹公堂！"两个人见老爷动气，方才住手，分跪左右，一一禀诉。在左的诉道："小的姓张，叫张进财。他姓刘，浑名叫刘二瘸子。去年八月，他死了家小，问小的借过三吊钱，当时言明今年二月归还。自从今年二月到如今，问他讨过几十遍，非但一个没有，而且还骂小的，又打小的，所以咱俩就打在一块儿了。"老爷道："三吊钱数目虽小，当初借钱的时候，总得有个中人，这中人是哪个做的？"张进财道："从前借钱的时候，为着数目小，所以未曾要他写纸，也没有中人。"老爷道："这便是你错了。"刘二瘸子一见老爷不帮张进财，便得了主意，得意扬扬的说道："回青天大老爷的话。姓张的这杂种，最会讹人，顶不是个好的，老爷得重重的办他一下子才好。"老爷骂道："要你多嘴！老爷眼睛比镜子还亮，要你插嘴做甚么。"几句话骂的刘二瘸

子不敢做声，然而心上甚是高兴。老爷回头对张进财道："你无凭无据的事，可以打得官司的吗？既无凭据，你可晓得你就有诬告的罪吗？"张进财道："小的不过同他吵吵嘴，本来不要打官司的。"老爷道："你不要打官司，是谁叫你来的？"张进财朝满堂周围望了一遍，指着一个衙役说道："是他叫我来的。他说老爷坐了堂，等着要审官司，所以就招呼小的来的。刘二瘌子不肯来，是小的把他硬拉了来的。"老爷道："放屁！我老爷在这里，就不准你们吵嘴，吵嘴就要办的。"张进财道："小的何敢吵嘴！他欠小的钱，不还小的，怎么能叫小的不问他讨呢？"老爷道："你又来！有中人，有凭据，准你去要。你如今一无中，二无据，既同人家吵闹，又要诬告人家，本县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。这种刁风，断不可长。"喊一声："拉下去！"左右衙役轰的答应一声，立刻把张进财拉下按倒。老爷又喊一声打，便劈劈拍拍一五一十的小板子打了下来。

从来州县衙门掌刑的皂隶，这小板子打人，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。有些虽然打得皮破血流，而骨肉不伤；亦有些下死的打，但见皮肤红肿，而内里却受伤甚重。有人说，凡为皂隶的，预先操练这打人的法子，是用一块豆腐摆在地下，拿小板子打上去，只准有响声，不准打破。等到打完，里头的豆腐都烂了，外面依旧是整整方方的一块，丝毫不动，这方是第一把能手。凡是犯罪的人，晓得自己理屈，今日难免责打，必须预先花钱，给这掌刑的，托他留情些，这板子下去是有分寸的，只要打得响，纵然皮破血流，决无妨事，过两天就会好的。若是不花钱，这板子打下来，记记是死的，大腿上不

免就要受伤。此是天下当皂隶的通病，除非废去小板子不用；如若留着小板子，他们这个权柄是有的。老爷纵然明知道，也无可奈何他的。闲话休提。

单说这被打的张进财，他坐在家里，因为问人家讨三吊钱的账，人家不给他，彼此吵闹了几句。不料被县衙差役听见，便上去兜揽他，说老爷如何精明，如何不要钱，劝他去打官司。是他自己一时不合，也不想想为着三吊钱，事情很小，而且没凭没据，又无中人，只因听了差役的怂恿，便尔将刘二瘸子扭进，以为碰着这样清官，一定可以打赢官司的了。岂知大谬不然，老爷问了几句话，扳住一个理性，叫他开口不得，顿时竟拿他打起来，这可是梦想不到之事。他一来未曾预备打官司；二来就是打官司，顶多老爷不替他追钱罢了，也决计不会料到自己挨打。所以这些掌刑的皂隶跟前，竟丝毫未曾关照。加以新官利害，不准要钱。而且他们这些当差役的，这日自从早晨伺候本官出门，一直未曾停步，回来又要站堂，老爷是吃过饭的，他们却饿着肚皮，分立两边。若是溜了出去，又恐老爷呼唤；倘若不到，一定又加责罚：为此亦是满肚皮的没好气，也要借此发泄。所以这张进财的一顿打，竟其非常吃苦。县太爷在省城发审局里问案，打人是打惯了的，而且自己还能够造出多少刑具，治办强盗，任你有多大本领，也禁受不了。熬了半年，才博得这个长于听断的名声。所以他不打人则已，一打总是一千起码。这番张进财总算晦气，平空的挨了一千板子，屁股上早打了两个窟窿。打完之后，由两个人搀着上来跪下，又被老爷吆喝了两句，吩咐押三个月，期满释放。刘二瘸子无干斥释。原告、被

告二人叩头下去。老爷见没了事情，方才退堂。

不知以后尚有何等案件，可以显得他的才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血飞肉薄民不聊生 威逼刑驱官真有味

却说姚明姚大老爷自从到任以来，一味以苛刻为能，博自己的名誉。虽说案无留牍，却弄得民不聊生。只因他立法太严，大街小巷都布满了耳目。倘若百姓们有敢道得本官一个不好的，他的耳目一定把这人做了记认回去，告诉了本官，出他的花样。十个当中，没有一两个可以逃得过的。因此办掉了几十个。百姓们都相戒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偶然说到本官，都是满口赞道："好官！好官！"不敢道得一个不字。因此做了半年，官声大著。连着上司都知道他是个好官，便把他的名字记在心上。

过了些时，齐巧本省巡抚调任广东，他因感激大宪的栽培，得信之下，遂即亲自上省叩送。巡抚见了他的面，着实拿他灌迷汤。又说："山西通省的官，莫好过于老兄的了。兄弟此番调任广东，意思想调老兄同往，以资臂助。"姚明听说，立刻请安谢过，起来说道："山西是小地方，有多少事情，卑职想要办，都不能办：一来是民风朴陋，知识未开；二来是土瘠民贫，款项无出。以广东比起来，真是天差地远了。现在大人荣任广东，卑职情愿丢掉这个缺，跟着大人一块儿去，一来借供奔走，二来得遂瞻依，三则广东民情强悍，卑职跟大人到那里，也可以增长阅历，出点力报效国家。"抚院道：

"如此甚好。"当下就吩咐司里，阳高县姚令调赴粤东当差。所有该县篆务，另委别人署理。

姚明是初到省的人，得此一番际遇，心中非凡高兴，就是阳高百姓们差役们，一旦去了这个瘟官，以后可少受许多苦，一个个齐念阿弥陀佛。又说什么："皇天有眼，如今把他弄走了，我们百姓们从今可有了活命了。"一人如此想，人人亦是如此想。亏他大肚能容，毫不介意。等到交卸之后，临动身的那一天，百姓们非但不感德，而且都买了纸钱，到轿子跟前烧送。他此时不禁咬牙切齿，恨在任上时，不把此辈多办掉几个，至今悔之不及。

交卸回省，不到几日，便跟着巡抚起身。巡抚先期奏请陛见，故由旱路直入京师，等到请训出都，然后取道天津，坐了火轮船，到得上海，又等了两天，再换船赴粤履任。巡抚陛见的时候，就蒙朝廷吩咐说："广东盗风素炽，你到任之后，第一要加意整顿，自来除暴乃能安良。因为前任过于姑息，所以特地调你前去。"巡抚碰头下来，就同随员们商议。姚明道："治乱世，用重典，古人的话，是一点儿不错的。方今天下扰乱，盗贼繁兴，治盗之法，宜猛不宜宽。卑职有几条条陈，回来写好，就要呈请大人教训。"巡抚道："如此很好。你赶紧写了出来，大家斟酌斟酌。我们到那里，总得好好的办掉几个，也叫朝廷看着我们不是庸碌之辈。"姚明道："广东的强盗是有名的，至少办掉几千个起码。"巡抚道："越多办越好。"自此以后，巡抚果然把姚明格外看重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统随员当中，没有一个盖过他的。

且说他跟着巡抚，在路非止一日。一日到得广州，巡

抚接印，一时无处安置，先派他在发审局当差。广东的盗案本多，有些都是就地正法，从没有解到省的。其在当地的强盗，也不知被他打死多少。他说竹板子不中用，特地在铁匠铺里，打了两根铁板子。等到打人的时候，选几个有气力的人掌刑。铁板子不比竹板子，大腿上只要打上两下，就要开花。打上十几板子，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的飞起来，连肉带血，飞的满处都是。等到打至十几下，肉已飞完，便露出骨头。他此时便吩咐掌刑的，不要拿板子平打，却用板子横在大腿上乱敲，砍的骨头壳壳的响。有的还将骨头打开，骨髓标出来好几尺远。起先挨打的强盗，横在地下，如同鬼叫一般乱嚎；等到后来声音渐细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进的气。这时候要看大老爷的高兴：如在高兴头上，还要这人受些刑法，就拿冷水把这人喷醒，拖下去押起来，过天再打；倘若不高兴，已经把这人打的半死了，他嫌打的气闷，索性吩咐掌刑的，拿板子照着强盗脑袋上打，不上两三下子，脑浆迸出，也就呜呼哀哉了。照这样子，一天总得打死十几个，或二三十个不等。他老坐堂，总在夜里。等到吃过晚饭，再过足了瘾，也有二更多天，然后出来审案。点着两个手照灯，阴惨惨的如同鬼世界一般。打人的地方就在廊檐底下，上头挂着一盏羊角灯，天天打人打多了，人的血飞起来，溅了上去，把一盏羊角灯都糊满了，点了蜡烛，赛如没有点。到第二天一看，两面柱子上，槅扇上，亦都是一滴一滴的血，至于地下更不用说了。凡挨铁板子打的人，都是些审问明白的人，或江洋大盗，或杀人凶犯，请王命杀不了许多，所以由他打着玩，横竖早晚总是死。若是没有审问明白口供的人，或是强盗已

经招认，重复翻供，他想出来的刑法更为难熬。

有天外县解上来一个盗首，说是有过口供的了，只须过一堂，顺一顺供，就好请王命拿他正法，或者立毙杖下。虽是不能预定，总而言之，死罪决不能免的。这盗首名唤梁亚梗，是本省人氏。广东人性气最是刚强，杀人不眨眼。倘被捉拿到案，十人之中，就有十个直认不讳。他说杀了头算不了甚么，过上二十年，又是个小伙子了。能够如此，人人都赞他是好汉。所以上起堂来，从不作兴用刑法的。承审的官碰见这种强盗，须得好好的待他。等到省城钉封文书一到，然后请他归西。也有些与省城案件另有牵涉，必须解省复勘，地方官须得好好的把他送到省城，方算了事。谁知遇见这个梁亚梗，刁钻不过。在县里的时候，已不知受了多少刑法，总算有了口供。后来因为牵连着省城里一起盗案，不能不解省复讯。他到得堂上，一味逞刁，把县里的口供全然改换。问问这个，说是冤枉，问问那个，他不知道，俨然他是一个无辜良民，被地方官屈打成招的一样。一连审了三天，换了三位发审老爷，刑法也上过好几样，都奈何他不得。

大家都去请教姚大老爷。姚大老爷道："我正造了多少刑具，没有用过，今天可要试试新了。任是你铜浇铁铸，保管你磨骨扬灰。"其时正吃着饭，便说："提来我问。"众同寅齐说吃过饭再问。姚大老爷道："一头吃，一头问，省得耽误工夫。"于是他在房里靠门一张椅子上坐了吃饭，叫人把梁亚梗带到外间跪下。他吃一口饭，问一句。起先问的不过是姓名籍贯，照例的几句话。后来问到他打劫人家的事情，梁亚梗不肯说了，口称："青天老爷，小的冤枉。小的好好的在家种

田，被差人凭空的捉了来，硬栽小的是强盗。县太爷不问情由，一味的摆布小的，小的受刑不过，只得招承。青天老爷可怜小的，小的哪里晓得甚么盗案，不过照着县太爷的话，他叫我怎么说，我就依他怎么说就是了。”姚大老爷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好百姓，你本县大老爷拿你屈打成招的了？”梁亚梗道：“正是。”姚大老爷道：“你的话我也很相信。但是我这里有一套新鲜家伙，要你一齐尝过，熬得过就算你是冤枉，熬不过是你自己的寿限，你却不要怪我。”

说话间，姚大老爷又添了一碗饭，回头吩咐值堂的说道：“先把架子架起来。”堂下一声吆喝，立刻把梁亚梗上了天平架。这天平架就同十字架一样，两个臂膊，用根木头棍子撑着，一条辫子拴在杆子上，直挺挺的跪在地当中。谁知这梁亚梗本事高强，最能熬刑。等姚大老爷吃完了饭，擦过脸，漱过口，踱到外间炕上坐下，当差的又装了十几筒烟，足足有三刻钟工夫，梁亚梗哼都没有哼一声。姚大老爷便晓得他是个好些儿的，看着他笑道：“这个算不了甚么，料想你瞧着，同家常便饭一样。你们替他再把链子添上两根。”说完便有两个差人上来，拿梁亚梗的裤脚卷起，就他跪的地方，盘了两根又粗又大的链条，叫他把两条腿就跪在这链子上。跪了半天，还是毫无动静。姚大老爷道：“看他不出，着实有能耐。”便吩咐烧火香。又道：“这些刑法，虽说是扶脾健胃，总得叫你样样都尝到。这个不兴，再给你别的，这个也叫做由浅入深。”说话间，差役们便又取了两根指头粗的香，点着了，拿来绑在梁亚梗的臂膊上，还不时拿嘴吹那香的灰，恐怕有灰烧着不疼。

但不知梁亚梗受这许多刑法,能否招认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　施辣手毒比蝎蛇　造奇刑酷逾炮烙

却说梁亚梗因无口供，被姚明姚大老爷把他上了天平架,不算;又跪了铁链，还不算;又烧了臂香，他始终一句口供都没有。两只膀子上，火香烧了头二寸，烧得皮已发焦，臭味难闻。他跪在地下,只是昂着头,咬着牙,闭着眼睛,一声也不响。熬到后来,响虽不响,毕竟有点熬不住,头上的汗珠子有黄豆大,直往下挂,面色亦渐渐发黄。姚大老爷便晓得时候到了,恐怕他熬不住，要晕过去，吩咐差人将他暂行释放。把他带过一旁，等定一定神，再行提审。差人遵命，把梁亚梗带下。

姚大老爷跟手又问别案,问的是一起谋杀亲夫的案件。这个奸妇年纪约有三十，生了两道浓眉毛，一对三角眼，鹰爪鼻,厚嘴唇,一个大肚皮,看上去又黑又胖。再看奸夫,只有二十上下,倒是一个俊俏后生。因为在县里的时候,已经审有口供，自认谋杀不讳。这番提到省城，在司里审过一堂，就好定罪。臬宪大人公事烦心，不能亲自提审，历来都是委发审局老爷代问的。这时候姚明姚大老爷看了两人的相貌,甚不相类,不觉好笑。及至看了卷由,晓得这奸妇名唤张王氏,奸夫名叫陆亚托。张王氏年十九岁分上,嫁夫张亚比，打铁为生;不幸未及三载，一病身亡。她便改嫁一个卢亚美,是在衙门前当头役的;又不到五年,卢亚美身犯重案,病死监牢。这女人无依无靠，只得又嫁一个姓张的名唤大

甫，就是被她谋死的人了。嫁了张大甫未及二年，大甫忽得一病，身子日见瘦弱下来，但一时尚不至死。陆亚托乃是张大甫的要好朋友，时常同出同进，穿房入户，这张王氏一直同他叔嫂称呼，不相回避。张王氏因见男人有病，知他不能久于人世，早存择木之思，便与陆亚托眉来眼去，成其好事。小户人家房子浅窄，鼻子眼睛凑在一处，究不免有所顾忌。后来又被张大甫撞见几次，他二人恋奸情热，顿时起了谋杀之心，以为拔去眼中钉，肉中刺，嗣后他们方能长久。列位看官，可晓得这张大甫是怎样被她谋死的？大甫虽然有病，虽然瘦弱，他有嘴能开，有腿能走，这一对狗男女，怕弄他不住。女人先出主意，必须先将大甫弄成有病，等他一息奄奄，方好下手，如此则不至招人疑忌。主意打定，于是先于饮食当中，下了些致病的东西，等他吃了先不受用，一连泻了几次。次日请大夫看脉，开了方子，女人私下又替他换了两种，以致服了下去，病势更见沉重。男人病重的时候，这陆亚托又不时前来续旧，女人晓得丈夫病不能兴，越发明目张胆，任所欲为。齐巧这夜丈夫一觉睡醒，病势虽重，尚非毫无知觉，见了这样，不禁大喊一声。男女二人，被他一吓，于是又怨又恨，顿起杀机，立即起身，将大甫蒙在被中，搬了几块石头，从三更压到天明，活活将他压死。张大甫是久病之人，一旦身故，所以无人疑心。到了次日，起丧入殓，众乡邻亲友到来，亦未曾看出破绽。等到张大甫棺木出殡之后，这女人因为上无公婆，下无儿女，乡下人规矩，作兴坐产招夫。招的是哪一个？齐巧就是这陆亚托。以前虽都晓得他二人通奸之事，此番偏又是他二人成亲，当时就有人背后谈论，然而未

曾拿到破绽，不能起他讹头。不料这话慢慢的传在张大甫一个嫡堂兄弟耳朵里，从此就存了心，常常走到她家察看动静。合该有事，有天这张王氏不知因了何事，陆亚托同她拌了两句嘴，她忽然怨起命来，呜呜咽咽哭个不了，一头哭，一头诉。这个哭诉的里头，不知不觉说出多少懊悔的话，恨陆亚托不念情义，悔自己从前不该同张大甫下此绝情。一席话虽说的不明不白，却都被大甫的堂兄弟听在肚里，便凑一个空，上来盘问嫂子。嫂子既做了虚心之事，说话之间，总觉神色不对。大甫的堂兄弟便到县里告了一状。起先县里还不准他的状子，把他赶了出来。他回到乡间，又受了嫂子的辱骂，他气忿不过，便将嫂子同陆亚托先奸后娶情迹可疑的情形，一齐写到状子上去。县大老爷看过，方才批准，就提起一干人审问。奸夫奸妇究属私情，熬刑不过，把如何通奸、如何谋杀通统供出。开棺检验，果然不错。遂按律问拟，叠成案卷，随同人犯，到司过堂。这起案件，齐巧发在这姚大老爷手里。

闲话休提，言归正传。且说姚大老爷把卷由看过明白，提到男女二犯，问过姓名，遂吩咐把张王氏提开，先问陆亚托。陆亚托人还老实，一字不敢隐瞒，照着县里的供，顺了一遍。官命带下，复提女犯。谁知这女犯狡猾不过，每每听得人说，凡属罪犯，无论拟定是斩是绞，只要临刑呼冤，便不能将他正法，一定还要发回原县审问。倘若熬刑得过，依然可得性命。她如今存了这个念头，在本县所受刑伤，早已平复。心想将来罪名，纵然不能开脱，或者得以迁延时日。能够运气好，遇见皇恩大赦，依然可庆复生。这都是妇人家的痴念

头。殊不知十恶不赦，谋杀亲夫一条，亦在其内。不用细述。

单说这张王氏到堂之后，姚大老爷叫她顺供。无奈她只认奸情，不认谋杀。问她何以县里承招，她说熬刑不过，现在碰到青天大人，不能不求伸冤。姚大老爷冷笑道："这些话本县耳朵里听的不要听了。解到我这里的犯人，十个当中，倒有九个如此说法。你自以为有冤要伸，据我看起来，实在是你的苦头没有吃足。等到苦头吃足，你的冤枉也自然没有了。"张王氏还要强辩，姚大老爷道："扶脾健胃的小刑法，我也不来请你尝试。现在我造了一件新鲜东西，只怕你们广东一省的人都还没有吃过，今天请你试个新吧。"说着便吩咐当差的从炕床底下，取出一件东西来，似熨斗而非熨斗，却与熨斗一样，不过前头盛火的铁斗底下，有十几个奶子头，是用熟铁铸成的。当差的取了出来，姚大老爷便向左右书差人等，问他们认识不认识，众人面面相觑，其实是没一个人认得。姚大老爷便命烧炭来。当差的立刻到厨下，烧了飞红的炭，拿到堂上。姚大老爷吩咐将炭放入熨斗之内，又叫当差的拿扇子扇了一回。约莫到了时候了，喝问张王氏肯招不招，张王氏依然哑口无言。姚大老爷喝令剥去她的衣服，叫一个人提着她的头发，两个人架住她的膀子，同上天平架的一样，一人手执熨斗，站在面前。姚大老爷又喝问一声招不招，张王氏既到此时，也不免有些怕惧，方说得一声冤枉，姚大老爷道："不招，替我先拿她的两个膀子熨起来。"拿熨斗的人只轻轻将熨斗底下的铁奶头，在这张王氏的左边膀子上搁了一搁，已经痛得她杀猪一般的叫。及至提起熨斗一看，原来被烫的地方，一个个有指头点大，都发了

黑了。姚大老爷又命将她右边膀子上照样亦烫一下，顿时两边都起了黑点。张王氏虽然哼哼叫苦，然而依旧没有口供。姚大老爷道："我现在没有拿这熨斗烧红，还是便宜你的。要招快招，倘若不招，我把熨斗烧红，那时你可吃不住了。"张王氏只是哭着求恩，自认有奸情，不认谋杀。姚大老爷道："有奸情没有奸情，我今不要你认。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我却没有这好耐性了。"说着，面孔一板，吩咐手下人快烧一大盆炭火来。差人不敢违拗，立刻烧了一盆通红炭火，摆在地中。姚大老爷就叫把熨斗放在炭火上尽性的烧，旁边有现成风箱，有人抽着，呼呼的风，那火更烧得旺，霎时间一个熨斗被火烧的通红，底下的铁奶头，都已通明透亮。姚大老爷叫人拿着给张王氏看，问她怕与不怕。张王氏举目之下，早已吓得魂飞天外了。

要知她受此严刑，是否肯招出实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　盼佳期巧锡嘉名　轻民命迭施峻法

却说姚明姚大老爷因为奸妇张王氏不肯招认，便叫手下人把自己新造的刑法铁熨斗烧红之后，拿上堂来，问她招与不招，倘若不招，就要拿这烧红的铁熨斗，烫她身上。张王氏肚里寻思，莫说嫩皮肤禁不起烫，任你铜浇铁铸，也是当它不起。因想大切八块，不过一死，现在零碎受些刑法，也是一死；与其零碎受罪，终究不能逃得一死，何如招了出来，免受眼前之苦。想到这里，便道："大老爷开恩，小妇人情愿招认。"姚大老爷见她肯招，便吩咐把铁熨斗搁在一旁，听她

招认。女人到此，只得一五一十，自始至终，招了一遍。姚大老爷见与本县解上来的供词相符，自无他说。等到画供之后，即命带下收监收禁。这件奸情重案，不消费事，便已审明。

前事揭过，另谈别事。却说江南徐州府属下，有个桃源县。这位知县大老爷，乃是个吏员出身。自从选缺到省，如今也做了七八任，前后二十多年了。徐州地方，同山东曹州府、安徽颍州府本是毗连，民风习于强悍。太平时候，盗贼尚且横行；设遇天旱水灾，收成歉薄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
闲话休提，单说这位桃源县县大老爷，姓魏号伯貔，后来人家念顺了嘴，都叫他为魏剥皮。说也奇怪，这位大老爷自从捧檄履新，为民父母以来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每日总得坐堂理事，每坐堂定要打人。一天不打人，他便觉着不快活。就是大年初一，没有讼事，无论茶房、把门的、厨子、跟班、三小子，他也要找个岔儿，打骂一个两个，方能过瘾，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。

且说他自从到任之后，因见盗贼充斥，来县报案的，每日必有数起，或十数起不等。这桃源县的百姓，又素来健讼，害得他退了堂，又坐堂，一天到晚忙个不了。他虽然是席不暇暖，然而他的心上却很高兴。他的心虽爱打人，爱夹人，然又没有好耐心同犯人辩驳。有日碰着一班强盗，熬刑的本事极其高妙，审了三日三夜，一句口供都没有，把他恨的了不得。各式刑具都用过的了，强盗的供既没有，他的心如何肯死？不晓得从哪里得来的法子，画了图样，叫铁匠照样替他打了一个铁箍，赛如《西游记》上齐天大圣孙悟空戴的

脑箍一样。孙大圣戴的脑箍，只要唐三藏一念紧箍咒，他这脑箍自然会收拢来。孙悟空虽有七十二般变化，一个觔斗就能走十万八千里，到了此时，也不由他不头昏眼花，满地打滚。这魏剥皮的铁箍，却用不着念咒，只要套在人的头上，两边自有皮条，用两个有力的差役，一边一个，拿住两头，用力一抽，这铁箍自然会收紧的。不上三四抽，能叫这人头痛脑胀，两个眼睛爆了出来。这副形状，比起法场上绞死的还要难看。魏剥皮这日因为几个强盗没有口供，便自出心裁，造出这件刑具。打好之后，套上皮条，试了一试，果然甚为灵便，直把他喜的了不得，立刻拿到堂上，从监里提出那几个没有口供的强盗，先拣一个瘦弱的提了上来，拿铁箍指给他看，问他认识不认识。他说不认识。魏大老爷便命将他如法炮制。谁知抽不上三抽，这人早已昏晕过去，满头满身，汗珠子有黄豆大小。魏剥皮吩咐放松，自己离座，摸了摸这人心上尚有热气，知道不至于死，乃命抬在一旁，察看动静。约莫歇了一个半钟头，方见这人两个眼珠慢慢的收拢转来，喉咙中间，也渐渐的有了出进的气，因此大众齐晓得这人已有还醒的意思了。魏大老爷于是又拿铁箍再去收拾别人。凡经过铁箍箍过的人，两只眼睛没有不突出来的，因此就有人送这铁箍一个美号，叫做“盼佳期”。并有《西江月》一首为证：

说是佳期已近，哪知大限临头。眼睛突出血交流，吓得旁人乱抖。　　岂止头昏脑胀，直教性命全休。皮条犹是两边抽，亏你具兹辣手！

那些强盗经到这种刑法，招亦死，不招亦死，晓得将来总是一死，便不犯着再来吃这种苦头了。当下经过铁箍之人，陆续把口供一一招认，画押收监。

魏剥皮低头一想，这些强盗本事极高，虽然打下监牢，只要看守的人稍些松懈点，就难保不乘空逃走。逃走重犯，本官例有处分的，必须想得法儿，叫他们行走不得，方才妥当。他在堂上审了半天的强盗，其时已有午牌，须得退堂吃饭过瘾，下半天再出来发落，便命将诸盗带过一旁，暂派差役看守，自己退转签押房吃饭。一时饭罢，躺在炕上抽烟，又命人请了刑名老夫子来，同他商量。刑名老夫子便在他对面躺下。言谈之间，魏剥皮请教老夫子，要想个法儿，免得他们逃走。这位老夫子也是个老刑幕，见多识广，正打算回答东家，不提防外面走进一个老婆子来，拿手指头指着魏剥皮的脸，正待数说，却是一口痰塞在喉咙口，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。这老婆子进来的时候，身上衣服穿的甚是朴素，魏剥皮拿眼瞧了一瞧，认得是他母亲，他却是只顾抽烟，没有站起。刑名老夫子见东家高卧不动，还当是衙门里使用的女仆一流，也就躺在这边，昂不为礼。后来魏剥皮抽完了这一口烟，方慢慢的坐起，问老太太出来有何事务，谁知老太太早气的不能言语了。刑名老夫子到此，方知是居停主人之母，只得起身以礼相迎。魏剥皮此时也不暇问老太太出来是何命意，连忙骂跟班的，为何容老太太跑进签押房来。一面闹着，上房亦就得信，丫环仆妇出来了好几个，才把老太太架了进去。列位要晓得这魏剥皮秉性虽然很鸷，他老太太为人，却是慈善不过。今日因见儿子私造非刑，拷问强

盗，她便动了矜恤之念，意思想趁儿子退堂之时，训诫他一番，教训他以后不可如此。岂料看了儿子的倨傲的样子，竟是气的痰壅气闭，等到好容易回醒过来，外面书差早已伺候多时，魏剥皮又要出来审事了。

刑名老夫子接着，问过了老太太的安，站着同魏剥皮谈了两句，是教魏剥皮拿铁钉锤打犯人的脚踝骨。任你英雄好汉，只要把这块骨头打碎，自然一步不能行走。魏剥皮连称领教，遂出升堂，重新提到一干人如法炮制。强盗在地下呼冤，说："小人们已经招认口供，大老爷为何又施这等严刑？"魏剥皮只是不言。但见差役们按照点单前后，先提上一个人来，把这人按倒在地，一人揿住他的上身，一人揿住他一条腿，再用一个人把他裤脚卷起，除去袜子，却拿一只手扳牢他的脚，把脚踝骨露在外面，那个拿钉锤子的人，就照准踝骨上一块骨头，一五一十打个不了。诸公可知这块骨头是经不起打的，始而痛，继而麻，到得后来，只有痛无麻，一下下都痛到心里去。一只打完，再打那一只，每只打不上二三百，不但皮破血流，骨头亦早已碎了。骨头打碎，袜子再穿不上，赤了一双脚，就在堂前躺下。此时正是隆冬天气，被寒风吹着冷飕飕的，更不觉钻心的疼痛。寻常的人挨不到几十下，就吃不住，真正大盗挨到二三百，也同废人一样了。此时魏剥皮还怕不妥，手铐之外，仍旧加了一付脚镣，这镣铐都是生铁做的，两边起了棱角，其锋利同刀一样。人的皮肤磨在上头，不消两三磨，俱已擦破，这个打过脚踝骨的人，早已骨碎血流，不能行走，哪里还禁得住这铁家伙在皮肤上擦磨起来！正是：

任你铜浇兼铁铸，管教磨骨与扬灰。

要知还有何样刑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　见公差鸡犬受虚惊　送使费虎狼饱欲壑

列位看官只晓得官的刑法难受，可晓得差的刑法格外难受么？做官的人，千百之中真正肯下得辣手的，也不过一二，而且这般酷吏，若非遇见真正强盗，也用不着他那种辣手。乡愚无知，偶然犯了国法，到得堂上，断无不赖之理。只要随常的刑法，或是鞭背，或是掌颊，不消费事，他熬刑不过，不怕他不招。至于真正强盗，炼就的厚皮厚骨，寻常刑法他受了毫不介意，于是只得加重些，或是挂竿子，或是跪链子，或是烧火香，或是打籐条，一日不招，便一日受罪，等磨到后来，那受刑的人不免意懒心灰，亦就渐渐的供认了。总之，做官的人苟能平心和气，亦断乎没有问不明白的案件。从古到今，大奸大恶的人，何代没有，何地没有？倘若必须有了严刑峻法，地方上方能治理，则何以恺悌慈祥之君子，百姓一定要尊他为民之父母，又是甚么缘故呢？从前人有句话说："刑法所以济道德之穷。"这才是探源立论哩。

如今我把做官的人丢开不讲，且把当差役的凶恶，叙述一番。只因做官的有好有歹，有酷吏就有循吏。循吏固占少数，然而酷吏亦不占多数。至于差役则到处皆同，凶恶的多，慈善的少。这里头亦有一个缘故。照例差役的工食，都是皇上家发的，本来的数目已少，再加一道道的经手剥削下来，发到县里，更为有限。而地方官也明晓得这几个钱，就

是如数发出，亦不能养活他们，他们还是要在外头借端生发的，因此也乐得将这钱吃起，任凭他们胡作胡为。只要事情不穿，官亦不来过问。倘或被人告发，此时官在堂上，要光自己的面孔，却不能不秉公讯办。好在差役们平时受过官的恩惠，亦断不肯将这吞没工食的原因，当堂说出，使官置身无地的。任凭挨打挨骂，可辩者辩上两句，不好辩者甘心忍受，这才是上下相蒙、心心相印呢。

闲话少叙。我今想起一件事，还是前三年头里，有年十二月中旬，同朋友下乡有事。这乡间有个小户人家，我这朋友同他相熟的。这家姓刘，夫妇两个，有个兄弟，还未成亲。老大有三儿三女，都在十一二岁七八九岁不等。乡下人盖得几间草房，多收几担米谷，便是很好过的日子。他家又养了一口猪，十几只母鸡，下了蛋亦可以到城里卖钱。乡下人的屋没有院子，门前一片空场，便当作院子。空场南面一派竹林，春天生出笋来，也是绝好一宗利息。苟遇太平无事，国课早完，虽非履厚席丰，倒也暖衣饱食。如此者一年年的过去，倒也自乐其乐。却不料这乡里的地保，最坏不过。看见这个人家日子稍为好过点，他便无中生有，想出法子，起他的花头，而且不时还来借贷。乡下人能够自给，已经很不容易的了，哪里有许多积蓄，供他无厌之求？况且借了去，亦从来没有还过。头两次，这姓刘的总还应酬他，后来这地保竟其拿他当作户头了，不时的前来商量。久而生厌，必然之理。实在这姓刘的亦没有这许多出借，于是回复他一两次，这地保便记恨在心，不说他是没有，只道他是不肯。乡下人完钱粮，有几个自己拿了钱上城的？无非交到地保那

里，由地保代为交纳，掣了印串回来，一一的分给他们，以为凭证。地保是一乡之望，钱粮又国课所关，乡下人无论有力无力，总不能少缴分文。有力的好几个月头里，已被地保收了去；无力的挨到应完的时候，就是没有，亦得卖牛卖农具，以偿此款，否则过了日期，就要加倍，真正比各项债主还要凶得十倍呢。

目下单说这姓刘的，他这年应完下忙钱粮，是早已缴清的了，只因印串尚在地保手中，未曾拿到，乃是历来如此，倒也并不在意。不料地保因为借钱不遂，有心起他花头，便于进城之时，先与收钱粮的书办串通，然后再具了一个禀帖，投到本县大老爷案前，那禀帖上说的是："小的所辖各图，应征下忙钱粮，各业户都已将次缴清，独有刘老大分文不缴，实属玩视，应请提案严追。"一年两季，串票有好几万张，大老爷哪能张张自己过目，无非凭书办之话为凭。接到禀帖，看过之后，便道不完国课，便是目无朝廷，这还了得？倘若任其延宕，相率效尤，不但于国帑有关，就是于本县的好处，甚么火耗秤余，亦大有关碍。公义私情，二者都不可废。立刻提笔将禀词批准，另出一张火票，签差一名王升，协同本图地保，前往该乡拿人。这姓刘的在乡下虽不算大富，但有安逸日子好过，人家的眼睛里已经望着他出火。差头王升奉到火票，一来是奉公差遣，二来也是自己衣食饭碗所关，便不肯片刻迟延，立时同了地保，带了伙计前去。这一场大祸，真正是刘老大睡在家中梦想不到之事。

且说刘老大这日正值闲暇无事，一个人拖了一条板凳，横在当门，坐在上头晒太阳。他兄弟到镇上做点小买卖，尚

未归家；他老婆独在房后面纺棉花。刘老大晒了半天太阳，不知不觉蒙胧睡去。忽然觉得有件东西冰冷的在他脖子上一搁，把他一吓，顿时惊醒，举目一看，只见有一个公差似的人，拿了铁链子，前来锁他呢。再看门外头便是本图的地保，又同了一个差役，在那里牵他的猪，捉他的鸡。这一吓可把他吓昏了，歇了半天，才问得一句："我又没有犯甚么法，为甚么要拿我？"差人也不答言，便从怀里掏出火票给他看道："有老爷的票子叫我们来拿你。你看票子总不是假的。"刘老大近年在乡下替人家做做中人，西瓜大的字也着实认得几个，搁在肚里，便想伸手去接票子细看。那差人赶忙一把拿票子抢回，仍向怀里一塞道："你不打听打听规矩，就要看票子吗？"说完牵了就走。地保道："二位大早的下来，至今还没有吃饭，我们且到前庄饭馆里去，一来修修五脏庙，二来等他家里来个人，我们先开导他一条路，听不听由他，也好叫他死而无怨。"差人道："有理。"于是一干人牵了刘老大，赶着猪，抱着鸡，一路高谈阔论，嘻嘻哈哈，同往前村而去。此时刘老大的老婆，见丈夫被衙门里出票拿了去，横天大祸，直吓得魂不附体，不由不号咷痛哭了一顿。幸亏这刘老大有个丈母，是同住在一起的，年纪大些的人，毕竟有点见识，便说："现在姑爷已被差上拉了去，看来一时还不会进城，他们到前庄上吃饭吃烟，总有好半天耽搁，你姑且先去打听打听，到底所犯的是哪一桩，我们也好有个预备。况且姑爷这一进城，衙门上下，总要有些开销，身边分文未带，如何使得！"刘老大的家小道："衙门里要钱使唤，到底要多少，也得有个数。我们家里粮食虽有，哪里有甚么现钱呢？"

她妈道："你别愁，事到如今，也说不得了。我这里还有攒下来的二十块钱，是预备做棺材本的，如今你们先拿了去使用，以后等姑爷有了再还我。"起先她女儿还不肯，后来她娘拿她再三开导，又实在家里没有现钱，只得拿了这个先去应急。当时也不及扎扮，便一手拿了洋钱，一手擦着眼泪，步行到前庄里来。问了问街上熟人，果然一干人在一爿小饭馆里喝酒哩。可怜他丈夫被一条链子，一头套着他的脖子，却一头扣在桌子腿上。一个地保、两个差人正在那里狼吞虎咽，偏他丈夫没得吃，独自一人掩面掉泪哩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　讲行情四人落饭店　做圈套一夜押班房

话说刘老大被差役、地保拉了就走，拉到镇上，到了人烟热闹之处，一个差人便开口道："咱自从早上奉了公事之后，水米没有沾牙，把这肚子难为了一天了。吃点什么再走吧。"那个差人也就随声附和，一路说，一路走，看见一爿小饭店，门口挂的幌子被风吹得摇摇摆摆。三人进来，把猪和鸡放下，随手又把刘老大拴在桌腿上。地保还来做好人，说道："到了我们手里，就不怕他跑了。"两个差人说："脚生在他身上，你能够保得住吗？"地保诺诺连声，差人一面又拿筷子，把台子敲得乒乓乒乓的乱响。店小二慌忙走过来道："三位要什么？"差人翻着眼喝道："咱们来了大半天了，你只顾照顾前边买卖，咱们是不出钱的吗？"店小二陪着笑脸，等他发作过了，然后请问要什么酒，要什么菜。差人道："只要好吃，

搬来就是。”店小二答应着去了。霎时酒菜搬了上来，两个差人、一个地保便狼吞虎咽起来。可怜刘老大，不要说是见官见府，就是灶王爷，十二月廿四才和他会一会呢。此时身体不住筛糠的乱抖，急得两泪交流。一个差人别转头来，看见他这个样子，鼻子里嗤的一声冷笑道：“杀了头也不过碗来大的疤，这点事便做出这般嘴脸。”那个差人道：“你别望他，他是装腔。”刘老大正在有口难分，远远的看见他妻子跑得汗雨淋漓似的，赶将上来，口中只说得一声怎么样了，那眼泪直淌下来。刘老大一阵心酸，也不禁呜咽流涕。两个差人一齐发作道：“这是什么事，你们哭一阵子就完了么？”地保听了会意，离了座，走在刘老大耳旁，和他说了好一回，刘老大只是摇头，他妻子更加着急。原来刘老大一钱如命，今番听见差人要他的脚步钱，他所以在那里摇头。他心里早打定了主意，要他的心头血，拿尖刀刺；要他的天灵盖，拿闷棍敲；要钱可是断断不行。差人见想法他不动，过来把他妻子拉在一旁坐下，低低的说道：“大嫂子，现在事已犯了，哭也无益，你总要打定主意才好。”他妻子说道：“我家上不欠皇粮，下不欠私债，真是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我们男人，到底犯了什么事，你须告诉告诉我。”地保脸上一红道：“到了县里，自然晓得。”他女人更着急道：“你如何也说起这样不明不白的话来了？”地保正要开口，两个差人又发话道：“你们在那里鬼鬼祟祟的做些什么！回来给老爷知道了，你不怕挨板子么？”地保又拉了她女人一把道：“如今什么都不用说了。你给他带了几个钱来没有？”他女人道：“钱是有几个，还是我妈的棺材本。如今说不得了，只求几位方

便方便他吧。”地保听了，顿时递了一个眼色给那两个差人。一个差人便放下了酒杯，慢慢的走下座来，对着他女人道：“他这案犯的很不轻呢，你们别当作儿戏。”当下差人把地保又拉在一边，唧唧哝哝讲了半天，地保过来对他女人道：“他们说这一趟辛辛苦苦跑下乡来，你们爱理不理的。现在晓得案犯得大了，去央求他们，他们拿乔，非有五十块不可。”他女人惊道：“把我的家里翻过来，也不值五十块钱。方才告禀过了，身上带的这点点，还是我妈的棺材本，如今叫我哪里去凑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又跪下来，给地保磕了几个响头。地保故作踌躇道：“这便如何呢！”又过去合两个差人唧唧哝哝的半天，走过来轻轻的问道：“你到底带来多少呢？”他女人便在腰里掏了出来。两个差人眼睁睁的看着，地保一五一十一数，见是二十块钱，便拿过来递与差人。差人还嫌不够，地保又做好做歹，两个差人当面平分了，揣在怀里。

且说刘老大看见他女人给洋钱给两个差人，心上又是急，又是气，到头来却也无可如何。两个差人洋钱到手，便换了一付嘻皮笑脸，过来拍拍他的肩膀道：“你放心就是了，有什么事，都在咱们两人身上。”刘老大到底是个乡愚，此刻见他们这般行径，便象寒谷回春一样，顿时放开苦脸，舒起愁眉。他妻子又过来叮咛嘱咐，刘老大点头答应。两个差人喝是喝醉了，吃是吃饱了，一齐站起身来。一个差人伸了一伸懒腰，打了一个呵欠，那个差人道：“咱们刚才来的时候，不是在那嘴角儿上那爿小烟馆里过的瘾吗？地方虽不干净，卖的倒真正苏膏，咱们还是上那儿去躺躺吧，等刘大哥也可以歇息歇息。”一个差人道好，走过来便把刘老大的链

子去了，刘老大觉得异常松快，他的妻子相送出了店门。店小二前来算账，他妻子又赶着招呼道："我明天送给你吧。"刘老大在这乡下，也大大有名，镇上的人自是认得他的了。店小二见有他妻子招呼着，更无别话。刘老大才出饭店，一眼瞧见他的鸡和猪，不觉又伤心起来。两个差人觉得，便吆喝着地保先赶回家去，存放一个所在，明天送进城来。地保听了，遵命去办。刘老大的妻子只得含悲忍泪，回转家中。

两个差人带着刘老大同到烟馆门前，见是一扇小小的风门。推门进去，里面用芦席隔成板壁，地上支着几张铺，都是很腌臜的，吸烟的都是些面目黧黑、形容枯槁的。刘老大到此地步，只有垂头丧气而已。烟馆伙计认得是县中大叔，赶忙出空了一张铺，让两个差人躺下抽烟。足足抽了一个时辰，他们方才过瘾。刚过完瘾，地保也来了。两个差人道："咱们可以进城交代公事了吧？"地保又过来嘱咐刘老大道："你见了官府，不要害怕。官府问你什么，你只管响响朗朗的答应，否则官府是要当你畏罪情虚的。"地保一面说，一面又摸出钱来，替两个差人会钞。两个差人回头看见，笑道："今天怎么倒来扰你呢？"地保道："笑话，笑话！刘大哥平日照看我多少回了，这回犯了事，我连这点都不能尽个敬意儿，那还成个人吗？"说罢也露牙裂嘴的笑了。

当下四人出得烟馆，直奔城里而来。刘老大一路疑心："我到底犯了什么事呢？刚才问那差人，要牌票看，他们又不肯；现在是花了钱了，他们看钱面上，总得给我瞧一瞧，否则我要糊涂死了。"主意已定，便向差人提及此事。差人是受过地保嘱托的，便道："你不要忙，到了县里，自然会知道

的。”刘老大更加纳闷，却不晓得就是方才在烟馆里说“刘大哥平日不知照看我多少回”的那个人弄的鬼。列公想想，险不险呢！闲话休提。

等到四人走到城中，已在黄昏时候。两个差人叫地保看住了刘老大，守在县前一爿小茶店里，两个差人先进去打探一打探消息。不多时刻，回到小茶馆里，说老爷晚堂已经退了，只好明日再审了，这人暂押班房吧。说罢，便将刘老大带进了班房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　挑淑女劣役竟拼台　探亲兄贞姬重入网

话说刘老大被差人吆喝着，说是奉本县老爷之命，将他押进班房，于是众差役拿他带到一个所在。刘老大是乡下人，城里的路，东西南北，一概不知；况且此时早已昕昏，只得任人摆布。原来押他的所在，并不是什么班房，乃是一个皂班头的家里。其时皂头尚未回家，由皂头家小开门接了进去。刘老大举目观看，从大门进来，却也有小小两进房子。当时众人就将刘老大关在后进一间空屋里面。这房并无灯火，刘老大进得房来，已先有一个人蹲在地下，一声不响。众人把刘老大推了进去，就辞别皂头的家小，一径出门。

这里皂头的家小关了门回来，又拿了个火到各处照了一回，看见蹲在地下的那个人，便叹口气说道：“你们自己做的事情，终究赖不脱的。咋儿受的苦还不够？停刻我们当家

的回来，你不说，他就肯饶你吗？”那个人道：“象这样无影无踪的事，真正冤枉死人，叫我说些甚么呢？”皂头的家小道：“你不说，我亦随你。如今女的好在也弄来了，等她招了，也是一样的。”那人道：“甚么女人，面长面短，胖子瘦子，我见都没有见过。如今硬派要我招，岂不真正的坑死人呢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又哼哼起来。大约是昨夜受的伤，还没有平复哩。皂头的家小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是你自作自受，我是个吃斋念佛的人，一向心是慈悲的。劝你好话你不听，叫我也没有法子想了。”那人只是哼哼，也不理她。刘老大看了，又是伤心，又是害怕。那女人正想还说别的，只听外面一阵打门声急，急忙的赶出去开门，原来是那皂班头儿回来了。

这皂头名唤邢兴，年纪也有五十多岁。一个老伴，就是看家的这个女人。那邢兴自小就吃衙门饭，至今已当过三十多年差事。但是他利心既重，色心也还未退。有年奉公遣派下乡，走到一个村里，这村叫做朱家村。有家人家，只有老少妇女二人，守着几亩薄田，光景勉强过得。这少年媳妇的丈夫，名唤朱礼荣，乃是前母所生，一向经商在外。媳妇朱胡氏侍奉婆婆在家度日。婆婆虽说是个继母，幸喜她自己无出，所以待这媳妇还好。媳妇娘家也在近镇，相去不过十二三里。娘家哥子胡胜标，曾进过一名武秀才，借着在乡下替人家管些闲事以为营生之计，偶然有点缺乏，不免常要到妹子家借贷。妹子念他手足之情，亦曾借给他几次。后来借得回数多了，妹子也觉难于应酬，因此他哥子亦就含怒在心，非止一日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邢兴这天奉派下乡，偶然打从朱家门口走过，陡然

看见这朱礼荣的妻子，虽然是乡下人打扮，不施脂粉，身上亦只穿得一套布草衣服，但见她生得瘦伶伶的脸儿，苗条条的身儿，黑乌乌的发儿，泪汪汪的眼儿，白净净的手儿，尖削削的脚儿，正坐在门口一张板凳上做鞋子。那邢兴不看则已，看了之时，不觉魂飞天外，自言自语道："我生平玩的女人也不少了，却没有看见这样的俊俏女人。"当时就在门外站定了脚，看了一个饱。哪晓得朱胡氏却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便站起身来，拿着鞋子到屋里去了。邢兴一场没趣，心上虽不满意，然而无从发作，只好搭讪着走开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邢兴一头走，一头想，不知不觉绕到朱家的后门，正值那女人开了后门望野景，彼此不觉又打了一个照面。朱胡氏一看，仍是前门的那个人，便疑心这人有心调戏她，嘴里低低的骂了两句，缩身进去，将后门索性关上。邢兴无法，只好去干他的正事，然而心上赛如被什么缠住了，舍不得这个女人。事完之后，会见地保，打听这家名姓，又夸奖他家那个小媳妇，长得如何标致。他是县里的头儿，谁不巴结？地保有心讨好，便道："尊驾如果实在舍她不得，小弟情愿效劳。"邢兴听了，深深一揖，因为此事，特地在乡下耽搁一日。

朱家底细，地保本来晓得的，急于要替邢兴作合此事，便也不加思索，一直径到她家。她婆媳二人接着，认得他是地保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此来，一定有事，便也不敢怠慢，立刻温出茶来，请他喝着。地保一面喝茶，一面先将闲话说起，慢慢归到正文。一面说，一面又夸说这邢头儿如何声势，"如今是我一人独来，眼前并无外人。大嫂子若同他

来往，不但吃着不愁，并且一乡之中永远没人敢来欺负。”依着他，以下还有许多话说。不料这朱胡氏听了，大不为然，顿时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指着地保大骂一顿，并且要立刻赶他出去。地保自讨了一场没趣，晓得此事难成，只得抱头鼠窜而回。回来见了邢兴，少不得添了许多枝叶，说她婆媳如何不好，早晚抓她一个错，给她点苦头尝尝才好。邢兴见事不遂，也只好怅怅而回。过了些时，倒也置之九霄云外。只有这地保衔恨在心，总想设法报复，以雪前耻。

幸喜这朱胡氏自从地保前来挑逗之后，知他决不肯死心塌地，一计未成，将来一定另生他计，便与婆婆商量，心想搬到她娘家居住，离开此地，免得惹是招非，她婆婆亦以为然。朱胡氏此时爹娘早经去世，家中只有哥嫂二人，他哥因借钱不遂，本来是恨这个妹子的，如今见她来家借住，除算还房饭钱之外，余下总可沾光些好处，立刻满口答应，从新又同妹子亲热起来。谁知后来又因他贪得无厌，妹子又回绝过几次，从此又恼了他。但是妹子在家，尚有房饭钱可以贴补，因此未下逐客之令。

过了些时，这胡胜标为了人家一桩案件把他轻轻带上一笔，说他渔肉乡愚，武断乡曲，本县太爷有票提他。恰巧这张票又落在邢兴手里。邢兴是正身，一切提人事件，都是副役去的。把胡胜标提到之后，就先寄顿在邢兴家中。刑兴晓得他是秀才老官，乡下秀才，不比城里，有肉的居多，故尔邢兴心上想借此敲他两个。虽把他软禁在家，却也未曾难为他一点。齐巧这个档口，本官新旧交替，当差役的便于此等时候做弄手脚，胡胜标就在他家一住住了二十来天，本官

还没有传审。

且说他娘子在家，自见丈夫遭了讼事，被官捉去，便日夜的哭泣。他妹子道："现在第一要打听他犯的什么事情，要紧不要紧；人提了去，顿在哪里，吃苦不吃苦。如果吃苦，我们须得替他打点打点，断无瞧着他受罪的道理。"他娘子听了，虽甚以姑娘之言为然，但是两手空空，做不得事，少不得仍旧是朱胡氏拿出钱来。到了这日，起了一个早，姑嫂二人一同进城打听。本来城里有一家亲戚，可以暂时栖身，他姑嫂二人便投奔这家亲戚，又把外面的事，通统托了这个亲戚。不到两天，居然打听得清清楚楚，亲戚回来告诉了她二人，说是住在一个皂班头役邢兴家里，没有吃苦。如今并且同他讲好，每趟两块洋钱，准他亲人进去探望。二人听了，马上带了洋钱就去。

原来邢兴此时并不晓得这朱胡氏是胡胜标的嫡亲妹子。不料事有凑巧，偏偏他姑嫂二人前来探望，偏偏这邢兴闲在家里，没有出门。冤家相遇，分外眼明。不但邢兴看了，心想这个标致妇人，我在哪里曾经见过，事隔两载，一时记不上来，不知不觉怔在那里；就是这朱胡氏见了邢兴，亦觉得心内诧异，说这人贼头贼脑，亦觉面善得很。毕竟女人心细，先想起来。再看邢兴，还在那里痴痴的呆望。当下朱胡氏不由得心上一急，顿时羞得红过耳根，心上小鹿儿兀自乱撞不住，一面急急低下头去，缩到嫂子背后。无奈他嫂子又是个锯了嘴的葫芦。此时左右一看，寂无一人，少不得启口动问，便叫了一声："大叔！请问有个胡胜标，前头因为官司事情，至今还在府上。我们是他亲人，好容易找到这里，

务望大叔行个方便，容我二人进去见他一面。所有照例的规矩，亦已带来。”说着就把两块洋钱递了过去。此时邢兴贪看女人，早已看得昏在一旁，究竟朱胡氏说的甚么，他也没有听见。后来给他洋钱，也忘记来接，反把朱胡氏弄得不好意思起来，便把洋钱往他身上一塞，一捽手领了嫂子直往里走。可笑一个邢兴，怔怔的站在跟前，还未晓得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　见孽冤推情施小惠　做圈套同气起阴谋

话说胡胜标的妻妹，到邢兴家探看她兄长，邢兴因见他妹子生得标致，看得发呆，同他说话也不晓得。直至她姑嫂进去了一大截路，那邢兴这才觉得，一手捏着洋钱，一面忙问找哪个。她俩又说了一声胡胜标。只见邢兴陪着笑脸说道：“原来是找胡先生的。在这里，你跟我来。”于是把她二人一领领到第二进厢房里，先叫了一声道：“胡先生，有你家里人来看你。”果见胡胜标从房内出来，骨肉相见，自有一番悲戚，一番说话，不必细表。但是胡胜标看见已出嫁的妹妹，肯花了钱，老远的进城看他，自然心上分外感激。

闲话少叙。单说她二人虽然花了钱进来，他们差役们的规矩，也有一定时候，不能任你久留。此番邢兴却没有来催。只见走进一个老女人来，怒容满面，撅起着嘴，一声不响，当门一坐，少停嘴里就咕噜起来，说甚么：“进来的时候也不少了，既然有话讲，为什么不打听打听再来。一个来了不走，两个来了不走，我这里并不是开客店，实在有点容不

得了。”她二人听此话言，晓得一定指的是她俩，此时无法，也只得出去。胡胜标的家小，见了自己的亲丈夫，自然更有一种难分难舍的情形，老婆子更看得不耐烦，几乎发作起来。幸亏胡胜标见机，连忙告诉她二人说：“这位就是这里头儿的娘子。”姑嫂二人少不得过来同她敷衍。老女人道：“二位想是还要出城的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应该早些回去，要来明天再来，一直顿在我们这里是不便的。”至此二人只好出来。由老女人跟了她二人，一直到门口，胡胜标却是未敢跟出。

两人出得大门，同老女人又客气了一句，老女人也不睬她。正待回步，偏偏那邢兴又在门外候好了。他却异常谦恭，说了无数的客气话，说：“二位只管放心。胡先生在我们这里，是万万吃不了苦的。二位不相信，只管天天到这里来。”两人只好答应着自去。邢兴直待她二人去远，连影子都不见了，方才没精打彩而回。

回家之后，先找胡胜标谈天，套问他妹子嫁在哪家，丈夫是谁，家住哪里，家里的日子可还好过。胡胜标一见邢兴来问，少不得一五一十，说妹子嫁与朱姓，丈夫出门，她家里原住某处，某年某月，因为有个人看上了她，托了本镇地保，到她家里做媒，被她骂了一顿，因此就同了她婆婆，一同到了娘家居住，原原本本，一字不差，通统告诉了一遍。

原来邢兴等她姑嫂从里面出来，第二次见面，已经有点恍惚忆及前情。不过生平所遇见的女人，并无其数，不能指定是谁，所以还有一点恍惚。今听胡胜标一说，竟把前事全然勾起，愈觉放她不下。当夜心上盘算：“她哥的事情，现今

在我手掌之中，我只不放她哥出去，她二人少不得总要来此探望。我索性将此事托了她哥，叫他包我事成之后，放他回家。”又想：“此事务要斟酌好了，方可办得：一来这女人倒有点刚肠烈性，是很不容易打发的，须得他哥回去婉言相劝，或能有用，如若动蛮，一定要弄得没趣；二则我家里现摆着一只胭脂虎，被她晓得了，须得同我吵闹，更不可轻举妄动。现在我只有同她哥哥先把话讲好，她哥想自己脱累，少不得总要答应我的。”想来想去，只有如此办法。

到了次日午后回家，独自一人走到胡胜标那间房中，和颜悦色的叫了一声胡先生，胡胜标答应着迎了出来。邢兴便接着说道：“胡先生，你来了这些时候，也委屈你了。现在里头的事情，都是我替你抗着，大约一时问不到你。我想我们哪里不行个方便，可以搭救人的地方，总得替人家想法子的。我想你来了这许多时候，你一家大小，都靠着你吃，靠着你养活，你不回去，你一个人事情有限，岂不连累你一家大小，都在那里吃苦头呢。所以我今天在堂上，拚着自己一顿打，替你求了下来，老爷准你暂时取保出去，以后随审随到。你若不到，老爷是要问我要人的。你出去之后，千万不可远走，须得在家里候我的信，你万万不可害我的。”胡胜标听到此言，自然是感激涕零，立刻发誓说道：“我蒙你如此相待，我正要好好的补报补报你，才是正理。倘若是逃了，累你吃官司，我这人将来还有好死吗？”邢兴道：“你晓得就好。我也不望你怎样报我的好处，只要一桩事，你能帮我一个忙，莫说你感激我，我还要感激你呢。”胡胜标忙问甚事，又说：“莫说是一桩，就是十桩一百桩，你要我做，我好推头不做

吗?”邢兴只是说不出。胡胜标又问他到底甚么事，邢兴又笑了笑说道:“事成了，我们还是亲戚呢。”这句话胡胜标更摸不着头脑。邢兴便拉他到墙角下，一五一十说了一遍，并把前情提起，一字不瞒。又说:“令妹脾气，我是知道的，少不得全仗大力作合的了。”胡胜标听了他这番说话，半天无语，一想:“妹子是有丈夫的，我是亲哥哥，怎么强她来干此事?二来妹子脾气，并不是好惹的，我亲哥哥的话，也未必肯听。”一个人正在踌躇，邢兴见他这副情形，便道:“既然你亲哥哥如此为难，这话也不必讲他了。”说罢竟要走去。胡胜标一想事情不妙，不答应他，他今天一定不放我出去，而且以后的事情更难办。我不如权且答应了他，等到出去之后，再同妹子软商，能够成功，固属甚妙，倘若不允，只得另作计较。想罢，便走上把邢兴拉了一把，把他拉回来，同他说道:“非我为难，我是在这里想做她的圈套。你不要多生疑心，错怪了我。”邢兴忙问用何圈套。这胡胜标本是坏主意极多的人，便附在邢兴耳朵上，如此如此，说了一遍，邢兴也不觉拍掌称妙。当下果把他领出大门，又再三叮咛而别。

且说胡胜标自从出得邢兴的大门，一时心上又是喜，又是急，也不辨路径高低，信步所之，走了一半，方才记得昨儿妹子家小来看我，是说明白住在某处亲戚家的。于是定了一定神，方顺着路奔去，却早走了一段冤枉路了。到了亲戚家，家小妹子，彼此见面，更有一番悲喜交集的情形。当下三个人也不愿在城中久扰人家，便一齐辞谢了亲戚，同往乡间而去。及至家中，胡胜标虽是个无赖，亦总有天良发现之时。此时想到自己在城吃官司，妹子何等关切，如今一回

来，就同她说这话，心上着实有点不忍。于是逡巡了七八日，一直未曾开口。

不料城里的邢兴，却是急不可待。一等三天没回信，又打听胡胜标同了妻妹早自回乡，一连又是四五日，还没有回音，这一气非同小可。齐巧前番那个地保上城，邢兴先托他带信，又派了自己一个伙计，一同下乡，专候回信。说道："如无回信，便叫姓胡的来见我。"地保回家之后，少不得找了胡胜标，告其所以，又把那个副差领到他家，此时直把个胡胜标急得搔耳抓腮，明知此事不妥，立刻就飞祸临门。此时惧祸心重，也顾不得什么天理良心了，只得软求他们："再等我一天，必有回报。"地保同副差，都催他快快回去商量，明儿一早，前来候信。

胡胜标少不得辞别回家，想了想一无他法，只得把那天同邢兴说的好法子，先来试用试用。便叫妻子端整了两样菜，自己又出去打了一壶好酒，等到天黑，专候他太亲母睡觉之后办事。好在他妹子的婆婆，本是睡得早的。当下胡胜标便把妹子招呼了出来，自己手拿酒壶，特地上前斟了一杯酒。妹子再三逊谢，连称不敢当。斟完之后，彼此归坐。自然是妹子上坐，他自己对面，浑家在下打横。一时酒过三巡，他妹子又再三同他客气。他道："愚兄时运不济，被人拖累，在城里吃了这两个多月的苦。若不是妹子前来瞧我，我哪里就会出来！这杯薄酒，算不得什么，不过聊尽我心罢了。"他妹子道："这个想来人家一定查明白你的冤枉，所以拿你开释的。不然，我们又没有花一文钱，你怎么便会出来呢？"她哥道："说到完结，这事全仗妹妹。若非妹妹，哪里还

有我这个人家，所以我总是感激妹妹。”他妹子道：“我好容易把你访到，不过才去得一趟，怎么好算是我的功劳呢？”她哥道：“的的确确是妹妹的功劳。”他妹子听了不懂，顶住问他，她哥装做吞吞吐吐的情形，一句话尚未出口，又缩回去了。他妹子急了，便道：“到底怎么个讲究？再不说，这酒我就不吃了。”

胡胜标到此，好生进退两难；毕竟畏祸情切，到此也不顾什么手足之情，趁着酒盖了脸，便起身走近妹子身旁两步，扑落托一声，双膝直跪下来。他妹子见了大骇，忙着要拉她哥起来，也拉不动。只见她哥跪在地下说道：“一桩事情，总望妹子救我。妹子若答应了，我方起来，否则我宁可跪死在妹子跟前，也不起来的了。”他妹子还当他是要借钱了官司，又疑心：“或者是他盗卖了我家的田地，所以今天跪着求我。”除此之外，料想不至再有他事，便道：“你有事同我商量，只要我有在手头，自己手足之间，岂有坐视不救之理？有话只管请起来讲。”她哥道：“妹子疑心我要借钱么？我这场官司，不过多押几天，等到出来，实实在在没有花一个钱，所以不消向妹子借贷。”他妹子道：“这也奇了。”前后一想，便亦猜到邢兴那一面，便道：“有甚么话，请你直说了吧！”她哥道：“妹子既容我说，这事不说亦不成功。邢兴因为妹子，所以才肯放我。他当时托我替他周旋此事，是我一时糊涂，一心只巴着出来，所以才允承他的。等到出来之后，自己思来想去，于良心上总说不过去，所以一直闷着不响。等到今天，他又派人下来，顶住了我，追问此事，倘若不成，仍要把我带回城里管押。现在我话已尽此，我也不敢叫你一定答

应，好歹只求你妹子开恩罢了。”说罢，仍是直挺挺跪在地当中，直是不起。他妹子听了跌足道：“我自从那天进城望你，走到他家碰见了那禽兽，后来又见你出来得如此容易，便一直心事耽到如今。他果然还不肯饶我，这是我命里注定的磨难，我也并不怪你哥哥。”她哥在地下，听了妹子如此一番言语，以为意思已经活动，便道：“这事除我们几人之外，没有一个晓得的。”妹子听他忽作此言，直气得在肚皮里暗骂禽兽，坐在席上，一声不响。约莫楞在那里有十分钟上下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忙走上前，将她哥一把拉起。她哥见她如此，以为一定答应的了，顿时高兴起来，一面归座吃酒，一面又拿妹子着实敷衍，妹子只是不理他。只见他急忙忙把饭吃完，净了净手，立刻出去到地保副差跟前报信去了。大家见事已妥，俱各高兴。副差连夜回去，报给邢兴，叫他明天一早下来。

城乡相距，不过二三十里路程。天未正午，邢兴已到了村上了。胡胜标接着，自然另有一副神气。当下邢兴把预备下的礼物，什么尺头等类，送了些到胡家，又给了胡胜标一百块钱，叫他置办一切。胡胜标拿了，自然是千恩万谢，马上拿了回来，在妹子面前摆弄，妹子只是不睬他。依邢兴的意思，当时就要到胡家去的。倒是地保劝他，说她上头还有婆婆，你白天去了不便。邢兴无奈，只得等到夜间。

且说胡胜标自从昨夜说了那话之后，他妹子却一直是吃饭睡觉，诸事照旧，所以他甚是放心。虽然不说话，还疑心她是害臊，决不疑到别的上头。不过这一天，胡胜标两面奔波，少说也跑了一百多趟，好容易等到晚上，瞧见她婆婆

睡下，胡胜标便飞奔似的，又到邢兴那里报信。不到一刻，居然一个在前引路，一个就跟了进来。进了大门，胡胜标拿手向妹子所住的那间后房一指，自己停住了脚步，邢兴会意。此时朱胡氏正在床上睡着，好个邢兴，顿时色胆包天，也不管青红皂白，竟迈步走了进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朱胡氏的哥哥胡胜标，还在帘子外头未曾走动，陡听得里间邢兴忽然啊唷的一声，这一吓真非同小可。

要如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　咬耳朵借儆淫徒　借尸身诬成冤狱

话说邢兴跟了胡胜标，到得朱胡氏房中。胡胜标不便进去，站在门外尚未走动，陡然听见屋里啊唷一声，明明是邢兴的口音。接着就见邢兴拿两手护着右边的耳朵，夺门而出，衣裳上面，血淋淋的，早已染了一大片。胡胜标忙问怎的，邢兴也不答腔，三脚两步，走到门外，胡胜标亦赶出来，问他哪儿去，邢兴说回去，胡胜标只得仍跟他到地保家里，地保接着，忙问怎的。邢兴道："不要说起。"拿手指着胡胜标说道："都是他们串通好了来害我的。要不是走的快，早被他们谋害了。"说着便把一个耳朵给大众看，原来被朱胡氏咬下来半个，当时疼痛难禁。地保忙找了些伤药给他敷上，方才好些。这一夜邢兴没有合眼，直把他兄妹恨入骨髓，口称："有朝一日犯在我的手里，哼哼，那时候才叫她晓得我的利害哩！"胡胜标起先还不敢回去，因为地保要关门，才把他赶了出门。

邢兴寻思了一夜，想出一条主意来，便同地保商量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。地保心上虽知不妥，因为要巴结头儿，少不得应允了，按着他的计策办事。邢兴见他应允，自然欢喜，当时半个耳朵痛的也好些了。

第二天起身进城，临走的时候，又向地保再三叮嘱。地保回他十天之内，自见分晓。邢兴大喜而去。到城之后，县官大老爷问他耳朵怎的会少掉半个，他说："半夜里捉贼，被贼咬了一口咬掉的。"老爷还着实拿他夸奖一番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胡胜标回去，晓得此事是自己做错，对不住妹子，有好几天没有敢见妹子的面。究竟穷人家屋少，哪有个碰不见的，见面时说不得被妹子数说一番。胡胜标也只得自己认错，并没有别的可说。

约莫过了七八天光景，有天晚上，这朱胡氏刚才睡着，忽听得窗外一片人声，灯笼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朱胡氏这一吓非同小可，一骨碌从床上坐起。这个档口，外面的人早已打破了门，撞进来了，一齐拥到朱胡氏房内，齐说："奸妇有了！"不容分辩，就从床上把朱胡氏捉了下来，拿绳子捆了两只手，牵着就走，一路牵到地保家里。只见已有许多人，捆绑了一个男人，横在地下，不知道是谁，只地保是认得的。此时冤家碰到对头，朱胡氏也不便动问，只得死心塌地由他们摆布。只见地保说道："你俩做的好事情！我也不同你们说别的，且等老爷验过尸，带你们上城去问。伙计们，索性拿他俩捆在一块儿，不要眼不见，被他逃走了，倒是我们的干系。"众人答应一声，立刻又上来几个人，不由分说，横七竖八，拿朱胡氏又加了几根绳子，索性连两只脚也捆在一

处，睡在地下，一动不能动。足足捆了一天两夜光景，不但没有饭吃，并且连水也没有呷一口。那个捆在一处的男人，看看又是个有病的样子，只管在地下哼哼，又不便问他什么。

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，便有人来拖他俩，说老爷已经下来了，带了奸夫奸妇，一同到河边上去验尸。及至拖到那里，朱胡氏早一眼看见她婆婆，蹲在河边上一个死尸旁边，那死尸早被水泡的发了胀了，一个脑袋足足有巴斗大小，也认不出是什么人。只见她婆婆拿手指着她说道："你做得好事情！现在我也不同你说话，停会自有老爷问你。"朱胡氏听了婆婆的说话，更觉茫然。正在思想的时候，一阵吆喝，老爷已到了尸场了，先问了地保两句话，就传原告。只见她婆婆跪上去诉说道："小妇人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虽说是前头养的，却同自己的一样。前年出去做生意，两年多没有回来。想不到媳妇不成材，相与了前村里的无赖黑三。有天儿子从外头回来，还没有到家，黑三本是认得他的，就把他推到河里淹死了。求大老爷伸冤。"官问："这话是谁告诉你的呢？"老婆子道："是俺媳妇的亲哥哥胡胜标说的。"官说："带胡胜标。"胡胜标上来跪下，自称："武生就是这一个妹妹，嫁给朱礼荣为妻子。朱礼荣出外做买卖，有两年多不回来了。大前儿晚上，地保来叫武生，说是你妹夫被黑三推在河里淹死了，又说你妹妹同黑三有奸情，所以他俩商议好了拿他谋死的。"官又问地保："他俩有奸情，你怎么会晓得？黑三拿死者推在河里，又是谁瞧见的呢？死者在外头做买卖，两年多没回来，现在回来了，在半路上，还没有到家，就被黑三谋害身死，究竟这死者还是一个人单身回来的呢，还是有别人？

他还有行李没有？"地保道："现有他近邻周老大做见证，都是他说的。"官又叫带周老大。周老大说："这朱胡氏同黑三相与，也不止一天了。小的种的田，就在胡家的前面，常见黑三到她家去，天明了从她家出来。朱胡氏的男人，小的本是认得的，从前还借过两吊钱给小的做本钱，所以小的认得他。七八天前头，离村约莫有头二里路，凑巧小的亦到村外有事，撞见了他，把小的喜的了不得，还同他说，现在朱先生你是发了财回来了。他说，不要说起，路上碰见了强盗，东西都打劫了去，只剩得一个单身人回来。小的问他怎么碰见的强盗，他大略说了两句。小的还同他说，财去身安乐，保得人太太平平，就是运气了。说完了两人分手。到了大前儿早上，外面有人嚷，说河里有死人，小的赶上去一认，谁知就是他，人是泡的不象样了。幸亏他辫子上的辫绳，同他的一只套裤，小的是记得的，所以晓得是他被害。后来想到黑三同他女人有奸情，所以猜定是他二人做的。那时候哄了许多人，在河边看死尸，地保也来了，大家都认不出是谁，后来我说了这个缘故，地保叫我不要响，恐怕凶手逃走。等到晚上，齐了多少人，先在茶馆里把黑三拿住，然后又到胡家，把他女人亦提了来，总算没有逃走一个。"官听完了，吩咐把一干人带过，先叫仵作验尸，仵作喝报的确是淹死的，不过面目模糊，不能辨认。官亲自下堂，看了一遍，又传尸亲，便是他娘上来，问她认得不认得，可是她儿子不是。老妈子亦模模糊糊的，见了官早吓昏了，连应了几声是。官又吩咐把朱胡氏的绳子松去，也叫她上来认，她不敢说是，亦不敢说不是，但是口口声声呼冤，说她并不认得什么黑三，都是人家害她

的。官又叫胡胜标去认，胡胜标却一口咬定是他妹夫。官便喝令将尸盛殓，尸棺标封，把奸夫淫妇一齐锁起，带同尸亲、邻证、地保回衙审问。等到到得衙门里，已经有一更天了。

依着官的意思，吃过了饭，就想出来过堂的。是稿案二爷说，现在凶手已拿到了，老爷已经下乡辛苦了一天，先把他们押起来，等到明天再审亦不迟。老爷一想不错，便依了他明天再审。稿案二爷下来，便叫了邢兴上去说："这两个人，乃是谋杀亲夫的重犯，是放松不得一点的，所以我回明老爷，把他俩交代给你看管。当心啊！"当着众人面前，邢兴少不得诺诺连声，答应下去。等到邢兴回家，伙计们早把那黑三关在家里一间屋子里去了。据邢兴的伙计说，这黑三从前做过贼，衙门里有过案，一到邢兴家里，他们伙计们问他要进门规矩。黑三一味哭着哀求，早被他们打了一大顿，关在一间屋里。第十五回书内说的，差人把刘老大送到邢兴家中，关在一间空屋里，刘老大进得房来，已先有个人蹲在地下，一声不响，就是这个黑三了。

黑三在邢兴家里关了一夜，第二天本来要解堂审问的，齐巧本官接差去了，邢兴亦跟着出去，很要耽搁两天，所以邢兴也弄得没有工夫来问这件事。至于那朱胡氏，虽然亦交代了邢兴，照例是官媒婆的责任，不过有了稿案二爷的吩咐，他们底下又是通的，要怎么凌虐她，还怕做不到。所以前十五回书内，邢兴的家小朝着黑三说道："你不说，我亦随你。如今女的好在也弄来了，等她招了，亦是一样的。"所说女的，便是这朱胡氏了。一言表过不提。

要知朱胡氏怎样被他们逼打成招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　受官刑悔为缠足妇　和重案全赖孔方兄

却说朱胡氏被押在官媒婆家，因为她是谋杀亲夫的要犯，老爷不日就要问供的，怎样拿她凌虐，却还不敢，不过防守的格外严些罢了。甚至要说一句话，要走一步路，都不能够。本官三天没有提审，官媒婆就足足看守了三天。不说别的，单是夜里拴在板门上，白天拴在马桶旁边，这些苦处也尽够她受用的了。

到了第四天，差使过去，本官的事情已完，便想到这桩案件，吩咐开点单，稿案门上早抽一个空回本官道："听说这女人很不守妇道，前村后村都晓得，看上去这件事倒不会假。"本官听了稿案的话，心上早存了一个底子，认定这朱胡氏一定是个淫贱女人，相与男人一定真的，所以前村后村才会一齐说她不好。一面想，一面踱了出来坐堂，先传尸亲，尸亲因病未到，又传胡胜标上去。胡胜标仍照着那天在尸场上的话，供了一遍。官问他："你这妹子平时到底安分不安分？相与的男人有几个？"胡胜标道："这个话武生不好说。"官道："现在人命关天，事情有无，就出在你们旁边证见人嘴里，怎么说不好说呢？"胡胜标道："她是武生的亲妹妹，武生不敢造她谣言，外头的闲话实在是有的，但是武生却没有亲自拿到真凭实据。"官道："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替她遮瞒吗？"说罢，喝令带奸夫黑三。黑三上去跪下，低着头。官把惊堂木一拍道："你是黑三？"黑三抬头回道："小的黑三。"官见黑三鬼头鬼脑，又是一双乌溜溜的眼睛，便骂道："我看你这个样

子，就晓得不是个好东西。”黑三道：“青天大老爷，小的实在是好人，不敢做坏事情。”说到此，原差跪下禀道：“这黑三从前做过贼，前任大老爷手里，打过板子，押过半年，从前的名字叫老三，就是他。”官又连下去骂道：“黑三，我一见面就晓得你不是好东西。倘若是个安分的，也不会做这些事了。”于是又问他通奸谋杀的事情。黑三咬定牙齿，不但谋杀毫不知情，就是通奸亦是冤枉的。官道：“料你这贼骨头，不打是不肯招的。”当下喝令先叫他跪链子，就有两个差人，把又粗又长的一根铁链子，豁琅往地下一掼。黑三虽然害怕，始终没有口供。官又喝令叫他跪上。便有两个差役，上前把他的裤脚撩起，将铁链盘在他的裤裆里，问他招不招。黑三只是喊冤枉。官又一声呼喝，顿时差人就拖他跪在链子上。跪了一会，还没有口供。官又叫差役，拿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杠子，压在他的腿弯子上，一边一个差役，用足全身气力，揿在上面，这一压可把黑三压的没有命了，只得喊情愿招。官说：“你若肯早招的时候，也不至于吃这回苦了。”于是把他放下，黑三只得依着官问的话，混供了几句，自认同朱胡氏通奸是有的，至于把她男人推死在河里，实不知情。官又问：“你俩通奸几时起的？还是你把她引诱的呢，还是她来找你的？其中可有什么牵线的没有？”黑三又混供道：“是小的在田里做活，那女人打田里走过，就约小的晚上到她家里，这句话，还是上年十月里。”官还要驳下去，稿案二爷说道：“奸夫的通奸已认了，这谋死的事，多半是女人的主意。”官一想不错，吩咐把黑三带过，等问过女人，再问他，不怕他不认。于是差人把黑三带下，黑三的两只腿，已被杠

子压的不能动了，只好由差役背他下去。

这里朱胡氏上来，官问过名姓，以及婆家娘家还有什么人，朱胡氏一一说了，这才问到奸情。朱胡氏极口呼冤，不肯招认。官笑了笑说道："不上刑法，料想你决不肯直截痛快说的。"也不晓得这位老爷是在哪里学来的法子，竟道："你是女人，有些苦头，料你也吃不来。我现在只要你替我站半天，倘若站得起，就算你没有这回事。"说罢，便叫差役到堂下，捡两块齐整的砖头，侧过来摆在公案前面地下，叫官媒把这女人的鞋同裹脚，一齐脱掉，先脱一只脚。这女人是缠过脚的，不穿鞋，已经是不能站立，何况是去掉裹脚，还要她站起来呢？官见这女人脱卸完了，便吩咐官媒，同了一个差役，把她勉强扶起，由两个人架着，站在砖头上面。此时官亦不问话，只静悄悄的看她站。谁知站了一会，这女人可是来不得了，只见她两只腿只是打哆嗦。那官媒又是个吃鸦片烟的，跟着她站了半天，连她自己亦撑不住了，不住的打呵欠淌眼泪，被本官骂了两句，换了两个年轻力壮的差役，两面扶好。朱胡氏起先才站上去，不但旁边看的人大家心上奇怪，说这是什么刑法，就是朱胡氏自己亦看得稀松，况且两面又有人扶着，不要说是半天，就是一天，亦不打紧。哪知站上去不到半点钟，朱胡氏只觉得自己身子好象重得很，那只脚就有点撑支不住；又停一刻，只觉得身子有几百斤重；再过一刻，竟象有千斤之重。试问她那只缠过的脚，如何承受得起呢！先不过两腿发酸发抖，后来竟其大抖起来，身子亦就有点歪斜，无奈两旁有人架住，不能由己。再站半天，只见她脸色改变，冷汗直流。官知道是时候了，

便问她招不招，朱胡氏还是喊冤枉。官又喝令官媒，将她那只脚亦脱卸干净。官媒正打算上前动手，只见朱胡氏两眼一翻，有点昏过去的意思。官媒不敢动手，上来禀明，官才吩咐先行带下看守，饭后再审。两个差役方把朱胡氏放了下来，朱胡氏已经同瘫子一样，瘫在地下，不能行走了。等她歇了一回，重新把脚缠好，方才由官媒扯了下去。等到饭后，官又问过一堂，此番没有站砖，只用了些零碎刑法。朱胡氏仍旧没有口供，仍旧带下看守候审。

一连三日，本官又为别事耽搁，没有提问此事。等到第四日，人已带齐，本官正打算出来升堂，忽听得大堂上一阵鼓声甚急，忙由值日差出来问明，带进一人。你道是谁？原来就是朱胡氏的嫡亲丈夫朱礼荣。原来朱礼荣出外做生意，齐巧前一日回家，先赶到自己家里一看，已是另外赁给别人住了。问起底细，方知她婆媳二人，一同搬到自己妻子娘家居住。随又急急奔到胡家，推门一望，只见他娘一个。他娘见了他，大吓一跳，还当是活鬼出现。后来谈了几句，方晓得前事是假的。朱礼荣见他母亲这番惊疑的样子，问起底细，他娘仔仔细细说了一遍，朱礼荣到此，方晓得自己家小被人家诬告奸情，拿到县里受罪。又问他舅子胡胜标，他娘说胜标亦跟在城里打官司，他女人亦赶到城里去替他打点去了，所以家里只剩得为娘的一个。朱礼荣此时急得心内如火，急急把行李放下，带了几两银子，飞奔进城。他到县衙的时候，正值县大老爷将要坐堂，提问此事，他一时情急无奈，只好击鼓鸣冤。等到值日差将他带进内堂，一眼望见自己的妻子，早已蓬首垢面，不象个人样了。夫妻相见，放

声大哭。一班差役官媒们，还来吆喝他二人，不准在一块儿说话。后来还亏邢兴那狗头，听见风声，晓得本夫已回，这事一定不妙，幸亏尚未画供，没有通详上去，事情还不难了，便一面自做好人，先走上去安慰了他夫妻几句，然后自己又进去同稿案说，把罪名一齐推在证见身上，说他不应挟嫌诬告。稿案道："奸夫哪里来的呢？"邢兴道："这小子是做惯贼的，大约人家见他进去，不晓得他是偷东西，便疑心到奸情上头去了。"稿案又道："尸首又哪里来的呢？"邢兴道："一定是无名浮尸。不要说别的，这事情已经出了靠十天了，并不听见有人来认尸，这还怕出别的岔子吗？总而言之，现在本夫回来，并没有死，冤枉人家通奸谋杀，连大老爷都干未便的。"稿案听了这番言语，楞了一回，方才进去同本官说明。本官的意思，还想一口咬定本夫是冒认，靠不住，把这事办到底，后来刑名师爷不肯，方才叫稿案传话出去，叫他去同邢兴商量着办，先把朱礼荣夫妇二人按住了。第一不可叫他上控，宁可多出些银子给他，倒不妨。黑三横竖是个贼，开除他的奸情案件，只当他贼办，打他几百板子，押上几个月，是不妨事的。胡胜标无干开释。浮尸招人认领；无人承受，官为掩埋。地保禀报不实，同着证见，一并押候严办。一天大事，顿时瓦解冰消。目前只愁朱礼荣夫妇二人，不易开脱。邢兴是朱胡氏的仇人，冤家相见，分外眼明，是万万不可出头的，只得托了他一个副役，姓田名密，大家都叫他甜蜜蜜的，托他出来，向朱礼荣夫妇排解。甜蜜蜜果有本事，当下把他二人从衙门里招呼了出来，此时朱胡氏已不用人看守了。当下一同到了一爿茶馆里，甜蜜蜜先拿他二人敷

衍一番，后来提到受冤的事，他夫妻俩一定不肯干休，口称如果大老爷不替伸冤，一定要上控。甜蜜蜜见他俩说出上控的话，晓得没有银子，事情不会了，连忙一口应许了一百吊钱，说是送大嫂子做养伤费。他夫妻还不答应，一直添到二百吊，方把这桩诬告谋杀亲夫的重案销去。后来这二百吊钱，的确是本官发下来的，被稿案吃了去，稿案却勒令邢兴替出了二百吊。邢兴没法，也只好应承，却只拿出来一百六十吊，说衙门里规矩，几道经手，扣了下来，只有这个数。甜蜜蜜又当面要人家酬谢，分去了二十吊。朱礼荣夫妻到手，实实不过一百四十吊。因为再少，他夫妻不肯回家；否则向例衙门里发钱，能有一半到底下，是从来没有的。于是这事总算敷衍过去。

欲知还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　　逞谎告空填一条命　出心裁新造两般刑

却说安徽亳州地方，有的百姓，平常身上都带着一把小攮子，无论什么至亲好友，一句话说反了，就动起刀子来。民风最喜争斗。往往两家不对，或是两个市镇上有了嫌隙，便各自聚起几百人，约明某日在某处打架。约明了，便没有不到的；要是不到，便从此没人看得起他，竟可以不齿于人类。被约的人，虽然于自己无干，但既是受了人的约，便也奋不顾身。到了约定的日期，等两边人到齐了，便动起手来。虽然没有抬枪火炮，单刀锚子等等倒是有的，再接再厉，如临大敌。要是打死了人，自然有出来抵命的。倘或东

村死了五个，西村也死了五个，便作为扯平，大家无事。倘若西村死的多了，或东村死的多了，死少了的村子里，便公举出几个人抵还了数。这被公举的，也是铁铮铮的毫无推托，并不皱眉。所以往往械斗狠的，动辄就是几十条人命。做这里的官，是最难不过。要想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是万万没得指望的，所以渐渐的把地方官都逼成武健严酷的一路。有些调皮的人，只要到任后，下一点点毒手，吃服了他们，他们非但不说官狠，反倒感激，说是好官。要是忠厚点的，反倒不好了，地方上命案也多了，盗案也多了，甚而至于城厢里，也可以出几起一家数命的大案了。有这些缘故，上司每逢这个地方出缺，便要在候补人员里，着实的拣选拣选，挑个把强悍的人，又要他不大纯正的，再加上他又本来会钻，又会去找封把大帽子的信来说项，几下一凑，才叫他去署事。

这一次出缺，却刚刚的拣了一位河南人，姓单名赞高，是一位拔贡出身，到省却还不到一年。因为到省的时候，就带了一位军机大人的信来，又有几个当局差的候补道府替他吹嘘，说他在发审局里，最能摘奸发伏，心手老辣。藩台听了甚喜，便回了抚台，挂了单太爷署亳州的牌。单太爷家里，本无多人，就是一位太太，儿女俱无，仍旧把太太住在省里，却自己轻骑减从，由陆路前去赴任。在路行走，非止一日，早已到了亳州地界，便有书差衙役，出来迎接。先进了公馆，择日接印。一切琐事，不在话下。

到了放告的日子，单太爷自己坐在堂上收呈子，分别准驳。忽听得门外大声呼冤，单太爷便吩咐唤进来，问了名

姓，乃是张大告刘牛儿在街上抢了他一吊钱的事。据张大说是家里有一位远客到了，所以提了一吊钱上街去买点吃食回去待客。刚走到街口，就被刘牛儿劈手抢去，因此两个人扭住了打起架来。不料刘牛儿倒先喊了冤，求大老爷作主。单太爷听了微微一笑，又问刘牛儿。刘牛儿说："是小的从家里背出来去还徐五的。刚走到街口，张大到来伸手就抢，说是他的，因此吵嚷。这张大想是穷花了眼了，实是可恶，求大老爷作主。"单太爷道："你这钱是哪里来的？"刘牛儿道："是昨天卖米得了一块钱，现打聚丰钱店里换的。"单太爷又问张大道："你的钱是哪里来的？"张大道："我家里开了一个油果子饽饽店，生意很好，这钱是天天卖下来的。"单太爷道："卖的零碎钱，这一吊钱，想是你自己串的了。"张大道："是自己串的。"单太爷道："既是自己串的，是通统足百的呢，还是有底子呢？"张大不防有此一问，早已张口结舌，半天方道："是足百的。"单太爷叫人把钱打散，数了一遍，内中止有第五百六百两段是九六，其余都是足百。单太爷便招呼茶房，拿了一块钱，到聚丰庄去换了钱来，当时也不言语，另外发放别的事件。不多一刻，换钱的回来了，单太爷也叫打开，数了一数，同先前那一吊钱，是一个样子，也是八百足串，二百九六。单太爷便翻了脸，先叫刘牛儿拿了这一串下去，又拍着桌子骂张大道："你这个黑良心的东西，你抢了人家的，反敢在本县这里喊冤，情理实在难容。虽然你的罪名不至于死，但是这样刁民，也是法无可贷的。况且本县才到任，你便来诬告，明明是来试探试探本县的手段。既然你来试探，本县也就给你一个榜样看看。"说着，便问值堂的

道："前天吩咐做的站笼，做好没有？"值堂的道："已送了一架来了。"单太爷道："很好。"便叫值日的差人，把张大送到站笼里去。张大听了大惊，哭着哀求道："小的一时糊涂，以后再不敢了，求大老爷开恩。小的家里，还有妻儿老小一大群呢，小的死了，一家也要饿死了，总求大老爷格外开恩。但愿大老爷公侯万代。"一头说，一头哭，不住的把头碰的地皮上鼕鼕的响。单太爷只同没有听见一样，当时标了一张朱笔封皮，便催着站进去。张大还在那里哭求，两边的差人，便来扯他。单太爷道："好麻烦！不管怎样，拖进去就是了。"差役看本官不肯放松，也只得一齐下手，不由分说，横拖倒拽，填进站笼里去。先垫了五块砖，分五起抽了，张大不到两个时辰，便已死了。

单太爷退过堂，在签押房里呆呆的坐了一回，又盘算了一回，便取了一张纸过来，画了又改，改了又画，并且还有小字注解，弄完了又看了一回，哈哈大笑，便招呼去传铁匠木匠来署听用。等到木匠铁匠来了，单太爷早把画好的图样发出来。木匠并无别样可做，只要厚大板门两扇，仿佛中人身材长短。铁匠是五个大钉，四个一样长短粗细，一个格外加长加粗；一把大铁锤子；又有三根棍子，一长两短，短的也有四尺长，都同鸡蛋粗。又派了一个家丁监着他们赶紧制造。大家看了，不晓得是作什么用的，也不敢问，只有赶紧去做。不到三日，均已齐备。单太爷看过了大喜，吩咐摆在大堂底下，一面冠带升堂。先把监里的盗犯，提了两个出来。原来亳州地方，离省太远，寻常盗犯，均是外结，上司也并不过问。要是照着皖南州县，一一招解，那地方官既没有这些钱

赔，况且一路耽心，还怕有劫囚的事。所以皖北州县，没有一个没有站笼的。当时提出两个盗犯，乃是前任拿到未办就交卸了的。当时点过了名，单太爷更不多问，便叫扯一个下去，把他仰面放在门板上，先用四个铁钉，钉住他的手脚。盗犯大声呼号，继以恶骂，单太爷也不理他。手足俱已钉完，强盗虽然疼痛难当，却仍是骂不绝口。单太爷又吩咐把这个大钉子，去钉他的心。这些差人护勇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不敢下手。单太爷大怒，骂道："没用的东西，你们都家去攮饭去吧。"又命贴身的两个家丁上去下手。有一个先上去，将钉尖对准心窝，还未举锤，早已抖了起来。那一个看见，便赶过去接了过来，不知不觉也就抖起来了。单太爷看见，不由得心头火起，即刻离了公座，跳了下来，把这两个家丁，一巴掌一个，打倒地下，不能动转。自己就地下拾起铁锤铁钉，对准了强盗的心口，铛铛的钉了下去。刚打了两下，那一股热血，早已摽了出来，摽了单太爷一脸，竟变成一个红脸大汉了。那盗犯的脸，早已如同白纸，眼耳鼻舌，各处都喷出血来，死了。

单太爷钉完了，又复升了公座，也不洗脸，还是带着满脸的血，又吩咐把这一个扯下去，也是仰面朝天，用两根短铁棍，一根压在胸膛上，一根压在大腿上。两面的气不得流通，均已聚在肚子上，不多一刻，肚子已经鼓的极其圆大。单太爷道："是时候了。料想你们这般东西也不会做，还等本县做个样子给你们看。"仍复离座，捡起那根长的铁棍，举起来对准盗犯的肚子，打了下去。一声响亮，早已肝花五脏，随着棍子头摽了出来，摽了满地都是。

单太爷把两件事都办完了，又吩咐差役护勇道："你们公举几个人去操练手法。要是下次再不精熟，便照样打发你到妈妈家去。"说完退堂。两旁观看的，至少也有二三百人，一个个咬牙摇头道："好辣手，好辣手！我们这里好几百年，从没见这样的官。"也有嗟叹的，也有怨恨的，都各纷纷而散。倒是这般差人护勇，没有法子，还要公举出人来去操练这用刑的手法，好容易挑选了一个姓史的，应了这个差使，才算交代过去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童子无辜因疑成狱 老翁何幸垂死庆生

却说单太爷自从把两个盗犯处治之后，百姓俱是不寒而慄。单太爷又替这两种刑法，取了两个名字：打肚皮的名叫"三仙进洞"，钉钉子的名叫"五子登科"。这"五子登科"的刑法，却专为惩治盗贼，那"三仙进洞"，却就没有准了。头一次办的是两个盗犯，没有苦主的，尽着单太爷怎样发落；就是别的案子，冤枉了别人，好在亳州离省又远，更没有花上盘川，到省城里去告上状的。至于道里府里，都是受过单太爷三节两寿，及别样的应酬，更没有不照应的，遇到上控的，不是不准，就是批县。这苦主再到了县里，更是没有命了。所以任凭单太爷怎样办理，倒也安然无事，只不过难为百姓，连个虫豸也不如了。

单太爷生性，又是个好动不好静的，看见没有多少事办，便又清闲的难受。往往等到下午，或是清晨一早，改换

了衣裳，带着一个贴身的家丁，各处去乱闯。碰到了打架的，吵嘴的，便不论曲直，一概捉进衙门里，轻则站笼，重则"三仙进洞"。又不时包了几个包袱，满街上去丢，自己躲在一旁看着，要是有人拾了去，也就拿去上站笼。如此一番惩治，果然不到两个月，竟是行人让路，路不拾遗了。单太爷又因为亳州的强盗多，又定了六班带捕的章程，并谕令要是半个月拿不住一二起盗犯，也把捕役上站笼，办他个得钱买放的罪名。因此这些捕役只得多派伙计，到四乡里去乱捕，直是吵得鸡犬不宁。

有一个新充捕役的胡作，在裕丰钱庄门口，看见一个年轻的人在柜上换钱，身上穿的衣服极其华美，手里捧着一包银子，摊在柜上，拣了两块换钱。店家问他多少，他说："你秤多少，就是多少。"捕役看了他一会，又不象个贼，又看他形色慌慌张张的，甚是可怪，便走上去拍了一下道："伙计，一向发财？"那人回头看了一看，面孔早已涨得绯红，嘴里也不晓得吱吱了一句什么东西。捕役愈觉生疑，便用手指着银包道："你这包银子，一共是多少两？"那人听了这话，越发呆了，半天回答不出来。捕役看他情形，越发不对，便一把拉住了他，说到下处去坐坐。那人道："我还有事呢。"捕役道："有事也要去坐坐，无事也要去坐坐。"一面说，一面拉了就走。那人更是吓呆了，脸上一阵红，一阵白。刚转过弯来，却正遇着单太爷私访出来，早已看见捕役揪着一个人，便喊带过来，捕役便连忙上去，把他的可疑情形说了一遍。单太爷便吩咐带进衙门里去，随即回来坐堂。先把惊堂木拍了一下，厉声问道："你是哪一路的头目？你好大胆，你竟敢到

这里来送死!”那人吓的抖起来，用颤颤的声音说道:“我是河南沈邱县人，姓于。娘舅家姓王，住在这里北门外朱家庄。我先在书房里念书,因为先生放了学,是我妈叫我到娘舅家去，这钱是俺妈送给我舅母的。并且嘱咐我，路过城里,买点吃食去送娘舅,所以我才在店里换钱。”单太爷道:“银子是一共多少锭，重多少两?你妈给你娘舅舅母的信在哪里?”姓于的说道:“我妈说，叫我当面说一声吧，不写信了。银子是妈亲手包的，并不曾告诉我多少。”单太爷道:“鬼话!看你小小年纪,倒是一个老作家,好滑嘴!你妈既是带给你娘舅舅母的银子,就算不写信,也断无没个数目的道理;就算是未曾告诉你数目，既有大包银子寄到娘家,岂不会另外拣一两块给你带着买东西，转叫你就在包里取出来用,这可是天下断没有的理。我看你这个样子,却也并不象个贼,大约是个坐地分赃的主儿;不,就是窝家的子侄辈,总归不是个好东西罢了。你也不打听打听,本州摘奸发伏,赛如神明,竟到这里来,这可是泼天大胆了。本州叫你有来的路,没去的路。看你年纪轻,留你一个全尸吧。”说着,把站笼的簿子翻了一翻道:“十九号的现空着，把他站进去示众，过两日再给他死。”姓于的听见,大哭道:“我实在是好人家的儿子,并不是强盗贼。老爷要不相信,只管先留了我的命,横竖我也跑不了,尽管打发个人到沈邱县于家庄去问一声。要是没有这个事,情愿加倍重办。再不然,就打发人到我娘舅家去问一声,要是没有这个亲,也就听凭老爷当强盗办。”单太爷道:“好噜苏,哪里有许多废话!”说着,早提起笔标了一张封皮,吩咐值日的扯了出去，又吩咐把银子入库，捕役

记大功一次。姓于的还要哀告，单太爷已退了堂了。

却说听差的把姓于的扯了出来，姓于的哭哭啼啼，极声呼冤，并央求大众可怜他。差役道："是上头大老爷吩咐的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法子。"姓于的道："求你们诸位，发一个慈悲，派上一个人，到俺家去，告知我的爹娘，叫他们赶紧来认。我家也还有点家私，只要你们头儿们有肯去的，断断不会辜负了你们的一片好意，你们又积了阴功。"当时有一个散役，叫做白老四，想了一想，话也说得不错，不如我替他去一趟。倘若是真的，怕没有大块银子送我；就算是假的，也不过白跑了一趟，不值甚么。便过来问了地名，大门的方向，他老子的名字，一径扬长去了。这边也开了站笼的门，把姓于的送了进去。因为本官叫站他两天，所以也就不去抽他的砖。姓于的住处，计算相离不过四十里，一天可以来回，果要是站他两天，家里的人，原可以赶到的。不料到了当天晚上，忽然里面传出话来，叫管站笼的，赶紧治死他。大家听了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只落得替他叫苦。因是本官吩咐，没人敢违，只得如法停当了他。

哪晓得不到二更天的光景，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子，同着白老四，跑的满头是汗，飞奔了来，听差的早知是姓于的老爹来了。只见于老头子跑到站笼门口一看，见他儿子已是吊死，不由得放声大哭道："我来晚了！我听见白头说，要明天才会死，怎么这时候就死了呢？"大家告诉他是里头吩咐出来的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于老头子又是痛，又是急，又是气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早就跑到大门口，拣了一根木棍，去把头门口的那个甚么申冤的鼓，敲的震天价响。差役拦

他不住，只得传了进去，里面早已听见鼓响了。

原来单太爷本来打算把姓于的站上两天，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。退堂以后，正值刑名师爷孙似兰来替他说情，单太爷满口答应。等到师爷刚出了门，便一叠连声叫治死他。大概单太爷是这样脾气，最不喜欢有人管他的闲事。要是有人问他的讯，他便总要反过来做。明明是的，他一定说他不是；明明不是，他一定说他是。故此姓于的，倒被刑名师爷一句话送了终。

当日听见外面击鼓，即刻出来坐堂。只见一个老头子号咷大哭，走了上来，口里喊道："我的儿子犯了什么罪，被你治死了，你须要还我的儿子。我这条老命，也不要了，我同你拚了吧！"单太爷早已知道是姓于的爹来了，便叫他："不许闹，听本州吩咐。你的儿子，已是死了，他的银子，还在这里，你领了去收殓他罢了。"于老头子听了，格外暴跳如雷，破口大骂。单太爷冷笑了一声，叫差人把他锁起来，又叫人去查看哪一号站笼空的，把他站进去就完了。立刻提笔判了一张封皮，写的是："目无官长咆哮公堂重犯一名，站笼示众。"当时差人上来连拖带扯，拿老头子扶了出去。单太爷便退了堂。

回到签押房里，刑名师爷孙似兰已在那里了，宾东寒暄了几句。孙师爷便问外面什么人击鼓，单太爷告诉了他，并说："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给他一个断了根的办法。"孙师爷听了，只气得毛发倒竖，心中划算了一回，却把手在桌子上画了几个圈，啧啧的赞道："好，好，真是好主意！我也不能不佩服了。"单太爷觉得诧异道："老夫子何事赏识？"孙师爷

道:“东翁现在这个地方，离省甚近，不论怎样的严刑峻法，上司是不晓得的。这个老于，若不治死他，他出去一定上控，那时节于东翁前程有大大妨碍。所以现在要保全自己功名,除治死老于,别无二法。我已早为打算过了,不料东翁所见,亦是如此,可以算做英雄所见略同了。从前东翁办的事，我都不晓得是什么用意，惟此一事，我可以揣测到了。”一面说,还用手在桌子上画圈。单太爷看了暗道:“你这个蠢才,你说猜到了我的用意,我偏不叫你猜到。”当时又谈了些闲话,孙师爷回书房去了。早有稿案上来请站笼老于的时刻。单太爷道:“把储库的银子给他,把他放了吧。”稿案门上听了,诧异的很,不敢多说,怕说反了,只得连忙答应下来,吩咐照办,从站笼里把老于放了出来，又有人解劝了他一回。稿案门上把储库的银子取来交给了他。老于亦是没法,只得拣了一块,谢了白老四,又买了一口薄皮材,又花钱央人扛着,暂且停放在一个破庙里,自己回家去另打主意。

要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　开寿筵撒手太无情　赠钱母有心恶取笑

却说单太爷自从经过了这事,心里稍为懈怠了几天。他的太太早已由水路上来了。进了衙门,叙了些别后的话,太太提起一路上,听见这里威行令止的话,单太爷得意得很。

转眼又是几个月，其中又办了好些案子，都是按照旧法,寻常的小板子、嘴掌子、天平架子、皮鞭子都用不着了。

一日正值单太爷的四旬正寿，衙门里闹热了一天。太

太又另外预备了一桌体已菜，请老爷在后堂饮酒。太太说起膝下空虚的话，便乘势劝他积德修行。单太爷听了，大不高兴，红着脸道："怎样就算积德？怎样就算修行？"太太道："这有甚么！难道还去念经吃素么？譬如你一出去坐堂，就是几条人命。要是真正该死的，也依着皇上家法度，或斩或绞，他也死而无怨。象你自造的这般刑法，也就上干天和得很。"单太爷道："据你说，我坐堂也是作孽了？"太太道："坐堂哪里就算作孽？不过我们诸事从宽一步，人家就享用不尽了。自从你到任不及半年，听说站死了将近二千人。难道二千人里，连一个冤枉的也没有？况且三仙进洞、五子登科这些名目，听的人尚且酸鼻，何况身受的！他们五官百体，也同我们一样，不过我们遭际好些，便把他们作践的连个虫蚁不如，未免问心也觉有些不安。"单太爷点点头道："太太说的很是，我甚为佩服。"太太也晓得老爷的脾气，不好十分说的过火，也就忙把别的话岔开了。

等到家宴过后，单太爷到了签押房里，先吊了监犯押犯的簿子，看了一看，共总还有三十一个人，就招呼传站堂的，并吊这一干人听审。不多一刻，都已齐备。单太爷就便服坐了二堂，先把那些犯人点了名，跪在一边，又吩咐取面大锣，在大门外打起来，说是老爷坐堂，有人愿意看的，尽管进去看，毫不拦阻。一会工夫，堂下也站了几十个人。单太爷便发话道："你们这些罪犯，也并没犯甚么死罪，其中小毛贼居多，本州本不想办你们。因为本州的太太，劝本州积些阴德，修个把儿女，所以本州倒不能不问了。"那班囚犯听见这句话，还当是要开释他们，都磕头道："求大老爷开恩。"单太

爷道："现在也没有什么说，都打发你们到老家去吧，也省得你们零碎受罪，这就是本州格外体恤了。"一班囚犯听了大惊，一齐磕着响头求告。单太爷也不再说，便吩咐把二十四个人去上站笼，其余七个都把肚子打开吧。两边站堂的哄然答应了一声，囚犯也晓得是没有救星的，爽性破口大骂。一时间差人拖扯声、吆喝声、囚犯号哭声、辱骂声并铁棍子打肚皮声，乱成一堂，单太爷只是眼睛如同不见，耳朵如同不闻。不到两刻工夫，都已停当。单太爷大笑道："畅快！畅快！"退堂进去，太太已经晓得了，便自怨自艾道："倒是我害了他们了。"越想越难受，整整的哭了一夜。单老爷还是嘻皮笑脸，如同无事，只当不知的样子。

自从这回发落之后，便是囹圄空虚，后来打官司的也少了。渐渐的到了牌期，只收张把呈子，或是一张呈子也没有。单太爷又清静的难过，反倒叫些人去兴风作浪，骚扰闾阎，真是民不聊生了。这些风声早就传到省城里去，抚、藩、臬都夸赞这单牧的干练。至于那些滥刑毙命的话，只当是亳州百姓应该如此的死法一样。又兼本府本道，都被他银子指使得说话，上司倒有叫他久于其任的意思。但是他这位太太终日里提心吊胆，委决不下，便趁空对单太爷说，家乡坟墓，年久失修，要回去祭扫修理。单太爷也明晓得她的意思，也就答应了，并说，还要替太太送行。太太也只以为是一顿菜饭罢哩，哪知这一送行，险些儿闹出大事来呢。

当晚二更天气，单太爷便换了一身衣裳，扎缚停当，挎了一口腰刀，手里又拿了一杆六响洋枪，先叫几个贴身的亲随护勇，在后墙外老等，他却翻墙出去，会齐了。单太爷是

河南人，虽是正途出身，却有几下拳脚。此次举动，是为的不叫门口人知道的意思。当时连单太爷一共是九个人，便沿着大街一路去混走。刚走不多几条街，便看见一家大门开着，门口人出人进，甚是热闹。单太爷便领着人进去。转过弯，是个大厅，朝西三间。当中灯烛辉煌，左边有一张桌子，坐着四个人，是那里看牌；右边一张桌子，围着有十几个人，在那里推牌九。廊下还有几个侍候的人，也有扇炉子的，也有打瞌睡的。单太爷带着人一直走到厅上，廊下的人正来查问，单太爷便喝一声道："都锁起来，不许走脱一个。"跟的人亦就哄然答应一声。那些人看见这样装束，腰里又是刀，手里又是洋枪，只当是强盗来了，一齐站了起来，也有打后头溜走的，也有走不脱被捉住的，都抖抖索索的叫道："大王爷饶命！"单太爷道："胡说，谁是大王爷！本州屡次禁赌，雷厉风行，你们却公然开着大门聚赌，这等目无法纪，还了得！"正说着，有一个白须老者走了出来，朝着单太爷请了一个安道："老父台息怒。今日是治下的正寿，承诸亲友在此畅叙一天，晚上无事，弄点小玩意，并不敢开赌，老父台尽管查访。"单太爷冷笑道："好油嘴！不要理他，一概带回衙门里发落。"早已上来两个护勇，想来揪他。老翁道："且慢，我跟去就是了，何必揪扭。我也是有功名的，任听你们作践么？"单太爷看了一眼，就吩咐不要揪他。

当下单太爷连带来的一共是九个人；这家人家，连客和主人，一共是八个人，其余都趁空跑走了。单太爷又叫把桌上的纸牌骨牌都收了去，也就不到别处去，一直回转衙门里来，也不进上房，就立刻坐了堂。先把有须的老翁带上来，

问他是什么功名，什么名字。老翁道："我姓殷名灏，表字子程，是山西的都司，从前跟随僧王打仗到这里来，后来就落户在这边，平时极是奉公守法。今日因为是自己六旬正寿，接众亲友来闹热一天，晚上打个小牌消遣消遣，并不犯法，不知何事触怒老父台。"单太爷冷笑道："现在人赃并获，你还要强赖。你既是个都司，也算不了甚么功名。本州执法如山，你只在一旁候着便了。"又把那些人看了一看道："这些赌犯，本州也没有闲工夫同他罗唣，看看站笼有空的没有？"值站笼的早已跪下回报道："站笼都是满的，并没有一架空着。"单太爷为难了一回道："如此，就造化了他们吧。"叫值堂的去烧一盆炭火，取十个大铜钱来，霎时取到。命将铜钱放在火里烧红，用火箝夹出，每人手里给他放上一个吧。那班人听了大惊，不住的磕头求告，单太爷只是不理。早已两个服伺一个，去夹火钱烫他们的手。一时哀号之声，惨不忍闻，另外还有一种焦臭之气。有的疼的满地打滚。单太爷便令一一撵了出去："本州是因为你们爱钱，所以每人送你一个钱母。但愿你们攥住永远不放就好了。"又叫把殷灏带过来道："你的功名真的假的，我也无从查考。现在他们都已攥着铜钱走了，你既是主人，就应该格外的多些，本州送你两个，一手给你一个吧。"殷灏听了大怒道："我已是偌大年纪，听凭你怎样把我治死便了。你不把我治死，我也是断不同你干休！"单太爷听了，正要发作，早见值堂的跑进来，在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，单太爷顿时呆了一呆，连殷灏说的话也没有听见。

要知所说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　施诡计轻离亳州境　发毒疽惨死姑苏城

却说单太爷坐在堂上，正要同殷老头子答话，忽见值堂的走近身旁，附着耳朵说了两句说话。只见单太爷呆了一呆，停了一回，方才回过头来，对殷老头子说道："既然你这样说，只要你能改过，我便从宽不来追究你。去吧。"说完，站起来退堂进去了。两边站堂的也还不晓得甚么缘故。只见衙门口人头簇簇的，约有百十多人。这个殷灏还是指手画脚的大骂了一顿，才同那一堆人去的。

原来殷灏本是山西人，从前随着僧忠亲王打太平军到安徽来的。后来忠亲王死了，大营溃散，殷灏便另外去做了一种生意。那时无法无天的家财，也很攒了几个。还有两个儿子，都是好身手，也当过几年团长。皖北的团长，实是势大如天，地方官也拿他没法，反倒要去敷衍他的。这几年已是不做了，从前手下的人，也还有五六百人，或做小生意，或在乡下种田。但只殷家有事，一声号召，立刻就可以聚集的。这日单太爷来他家拿人的时候，他两个儿子就晓得大事不妙，立刻打后面溜了出去，顿时聚起一百多人，各拿单刀、七节棍、各项的器具，一齐挤到衙门口来看。如果单太爷不难为殷灏，便也罢了；倘或一律严刑峻法，早就抵派了一个杀官劫库的主意。这个当口，把门的看了不对，先进来告诉了值堂的，值堂的便走到单太爷耳朵边说了几句。依着单太爷主意，还打算硬做，继而转一念道："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且放宽一步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"当时就和颜悦色的

开发了殷灏，先把这眼前大祸消弭过去。回到签押房，细细的想了一回，就打了个一网打尽的主意，暂时搁在一边，也同如无其事一样。

到了第五天，便发了一个五百里排单的公事，是访闻恶弁谋叛、择期竖旗、请兵剿捕的事。这起公事，却是内稿，外间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单太爷发过公事之后，却暗地里派人去打听这些人的名字住处，以便做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。哪里知道殷灏也晓得单太爷决不肯同他好好干休的，早已全家搬往别处去了。单太爷倒觉的没趣，只得又发了一个通禀，说是连夜掩捕，首犯脱逃，胁从解散，地方安堵如常，也就赶着五百里的排单发了出去。

却说省城里各大宪，头一天接到单太爷的公事，连忙传知练军营，预备星夜驰往剿捕。正打点开差动身，却又接到第二次的排单，说是合境肃清的话。上宪大喜，着实的夸赞他几句，说他能弭患于无形，逼真是通省第一干员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单太爷讨了这场扫兴，心里不大喜欢。虽然上宪的宠眷日深，却是瞒不过众人的耳目，越想越觉没趣。单太爷在亳州署任，是期满之后，又接署一年。亳州的缺分本来不坏，单太爷虽是严刑酷法，似乎不能干以一毫私事的；谁知到了那银钱上，却也是精明得很，决不肯一文放过，纵不至格外搜刮，要是前任有的钱，无论官的私的，及一切陋规，却是一个都不能少。人家晓得他刑法利害，亦没一个敢少他的。这两年里很积聚了几个钱，忽然就起了一个升官的念头。这年正是秦晋荒年，赤地千里，朝廷大开捐官之例，

格外减价招徕。单太爷就汇了一笔银子出去，捐升了知府，分发到江苏去。等到部照到手，便上了一个禀帖请交卸，却值抚台已换了人，早就听见单太爷非刑酷虐的话，当时见了禀帖，立刻批准了，另由藩台拣员接署。单太爷便把交代办清了，约定五月十四日由水路进省。先三天，雇了一只大船，在船上挂起一面江苏候补府前署亳州正堂的桅旗。那时百姓受过他害的，早已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约会了千把人，在城外离城二十余里的地方等候着他。哪晓得单太爷更是鬼祟，他雇了船，挂了旗，原是遮掩这些“愚人”的耳目，自己却于五月十一日，骑着马，趁天色未明的时候，早已带了几个亲随，一直往河南去了。随身的行李有限，其余的都寄在后任那里。所余的官囊，亦早由钱庄上托了周家口的汇票庄汇了回去。家眷并无多人，就是一位太太，亦是久已回去的了。

如今单说这班等他的人，在城外二十里的地方，等了两天，并未看见船来，大家觉得奇怪，难道是又改了期了？就打发几个人回来探望，船还挽在那里，桅旗已经下了。连忙就去打听船家，才知道单太爷已于五月十一日由旱路回河南去了。探听明白，赶紧知会了大众，计算日子，约莫已出去五百里地，撵也撵不上了。大家没法，不过死命咒骂一番，随即罢了。

如今单说单太爷用了小小的计策，出了亳州，到了河南，耽搁了几天，方才取道到了湖北，从武昌搭了火轮船，到了安徽，销了差，禀知交代清楚的话，又请了咨文，往江苏省去候补。这一路舟车劳顿，身上觉得十分不快。到了省城，

又有一班知交故旧，饮食征逐，闹了几天，格外觉得疲乏，渐渐的发起烧来，日重一日，昼夜不能安睡。只觉得背上一块沸滚发烫，浑身沉重，动弹不得，就请了省城里一位高明医生柯春乔诊视，吃了几天药。柯春乔是个拘泥仲景伤寒的主儿，见他发热，便当他伤寒医治，越治越觉不对，渐渐不能起床，背上早已拱起了一块。单太爷发急了，只得又请了一位医生看治，才说他是生的发背，便连忙配了药，洗了敷上，又吃了几剂清里的药，方慢慢的有点转机。

那时藩台的咨文，久已发了下来，只得勉强撑着出来，到各衙门里去禀辞了。择日搭了轮船，到镇江上了岸，换了民船，取道往苏州进发。单太爷的病，并不曾好透，连日劳乏，早又发作起来。终日呻吟，万分痛楚，渐渐的颈上又起了一个大疽，破了头，淌出许多黄水。那黄水淌到那里，便烂到那里。等到到了苏州，已是遍身同个烂西瓜一样了。忙忙的叫人找了房子搬进去，先把咨文缴了，又各处请人医治。苏州地方，虽然不少名医，却都不认识是个什么症候。服下的药，如同石沉大海，毫无效验。更加单太爷心虚胆怯，终日叫人陪着，他床前头是一刻不许断人的；一断了人，便神号鬼哭的闹起来。此次到苏州，太太是不曾同来，所跟来的就是三个长随，还有在亳州得用的两个护勇，见了这个情形，也觉得光景不好。俗话说的好，久病无孝子。况且又是这班做长随的人，哪里还有十分有良心的，看见大势不妙，早已这个装病，那个告假，陆续的走了。新找了来的，更是漠不关心。单太爷才到苏州，又是两眼漆黑，举目无亲，更觉得十分狼狈。单太爷身上虽是溃烂，心里却很明白，晓得

这病有点棘手。便一面打电报去给他太太，一面找人替他备办后事。等到太太来了，单太爷两只手膀已是烂的只剩了几个骨头，身上竟无一块完全的地方了。太太说是单太爷作孽之报，就替他东庙里许愿，西庙里求神，也是毫无用处。如是一直挨到第二年四月里，方才断了气。浑身只有骨头，已是不能着手，只有连被带褥，卷了起来，放进棺材里去。这便是单太爷的下场头。据他那些侍疾的人说，单太爷临死的时候，满屋里鬼声啾啾，单太爷还大呼打鬼。这些话都是虚无缥缈，不足凭信。做书的人，也并不是学那班守旧的人，劝人去烧香念佛，但是单太爷到了亳州两年，惨毙多命，他这种残酷好杀，要仍旧是富贵寿考，儿孙满堂，也就未免是劝人为恶了。闲言表过不叙。

要知以后还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　偷眼镜浪子习下流　染臂肉捕头教秘诀

却说安徽天长县，西乡里有一个鸣凤村，村里也有五百余家，是一个极大的镇市。其中居民，大半以捕鱼为业。有一个姓褚的，名叫褚忠，年方二十一岁。先前父母在日，家里也还有口饭吃。褚忠也念过几年书，虽未深通文墨，那寻常的纸条儿，及不相干的闲书，也还看的下去。自从父母亡后，就剩下自己一个人，无拘无束，闲着身子，终日里东游西荡。因为他没有恒业，所以也没人家同他提亲。每日起来，身上带着百十个钱，满街上去瞎闯，遇着酒便喝，遇着饭便吃，正应了古人坐吃山空的这一句话，不上两年，早已是日见

衰败，渐渐的支持不住。后来倒是他的远房一位本家，住在城里，有点店业的生意，把他叫到城里去，在柜上帮帮忙。无奈褚忠是好吃懒做惯的，他这位本家，反倒受了他许多歹缠，弄得没有法子，送了他十吊钱，打发了他。他把十吊钱又托人替他找事，找到了事，又不当事做，东边站个把月，西边站十几天，却是没一处立得久的。

一日无事，又到街上去闲逛，这日刚是城隍庙里有人还愿演戏，褚忠也就挤在人丛里去看。他前面站了一个老翁，身上穿的极其华丽。先是太阳正中，正射到各人的眼睛上。也有戴着草帽子的；也有拿张纸摺了摺，用辫子盘起来，夹在前面的；惟这老翁戴了一副茶晶眼镜，也就不怕这阳光了。不多一刻，太阳已斜过去，老翁因为戴着眼镜看不清楚，便取下来，放在大衫子口袋里去，褚忠看在眼里。接着台上唱八蜡庙，极其热闹，武小生的刀，舞的极好，大家看呆了。又有新到的看戏人，往里挤。正是这一推一拉的时候，褚忠早已轻轻的从这老翁袋里，把眼镜摸了去了。心里好不欢喜，便也无心看戏，死命的挤出去。

刚挤到外边人空的地方，把眼镜往眼上一戴，早觉得背上有人拍了他一下道："伙计，生意好？"连忙回头一看，是一条大汉，满脸的横肉，两眼露着凶光，却不认识。当时褚忠呆着问道："你贵姓？我们在哪里见过的？我一时想不起来。"那人道："好，好，你连我都不认得了。前面小茶店里，我们去喝碗茶，可以借着谈谈心。"褚忠道："素不相识，怎好叨扰？"那人道："我们喝过茶，你就晓得我是什么人了。"褚忠又问他尊姓大名。那人道："少刻自知。"褚忠就跟着那人同到茶

店里，已是挤满，没得座儿。那人道："这里不能随便说话，我同你一处去。"说着，拉了褚忠便走，转弯抹角，到了城墙底下一个畸角的地方，有几间草篷子。褚忠看了一看，却是四无居邻，褚忠心中有点着慌。那人让到里面坐下，便坐在对面，把褚忠仔细端详了一回，又对着笑了一回。褚忠摸不到头脑，更是脸上红一块，青一块。停了一刻，那人道："我看你也还是新上跳板的呢！"褚忠不懂，呆呆的看着那人。那人道："你不要装憨，你的事破了。"褚忠骇然道："我做的甚么事？又是什么破了？你又是什么人？"那人冷笑道："你做的事，你自己明白。别的且不说，你身上的这副眼镜，是哪里来的？"褚忠一听，暗道："不好，这人一准是个捕快。但是既已如此，不能不硬挣些儿了。"连忙站起来道："眼镜是我自己的，又干你甚么事。我还当你邀我做甚么，原来是这副眼镜，眼镜是我祖父传留的，难道我戴副把眼镜，还要来对你挂号么？这不真正可笑！"说着，就想往外迈步。那人道："好，好，好一个自己的！现在没有别的，不给你点利害，你也不知道怕惧。至于你想走，只怕你插翅也飞不出去。"赶到门口，一把把褚忠提了回来。又胡嗯了一声，早已从别房里过来两三个人，都是奇形怪状、竖眉瞪眼的。那人道："今儿才拍到一个新上跳板的。你们去教训教训他，也不要十二分难为他。但是他口齿太硬，不给他规矩，他是不知怕惧的。你们就在这里办吧，问问他家世。我还有事去哩，晚上回来听信。"那两人答应了是，那人径自去了。

这两个走进房里，看了褚忠一看，褚忠也站起来招呼他们。他们也不理他，一个就上来一把辫子揪住，一个便去取

了一根绳子来，那人相帮着，把褚忠捺倒在地，用力将这绳子捆他的手腕子，一直捆到转弯的肘子上头，那只手臂已是笔直，不能转动；又用一根绳子，拴了他的腿在柱子上。一边捆的时候，褚忠不由的大声喊救命。但是这个地方，离人家很远，没人听见；就是有人听见，也晓得捕快收拾贼，没人来多管闲事，任你喊破了嗓子，也是枉然。褚忠喊了一会，两只手臂，已是酸麻疼痛不堪，觉得竟成了冰冷的，全不是自己的一样。那两个人又去取了几个竹筷子来，一根一根的往绳子靠肉的地方去塞，越塞越紧，筷子都嵌到肉里去，一回一根，不多一刻，已是塞了七八根。褚忠便同杀猪般的叫起来，眼里金星乱迸，哭着哀告，他俩只是不理。褚忠没得法子，只得说道："我是浑人，你们要怎样就怎样。说明白了，我好依着办。"那两人听了这话，方才问了他名姓，知道他家里没人，甚是喜欢。又告诉了他，这是做贼的进门见面礼。褚忠道："我不曾做贼。"那两人道："你不做也来不及了，哪个叫你偷人家眼镜呢。"褚忠道："这是我一时贪小。"那两人道："是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尽管去做。一切详细的规矩，我们还要慢慢的教导你呢。"正说着，先去的那一个人回来了，看了一看笑道："也很够他受的了。放下他来，替他挂号吧。"那两人就替他把绳子解去，那些竹筷，已是一根一根都夹在肉里。剔了出来，那肉都红紫带黑，四围尽是血脓。一个便到屋子里，捧出一个盆子，里面放的是些靛青，替他浓浓的涂在烂肉的地方。过了一回，已是深入肌里，等到结了疤，便是洗濯不去了。

等到收拾完了，把他带过来，跪着听教训。褚忠只得由

他们摆布，捱着痛，跪在一边。那人道："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捕快头吴良。你既是新上跳板的，就应该来拜见我，你怎么就私自瞎撞起来？现在我就收你做个徒弟，你尽管去做生意。可是做徒弟的规矩，是个三七分红。你做了买卖，我是扣一个七成，那三成你自己去受用。要是瞒了我，查出来，我就是处你个死。还有一层，真是苦主利害，人家防备的严，或是官一定要破案，闹得紧了，不论什么，也要你们这些徒弟去顶一顶名字，不说为头，只说为从，或是把风，那亦不过挨上一顿板子，这个板子是个人情帐儿。这掌刑的，都是我们朋友，晓得是我们徒弟，大家都有招呼的，亦决不会打重，是遮遮人眼的。等到打过了，依旧是发到我这里来。还有一样，你去偷东西，总要把人家的门向房屋记清了，碰到嵌儿上，也可以攀他一攀。等到明白了，他的钱已是我们的了。这件事，是大家都有好处的。也只可以是做生意的，或是暴发户。至于那些绅士家，或是在学的，这些人，那可不许你乱说。还有县考的时候，那些童天王不许你去惹他，怕的是闹出事来，他仗着人多，官也要帮他的。至于平时偷人家，也有几句诀窍，是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。这是什么讲究？遇着大风的时候，人家的门窗户槅，总是有点响声，人家也不疑心，就可以借着这点风声，慢慢的挨进去；要是大月亮底下，照见人影，那可就不便了。下雨的时候，也是同有风一样。要是下雪，可又不成，因为是万一惊动了人，被人追下来，那雪地下有脚迹印的，人家可以跟踪追了。至于夏天连日大热，忽然暴凉，人家贪睡，或是那家有什么婚丧喜事，忙了一两天，这些都是绝好机会。碰着一人去做事，怕的是

被人家来追赶，没有进去，先办走的路。所有转弯的门，及天井里，都要多放下些什么椅子凳子，为的是追的人，不晓得，失了脚，跌他一个筋斗。等他起来揉揉腿的工夫，就可以拉长了走的工夫了。要是这家人家门窗紧闭，一件都偷不到，这是最不吉利的事。自古道，贼无空过，不拘什么，总要拿他点。如是一样拿不到，就要在他院子里，撒一堆粪。这都是一定的诀窍。那挖壁洞的家伙都现成，你没事去演习演习。要是挖到了木头，可须要再换一处。因为你是新上跳板的，所以我才细细的教导你一番。你别说我因为你做贼，提了你来，倒反叫你去做贼。同你说句老实话，捕快就是贼。你想老爷一个大钱不给，就让是喝西风，也还有没有风的时候，不过大家鬼混罢了。好在你家里也没有人，你又不象是会做生意的，还是走这条路稳当些。你要是到了堂，见了官，说是我逼着你干的，你若有这个胆子，你只管去说。那时候，你不在堂上，咱们再算账。”褚忠听了一席话，心下犹豫了一回。从来说的，人怕落套，铁怕落灯，况且手上已是染了凭据，就是百口也分辩不清的了，倒不如听着他办，也落得个饱食暖衣。遂即一口应承了。吴良大喜，便喊那两个人道：“从今以后，你们就是师兄弟了，可要大家照应点。”又替他二人通了名姓，一个是史丹，一个是盖四。当下大家行过了礼，褚忠便一心一意的做贼，报效捕快了。吴良又仔细告导了他一回，才回头同史丹道：“那两个崽子，怎么样了？”史丹道：“他说是做贼属实。这里还是头一天到，并不曾犯案。叫他认的那一案，他也不肯认。”吴良道：“上头催的凶，既他不认，就给他点法度试试罢了。”又指着褚忠道：

“他才来心还未定，同他去看看，就让那两个崽子，是铜浇铁铸的，也叫他伏服在地。你赶紧去办吧。”史丹便邀了褚忠，同着盖老四，一同出来，到了西边一个房里去，直把一个褚忠，吓得心上毕拍毕拍乱跳不止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吃面条上板凳触目堪伤 顶贼案扳窝家良心休问

却说褚忠虽是答应了吴良做贼，心上却是还同十五六个吊桶似的，七上八下，乱打主意。一会想想，千不该万不该摸那个人的眼镜，如今弄到这个样子，但是手上已是有了凭据，如何是好，不如等我到堂的时候，把这大概情由，对官说了，难道官也勒令我去做贼不成！况且我祖上也还有点名气，要是做了贼，有甚么脸去见人！至于这手上的凭据，我只当堂说明了，难道还分辨不清么？正在那里满肚狐疑的时候，已看见盖四领了一个人来，让他坐下，又道：“我们老师，真是胡闹。既是你没有在这里犯事，何必要硬派你去认那一案？你倒无缘无故饿了一天，我是最仁慈不过的，现在瞒着他，端了两碗面来，不过是粗糙些，你暂且饱一饱肚子吧。”那人听了，感激的很。盖四便去端了两大碗面来。那面条子倒有小指头粗，是两碗开水煮面，半生不熟的。那人饿了一天，也顾不得了，早谢了一声，端起来，喊喽喊喽的，吃了一碗，又是一碗，一转眼，两碗面俱都吃完了。盖四等他吃过了面，便不是前番的样子，正颜厉色道：“停会我老师问起来，那件事怎样说法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实实是头一天到了这里，

就被你那老师拍了来，其实并不曾做这案子，我是一句虚话没有。要说一句虚话，嘴上害个大疔疮。”盖老四笑道：“罚咒也当不得事。告诉你实话，现在我老师被上边逼得紧，要破这东门外余家这一案。没法子，只好拿你去搪塞一下。你认便认，你一定不认，你也是门里的人，难道还不晓得规矩么？既如此说，那又要得罪你了。”说着，便招呼史丹过来看着，自己去取了一条席子，两根绳子来。把席子放在地下，两个人把那人揪翻了，平放在席上，把席子卷过来，捆上绳子，捆了个笔直，然后扛着他，把他颠倒竖在门后边。看官，要晓得这就是捕快的非刑，叫做“二龙吐须”。不到一会工夫，那人被控的眼睛发昏，百脉颠倒，一齐侧重到脑门子上来。刚才吃的那两碗粗面，早一根一根从眼耳鼻口淌出来。那人弄的天旋地转，那一阵难受，真是比凌迟碎剐还要加几倍呢。他们是把这两个鼻孔，算是二龙，淌出来的面，算是吐须。那人被他倒控的，真有求死不得的情形，任什么都喊了出来，后来听他声音，也微微的细了，话也有点含糊了，才把他放下来。等他平服了一回，方才问他怎样。那人道：“我的天，罢了，罢了，我就认吧。”史、盖二人听了欢喜道：“你这不是多事？早要答应了，何至要受这回苦呢。”褚忠在旁看见了，早已是胆裂魂飞，暗想道：“象这样的严酷，真是难挨。他又不叫你死，倒是即刻死了，倒好受。看光景，要是我到堂上照直说了，这就是个榜样了。”

正迟疑间，盖、史二人又揪了一个出来，也是叫他去认什么一案。那人不肯，看他的情形，亦已是狼狈不堪的了。盖、史二人也不多说，便一齐动手，把他拉到一条板凳上，也

是把他平放在上，用绳子两根，一根在心口上边，一根在小腿上，都扎在板凳上；又把他两只手也拉到后面去拴好了。嘴里还是咕噜咕噜的骂，骂了一回，便去捡了一块砖，塞在他腰底下去，也不管他塞得下塞不下，只是硬塞。一会又加了一块，那肚子自然是往上挺，两头自然是格外往下紧了。那个人腰脊上疼痛的十分难受。初时还勉强挨得过，塞到两块以上，便杀猪似的叫起来。等到添到四块，那个人便连珠的答应他，只要饶命，无论叫他认什么，都不敢强。盖、史二人听见他情愿了，方才慢腾腾的放他下来，那人已是不能动了。歇息了半天，才站得起来。褚忠看了，格外害怕。盖、史二人又对褚忠道："这是老虎板凳，是我们进门头一样规矩。这你都看见了。我们老师不晓得怎样同你有缘，也不曾请你尝尝。总而言之，你们要末不进来，进来了，任是铁汉，也躲不过。他两个早点象你似的，不就少吃点苦么？谁知道他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弄到这样，他是决定不肯，可知是贱骨头。实告诉你说吧，官的刑法，顶重的不过跪链子、上夹棍罢了，却也轻易不用，有些硬汉也还挺得过。至于我们这里的私刑，不怕你不害怕，就是生铁打成的，也要把他挤出水来呢。"褚忠听了，更是心惊胆战，这才真正死心塌地顺从了他们，不打别的念头了。盖、史二人又去取了点粗糙米饭来，给他们吃了，只好算是点点心，也都没有吃饱。那个二龙吐须的，五脏还不曾复原，也不曾再吃，就大家横七竖八的睡在地下。

睡了一夜，次日一早，吴良来了。姓盖的去说了几句话，吴良点点头。先叫那个上老虎板凳的去认："东门外周

家的一案，是本年四月初一撬门进去的，偷的是十二件皮衣，一包首饰。首饰是一付包金镯子、两对耳环、两根包金簪子，一个银项圈，还有四个小铜佛；衣裳是一件天青缎外褂、一件黑湖绉马褂、一件对面襟蓝宁绸马褂，都是羊皮的，还有皮坎肩等零碎，共是九件。你只说一共是两个人，是一个赵老四为头，你是在外把风接赃的。当时赵老四包了一包出来，我跟了去。他分给我一件皮马褂、两对耳环、一付镯子，余外都是他拿了去。因为是他进去偷的，所以他要多分些。官要问你衣裳哪里去了，你说是卖给一个不认得的人，得了两块钱，随手赌输了；问你首饰，你说是卖给一个过路的官眷船上，只得了两块钱，也吃掉了。问你此后做什么案子，你再顶上一起徐五的牛、郑义和的布。这两起案子，问你赃在哪里，你总说是卖给不认得的人；问你钱，你总说是用了。问完了，不过打你几百下板子。你只要熬过了这一关，以后任你怎样，也就不至于吃大亏了。你须要一一记准，要是错了，漏出马脚来，被官驳住了，下来咱可是算不清的账。"又唤过那一个人来，也是叫他去顶什么案子，嘱咐的话，同先前大同小异。又怕他们忘了，叫盖、史二人，同他两人操练了一回。褚忠心里暗想道："这真是有天没日头的事情。从前我只听见说是被了贼，只要报捕快，捕快就会去办人，不然，官就要不依他。哪里晓得是这样无法无天，弄着好人，逼着他去认。这样说起来，没有捕役，贼还可以少点。照他这样举动，以后象俺三个人，除了做贼，还有甚么事可做，不是他养的尽是贼么？我已是落了圈套，现在也没有法子，先同他鬼混几天，等他一个不防备，我给他个三十六着，走为

上着。但是我手上有了凭据，如何是好？且消停了，同我本家去商议去。"不说褚忠满心打算，只听见吴良问道："记准了没有？"那两人抢着说道："记准了。"吴良又亲自问答了一回，居然不错，也无话说。又叫他们吃了点饭，说有下午了，官好起来哩。随带了两个人去报案。

等到晚上，吴良回来，随后有人牵着这两人，还有一个年轻的，也戴着链子，一同跟了进来。吴良叫先把他带在旁边，等候问话，便来同褚忠谈天，说起："西门外有一个姓陈的富户，是个举人出身，也还有点势力，官也极力敷衍他，因为地方上要是有点捐款，都是看他的举动。还有老爷的德政匾、万民旗伞，都是他去承头，他不承头，人家就乐得一文不出了。历任的官，却也没有一个敢得罪他的，同本官相处的也好。不料前月底，忽然失了一票物件，是两个衣箱，里面有些皮货，还有两大锭元宝，是一共一百两有零，又是什么五十块本洋，另外还有一张失单。官看见是他家里的事，就格外的出心，一定要破案。先限的是半个月，现在又限三天。我想这件事，要你去顶一顶。"褚忠道："我听说贼赃满了贯，也是不得了的。这一认我还有命么？"吴良道："没事。这里有个商量。你过一天，我同你到案，你说是一共是四个人，约会了进去。因为我是个外行，怕闹出事来，只叫我在门外接赃，所以陈家的房屋，里面甚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。要问你那三个人的姓名，你就随口编上几个。可是第一次编的，要记准了，不可第二次弄错，脱了枝节。问你分到多少赃，你说只有四块洋钱。官一定不相信，你说是因为我是初次入伙的，照例是不能多给，这是江湖上的规矩。问那些人

现在哪里去了，你说不晓得，当初是同到南乡里周家庄上聚会，这庄上有一个周子玉，开着一爿大杂货店，后面住家，店门朝南。偷了东西的这一晚，大家一直到了他家，周子玉接了进去，自己拣了几件衣裳，又留下一锭元宝，下余的，就分给我们。我因为我分的太少，我心上有点不愿意，周子玉还骂了我一顿。并且说明，第二次你是照分了。要问你店屋甚么样子，你说是店面半新半旧，和合柜台，店里有四个伙计。进去便是一重二门，二门之后，有三间房子，另外还有两间披屋，我们去都是在披屋里坐的。后面还有一个大园子，西首是一个灶，再下首是一个茅厕，东首有一棵榆树，榆树边有一个小屋，是个观音堂，里面还有一个佛龛。我亲眼看见周子玉把这些东西放在龛子顶上。他家里还有一位奶奶，还有一个小孩子，奶奶不过四十岁的年纪，小孩子也有八九岁的光景。周子玉已是留了胡子，脸上微微有几点麻子，头发不多，已是秃了顶了。他奶奶耳朵上，还有一个大疤。至于他柜上的，都不相干，也记不清楚。以上这些话，你要一口咬定，断断不可放松，别的事是我早已安排好了。要带你去起赃，你尽管答应。这件事你办好了，我以后自然是另眼看顾你。"褚忠听一句，应一句，议论好了，又沉吟了一回，突然的问道："这样一办，那周子玉一家不毁了么？"吴良笑道："你别管他！"褚忠道："不是别的，我是怕作孽。"吴良听见了，大不高兴，便呆着脸问道："作孽便怎样？"褚忠看光景不对，连忙改口道："这样说罢咧，管他作孽不作孽！"吴良把桌子一拍道："好呀！你算是明白了。你且别睡，看我开发一件事。"褚忠只好答应着。

要知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　逼孝敬徐老八吃苦　诬窝藏周子玉被拿

话说吴良叫褚忠不要睡觉，看他发落一件事情，褚忠只好答应着。吴良便招呼把刚才带在旁边的那人带过来，盖老四便去揪了来，喝令跪下。吴良道："这是冯老三拍到的吧？"盖老四道："不错。今天过堂，打了一百板子，叫押他三个月，再开释他。"吴良便朝下问道："你犯的甚么事？叫什么名字？"那人道："我叫徐老八，是桐城县人。因为家里不能度日，偷了人家晒在太阳底下的一条破布裤子，就被头儿们揪了来了。"吴良道："你做过几回了？"徐老八道："这还是第一次呢。"吴良道："我看你是个老手，怎说是第一次？你的招牌，已是多年的样子，你想瞒我可瞒不了，我可不比今天问你的那位老爷，由你嘴里混话。你要对我说实话才是，不然，有情的皮肉，无情的刑法，谅你也晓得的，不用我多说。"徐老八一听这话，晓得瞒不过他，只得把从前做过的案件，略略的说了几件。吴良听得不是本地的事，也不在意，便板了脸问他道："我原说你是个老手，到底不错。但是你既来了，怎样说法？"徐老八道："我也不晓得怎样说法。"吴良冷笑道："好，你就这样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，净等吃就是了。"徐老八道："你老赏饭吃，我也是感激的。"吴良道："放你妈的屁！我又不开饭店，就让是开饭店，也要花了钱才有得吃呢。你别装没事人，我看你是个极刁不过的东西。从来说的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又道是只有鱼吃水，没有水吃鱼，

我们鳖日忙忙碌碌的，混了钱来养你不成！”徐老八道：“你老别生气，我明白了。我要是有钱，难道我还去做贼不成！我是实在糊不过嘴来，才逼到这条路上来的。总要你老开开恩，看远点，将来我出去了，我大大的孝敬你老一笔就是了。”吴良道：“好！我现钟不撞，倒去撞赊的，你倒想得开心。你有钱也罢，无钱也罢，看这光景，你是安心想白扰我了。这且不提，只是我们进门的规矩，你晓得不晓得？”徐老八道：“我是没法，又是异乡人，至于这进门规矩，该当怎样，我自然是照着办，我还敢说什么。”吴良愤然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倒看你不出来。盖老四过来，你带他去上规矩去吧。进门三套，一套不许遗下，我明天来看他。”说着，便走了出去。

盖老四就喊了史丹来说了。史丹道：“这真是个硬挣的，倒看不出他来。”盖老四道：“他哪里是不知道，简直是一味装憨。你快别当他外行，咱们先开导开导他。要不成，咱再来做。虽然是他受苦，咱也是怪费力的。”盖老四便对徐老八道：“朋友，你也是门里的人，别假装糊涂。你知道你是精明，人家也不是混蛋。你既来了，有呢，就拿出来，大家朋友们打口酒，会会面，乐一乐，这日子长着哩。难道是应该咱师傅供给你的么？要是你当真没有，你也得想个法子，去生发生发，难道自己兄弟们，咱们还不帮你的忙么？你要是一定歹缠，做这样空口说白话，这可不比大老爷的堂上那小板子好受。你快不要打错了主意。”徐老八道：“我的爷，我吃的在肚里，穿的在身上，离家又远，举目无亲，总是公门里好修行，大家可怜着就好了，”盖老四道：“你看这小子，咱同他说正经话，他也不晓得是放着甚么心。咱们也没有这些闲

空同你商量。你既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，也怪不得我们了。”说完，便走了上来，把他放倒，史丹过来相帮着，把手足再绑了一个结实，又打从总扣那里，拴了一根粗绳子，一头打梁上丢过去，才两个人拚力一拉，早把徐老八平空的屁股朝上，肚皮朝下，吊了起来。身子往下一坠，那手脚上的绳子，就越扣越紧了。先前也还可以支持，不多一刻，便已是疼的直喊。更兼他这个头，是四面无所依靠，早坠在那里，脖子上的骨头，便如要断的一样。徐老八哭叫了一会，约莫是时候了，才把他放了下来。

刚刚吴良收拾了一个包袱进来，坐了一坐，又同褚忠道：“我去办一件事。我们斟酌的事，你记准了，不要忘记。我们明天再见。”又对盖老四道：“徐老八是交给你了。”盖老四答应道：“你老放心。”吴良便提着包袱走了。

徐老八放了下来，约莫有两个时辰光景，血脉刚刚有点活动。盖、史二人又过来把他捆在一张凳上，却与上次不同，是头朝下的，又去点了一根纸炊来，对准了他的鼻子熏。褚忠疑心道：“这是什么玩意？难道这个也会难受！”哪知不到一刻，徐老八早已受不住了。起先还是哀求，后来也顾不得哀求，竟是祖宗十八代也喊了出来，盖、史二人只当不听见。褚忠实在看着寒心，反替他说了几句好话。盖老四便问徐老八道：“怎么说？”徐老八道：“你放下我来，等我说吧。”盖老四道：“怪费事的。一会拴，一会解，没有这样工夫。你说便说，不说，俺只管熏便了。”史丹道：“怕他飞了不成？等他下来透透气也好。倘是他还是那样，咱也不同他玩这个，就请他上麻皮烤便了。”盖老四方才答应了。褚忠也过来相帮着

解下徐老八，老大的喘息了一会，方定了神，哭着说道："我并不是自己装憨，我可实在是没有钱。就是你们治死了我，我也是这样。要是你们有什么法子，替我出个主意，任是水里火里，我总去干就是了。"史丹道："你既这样说，我心是最慈悲不过的，我同你想个法子吧。等到师傅来了，你说是你有几匹绸子，存在大街上永顺和绸缎店里。我再帮你两三句，师傅一定同你去取。到了那里，你可别改口；就是师傅打你骂你，你也别馁，那都是假的。这就是指引你的一条活路。"徐老八听了，盘算了一回，就依允了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吴良已是空手回来，盖老四就去说徐老八实是无钱，只有四匹绸子，存在永顺和绸缎店里，倒可以取了来。大家都是心心相照的，都明白了，也不多说。

次日便带了褚忠去投案。等到官坐了堂，褚忠上去，便一五一十，依着吴良教的话说了。县官听说是有了窝家，正打算派人去捉，只见吴良上来跪下说道："小的出去办案，屡次听见人说，这周家庄上有一处窝家，却也访不出人来。既据褚忠说明白了，就求大老爷迅速派差签提，怕的是知道风声跑了。"县官听他说完，点了点头，当时就派了四个亲兵、四个差役，跟随捕厅下去起赃拿人。褚忠着押同提到窝家，再行审讯。好在离城不远，捕厅便起了一个大早，带了亲兵护勇，并褚忠吴良，到了周家庄，会同了地保，一直到周家店门口，发一声喊，打了进去。这班人是一进大门，见什么拿什么，周子玉听见吵嚷出来，早被吴良看见，一把揪住，捕厅便吩咐锁了。又到观音堂的龛子格板上去看，果然有一个包袱，里面包了一件衣裳，五十块本洋，他店里的方向房间，同

褚忠说的一点不错。当时画了一张图，又把地保锁了起来。依着捕厅的意思，想要把伙计都撵出去，封了门。后来幸亏一个监生出来说，这店是他有分的，这才免封，单把住房封了。周子玉的女人也锁起来，带着一齐进城。惟他那个九岁的小孩子，已是走开，也没人问起他，还是周子玉的远房叔叔，同了他家去。这一番吵闹，周子玉家里，不特细软的东西一件不存，就是粗重的布草衣裳，已都是不翼而飞，连养的两口猪、十只鸡，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周子玉哭哭啼啼，不知道是犯了甚么罪，只得戴着链子，跟随大众进城。

到得城里，捕厅见了堂翁，销了差使。县官的意思，本要立刻过堂，是稿案门上上去，说是等传了失主来，认了赃，再过堂吧。县官本来最懒不过，听见他这样说，也就俯如所请了。稿案下来，把吴良喊了进去道："这事是你的正管名下，我听见说，周子玉的家私，也还可以。你是个明白人，别只管了自己。"吴良连忙道："是，是。大爷吩咐，我们自然是格外尽心；就是大爷不吩咐，我们也没有这样大胆。大爷放心吧！"稿案道："好，好，你去吧。"随即喊了房科，叫他送稿传失主领赃。吴良下来，便把周子玉带在一间单身房里。周子玉的女人，自有官媒婆领了去管押，不表。

且说周子玉到了单身房里，坐了一会，吴良假意殷勤，先同他说了几句不关疼痒的话。后来周子玉问到底是犯的什么事，吴良道："不晓得。你要是要打听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去打听。不过现在的事，是无钱不行的。衙门里行当，你是也有点晓得，并不是我说泡话。"周子玉晓得他想钱，因为来的时候，已托了他的舅子孙友德来替他张罗这件事，可也

不知甚么时候好到，一时性急，就脱了身上的一件马褂子送给吴良，求他打听，到底犯的什么事。吴良看了一看，这马褂虽是新的，却也值钱有限，心上有点不耐烦，道："你这回犯了事，难道没托人来替你打点打点，只凭着这件马褂子的神通么？"周子玉连忙赔笑道："头儿别多心，我已托人，大约晚上才可以赶到。但是我是急急的要晓得我犯了甚么事，这是点小意思，头儿肯赏收呢，我也是要补情；头儿若不肯赏收，我舅子来了，也要来求见你老人家的，这算不了甚么事。"吴良道："这事我不知道。等你亲戚来了，再想法吧。"吴良知道周子玉一定是有人来讲差房费的，也不便先难为他，随即站起来，走出门来，却一眼看见一个人，衣裳倒也周整，手里提着一罐子饭，饭上还摆了两碗菜，正打算进来，同吴良扑个满怀。吴良早顺手一个巴掌，打的那人哎哟了一声。吴良接着喝道："做甚么的？"那人道："周先生在里边，我是来送饭的。"吴良冷笑道："周子玉犯了贼情重案，这是个关防的地方，容得你们横冲直撞的么？你快快的滚开去。"那人哀告道："周先生打清早到如今还没吃饭，请你老抬抬手吧。"吴良道："瞎眼的东西！还不快些滚开。再罗唣，把你拴起来，回了老爷，打断你的腿。"那人听了害怕，只得闪在一旁，也不走。吴良大怒，走上去一腿，早把饭罐子踢破了，弄了满地都是菜饭。刚刚一个饿狗过来，吃了一个干净。那人看了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没法子，只得讪讪的走开去。吴良正打算反身进去，交代伙计什么话，早看见飞云阁茶店里一个堂倌来找他，喊道："吴头，有人请你。你们伙计朱头、牛头、马头都到了。"吴良晓得是周子玉的亲戚来了，忙答应了

一声："我就来。"随即跟了堂倌，同到茶店而去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　钱可通神供词全假　灾生无妄狡计难防

却说吴良跟了堂倌，同到茶店。刚跨进门，早有他们伙计看见，过来招呼他，又看见一个人，不长不短的身材，眉眼平正，穿了一件蓝竹布的大衫子，起来让座，又亲自斟了一碗茶，摆在他面前。吴良便问他伙计道："这一位贵姓？"伙计道："是孙友德，乃周子玉的亲戚。"吴良道："久仰，久仰。"孙友德先说了几句寒暄，再转到正文上，又打听是到底犯了什么事，吴良便一一的对他说了，并且说是要等苦主一到，就要过堂的。孙友德道："这一案实在冤枉极了。"吴良道："那是我们不晓得的。等到过了堂，官问过了，便知是非曲直了。"孙友德忙赔笑道："不相干。我因为他家里没人，我是上来替他张罗这起差房费的。本来青天霹雳，还不知道影响，今听头儿们说起，才知大概。如今也不说这冤枉不冤枉，但是诸位忙碌了一番，又要明日过堂，这些费用是不能少的。我是个乡下人，不懂事，我妹夫家里也不宽裕，能够诸位头儿看松些，不算是我妹夫的造化，总算是诸位头儿照应我的，我是感激不尽的了。如今先求诸位头儿们，赏一个数目，也好等我去打算打算。"吴良道："这个事却不是一处。第一是这位稿案门上二大爷，现在是大张狮口。你既说到这里，足见你是个明白人懂事的，我们也不肯叫你奔远路，瞎绕弯子，我索性给你一句爽快话，请教请教你，你们还

是留钱呢，留人呢？”孙友德听了，呆瞪瞪一会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吴良道：“要想留钱呢，我劝你直截不必问信，早点回去料理自己的事；要是留人呢，难道你这位令亲，还不值个七八千块钱么？我因为二大爷招呼过的，他说的利害，要是你肯泼出八千块钱来，包你一点事没有，安安稳稳的回家。我还替你说了几句，说是周子玉是个乡农人家，哪里拿得出这许多钱呢。二大爷道是打听明白的，周家有房子，有店，有地，难道还是个十穷的主儿么？后来说了半天，他让了一千，再不能少一个，我又求了一回，二大爷动了气，把我骂了一顿，我也就不敢说了。至于此外一切费用，也落不下一千块钱来。你是知道我们各班里伙计多，整日里瞎跑，连饭都混不上嘴，难道是碰着这件事，不叫他沾光几文？况且一人也分了有限得很，我是极想同你们拉个交情，可惜我做不到，所以我才说出这个留钱不留人的话来。至于我们押里，倒有限的，随便你摸上几个钱，赏赏他们就结了。我也是在外边混的人，难道我不晓得这个数目实在不少么？”孙友德听见，只落得闭口无言，抱着个水烟袋，咕噜个不了。歇了老大一会，方才说道：“这个数，拜托头儿再帮一帮忙，我替头儿磕头。”随即一面跪下，一面又道：“委实是舍亲出不起。”吴良连忙拉他起来道：“你也算是尽心的了。我劝你还是不必问吧。”孙友德道：“那如何能呢！我是一力担肩来的，只求头儿们担代点吧。”吴良摇头道：“做不到，做不到。”孙友德又挨了一回道：“论理钱是人赚的，只要有了人，还怕赚不出钱来么？只要有人，钱是不要紧的。但是他的家业，我是晓得的，哪里混得出呢？这怎么好，怎么好！”吴良道：“我看你

极是个老成人，并不曾同你说一句谎话。你办的到就办，办不到就算了。据我看也只好丢手不问的为是，不必替他瞎操心，日后还要受他的埋怨。”孙友德道：“埋怨呢也说不得，我是他切实叮嘱的，怎么能够丢开手呢？”说着，搔头摸耳，不得主意。地保便来凑趣道：“我们一早就来了，现在也够晌午了，我们也该修理五脏庙去。”吴良道：“看光景，总是要扰这位孙老哥的了。倒不如我们吃着饭，慢慢的说吧。”就一同站起身来。

孙友德说不得会了茶钱，同了众人，一直到个近水轩的馆子里来，要了四斤酒，鸡鱼肉鸭，摆了一大张桌子，大家放量的吃了个酒醉饭饱。有几个还要上烟馆子去吸烟，孙友德也只得跟了同去。就这个档儿，吴良是一回擒，一回纵，弄得孙友德直是急了，头上的汗珠子也滚下来了，就差了不曾哭出来。旁边人挤眉弄眼，做了半天的鬼脸，吴良才拉着孙友德到旁边一张桌子上去道：“我同你说句老实话，你到底能出多少？”孙友德道：“我上来的时候，本也晓得，少了是不成功的，只打算了七八百吊钱，现在是差的过远了。”吴良道：“这样吧，你抵庄三千块钱，一力我去包办。”孙友德一听让了许多，就有点想头了。又两下里嘀咕了一会，才说明二千四百块钱，其中一千块钱是送二大爷的，五百块钱是堂费，五百块钱是大众的辛苦钱，二百块钱是折酒饭钱，二百块钱是给伺候人并打扫夫，还有同押人的喜钱。当时说明了，孙友德可是没有现钱，只有联单契纸，但是一时没有主顾，推不出去。就有一个散役，说是大街上郑乡绅家要买田，孙友德央他同去，又许了他脚步钱，果然孙友德跟了散役前往，

三面议明了二千六百块钱，先付一半，下余看了地再交。孙友德便把这一半先来开销了许多，下余的打了期票，吴良就叫他去同到周子玉那里画了押。

这事一回转间，周子玉已是饿了两天一夜了。讲明白了，送饭的才得送进饭去，周子玉才晓得大概的情形。心里又是气，又是恨，又痛他的钱，又不知道他奶奶是弄成个什么样子。却是幸得孙友德同媒婆子是个干女儿亲家，且又是晓得周子玉家有钱，必定要来安排的，又兼他的奶奶年纪也大了，也不是什么年轻美貌的，因此倒也不十分受罪。后来孙友德还给了她一百块钱。

诸事停当，却好苦主也已报到。吴良便去告诉褚忠，说是："明天当堂，要是苦主不认这赃，官问你打你，你把话要放活动些，只说是一时害怕混供的，你也并不认得周子玉，是你的伙计对你说的，说他家房子是什么样子，家里甚么人，并后园子里观音堂，堂里一个观音龛，你们伙计因为偷了东西没处放，所以放在他那里的。他家里是点粮食，几件布糙衣裳，也没得值钱的东西，所以并不曾偷他。至于这个洋钱，及这些衣裳，是不是这一案的，却也不甚清楚。这苦主家的东西洋钱，实在不是我偷的。至于伙计怎样，委实不知。说完了一味求恩。看来也不过打你二三百板子。你要咬紧牙齿，挨过去，才是真正好些儿的呢。"褚忠一一允了，却也不敢不依。果然又过了一堂，没甚大事，褚忠只打了五百板子还押，周子玉无辜释放。褚忠虽是打了五百板子，有吴良的照应，不过有个二三十下到身上的。周子玉虽是冤情得白，却也弄得家业荡然，只剩下几间住的房子，门口一个

店面也支持不下去，乡里的店铺，一时不易出脱，就让给地保盘了过去。地保又想他的住宅，便故意不许他在前门里走。周子玉没法，只得在后门开了一个便门出进，苦苦的过日子罢了。这是后话不提。

却说吴良得了一大笔钱，心里极是快乐，过不到几天，便领了徐老八，到了永顺和的店门口站住，喊道："掌柜的可认得他么？"店里管事的听得有人喊他，便也踱了出来，却认得吴良是个捕快，心下老大吃惊，连忙问道："吴头儿什么事？"吴良指着徐老八道："这个人可认得？"管事的看了他几眼道："从来不曾会过。"徐老八大声喊道："老板，你真是没有人心的了。认得不认得，也不必谈他，我存给你十二匹绸子，你要呢，就给我二百块钱；你不要呢，就还了我，我现在正是等钱用哩。"管事的道："这是哪里的话！我又何曾认得你，你又几时存了十二匹绸子在这里？你交给哪个的？"徐老八道："前月底下午的时候，我是亲手交给你的，你说过几天来付钱，我是因为犯了案，没有来。好，好！你老板倒想吞吃我的了，这真是黑良心了。我看老板，你的心比炭还黑呢。不可怜我，还要揩我，这是什么理！"管事的听了，气极了，喊了柜上伙计齐来质证。徐老八道："他们都是你的伙计，哪一个不帮你说话？"吴良便插嘴道："你两下都记记清。"指着徐老八道："你不要认错了店门。"又朝着管事的道："老板，你也别事多闹糊涂了。"管事道："这真正可笑，连影儿都没得的事。"徐老八道："我是一点不错。他安心要揩我罢了。"吴良道："老板，我说句公平话，也是回护你的。要是有这个事呢，你就还他绸子，不就给他钱。他现在是在官人犯了，

一切开销也是不得少的。要真是玩急了，当堂去这一说，老板，不是我说句放肆的话，你就是满身是牙，也分辩不清。”管事的看这情形，也明白了好些，晓得是做通了来的，便让吴良到里面坐，把徐老八坐在门口一张长板凳上。

吴良到了里边，管事的倒茶递水烟袋，应酬了一回，又恭维了几句，才说到本题上。吴良道："我是因为大家认得，不好不关照。要是第二个人手里，早把他带了堂上去对官说了。就让是假的，老板也很要破费破费呢。不过咱当公门里人的苦处，老板能够体谅些就好了。”管事的连忙说了些承情感激的话，又说现在怎样明白这件事。吴良道："看这光景，是实在没这件事了。”管事的便指天画地，赌神发咒的申辩起来。吴良闭着眼睛，呆了一会道："我晓得了，这一定是他在监里，有人向他要钱，他没有法子，也不晓得是哪一个替他出的主意，才闹出这一手来。可是一样，他既然存了这个心，就不能凭空消弭，况且必是有同你老板做对的，所以不到别家，单到贵号里来。俗话说的，无盐不解淡，不是我帮着他，看来老板是多少要破费两个了，只当是行个好，看顾他便了。”管事道："他这样大张狮口，怎么会拉得拢呢？既是吴头儿这样说，我就依遵，但究竟应该给他多少，请你老人家大略断一个数目吧。”吴良道："这是老板的一点意思，我怎么好替他说数。我看老板也是个本分人，既是这样说，我就大胆斯罗一下子，你瞧着办吧。这件事少也怕不成，多也犯不着，直截给他个对半拦腰截吧。”管事的道："他说值二百块钱，这对半拦腰截，也得个五十块，这真是个无妄之灾了。”吴良道："不是这句话。从来说，贼咬一口，烂见

骨头。要是你出的数，按不下他去，恐怕他真的到堂混说，那不是越发难为情了么?”管事的道:“既是这样，我也不敢驳吴头儿你的话。可是这个风声出去，人家一定说是无私有弊，况且以后你们头儿们捉到了人，都来照顾小店里，小店还能开得下去么?”吴良道:“那你倒放心，有我哩。今天是这样，你把这钱交给我，我回去再给他，不要当面给他，惹得人家疑心。我出去只骂他一顿，牵了他走，外面也就没人晓得了。以后的事，老板你放心开你的店，凡百事件，有我一力包办，断断不会再有差错。不是我说句大话，我们伙计也都还看得起我，难道我的朋友他们不肯圆通点么?”管事的道:“好，好，费心的很。”连忙招呼钱房里封了五十块钱，点交了吴良。吴良把来包在手巾包里，却仍是不肯动身，时而东，时而西，说个不了。一会说他亲戚在盱眙县要娶儿媳妇，“前月来信，叫我替他买四套袍褂，又是什么六匹红湖绉，六匹绿湖绉，昨儿又打发人寄钱来。我想这也有限的东西，我打算就在宝号里办齐了，交他的人带回去。今天已是不得闲，明天下午，请你老板打发个伙计，拣几种顶好的，送到大街上义兴客店里，我也在那里。同他来的人，一个姓纪的，一同看货，看定了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可是价钱要公道些。”管事的听见他另外有人在义兴客店里看货，钱货两交，便也一时大意，连忙答应了。吴良又叮嘱不可误期的话，这才站起来，袖子里塞了洋钱，走到门口，牵了徐老八的链子道:“走吧。”徐老八道:“钱呢?”吴良骂道:“你真是穷花了眼了，我查了他们的流水账，并没这回事。你想讹人家吗?你们做了贼，真是没有一个有人心的。”徐老八道:“怎么你老

人家也帮起他来了?”吴良大怒，上去打了两个嘴巴，骂道："难道我也帮着你讹人?”一边骂，一边对柜上说了句明天会，便牵着徐老八的链子去了。管事的看见这事已完，心里才把这块石头放下去。

到得次日，只得配了些货物，送到义兴客栈里，果然吴良已在那里了。当时拣好了东西，叫伙计开了一张账单。吴良同那个人看过，便对伙计说："明晚上灯后来付钱，不就到我的家里去付。”伙计自把余货包好送回店里，复到义兴店来付钱，那人已不在店里了。店里的司务说："不是吴头儿交代的，到他家去付么?”伙计赶到吴良家里，吴良不在家，家里人说是不晓得。伙计只得说了大概，并约定明日来取。

次日下午，又到吴良家来，只听见吴良在里面骂道："这样不开眼的东西，那天的事，要不是我，他现在这个店里的东西，只怕都改了姓了。他当我是吃他的饭么?真是混蛋!他的伙计来了，你们对他说吧，这点点子东西，是我吴老太爷赏收了。他要钱，叫他到堂上去要去。来的人若是多说话，你们尽管刷他的嘴巴子。”伙计听得明明白白，赶忙退了出来，溜回店去，对管事的说了。管事的只气得发昏，然亦无可如何，又怕他勾起前段的事来，只好认自己晦气，算是如无其事罢了。就这样一搅，这个店里，是凭空破费了四百多块，这都是捕快诬良栽赃的种种凭据。要晓得周子玉当日不是孙友德替他花一注大钱，只要褚忠第二天一口咬定，周子玉终究是要吃亏的。至于苦主认赃，更是绝不要紧的事。譬如苦主看了不是，捕快是早已求过他的，叫他暂且认了去，便可跟追别的；或是说你要不认这案，以后更无破的

指望了；否则用苦肉计，说是官比得狠，大家吃不住，求他认了去，暂时缓大家一口气，那苦主若是心软了，听了他们的话，这周子玉的罪名，更是铁案如山了。至于永顺和这边，还是吴良的柔软办法；要是管事的不达时务，便又有新鲜的花头。总之哄吓骗诈，是他们的诀窍，越是老手，越做得干净。凡是天下的差役捕快，都是如此，并不是安徽天长县一处如此。

要知还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　游园拖磨切口须知　发路安家非钱不应

却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城里羊坝头，有一个饱学的秀才，姓魏名焕号有文，年纪二十多岁，天分本来极其聪慧，又极肯用功，竟是通今博古，下笔千言；看见国势日益衰弱，不免的时常发些感慨，却是秉性深沉，外面一些不露，时常咄咄书空，有一种无可如何之意。就有一班同学，约他同到东洋去走走。魏有文道："这却是极好的事。但是我生长杭州城里，一步未曾走开。如今要到外洋去，先须把内地这二十二行省走它一次，先考察各处的风俗人情，形势阨塞，再到外洋去走走，方能有益。"自从打了这个主意，便无意于再去看书写字。好在家里本是有钱，父母俱已下世，新娶的一位梅氏，幽娴贞静，极善持家，有文更是放心得下，可无内顾之忧，遂拣了一个吉日动身。先到上海，从上海上了火轮到天津，由天津进京，再从京城到河南、山东，转到烟台，复从烟台上了火轮，折回上海，又趁了江轮到汉口，从汉口起旱到

陕西。各处的古迹，任意赏鉴。又带了几本簿子，将一路上所见所闻，一齐登载在簿子上。

在陕西省城鼓楼前一个三义客栈里，住了有十几天的光景。他住的这间房，是一排三间，他住了上首一间，带的一个佣人，就在旁边打了一张铺。对过一间，住了一个本地的人，魏有文时常看他锁了门出去，一会又回来了，一会又出去了，再看他脸上，却是神色凄沮，象有甚么大不得了的事一样。有文年轻，喜管闲事，便时常留意他的行径。这日晚上，忽然打外面进来了一个人，穿着蓝褡裢布的袍子，罩了一件羽毛马褂，手里提了一个灯笼，上面写的是"正堂公务"四个字。只听见那人站在外间喊道："林二哥在家么？"对面那间房里的人，早已答应了出来，叫了他一声："大叔，久违了，里面坐。"就见他把那人让了进去，不知道嘁嘁喳喳说了些甚么。只听见姓林的说道："那怎么了，那怎么了！"以后的话，又低下去，也听不出。停了一会，又听见那来的人大声说道："二哥没别的话，就只八个字，是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"却又不听见姓林的说话。又歇了老大一会工夫，姓林的才把那个人送出去，嘴里还是承情费心后报的一番话。有文看了，诧异的很。

须臾姓林的回来，只听见他在房里有些响动，是用绳子捆东西的声音。有文本已是明天要动身的，便搭讪着走过来，在门口望了一望。那姓林的就是一个竹箱，一只篮子，此外就是铺盖卷了。姓林的看了他一眼，也没招呼。有文忍不住便问道："贵姓是林？"姓林的极为诧异，忙应道："正是。"有文又问他的大号，乃是瞻棨两个字，便跟着自己也通

了姓名，就问他是往哪里去。姓林的道："我是往潼关去。"有文道："很好，我们倒是同路。"当时把自己来历说了一遍。林瞻棨便连忙让座道："有翁，真是好福气。"两个人谈了一回，很是投机，便约明日一早一同起身，路上也可以不十分寂寞，林瞻棨也答应了。

次日一早，各人雇的车来了，开发了店钱酒钱，上了车。车夫把鞭子一扬，已是风驰电掣的，不多一刻出了城。打了中尖，晚上住的韩家寨。两人吃过饭，又谈了一会，更是合式，都有相见恨晚的意思。有文便问他此次来省，是为什么事。林瞻棨叹了一口气道："说起来话长，也实实的伤心。我本是保安县的人，我们保安是个苦地方。我弟兄两个，我是居长。我也进过学，有四年了。我兄弟比我小八岁，今年已是十七岁。我是在叔子手里长大的。叔子待我弟兄很好。我的兄弟自小定下了卫家的一位姑娘，生的相貌很好，本来打算明年要娶。不料我们那里有一个土霸，叫做蒋明允，本是个武官出身，不晓得怎样发的财。他只一个儿子，叫做蒋亦良，现在也有十六岁了。因为他下乡来收租，不晓得是哪个对他说的，卫家的姑娘生得好，他就托人去说亲。卫家说是有了人家了，他叫卫家去退。卫家怕他的势力，托人来说，被我叔子骂了一顿。卫家没法，直言的回复了蒋明允。蒋明允恨极了，时常想同我们做对，但是从没有交涉的事。又是一个居乡，一个居城，风马牛不相及的，也没有新鲜法子。我叔子也是防备着他，不肯轻易到城里去，恐怕是无意中惹出是非。哪晓得蒋明允的心思狠毒，他雇了几个人，到乡下来捉兔子，蹂躏我们的田地。我叔子出去同他吵闹了

一阵，他们齐大伙上前，把我叔子打了一个半死。我正在离村上三里多路一个人家教蒙馆，听见回来，人是散了，叔子也已不能动了。据地保说起，那一班人就是蒋家的，并且说，临走的时候，还交代好好的把卫家这头亲退了就没事，不然，一定要揍死他。我虽到家，也没有主意，便央人用门板把叔子抬了到城里喊冤，验了伤。等了三天，以为大老爷可以出票子传人了，哪里知道是一点影子没有。我还有个亲戚在城里，托他去找了书办，问他为甚么还不出差的话，这才晓得里面的细微曲折，说是要官出差，须先把请差费送了进去。我也没法。我们保安县都用的砂皮子钱，一两银子可以换个四吊多钱，他们也定要我付银子。接着又是书办来，说是起稿的费用。我想我们弟兄，都是叔子抚养大的，怎能不替他出这口气，便也通统答应了，为的是只要叔子伸冤。这倒果然快，银子交清了，差也下来了：一个叫蓝能，一个叫柯贵。他两个拿了牌票，又要什么发路钱安家费，又是动身的时候吃神福。这个当儿，我带的钱已是完了，幸而我这位亲戚慷慨，替我垫了。这前后已是用了三十三两多银子，差人还没出大门呢。"魏有文道："这官司可见是不好打的。"林瞻棨又道："等到第二天动身，我在一个茶馆里等他们，打从天明等起，一直等到小晌午，他两个才来。随即吃了茶动身，到了十里铺，他们又说饿了，走不动。我说没多路了，到了那里，我请你们吧。他们就顿时变了脸，说是叫他们枵腹从公。我看情形不对，只得找了我的一个相知店里落了坐。这乡里哪里有好东西吃呢？他们说开店的瞎眼，看不起他，就骂起来，我解劝也不听。又逼着老板去买了一只

鸡，二斤肉，就整治起来。他们就到隔壁烟馆子抽大烟，等到瘾过足了，才过来吃饭。吃饱了，站起来就走。老板问他要钱，又被他刷了一个嘴巴，说他是混蛋，这有一定的规矩，这意思明明是叫我会账了。我身上已是一文都没有，幸而是个熟人，这才把菜饭并烟钱统记在我的名下，跟了他们又走。到了我们镇上，他们又是折了二两银子去，说是什么客寓钱饭钱的话。我前面已是花了一大注，哪里为这零头好不给他呢？当时送过了他们，又进去看看我的叔子，谁知倒吓了我一大跳。”有文忙问所以。林瞻桀擦了擦眼泪，又叹了一口气，方才说出话来。

要知他叔子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　读批词上控总成空　入教会平反应有望

却说魏有文急忙要问林瞻桀的叔子怎样，林瞻桀擦了一擦眼泪，又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谁知我进去看我叔子，他老人家还是昏沉沉的，不省人事。我更是发急。今天一日，一点音信没有。挨到第三天，遇见蓝能，说是蒋明允派了一个佃户，叫施四德，跟我进城去打官司，明天一早走。就问我是一处走，两处走。我实在怕他们罗唆，就说我本来要到城内去买药，只可先走一步吧。蓝能亦没说甚么。次日一早，我便急急的进了城，又带了几件衣裳，到城里去当，为的是做盘缠，还要还我亲戚的钱，并饭馆烟馆的账。哪知道到了城里，再碰不到他们，一连就是三天，我可急了。幸而住在亲戚家里，房饭钱是不要，究竟我心上不安顿得很。到得第

四天下午，才听见说是他们来了，以为就可以过堂了，哪里晓得正接着游起花园来了。”魏有文道：“是哪个请你游花园？”林瞻棨笑道：“哪里是有人请我游花园？这是他们差人们的切口，案齐了不审，这些人在城里无事，东走西荡，就叫做‘游花园’。这一下子，足足有半个月，我又不敢回家，又不能再住下去，心里还是记挂着叔子。后来一急，倒急了一个主意出来。我去找了我们学里老师。老师先说不管，后来我答应送他一斗稻子，老师才肯答应去见县官。等到老师回来，才晓得县里大老爷年纪大了，早上的事过午就忘，昨天的事今天更不容提了。这件事还是前月里的，老爷早丢在九霄云外了。老师提起来，老爷才传了稿案去，问明白了，随即吩咐，明日一早坐堂。老师又替我托了稿案。果然次日午饭后，老爷坐出堂来，先问了我几句话，我也不很懂得。又见他问蒋家的佃户，佃户是奉了他主人的话，一味的胡赖。两下里搅了有个把时辰，官也烦了，就吩咐都下去，明天再问。到了明天，亦就并不再问。我又去打听行家，这又是什么故事。就有人说是叫做‘拖磨和’，也是差人的切口，就是审而不结的意思。这件事就一拖拖了两个月。我叔子已经死了，算起来，也还在保辜限内，我只得又去递呈子催，总归是没有一句爽利的话。我催到第二张呈子，倒挨了一顿骂，说是什么实属刁健。你想我家里人是死了，钱是花了，不能够求老爷伸冤，反倒落了一个实属刁健，这不真正气死人么？我等我叔子的后事办妥了，只得带了钱进府去上控，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，被他们逼出来的。哪知呈子进去，等了多日，批出来是什么‘仰该县提集两造人证，迅速

断结，该生迅即回县投质可也’。我以为这一下子官是一定要吃紧的了，赶紧回到县里投审。可笑县里又玩起花头来了，说是人证未齐，又出了差，去传卫家的人，不相干的人闹了一大堆。无奈这县官总是不肯过堂。又听说是蒋明允花了一大笔钱，县官也不肯十分追究，想把大家拖了一个昏天黑地，自然就不了而了的。我看这个情形，是没有法子想。想到我叔子待我弟兄的好处，就伤感起来；想到我叔子死的苦，就愤恨起来；想到蒋家的势力，县官的糊涂，就焦躁起来。要是就这么算了，不但死后对不住叔子，并且对不住兄弟。几下里一凑，就打定主意，再去上控。是这年九月，到了道里，递了一张呈子。好笑的很，他的批语，竟同府里一样。我想想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爽性同他玩一玩吧，这才赶到省城里，告了臬台的状子，以为总有一个下落的了。真是奇谈，批出来仍是仰府饬县，其余的话，也同那道里、府里的一样。我气极了，只得续上一张呈子，请他亲提，不但不准，又挨了一顿骂，批的是‘此案前已批仰该府转饬该县提集人证迅速断结，该生理应回籍到县候质，乃复率请提讯，意存尝试，实属刁狡健讼，仰即凛遵前次批示，听候该县集讯，倘再砌词混渎，定予押发’等语，这真是气破我肚子了。我到了这步田地，以为这案子是没有翻身的了。刚刚我又接到我兄弟的信，又寄来一笔钱，叫我如果告不准，一层一层的尽管告上去。我想莫如到藩台那里告吧。藩台这个衙门，进张呈子，可不容易，总得四两银子。我已是到了这个地步，说不得了，只得依着办吧。哪晓得这个批，又真不容易，足足的候了两个月，才批了出来，说是什么‘理应遵奉臬宪批

示，回县候质'这些话，这就是我动身前三天的事。事到如今，除掉告抚状，是没得别法了。哪里知道我在这里告状，我那县里都知道的。就这个档里，县里的禀帖也上来了，是求着上头把我发到首县，由首县派差把我押解回去，归案审办。又有一件什么公事，是详革衣顶，以为恃符刁讼者戒的话。上头都已批准了。昨天来的人，是我的师兄弟，他在承发房里做写字的。他见了这批，所以连忙来告诉了我，又叫我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但是走是走了，这一案终究没个水清见底的日子了。这骈是以往从前的事。承你不弃，我是尽情告诉了你，你看这事应该怎样办法？"

魏有文听他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直气得七窍生烟，拍桌子大骂。林瞻棨反倒解劝了一回。魏有文道："老兄，你家有这样沉冤，竟反不过来，现在倒是人财两失。我看你就是告到部状，也不过如此。我倒有一个顶好的法子，但是不应该出在我的口里，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。你的功名是考了来的，况且又不过一个秀才，也算不了受国厚恩。现在已是详革了衣顶，更没有什么顾忌。我看你要是能把这件事反过来，除非你老弟去投了什么外国的教，做了教民，方能不怕。蒋明允势力如何大，他总要输给你的了。"林瞻棨听他慷慨激昂的说了这句话出来，自己寻思了一回，不觉恍然大悟，连连的作了几个揖道："承教，承教。既是这样办法，我也不必往潼关去了。我原是怕上头拿我，所以我想到潼关一个朋友家去避难。现在我是不怕的了。"当下林瞻棨高兴的很，同魏有文促膝畅谈了一夜，到了天亮。各自上车分路。魏有文由潼关转赴山西一带，林瞻棨自回保安县去料

理投教，复去打这糊涂官司。究竟投教后如何情形，做书的也不忍再往下说了。

要知还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　争继嗣族弟放流言　许酬金讼师授秘计

话说湖南长沙县，离城五十里，有一座史家村。村里姓史的最多，也还有别姓在内。其中有一位富翁，姓闵叫做闵叔纯，一向在各省贩卖珠宝，时来运来，发了几万贯的家私。他本是住在城里，怕人家同他罗唣，所以避到乡里来住。正是田连阡陌，牛马成群，说不尽的豪华富贵。又有一个远房兄弟，叫闵中玙，是出了五服的，先前也在这村上教蒙馆，后来也就住下来了。闵叔纯虽是享福，却只多了一点点的缺陷，是年轻的时候，在外边东游西荡，结识了些墙花路柳，把身子淘空了，一直也没有生育过，所以现在膝下是儿女俱无。闵中玙光景虽然不好，却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做伯燻，小的叫做仲篪，都是极其聪明。闵叔纯甚是喜欢仲篪，颇有想过继他的意思，只是尚未开口。闵中玙也有点看出来，更是格外的巴结个不了。只有叔纯的女人臧氏，总觉得不是亲生的，心里不十分愿意，看见叔纯不做生意，在家里身子很好，就要替他娶妾。叔纯自将年纪大了，就是纳妾也是没用的话回复。无如臧氏是一定要办，后来到底拣了一个二婚头女人孙氏。因为她出嫁不到四年，早已生过三个孩子，且都是儿子，臧氏说她一定是宜男的。又恰巧孙氏新寡，孙氏的婆婆尤刘氏支持不住，臧氏就给了尤刘氏一百多

块钱，把孙氏接了过来，是这年四月里的事。果然这年六月里，就有了孕，臧氏极其欢喜。等到十月满足，居然生下一个儿子。叔纯高兴极了，少不得请客开贺，闹了好几天。就是叔纯的亲知朋友，没一个不替叔纯高兴的。只有闵中玓心里老大有点不自在，从前是十拿十稳，这分家当是在自己的荷包里了，如今倒变了可望而不可即，就从此存了心，一回想弄死这个孩子，一回仍想把仲篪送过去承嗣，终日里如热锅上蚂蚁一般。时常对人说："男子八八六十四而天癸绝。若是斫丧过度，有七七而绝者。我们这位老大哥，年轻的时候糟蹋得太过，是不到七七就要绝的。象他现在望六的人，已是不能人道，哪里还会生儿子！这是瞒人的话罢了，却如何也来骗起我来？况且这个孩子，也不象他。看那付贼头贼脑的样子，也不晓得是什么人生的。倒不晓得我们世代书香，倒玩起异姓乱宗的话来了。将来我们这位老大哥百年之后，我却断断不肯认。得罪了阿哥的罪名小，得罪了祖宗的罪名才大哩！"自此逢人辄道，大家也听得絮烦了。也有劝他的，也有挑拨他的；总归世上各样人都有，并不都是好的，也并不都是歹的。这且慢表。

却说闵叔纯替他儿子取名启后，爱护备至。到得六岁，又请了一个教书先生，教他识字。光阴荏苒，倏已九个年头。闵叔纯染了时疫死了，少不得发丧开吊，报给亲友知道。闵中玓听得叔纯已死，便连夜收拾了一肩行李，也不来探丧，径自匆匆的赶进城去，四下里托人替他谋个馆地。后来好容易找到了几个学生，每人"天地玄黄"念上一年，给洋钱一块。幸而是轮流供饭，才算是糊住了口。苦苦的挨了

一年零三个月，闵叔纯的女人臧氏也死了。闵中玙虽是住在城里，却很留心叔纯家里的事，时常叫他儿子伯壎带信上来。但是有人问起，只说出了远门，不说明躲在城里。人家也有知道的，都是事不干己，谁来多管闲事。

这日正在书房里替学生背书，却接了伯壎来的信，拆开一看，不禁大喜，用力把桌子一拍道："好，好，我真算等着了！"这学堂里共总有十七八个学生，一齐大惊失色，不晓得是什么事。闵中玙便对各学生道："今天放学，你们明天也不必来了，我要回家去。所有前月的束修，已收过了。这月里三天，算我送了吧，也不要了。我明日是一早要动身的。我还要收拾东西，你们也就此散吧。"学生哄然应了一声，已是一人夹了一个书包，纷纷如鸟兽散了。

闵中玙本没有多少行李，打了一个铺盖卷，搭了一只便船，次日一早开行。刚刚饭后，已是到了史家村，上了岸。回到家里，伯壎、仲篪接着，中玙便问了些家常的事，便带了仲篪一径到叔纯家来。一进门，看见了灵台，就假哭了一阵。接着就是孙氏领着启后出来磕头。中玙佯为不识，对着帮忙的人道："这是什么人？"帮忙的人说道："二爷才出去了一年，怎么这样好忘性。这就是启后，你的侄子，难道别人也好来披麻戴孝么？"中玙听了，立刻就把脸放下来道："啊哟，这是哪里说起！我哥哥在日，你们玩罢咧。现在是大事在堂，难道你们还要玩么？"大家听了发楞。中玙道："哥哥早就对我说了，说是他到百年之后。叫仲篪来承他嗣。因为膝下没个男女，你们大伙儿鬼混着，弄个野鸡孩子骗骗他。我哥哥死的时候，偏我又出了门，不晓得大家存了个什

么心，并不去找仲篪来成服。现在是把我嫂子也弄死了，刚刚我却回家来了。这件事别的也不必说，只依着我哥哥的话办了。”便喊仲篪过来道：“我从前因为你伯父无子，久已把你过继给伯父这边。现在伯母也死了，没有别的，你就在灵前成服。一则是他生前求我，我答应过，难道好现在不算？一则我闵家世代书香，也并不是低微，怎么凭空闹起杂种来呢？”仲篪听见，赶忙把外间一件大衫脱去，里面露出麻衣，已是穿好了来的，袖子里扯出一个麻帽子，戴在头上，便抢到灵前磕了个头，钻进孝帏里去了。中玙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忙又收了回去，大声道：“孝子已是成了服。这个孩子，叫他家里人领了去吧。”这个时候，孙氏虽是没有主意，那些帮忙的，却颇有几个是叔纯的至交，还有两个受过叔纯的遗嘱，叫他照应启后的，便大家不平起来，一个个上来同中玙辩驳。这是动了公愤，一个赛过一个，早把中玙说了一个张口结舌，颇有口众我寡之势，暗道：“这事不好。然既已至此，亦断没有作罢的道理。”便向大众作了一个揖道：“这是我闵家的家事，不关诸公分毫。诸公就是再讲上几担礼，我也只当是耳旁风。我只要把这个小杂种撵出去，不要败坏我的清净家风。”这个时候，里里外外嚷成一片，进来看热闹的也挤了一院子，就有些欢喜多事的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在那里混骂。中玙看光景，恐怕他们要动手打，一定要吃眼前亏的。眉头一皱，才打算一个主意在心，站起来往外就走。挤出了人堆，才发话道：“我们当官去讲理吧。”说罢，一径去了。

孙氏看见这个情形，心里十分难受，领着启后对着大众

磕了一个头道："我们大先生在日，同诸位交情也都不错。现在家里闹成这个样，只求诸位看一看死人的情分上，始终说句公道话，我母子就感恩不尽了。"说罢大哭。大家也有劝的，也有骂中玙的，忙乱了一回。孙氏同了启后进去，仲篪却是坐在孝帏里不动，这也是中玙教了来的。

却说叔纯的知交里面有几个有体面的：一位是伍鼎新，开着米坊面坊，儿子已取过佾生的了，所以人都称他伍老太爷；一位是陆士凤，是十年前进的学，现在就乡下一个书院里主讲；一位是戚亦扬，是屡次县考，没有一回不终复的，家里开了一个蒙学馆，跟他念书的也不少，且是说句话，都在理上，人人都敬服的，年纪虽大，倒有一种齿德俱尊的神气；还有启后的丈人家高有礼，也是一位开药店的老板：这些人都是帮着孙氏说话的。大家晓得中玙是决计不肯就此歇手，大家议论了一回，也就各自散去；却叮嘱闵家的人，要是中玙来胡闹的时候，赶紧过来通知。便从此拔长了耳朵打听不表。

却说中玙气愤愤的回到家里，一夜未曾睡好。次日起一个大早，走到了离镇上十五里外的一个大集镇上，找到一个有名的讼师王伯丹。这王伯丹是专门替人家出歹主意的，做的呈子又能挟制官府，只要有钱给他，他的主意是层出不穷。他出的主意却是看着出钱的多少为准，钱越多主意越辣，因此没有一个不怕他的。中玙带了四样礼，先送给王伯丹。王伯丹拿眼瞟了一瞟，早有人来收了进去。王伯丹把闵中玙让到小客房里坐，他自己却在一间耳房里抽鸦片烟，足足抽了有两个钟头，才出来陪中玙。中玙先说了些仰慕

的话，继而又说到他这件事，又说到要请他出主意的话。王伯丹抱着水烟袋．点着一个纸炊子，尽着出神，停了老大一会，方才慢慢的说道："这是件大事。要是反了过来，老哥便从此是个富翁。但是古人有句话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我也是偌大的年纪，又何必无缘无故，来造这个孽呢？"中琲听出他口气，是想钱的话了，遂立刻答道："老人家你也太多心了，难道我还敢白费你心么？不过我现在光景是拿不出来，等到大事告成，自然是木本水源，不忘所自，一定是重重的酬劳。你伯翁向来晓得我的，我也断不敢过河拆桥。况且我的为人也不是那样，当真伯翁还信不过么？"王伯丹道："不是这话。讲起钱的事，兄弟已是数见不鲜。纵让是老哥送我五六千银子，这也是个棘手的事，也还得仔细商量。"中琲听他开口太大，心上有点发毛，脸上就有点火刺刺的，当时定了定心想道："那边的家当总在十几万。果真成了，三四千银子也有限，不过是九牛身上拔一根毛，就譬如老大晚死一二年吧。"主意已定，忙陪笑说道："只要伯翁有什么妙计，能得事成，兄弟亦断不肯忘恩负义，情愿送雪花银三千两，以后还可以遇事尽情，决不含糊。"伯丹听了大喜道："老哥真是朋友，不枉我们平日相好一场。既是如此见爱，老哥的事就是兄弟的事，兄弟定当出个死力，以仰副老哥的雅意。但是这事有三件办法，我先说给你听听，再大家斟酌，或是老哥一样一样的去做。我想任是他们神通，也不能逃出我的手掌。"中琲道："很好，倒要请教。"伯丹听了他的话，歇了半天，才慢慢的说出三条主意来。

要知是何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　剪羽翼故友远嫌　攻腹心老妪生事

话说王伯丹口许闵中筠有三条主意，喜得闵中筠眉花眼笑，急于要问。伯丹慢慢的说道："第一件，是把伍、陆、戚三个人，许他几个钱，不图他们别的，只要他们不来问这件事。本来闵家的事，与他们是不相干的。他们见了钱，自然是避开去。要是三个都上了套，是再好不过的；万一有个把倔强的，一定要凭公调处，他已是独木不能成林。你还可以在外散布谣言，简直说他同孙氏有奸；他听见这个信，自然避之不及，还敢来多管闲事么？这叫做先剪去他的羽翼。等到羽翼剪去，这事也就好办了。这是第一条最要紧的。第二，你把孙氏的前夫的娘找了来，听说还活着，也大大的给她几个钱，叫她到那边去认孙子，说是媳妇卖了，孙子是不曾卖的，要领去归宗。如有人不依的时候，教这老婆子打滚撒泼，拚命寻死，只教她一口咬定，说是你哥哥当年不会生育，才打她家里把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抱过来哄人，现在因为自己膝下无人，这才来领这孙子回去。更教她一口咬定是十二岁，这十一岁是假的。你却一旁去劝解，代做好人，这叫做攻其腹心。就是孙氏一人强辩，当不住这个老婆子一口咬定，谁人还信孙氏的话！至于小孩子，更是不知自己的来历了。这是第二条最要办的事。第三，就得你去找个人，重重的许他一笔钱，叫他乘人不备，躲到孙氏房里，藏在床底下。等到布置好了，你却多带些人，去对孙氏说，外边有人说你养着奸夫，我是不相信，但是人言可畏，必定也要

明明心；就是你不怕什么，难道我们老大死了，还当王八么？如今不如到房里去搜搜，更是妥当。孙氏于心无愧，自然一说就答应。你便带了人进去，假意先在各处一搜，然后翻到床底下，把人拖了出来。先就嘱咐了那个人，叫他咬定是奸夫。你便装着生气，把奸夫捆着，立刻去请些公亲来，就借着败坏门风的话，当时把孙氏驱逐。要是孙氏不服，就同她到堂见官。奸夫是和奸，没甚罪名，叫他不要改口。万一有点不妥当，不过花上几个钱，官司就赢了。孙氏自然是断回娘家；孙氏一走，那启后小孩子，还会活着么？这是第三件主意。此外虽还有些法子，谅来也可用不着了。你先去照我说的话，挨一挨二的去办。”中玙听了这一席话，喜得心花大开，连忙作揖道：“老先生真是赛诸葛，我可要五体投地了。”两个人又斟酌了一回，中玙方才起身告辞回去。

却说这位陆士凤，是叔纯的好友，平日诗酒往还，极是契合。叔纯看得士凤为人做事，都还光明磊落，临死的时候，把他同伍、戚两位，请到床前，重重的拜托了他们三个人，叫他时常看顾点启后。陆士凤是言规行矩的，既然答应，早已如同受了先帝爷白帝城托孤的顾命一般。伍、戚两位虽同时一齐答应，却也不大放在心上。从来说的，人在人情在，叔纯已死，他们不来想启后的法子，就算是好人了。士凤看了中玙的情形，心中大为愤愤，又因为是外姓客，竟疏不间亲，不能十分认真，回到家去，闷闷不乐。过了两天，忽然有个人来请他去吃茶。士凤问他名姓，来人亦不明说，只道：“到了自然知道。有人等你，有要事相商。”士凤只得跟了去。到了茶店，见面之后，却不认识。一看旁边桌上，伍、戚

两位，已都在那里，心里不大明白，就连忙请教请他吃茶的人尊姓大名。那人道："在下姓马，字亦渤。"说罢归座。堂倌泡上茶来，吃了一两开。马亦渤打袖子里取出三个封子来，放在桌上。就取了两封，走到伍、戚二位面前，打了一躬道："些须不成意思，先请笑纳，随后加十倍奉缴。"伍、戚两人笑逐颜开的接了过去，嘴里还说请你先转致道谢。马亦渤又说了一声岂敢，方才回到自己桌上，对陆士凤道："兄弟是闵中玙的妻舅。因为闵家的事，中玙要同他分个水落石出，素来晓得诸位是常在他家的，所以特特的约会了诸位来，叫小弟当面拜托。也不想诸位怎样出力，只要以后那边的事，诸位不必预闻，舍亲是万分感激。这点些须薄礼，一样三分，先请士翁笑纳，只不过不成意思。随后等到事情大定，还要加十倍奉上呢。"陆士凤听了大惊，做声不得。伍、戚两人，早走了过来道："士凤哥，这没有什么，我们只好谨遵台命就是了。"陆士凤看见伍、戚两位已是被钱迷住，自己却是一团怒气，厉声道："论起来老大在日，同我们是莫逆之交。现在他孤儿寡妇，家难大作，我们稍有人心，当惟力是视，极意照应，方是正理。二爷不要我们过问，这句话是怎讲？至于说他这个儿子一定不是老大生的，人家问我，我是自然直说；不要过问，是不是不许我直说么？"马亦渤道："这是预先的一点点敬意。等到事成之后，自然还有大把奉送士翁，你尽管放心。"陆士凤道："这是什么话！难道我们为这点银子，就把个死朋友卖了么？银子无论整千整万，是有完的时候，人生顶多不过百岁；到了百岁之后，也得要死。今天糊里糊涂做了这样亏心事，将来死过去，拿什么脸去见老大

呢？这个断断不敢从命。请亦翁回去转告二先生说吧，他家过继的事，他本有儿子的，二先生一定要把儿子推过去过继，反说人家儿子是假的，只要理上说得过去，二先生尽管做，又与我什么相干。至于要我随同二先生丧良心，说启后不是老大生的，难道我活了这样大年纪，还是这般见钱眼开、昧尽天良么？不要说是送我若干银子，就是把家当一齐给我，我也享用不了。至于伍先生、戚先生，我们从前是在大先生床前说的什么来？如今就都被钱蒙了心，我不知道你们死去，见了老大，拿什么脸去对付他呢！”陆士凤年纪本大，越说越气，竟浑身乱抖起来。马亦渤看见他发了大气，倒不得主意。先前只当是他嫌少，后来见他斩钉截铁，亦不敢再说，却呆瞪瞪的望着伍、戚两个人。伍、戚两个人也一句话没有。只见陆士凤气愤愤地站起来，颤着声道：“我还有我的事，改日再会吧。”说完，竟扬长去了。

马亦渤气了一个发昏，伍、戚两个也很觉得没趣，却是已经得了两封银钱，也不舍得拿出来，只得帮着埋怨士凤不知轻重。马亦渤呆了一会道：“他是做定了忠臣，你们二位呢？”伍、戚两个同声答道：“这点小事，莫说二先生还尽个情分，就是空口说白话，交代我们，我们还有别的议论么？我们借此结交二先生，难道二先生还会亏负了我们？至于二先生的厚赐，本不敢领，不过现在老陆这样一搅，我们也就璧回，反显出我们也是不受抬举了。只可权时收下，随后再慢慢图报吧。”马亦渤道：“好，好，这也是一句话。”伍、戚二人又道：“亦翁回去，替我们多多致意，异日登门再谢。”马亦渤把这封未收的银子，收起来塞在怀里，起身作别各散。

却说陆士凤回家，仔细一想，这件事终究不妥当，便歇了一会，一直踱到闵家来，喊了启后，去请了孙氏出来，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，并嘱咐她诸事留心，不可大意。还有叔纯的一个老伙计，从前在外面很吃过辛苦，姓邹名必大，是个万金可靠、一钱不苟的人，陆士凤又告诉了他这回事，也叫他诸事留心。大家领会，士凤自回家去。

第二天杳无动静。第三天陆士凤在街上闲游，遇着了一位同学季恩灏，闲谈了一会。季恩灏就拉了陆士凤到他家去坐坐，说起前天那一番话。季恩灏道："现在这件事很不妥当。我昨晚在闵老二那里闲坐，闵老二对我说，孙奶奶不正经。还有一句可笑的话，你可别气，说是同你有奸。我当时就驳回他，说你这样大年纪，哪里会有这事，这句话是哪里来的，他也说不出来。"陆士凤不等到说完，气得眼珠子里火星乱爆，骂道："这个人真是猪狗，如何这样含血喷人！"季恩灏道："假的真不来，也没人相信，由他去嚼舌根子去。老二的为人哪个不知道，只不过以后你要少到启后家去为是。并不是怕他，省得传了出去，孙奶奶那边倒难为情。"当时陆士凤气极了，一定要即刻去找闵中均拚命。幸得季恩灏婉转劝导，方才罢休。从此士凤却当真不大过去，只不过每天派个人去问问罢了。

等到叔纯、臧氏五七这一天，雇了一班和尚在堂前念经，启后在灵前磕头，仲篪也在那里磕头。忽然打外边走进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子，扶了拐杖，一步一跌，直奔到灵前来，一把便把启后拉住喊道："孙子，你做什么事？家去吧！"启后出其不意，吓得哭了起来。伺候灵台的，早已去告知邹

必大。邹必大赶紧过来，孙氏亦已走了出来。孙氏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乃是他前夫的娘，是自己的婆婆。孙氏便连忙去拉开，让她坐下。那个老婆子还是喘吁吁的，一口一声叫孙子回去。邹必大也有点认得，忙上来问道："做什么事?"老婆子道："他是我孙儿。我家里现在没死人，为什么叫他在这里戴孝?"邹必大道："这位小官官是孙奶奶到这边生的，怎说是你的孙子?你既然把媳妇价卖，便与你恩断义绝了，怎样又是你的孙子?"老婆子道："你不晓得！从前我们家里穷极了，又因为媳妇年轻，怕不能守，才把她说合到这边来。她来的那一天，她说是这边娶她为生儿子。但是你们主人年纪大了，不能生育，如今要把这件事想个法子。到后来也是她自己出的主意，把她生下来的这个孩子，那时候不过三个月大，说是等她到了这边，就装起假肚子来，等到十月满足，却暗暗的把我个小孙子抱过来，算是她生下的。我看她可怜，也就答应她照办。幸而大奶奶不曾生育过，所以不晓得生孩子的事。不是那时候，还说是小孩十分壮大么?这不过是骗骗死鬼的办法。我本不敢多说。如今我已老了，眼前又没一个人，想起儿子虽是死了，还有孙子，所以今天特地过来领我孙子回去。可怜我那孩子，不知替哪个披麻戴孝呢！"一面说，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，哭个不了。又忽地跳起来，去扯启后道："孩子家去吧！咱家里也有粥喝，不犯着在这里替人家戴孝。乖孩子，乖孩子！你连你祖奶奶也不认得了！"孙氏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也明晓得是中玙的主意，只没有法子。倒是邹必大道："你真是瞎说！从前大先生在日，我是寸步不离。生这个孩子，做满月，我还抱出来看过，哪里有什么

一年多大的孩子！满了月，因为奶不够吃，还是我去找了一个徐嫂子来贴奶，这事瞒得过我么？你是穷花了眼，油蒙了心，不就是哪个给你钱，央你出来瞎闹的！”老婆子不料被他一句话说着了心病，脸红过耳，顿时威势就挫了三寸。大家以为这婆子的嘴可被邹先生堵住，没有别的说了。

欲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　算辜负三条妙计　急打点一纸呈词

话说孙氏的婆婆被邹必大堵住了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停了一会，忽又硬挣挣的嚷道："我不晓得你说的什么话！这是我的孙子，无缘无故来给你们穿孝，我看着怪难受的，今天是一定要同他去。"孙氏这时候也回过味来了，便接腔道："是你的孙子，俺也不要；是这边的儿子，难道也算你孙子不成！至于你说我抱过来的，可是我自己到你家去抱的，还是你抱了送过来的？"老婆子道："什么话！真是有天没日头了。明明是我的孙子，怎说是这边的儿子？真不怕天打雷轰的东西！"邹必大道："且慢着。既是你的孙子，为什么这些年你不说呢？"老婆子道："我年纪大了，我忘了。今日还是这里二先生打发人对我说的，我才想起来，所以我才过来认他。难道他自己家里的人，也会错么？"邹必大已是晓得了底细，便把老婆子拉在一边，同她细细的说了一回，骗一回，吓一回，又暗暗的许了她多少钱，老婆子也就软了下来。邹必大告诉了孙氏。孙氏道："这不是买她的口么？她以后再要说蛮话，我们可没得说了。"邹必大道："这事叫她对大众诉说

一遍，我再打发人去找了她的大孙子来。这个人我认得，是最直爽的，现在离这里十五里路，一个柳树店，做剃头生意，平时也得我点好处。叫他来证信就是了。”孙氏想了一想，也就依他。

邹必大立刻差了一个人到柳树店去，并交代一定陪了同来。孙氏又去陪着老婆子吃茶吃饭，说闲话。到了上灯时候，老婆子的大孙子也来了，邹必大同了进来。这个人名叫尤诚，在门口已向邹必大问了备细，一到里面，看见了老婆子道：“老奶奶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”老婆子不提防她大孙子来，呆了一呆，便嘻着嘴道：“我是来同你兄弟回去。你来了很好，你帮着我同你兄弟回去吧。”尤诚道：“老奶奶你真是糊涂，我又哪里有兄弟？你又听了什么人的调唆，来混搅。天不早了，我同你回去吧。”便回头对着大众道：“是昨天这里的二先生，送了十两银子给我们老奶奶，叫她来认孙子，还说是事成了，再给她一口上等棺材。我本来不晓得，才刚回家，不见了老奶奶，问起来，才知道是这回事。”又回头对老婆子道：“奶奶，我可是不愿意。你老奶奶自己睡了一口棺材去了，领了人家的孩子回去，也要给他吃，也要给他穿，以后都是我的事，我可承当不起！奶奶你想想吧。”老婆子不料他这句话把她的隐情和盘托出，老大吃惊，还争着骂道：“混账小崽子，别胡嚼舌头吧！”邹必大便接着问道：“二先生的事，你如何晓得这样清楚？”尤诚道：“我是昨天才到柳树店去的。我在家的时候，二先生同了一个姓马的，来说了两三回，都被我挡住了。不知道怎的，我一走就闹起来，我可是一句瞎话没有。老奶奶你也别过于相信那边，现

在是十两银子，不过是一张纸片；一口棺材，也不曾到手。大冷的天，你老奶奶倒这样的胡闹，要是出点岔儿，我剃头的生意也就结了。”邹必大又道：“二先生怎样说的？”尤诚道：“二先生说是要谋他大先生的家当，只多了一个小孩子。要是你肯认了回来，少不得这分家当，就是他的了。”又将如何出主意，如何一定不好软这一口气，说了个一字不遗。邹必大哈哈大笑，对着灵前，并门里门外的人说道：“你们诸位可听见了。老奶奶，你怎么说？”老婆子又是气，又是愧，却是一句话说不出来。邹必大一面做好，一面做歹，才敷衍了尤诚，扶了老奶奶回去。大家无不痛骂中玙不提。

却说中玙听见事又决裂，只得仍旧来见王伯丹。王伯丹问了备细，摇摇头道：“这是你自己不会，以致坏了，可惜，可惜。既然弄了这些脱节的事，无可奈何，只可做这第三条主意了。可是一句话，你要选个妥当人，别再闹坏了，那可别怪我，可惜我不是你家的人，要是你家的人，这事易如反掌。”

中玙沉思了一回，猛然想起一个人来，便起身告辞，一径跑到街尽头一个皮匠店里，问道：“金老二在家么？”只听见耳房里有人答应。中玙回头一看，正是金老二，连忙道：“久违。二哥一向可好？”金老二也寒暄了两句。中玙便拉去吃酒，就便同他斟酌王伯丹的第三个主意。金老二见钱眼开，早已一口应承，订定明晚去做。因为第二天是臧氏的断七，出进的人多，可以混得进去。两下商议一定，各自回家。

到得次日，中玙带了家里的两个人，又去雇了七八个种田的人，磨拳擦掌，一径到叔纯家里来。邹必大只得出来迎

溇。中玙也不理他，一直往后就走，走到灵前，喊了孙氏出来道："我在外边，听见多少闲话，都说你在家不端，房里藏有奸夫。我虽不相信，奈是大家都这样说，我也不敢必定说有，也不敢必定说没有。我看你也要自己明明心迹。"此时孙氏早已气的两眼发直，两手冰冷，正想说话，中玙也不等她说，便一口气往下直说道："所以我如今带了十几个人来，等我搜一搜。一来可以杜绝外人的闲话，二来也可以表明你的一片守贞的心。虽然是冒失，却也是为了你，你跟我进来吧。"一面说着，一面同了十二个人就进了孙氏的房。先打帐子后头搜起，搜了一回，影响全无，便骂道："不晓得这班混账东西，嚼的什么舌头！"便假意要同了他们出来，忽而立住道："床底下可曾搜过？"跟人道："不曾。"中玙道："也看一看。"跟来的人便去掀床围子。中玙以为是一定拉了出来了，便在那里拍桌大骂道："好淫妇！做的好事！"正想往下再骂，只见跟人道："也没有。"中玙大惊。孙氏却早上来，一把揪住了中玙问道："可曾搜出来？"中玙道："不曾不曾。"孙氏道："既是不曾，我又怎样算是淫妇，又做的什么好事？请说明白了再出去。"中玙看见孙氏翻了脸，倒没得法想，只得改口道："是一个女人家对我说的。我是骂她，你不要误会了。"一面说着，便从人丛里挤了出来，也不管跟来的人，便自己一溜烟去了。孙氏便披头散发的哭骂了一回，中玙跟来的人也觉扫兴，便搭讪着都溜走了。

却说中玙出了大门，心上大为诧异，金老二已是说明白了，为何临时不来呢？这是什么缘故？便一直来找金老二。哪知金老二自从早上起来，便觉得有点头晕，因为答应了中

玓，不能回复，便硬挣着往闵家来。走到半路上，一时眼花腹痛，两腿发抖，刚刚有个古庙，便进去歇息一回，不料身上一阵一阵的冷个不了，原来是发了疟疾，心里想家去，却又两腿走不动，只得坐在神前，哼个不住。就这当口，中玓已是带人往闵家去了。等到疟疾发过，已是半夜，一步一步的挨到闵家门口，只见门口站了许多人，都在那里辱骂中玓呢。金老二问了情由，知道已是不及，只得挨回家去。刚刚到家，却看见中玓坐在那里，一眼看见金老二进来，直气得他三尸暴跳，七窍生烟，跳出来戟着手大骂道："你这个丧良心的东西！你是安着什么心？你哄我！"金老二见中玓骂他，不由得气往上撞，却又按捺住了，把自己如何发病，如何在庙里不能动身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中玓却不肯信，仍然是破口大骂。金老二也气极了，便跳了出来，对着过往的人把前后情节，一五一十的数说一遍。中玓想拦他，已是拦不住了。那些过往的人都听得明白，顷刻之间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闵家也就晓得了。中玓急了，只得老着脸，急急的奔回家里去躲着。自从此次大闹之后，却很安静了一个多月。闵叔纯的出殡日期，已是看定了。

中玓没法，只得又去找王伯丹。伯丹道："蠢材，蠢材，三条好计都被你断送了。现在也没有别法，只有告他一状看吧。"中玓一听，倒也不错，急忙问道："这衙门里可有门路没有？"王伯丹道："有，有，只要你肯出大钱，管包你再不会输。"中玓道："我光景是不好，要我出钱，只要拗过这口气来，把老大的家私归了我，我自然是大把钱往外送。现在叫我拿什么给人家呢？"王伯丹道："那倒不难。你有什么契

据，或是写上几张借票，都可以算得的，难道还怕你赖了不成？”中玙大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就容易了。”当时便商议怎样做手脚。伯丹道：“现在这位刑名师爷，是余千选，同我最好，我去找他，再没不妥。不过口辣些。总而言之，你这件事，要是全色全收，没有五千银子是不成的。”中玙道：“事成就依你五千，不成可是一文没有。”王伯丹道：“自然，自然，只是不要改口。”中玙道：“你不相信，我写张笔据给你，再取点东西押给你。”王伯丹道：“押给我不成，衙门里那些开销，虽不能尽是现钱，也要有一半现钱才好。人家看了雪花的银子，才肯说话；要是空口白话，孙氏那边，难道不会塞狗洞么？要是你不论什么去处，尽用借票，这官司直截不必打，是一定输的了。”中玙道：“如何是好？你要替我想想法子。事成了，我只当你亲哥哥看待。”伯丹道：“算了吧！叔纯不是你哥哥么？你看待得好？”中玙道：“别提这话，总要替我打算。”伯丹道：“你家里田地房产衣服等等，一共也值几个钱，拿出来变卖了，先去上下使用，等到将来再行置办，亦未尝不可。”中玙抓耳挠腮了一回，看来只好这样办，但是一时不得受主，如何是好。伯丹道：“你那五里拐的二十亩地，也能抵个八九百吊钱，你交给我，我包你八百吊就是了。”中玙大喜，一口气跑回家去，捡了田契，包做一包，又写了卖据，一并交给王伯丹。王伯丹就开了一笔账，是衙门里用度，除每项付一成或二成外，共开支七百二十吊钱。下余八十吊钱，交给中玙，说是做进城打官司的伙食吧。

过了一日，王伯丹同着中玙进城，找下处住下，写了呈子，投了进去。果然钱可通神，衙门里公事，向来是积压惯

的，此次却是准了状子，签稿并送。到了晚上，票子已是出来。派的差人，无非是张千、李万。中玙先请他们吸烟吃酒，又重重的托了他。原差会意答应，便一直往史家村来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　有理无钱贪官枉断　山穷水尽故伙输忠

话说邹必大自从中玙第三次滋闹以后，便晓得这事不妙，与孙氏商议妥当，把些现钱慢慢的运到陆士凤家去安放，又把自己同叔纯开的店铺，造了些假合同，假账薄，并归并据，作为与闵姓不相干了，就算是剩了四百亩地没有动。忙碌了好几天，刚刚有点头绪。忽听得打门声音，邹必大睡在床上，叫人去开门，自己亦就跟了出来。一看，认得是公差，便让去客房里坐，又忙着备饭送下程。差人晓得他家有钱，并不滋扰。邹必大又每人送了十两银子，请过牌票看了，央他耽搁一天起身。差人也答应了。必大便去同孙氏说了，一面预备起来。又雇了两部车子，载着孙氏母子，又把家事托了几个靠得住的人管着，自己骑了一匹驴子跟着进城，又随身带了两包银子，到得城里，找饭店住下。差人便去投到，定于明日早堂听审。

当晚有更把天的天气，只听见门口有人问道："史家村上来的一位姓邹的在家么？"邹必大连忙走出来，却不认得。那人进来四面一望，便坐下了。邹必大便连忙让茶，又请问名姓。那人道："我姓彭，只叫我老彭罢了。邹先生一向是在闵府上得意？"必大道："我们是老伙计，我也成了家，相距不

远。现在也因为他家没人，时常去走走。”老彭道：“很好，难得。到底他们二先生说的话，可有点影响么？”必大道：“这真是含血喷人，哪里有点道理！”老彭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是衙门里师爷的伙计。现在这件事，二先生已是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不由得人不相信。明天孙氏母子，怕要吃亏。”必大道：“天下事抬不过个理去，难道大老爷不问情由，只听他一面之词么？”老彭道：“你老哥还是三代以上的人，不晓得这里头的奥妙。自古道，有钱使得鬼推磨。你们这起官司，明明是个破财的事。譬如二先生，拚着花上一千，你们拚着花上二千，就是你们赢了。我是个闲人，出来瞎说说。要是用到我，我也可以替你们效力。”邹必大晓得这事不对，中玙反正拿着不肉痛的钱，譬如没有的一样，胡钻乱塞。当时沉吟了一会，竟回答不出来。老彭道：“老哥，我还有一句话，是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明日一早，就要过堂。一经官断，那些家私可就没有孙氏母子的了。我看起来，这件事就是多花几个，也很值得的。”邹必大哪里肯听，只觉得官断是公平，万不得偏袒；况且这衙门口的人，最会哄吓诈骗。又因为闵家的产业，是他同闵老大日积月累，死力经营，不容易聚得起，看着自然是格外重些，便不把老彭的话当真。瞎周旋了一阵，只答应了三四百块钱。老彭看得话不投机，也就坐不住了。

次日清早，差人便来呼唤，说是官要坐堂。孙氏连忙收拾，带了启后，到了衙门口，却还是静悄悄地，不敢走开。只得找了一块阶石上坐着。一直等到太阳直了，才看见有出出进进的人。此时孙氏母子，是又饥又渴。邹必大只得买

了些吃食送来，给他们充饥。又等了两三个钟头，太阳已经平西，才听见里面吆喝伺候。好容易巴得官坐了堂，先看见带了一个人进去，是在左首小屋里歇着的。背影一看，仿佛就是中玙。停了一刻，才听见传闵孙氏。孙氏只得同儿子上去跪下。偷眼一看，这位大老爷，年纪已是不小，胡子也花白了。幸而说话清白，还可懂得。只听见劈口问道："闵孙氏，你为何把尤家的孩子，来顶闵家的祀？"孙氏爬上一步说道："小妇人从前本是尤家的寡居媳妇。因为这边大爷在日没有儿子，大奶奶想给他找一个人，不拘是二婚三婚，只要能生孩子。当时俺婆婆家里穷，只得央人说合，是头一年四月里进门，六月里有孕，第二年四月里生的。那年大爷死了，就是他成服穿孝。现在大奶奶的事，自然也是他成服顶祀了。所有二爷说是尤家的孩子，这话实在是毫无凭据。而且二爷辗转设法，谋夺大爷的遗产，已经不是一次的事。求大老爷伸冤。"话未说完，中玙在一旁嚷道："你自己心上明白就是了。总而言之，尤家的孩子怎么能来顶闵家的祀？"两边一递一句，抵抗了一回，官才把他喊住，不许吵嚷，便对着孙氏道："这件事你也不用狡赖。据本县看来，闵叔纯一世不曾生过孩子，或是天阉，也未可知，何以你进了门便会有孕？此可疑者一。年轻的时候，尚且不能生育，等到年纪大了，倒会生起儿子，已无这样情理；又且不先不后，刚刚你进门第三个月，就有了身子。此可疑者二。既说你会生孩子，何以此后不多生几个，一直等到闵叔纯死，也不曾再添出一个来？此可疑者三。为什么不生个女儿，却生个儿子？此可疑者四。本县是明镜高悬，你不要疑心本县，帮了你们

的二爷。你可晓得，这异姓乱宗，是件大干例禁的事，本县断断不容含糊。从前既有闵仲篪承继的话，自然是断他为嗣。你大爷留下的产业，也就应该给他。你这件事办得不好，本应重办，姑念妇孺无知，也不追究。你自己同了孩子，另外过活去吧。”孙氏听了这回堂断，急得满头是汗，连忙磕头道：“大老爷说的话，虽然不错，但这孩子明明是大爷的。二爷说的话，更无实在凭据，如何能够服人？况且小妇人带着这个孩子，到哪里去过活？”官道：“那不能过活的人多着呢，我焉能管得许多！况且既是尤家的种，你就归尤家去。尤家不收留，你也要想法子过。本县既经堂断，是不得错的。你如不服，你只管上控去吧。”说毕已是退堂。孙氏弄得没法，号哭而出。到了外边，邹必大是本在这里听审，已是晓得了，真觉得一腔愤懑，便是九幽十八狱无此黑暗。当时随同他们回店，商议了一回，也没法子。早已看见中玙摇了进来，喊了邹必大，要同去交割东西产业。邹必大一肚子的闷气无可发泄，却又按住，慢慢地道：“这东西产业是飞不掉的，我城里还有两三天耽搁呢。”中玙看他神色不对，也不再说，一径下乡去，便带了人闯到闵家，堵住了前后门，把东西契纸银钱都点收了，又叫几个人把棺材扛出去，到了老坟旁边放下，盖了一条席子，就算完了。他查点了一回账薄，不足二万块钱，心里老大疑心，暗道：“老大在日，何止这一点呢！难道他们是已经运开了？”便对着这些看家的人问长问短。这些人虽然有点晓得，却很可恶中玙，都回说不知道。中玙没法，只得逐一清理，从此席丰履厚，算是长沙县的一个富翁了。

却说邹必大踌躇了一天，不得法子，只得写信约了陆士凤来，会同几个朋友，上了一张公呈。刚递进去，邹必大托他看家的人已赶上城来，如此如彼，说了一遍。孙氏一无法子，只有恸哭。邹必大陆士凤更是气得目瞪口呆。挨上三四天，县里已是挂了批。抄来一看，上边写的是“案已讯结，毋庸多渎”八个字。大家皱着眉头，没得话说。陆士凤道：“这事非得上控不可。”邹必大道：“现在那母子还没有安身的去处。总之你我两家，都不便住，恐有余波。怎样好呢?”两人斟酌一回，才把启后的丈人找了来，说明白另外腾出两间房来住，用度自有先前运出来的陆续支付，只是外面不提起罢了。过不到半月，县里原差又下来了，为的是中玙不满所欲，又告了一张呈子，说闵家的产业都被邹必大吞吃了。邹必大现在捐了一个五品顶戴，年纪也够了七十，当时听得这回事，便倚老卖老的扶着拐杖，戴了顶子，邀了各店里的管事人，捧着那些造好的假账薄、假合同，并假分收据，一直到案。这回邹必大是晓得辣手的了，便不同上次一样不肯花钱。等到各处布置好了，过了一堂。又因为中玙从前答应人家的钱，要打对折，人家愤怒，所以中玙竟是输了官司。邹必大欢欢喜喜的回到家里。

等到诸事有点头绪，便同陆士凤等偕着孙氏去府控。孙氏既已得所，也不想再争这口气，倒是邹、陆几个人不服，只得同了启后一径进府，花了钱，递了呈子。等到挂出批来，邹必大去看了一遍，不由得抽了一口冷气，原来上面写的是：“此案已经该县堂讯断结，两造允服，何得复行砌词混渎。不准。”

大家晓得是照例规矩，只得又切切实实的进了一张呈子，还有陆士风诸亲友的一张公呈。不上几日，又批了出来，批的是："异姓乱宗，律有明禁；肆口污蔑，法亦难宽。究竟有无枉断，启后是否闵叔纯之子，仰该县再行提集人证，秉公集讯。该氏即率同启后投县听候质讯可也。"又批邹、陆的禀道："闵孙氏控闵中玙谋夺家产一案，该生等既系证人，何以该县集讯时，并不明白禀报，辄以业经断结之案，砌词妄渎，殊为不合。现在已批该县重行提讯，该生等迅即回县投候质证可也。"

大家看了，面面相觑，只得又替孙氏递了一张禀求亲提的呈子。奉批："闵孙氏一再渎控，具见刁狡，不准。并斥。"邹、陆等到此，也没得法，算是死了心，无精打彩的一同回到家去。

必大因为这件事翻不过来，又觉着自己年纪大了，就找了启后的丈人，当着陆士风，又请了几位公正人，把前头运出来家资，一齐交还启后，只说是从前合本为商，此时不忍他子孙没饭吃，贴补他的。大家号了字，画了押，上了账簿，又候着先后任交卸的时候，上了一张公呈存案，免得日后饶舌。又请了一位有名的先生教启后念书。等到启后重振家门，邹必大、陆士风已是久归道山的了。闵中玙虽是得了这些家私，无如地方上都不把他当人，当面讥讽，背后辱骂。中玙实在站不住脚，便把产业变卖了，搬到外省去住。不知道是安富尊荣，子孙鼎盛，还是飞灾横祸，瓦解冰消，但从此是没有音问了。

欲知还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　闹除夕烈焰冲天 入地狱奇寒彻骨

话说浙江湖州府底下有个泗安镇，虽比不上四大名镇，却也有一二千户人家。那泗安镇在万山之中，出产却甚富饶；就是煤柴两项，一年也有若干银子。镇上的百姓，大半是靠着这两项营生的。那年大年三十，家家都在敬神，爆竹的声音，彻于远近。忽然半天里红光发现，就这红光里，夹着一片哭喊之声，大家才知道失了火。打听来，打听去，说是城隍庙间壁一条弄堂里，有座小饭店，饭店里夫妻两口，连着一个伙计，共是三个人，不知如何起的火。道言未了，那火更着得凶了。刚刚北风大作，火趁着风的势，呼呼价响。大家都说了不得，了不得，只怕要烧过街来。一霎时只见许多人掮着箱子，卷着铺盖，跌跌撞撞的直冲过来。还有些人敲着锣，抬着水龙，挽着笆斗，赶过去救火。不多一会，一声吆喝，两个夜役，几队火把灯笼，后面带着十来个挠钩手；当中这位，一双鼠目，八字燕须，戴着红缨帽子，穿着马褂和开气袍子，足下靴子，这人便是泗安镇上的巡检司大老爷。大家都说："好了好了，官来了，带着挠钩手来了，这火便救得下了。"巡检司大老爷到得火烧场上，轰散了闲人，远远地摆下一张皮踏子，巡检老爷坐下，吩咐救火。那些挠钩手等不到吩咐，早已赶上前去，拆椽子的拆椽子，拆墙头的拆墙头，把火路隔断了，火便渐渐的低下去。水龙上不住的浇水，浇的只是冒白烟，大家把心放下，说幸亏这么一下子，不然还了得。

巡检司大老爷看救灭了火，便吩咐差役去查谁家起的

火。差役奉命去了。霎时锁了一个人过来，一个把这人牵着，一个上前来回大老爷的话，说火是兴隆饭店里起的。老板叫做王长胜，夫妻两口子，火起后不知去向。这是伙计，叫做朱四，请大老爷问他就是。巡检司大老爷点点头，众人便吆喝着朱四跪下。朱四生平没有见过官面的，伏在地下，筛糠般的抖。巡检司大老爷问："你是叫朱四么？"朱四回答："正是。"又问："火可是你店里起的？是怎样起的火？快快的讲来。"朱四哆嗦了半日，才说道："小人不知道，小人不知道。"巡检司大老爷便骂："混账！火在你店里起，你有什么不知道的？明明是狡赖。掌嘴！"才说得一句，早有一个差役，拿出皮掌子，一手揪住了朱四的头，一二三四五的打了五个嘴巴，早打得朱四杀猪价般的喊。差役们又催他快说。朱四道："小人实实不知道。"巡检司大老爷喝道："再打。"众人又吆喝了一声。朱四听见又要打了，忙喊："小人说就是，小人说就是。因为今天晚上，东家过年。过完了年，把猪头三牲煮好了，吃年夜饭。小人多喝了几杯酒，回到后披里睡下。睡下了发了酒寒，身上不住的打战，又爬起来走到灶下，搬了一捆稻柴，引着了火，烤了一烤。谁知道身上暖了，酒上来了，糊里糊涂一躺就躺着了，这披里就起了火。等到小人被烟熏到鼻孔里熏醒了，睁眼一看，火已上了椽子了。小的急得六神无主，挟着衣服，就跑了出来了。这是实话，总要求大老爷开恩。"巡检司大老爷听了，哼的冷笑了一笑，吩咐带回去。这边差役过来把朱四牵猢狲一样牵了就走。火场上火已息了，看的人纷纷散去。

巡检司大老爷打道回衙，朱四被差人牵了跟在后面，一

路上脚不点地的走。朱四此时就和上断头台一样，早已面无人色。那天晚上，北风又大，等到到巡检司衙门里，差不多冻都要冻僵了。

及至进了衙门之后，朱四睁眼一望，上上下下，灯烛辉煌，巡检司大老爷坐在堂上，吩咐把火头朱四暂时看管起来。可怜朱四吃了吓，受了痛，如今还要把他关在栅栏里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两个差人，一个叫张升的，把栅栏上的锁锁好了，嘴里咕咕哝哝的骂道："好好的放着年不过，是要犯贱上这里来，连累咱忙了半夜，这是哪里的晦气！"骂毕自去。朱四蹲在栅栏里，听听外面，喧哗不绝，里面连油灯都没一盏。摸摸地下，冰凉挺硬的，坐又坐不下，睡又睡不下，只好悬空吊在那里。正在那里愁叹，忽然眼前一亮，一个差役叫王贵的，照了一盏灯笼，隔着栅栏问道："朱四，你这死囚犯，你家里有什么人没有？"朱四有声无气的回答道："我就是一个身体，我的爷娘在绍兴呢。"王贵道："你难道朋友都没有么？快快说给我听，我去央告他们，叫他们斗几个钱，和你打点打点，把你保出去。"朱四道："我虽有朋友，都是和我一样穷的。况且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，他们还账都来不及，还来顾我吗？大爷，你可怜见的，行个好吧，替老爷说说，放我出去。"王贵冷笑道："好轻松的话！放你出去？你知道你身上犯着什么罪名？就是要保出去，也得大大的费个几十块钱呢。"朱四大惊失色道："我一年工钱不过八吊，我哪里来几十块钱呢？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"王贵道："很好，很好，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"说着便出去了。

不多一会，天亮了，衙门里放爆竹，开财门，大老爷起来

拜喜神方出行，又有许多乡下绅衿前来拜年，把个巡检司大老爷忙了大半天。三十晚上为着守岁，没有合过眼，早早的就睡了。朱四在栅栏里，耗了一天一夜，饿得肚子里怪叫。

到了初二，张升和王贵来了，开了锁，问他打定主意没有。朱四更是有声没气，连话都说不出了。张升、王贵大怒道："你还装腔么？好，好，好！"一面说，张升就跑了出去了。朱四一会觉得脚底同刀子剜的一样痛。正在昏昏沉沉的时候，这一下子倒醒了。原来张升跑出去，拣顶厚的冰象方砖一样的，拣了两块，把朱四的草鞋去掉了，拎了他的辫子，把他站在冰上。这一下子真难熬。古人说的奇寒彻骨，就是这般光景。看官你们试想一想，朱四受了一天一夜的饿，还禁得住这一下子么？早已是两眼一插，死过去了。王贵慌了手脚，连忙把朱四扶着放倒在地下。张升埋怨他道："你把他弄死了，你担当得起么？"王贵一声不响，又跑了出去，拿进一碗姜汤来，撬开了朱四的牙齿，灌了半日，才把朱四灌醒过来，王贵这才放下了心。张升又做神做鬼的吆喝了朱四几句，仍旧把栅栏门锁好，走出去了，却上去回巡检司大老爷，说带回的火头朱四，连一个亲属都没有，休说别的了。请大老爷打他几十板子，放他去吧。巡检道："胡说！大年初二，怎样动刑？既如此，你们出去，招呼朱四乡邻人等，具个公禀，把他保出去吧。"他俩又回道："火头朱四把东家的房屋烧了，连累乡邻吃了惊吓，于今恨他不过，还肯具公禀保他出去么？"巡检想了一想，便道："叫他随便找个保人吧。"他俩得了这句话，照着去办，好容易找来找去，一个和朱四同过事的，现在在广大煤铺里当伙计。平日和朱四还说得

来，便由他具了一张保状，把朱四保出去，可怜朱四已是七死八活的了。放出来之后，找着东家，东家歇了他的生意，朱四无路可走，就投河死了。正是：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　　船低又遇打头风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　少年赌钱深入圈套　无赖服毒大起波澜

却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，有家富户姓袁，上代也做过什么官。到得子孙手里，专以盘放为事，因此他家的钱一日多一日，一年多一年。老弟兄俩：哥子叫做袁龙宾，兄弟叫做袁凤宾。袁龙宾没有儿子，单生一个女孩子，嫁给清波门外一家土财主。这土财主姓王，叫王芥孙。袁凤宾生了两个儿子：大的叫做袁绍芬，小的叫做袁绍芳。袁绍芬有十八九岁了，尚未娶妻子；袁绍芳不过十一二岁罢了。袁家男丁四口，余外的就是什么管账的、收租的，合着家人小子，有个十来口。袁家住的地段，远远近近，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富户。袁龙宾、袁凤宾哥儿俩，平时不舍得吃，不舍得穿，谨小慎微的，连一步路都不敢走错，一句话也不敢说错，也就可以算得安分的好人了。单是袁绍芬这个孽障，靠着荫下之福，饭来张口，茶来伸手，而且不晓得好歹，不识得高低。袁凤宾想要教管他，无奈妻子护着．袁凤宾又是个懦弱不过的，只好听其自然。

那年正月，袁绍芬带着钱去逛城隍山一带，十分热闹，袁绍芬两只眼睛不够使。只听见那边照墙底下，有铮铮铮的

骰子声音。袁绍芬家里是从祖上到如今，无论何时，不准赌具入门的。这番袁绍芬看见人家在那里抓骰子，喜得心痒难挠，挤上去看了一看，原来是个摆赌摊的，俗名叫做露天赌。那摆赌摊的叫做沈七，是最坏不过的，看见袁绍芬衣服齐整，料想身上总带有银钱，又见他呆瞪瞪的看，必酷喜此道，嘴里便说："下注码啊，下注码啊！不论多少，都可以赌得的。"袁绍芬耐不住了，伸手到腰里去，摸出一块钱来，说押他一个九十三；沈七偏偏掷了一个十一点，照例彼此不输，把钱拿回，连骰子也可不掷了。袁绍芬正在兴头上，哪里肯住，便叫道："我来赶你这个十一点。"伸手抓起骰子，哔啷一响，掷出一个五元宝来。袁绍芬气得三尸神暴躁，七窍内生烟，便在身上摸出两块钱来打上，两块又输了。再加上三块，三块又输了。不到两分钟时候，把带来八九块现洋钱，输得精光。袁绍芬发了急，便对沈七说："你可相信我，可肯借给我？"沈七看定了他的路数，知道他是个雏儿，便说："你住在什么地方？叫什么？"袁绍芬一一对他说了。沈七一听是袁富户的儿子，顿时满面堆下笑来，说："可以，可以，请赌就是。"一面说，一面拿来十块钱来，递在袁绍芬手中。袁绍芬赢一下，输两下，不多时刻，又输光了。大凡一个人是越输越急，越急越输，何况袁绍芬这点点的小孩子，加以沈七存心想诳他一大票，尽管把钱借给他。后来借的多了，在赌台底下取出笔砚，把账簿撕了十几页，每一页或是注上五块，或是注上十块，叫袁绍芬都号了押，就拿这撕下来的账簿赌，不拿现洋钱赌了。直到日落西山时分，袁绍芬输得和斗败公鸡一样。沈七数了数，统共是二百七十三块钱。沈

七问袁绍芬赌不赌了，袁绍芬有气无力的回道："不赌了"。沈七道："既然不赌，我就要算账了。统共是二百七十三块钱，怎么样，跟到府上去拿吧？"袁绍芬一想不好，倘然跟回去，一则惊动了父母，难免教训一顿；二则家里虽说有钱，看见年底下一捧的银子都放三分利，放给那些过不了年的人去了。虽说二百多块还凑得出，然而为数忒大，在大正月也就为难。左想不是，右想不是，只得硬着头皮道："明天来拿吧。"沈七道："也好，也好。"袁绍芬说完这句话，一步一撞的去了。

沈七收拾过赌具，回到家里。他家里还有一个母亲，一个老婆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沈七子午卯酉告诉了一遍，合家大小，指着这个吃的，自是欢喜。

等到第二天天不亮，就起来烧饭，吃饱了，一直奔到袁绍芬昨日所说的地方来。看看太早，就在袁家对门一座小茶馆里候着，两眼不住的钉着看，恐防袁绍芬出去，跑了空。直候到太阳老高，沈七慢慢的走到袁家门上。袁家门上当是拜年的，回头一看，沈七穿着短打，神气不象。问他来意，沈七吞吞吐吐的说："要找你们少爷，问他讨一笔钱。"门上说："我们少爷从不到外面去赊账的。你们是什么店？我们少爷拿的什么货色，该给多少钱？你说明白了，我去问问少爷看。是有，就给你；要是没有，那就别怪我大正月里，骂你出去。"沈七听见袁家的门上把话说的硬朗，便也换了面目，放出他平日那副无赖的行径来，把帽子望脑袋上一推，大声道："我也没开店，他也没拿我的货色，我问他讨的是笔赌钱。"袁家门上早啐了沈七一口，骂道："好杂种！你原来是

讨这种钱来的。我们少爷哪会输钱给你，你分明讹人罢了。”沈七也嚷道：“说的好干净话儿，既有凭据在此，你们要是赖掉了半个，我这杭州城里，简直不要顿了。”说罢便将带来一叠借纸，一张一张翻给袁家门上看，说：“这不是他亲笔画的押么？”袁家门上如何肯信，一伸手给了沈七一个嘴巴，沈七也上去把袁家门上揪住。里面听见沸反盈天的声响，许多家人小子都赶将出来，看见一个穿短打的揪住门上，齐发了一声喊说：“那还了得！”便七手八脚，将沈七撳在地下，饱打一顿，直打得沈七叫爷叫娘，方才放他起来，推搡出了大门，将门关上。沈七钱没有讨到半个，白白地饱了一顿老拳，出得袁家门，心里越想越气，走到一座小烟铺里，掏出一百钱，挑了些鸦片烟藏在怀里，回家悄悄的把鸦片烟倒在碗里，和了点烧酒，一口气喝下去，便倒在床上睡了。他妻子问他说话，他总是不答应。又闻见酒气和鸦片烟气，嘴里说：“你别是服了毒吧？要死死到他家去，也好捞口棺材，死在家里，是芦席都没有一张的。”沈七一蹶身爬起，望外飞跑，他母亲哭着去赶，已经是来不及的了。再说袁家门上，自从打了沈七之后，怕他再约了人来寻衅，把门关得紧紧的。好在大正月里，老主人拜年去了，小主人又不知哪里去了，倘然闹点事，自己担当不起，所以只好给他一个闭门不纳。谁想得到下午左近，门外一片喧哗，有人把门擂鼓似的，差不多要打破了。门上大着胆子，开出门来一看，阶沿上躺着一个人，已是死了，就是方才要赌账吃打的那个沈七。门上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打发人去唤地方，地方来了，说这事外头张扬开了，总得报县。少时尸亲也来了，一个白发的老婆婆，

一个黄瘦的女人，两个拖一爿挂一爿的小孩子，哭哭啼啼的坐在袁家门口。还有许多看的人，夹着一般无赖之徒，大家喊道："袁家仗着有钱有势，威逼人命。你们不打进去，等待何时！"无赖们一声呼啸，打进门去，把家具用物打碎，一些值钱的东西，以及银钱细软，抢了个精光，早已一轰而散。这个当口，袁龙宾、袁凤宾业已回来了，听见了这桩事，急的搓手顿脚。正是：

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　大令养痈幕友缄口　匪徒雪恨乡董毁家

却说山东泰安府的首县，即泰安县，是山东省第一个好缺，又是几省的通衢，地肥美，民殷富，就是城里城外的名胜，亦就不少，至于民情，却是善恶不一。又是山东的大地方，各路的客籍亦甚多，所以九流三教上中下三等人，无一不有。这个缺既算山东省有一无二的缺，凡在山东做官的，不论实缺候补，都是睁着眼在那里望。不过想得这个缺的，非得京里有大大的奥援，是万万不能如愿；否则仰仗着孔方兄之力，也没有什么做不到。可是一样，这个缺的实缺官，却难得到任。因为上头要腾出这个空来，调剂属员，不能叫他久于其任。不论如何，一年就得更换。硬脚力的，也有连署一年的，可再没有再长的了。这个缺既是千人共指万目共睹的，凡花得起大钱，搬得起大帽，无不以此为目的。

且说现在这位大老爷，姓黄名恩厚，本是日照县知县，

官声甚是不堪。抚、藩都想年终填他大计，他晓得了，他在京里却没有奥援。他听见信息，不晓得怎样，鬼鬼祟祟的，转了几个弯子，抚台、藩台不但不说他不好，并且还保举他循良，刚刚泰安县病故，就把他调补了这个缺。同寅看了，甚是诧异，却没有寻到他实在凭据，亦只沸沸扬扬，敢怒而不敢言罢了。等到部复回来，却就立刻饬赴新任。这位黄大老爷是感恩戴德，莫可言状，对着人还自己夸赞他吏治好，上头所以逾格看待他。但自问年纪大了，无心恋栈，不过宪恩高厚，未便辜负上游这番栽培。这些话也是做官的老套头，任你说得怎样，人家也不过付之一笑罢了。

如今单说黄大老爷到任后，果然是令出维行。离城四十里地，有一个鸣凤乡，是一个极大的镇市，却不在大路上。镇上有两位乡董，一位姓钮，叫必达；一位姓范，叫亦庄：年纪都有四十多岁，家里也很可过得。山东这边人，是有钱的最怕生事，大家都是奉公守法，再不敢胡作非为。只因时候不好，正是裁撤绿营、改练新式洋操的时候，被裁的那班人，穷无所归，就做出些烧香拜盟的事来。久之愈聚愈多，渐渐的气势不小。这镇上有一个关帝庙，香火最盛，空闲的屋也不少。这班“会匪”就借此为聚会之所，钮必达、范亦庄是乡董，凡事瞒不过他，只因怕他们势大，奈何他们不得，却时常捏着两把汗。

有一天会里人来关照他二人，约定下月初一小聚会一次，十五大聚会一次，便竖旗举事。钮、范二人一听这话，直吓得冷汗直淋，当时只得唯唯答应。等到那些人转背之后，两个人商议了一夜，便赶紧趁天明，一径奔到城里去报案。

这天却是二十五日，二人到得城里，急急的吃了点饭，便一直到衙门口来，找到了听差的，便叫他进去回说，是有机密事面禀。这黄大老爷正得了抚台的行知，是说得了明保，在那里吃酒称贺，一听这话，虽不晓得什么事，却是大不耐烦，就吩咐传话出去，叫他们补呈子堂见。钮、范二人只得找了僻静地方，写了一个白禀，写好了，挨到门口递了进去，却正碰着黄大老爷酒醉睡着。等到酒醒，已是上灯，看了这张呈子，不禁大怒，骂道："这班混账东西，又来生风作浪了。"一面抽烟，一面招呼传伺候坐堂。等到黄大老爷烟瘾过足，已是十二点钟了。黄大老爷坐了堂，钮、范二人带了大帽子上来。黄大老爷撇着京腔问道："你们既是董事，就应该懂事，不在家安分守已，享这太平的福，却要造言生事，到城里来胡闹，难道本县也是你们戏弄的么？"钮、范二人连忙回道："实是一件大事。不但职员的身家性命都有关系，就是皇上家的大局，也有不便，所以赶紧到城里来上禀。"黄大老爷呵呵大笑道："莫说现在天下太平，是万万不会有这样事，就是本县到任以后，政简刑清，万民向化，亦断断不会有这样事。你姑且把如何情形细细的说与本县听听，再定夺便了。"范亦庄道："职员镇上有个关帝庙，里面大殿阔大，还有厢房，后边也有几间极大的院落。这班人时常聚会。职员查考起来，才晓得都是一班歹人。近来人越发多了，所商议的事，亦越发没得王法。职员虽是乡董，却是居乡，不敢去得罪他们，碰着机会常常的劝他们，无奈是劝不醒。昨天又有一个姓王的来招呼职员，说不日就要动手，旗帜等件，均已预备好了，还有些土枪刀锚。他们说的，只要大众齐心，便也不怕什

么，约明了下月初一聚会一次，十五再聚会一次，就便起事。职员恐被波累，所以飞奔进城上报，务请老父台赶紧会营派人，于初一日前往掩捕，决不致于漏网。”黄大老爷笑道：“胡说！你们倒是什么意思？还是做梦，还是发昏，还是挟嫌？这实在可恶得很！本县暂且不办你，然也不能放你出来，把你们押到捕厅里去。等到本县派人去查，是实免罪，是虚重办。”钮、范二人急急叩头道：“老父台是这样吧，只管派人去捉人，要是假的，愿甘重办。但是事不宜迟，万一他们到初一聚会，不见职员，打听得职员进城，那时职员二人家里大小人口，便一个不得活命。”黄大老爷道：“鬼话鬼话！让你说得活灵活现，本县总不相信。他们敢造反？既是你们如此说，我就派四个差役，先去打听，顺便弹压。”钮必大道：“他们都是亡命之徒，四个差人恐怕无济于事，非得大队不能镇压得住。打草惊蛇，恐怕无益。”黄大老爷道：“放屁！难道本县做了一世的官，连事情的轻重都看不出来，反不如你们不成？我也不晓得你们究竟安着什么心事来胡搅。”钮、范二人见此情形，只急得哭道：“既是老父台不相信，职员便回家去料理料理，把家口移到城里来。”黄大老爷道：“那不能。要是查虚了，你们一跑，我还没处捉你们呢。”钮、范二人异口同声道：“老父台既说是虚，职员情愿甘罪。不过职员家小，都在镇上，老大不便，况且职员也跑不到哪里去，又何必一定押在这里呢？”黄大老爷道：“好便宜！我晓得你们诬陷良民，是你们当乡董的惯技，我正想惩一儆百。难得你们自投罗网，本县正好借你们办给大众看看。况且公堂之上，难道是你们爱来就来，爱去就去？要是有点影响，本县也不怪你们；

要是毫无凭据，哼哼，你们是有来的路，没去的路！”钮、范二人哭求了一回，黄大老爷只是不理。当时就吩咐值日的，送他们到捕厅里去，又当堂标了一张签，派了四个差役，径到鸣凤村去查复，随即退堂。钮必达、范亦庄两个人，跟了值差，一路自怨自艾，又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，一同到了捕厅里，少不得又要花上几个钱。钮、范二人又央求值日差转托下乡的差人，早点下去，带个口信。如果家眷来得及搬家，早点移到城里来。如今且按下慢表。

且说黄大老爷退了堂，接着老夫子过来谈这回事，黄大老爷只不相信。老夫子道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的为是。”黄大老爷道：“象这样遇事张皇，上头晓得了，还只当我黄老大没一点才干呢！”老夫子道：“虽是如此，这养痈成患的罪名也不小，恐怕也担不起。”黄大老爷道：“老夫子放心，有事自有教弟去担。”老夫子看见话不投机，就站起来走了。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转眼已是初一，差人也不曾回来。到得午饭过后，黄大老爷已经吩咐书办叙稿，详革这二位乡董的职衔，一面叫人传谕捕厅，格外当心，不要被他走了。要等批示回来，把他两个人钉镣收禁，从严究办，可以叫上司晓得他的才干，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能耐。哪晓得刚刚晚饭吃过，鸣凤乡的地保已赶到了，稿案门上问了个清楚，赶紧进来回老爷。黄大老爷才晓得，这天关帝庙果然来了三百多人，因为找不到钮、范二人，打听起来，知道他进了城报案，那班人恨极了，就大家议论一个办法。刚刚这四个送死的差人过去训斥，不料只说了两句，已是说翻，当时上来七八个人，两个伏侍一个，用小攮子捌了一个透明。

大家又吃了一回酒，便一唱百和哄起来，拥到钮、范两家，见一个，杀一个，老的小的，男的女的，一共二十九口，一个也不曾留下。所有的物件，一齐抢光，临行还放了一把火，烧成一个平地，遂即呼啸而散，又找别处去聚会去了。黄大老爷一听这话，大吃一惊道："这还了得！难道这些人真不要脑袋么？"但这件事闹得太大，又是二十九条人命，如何隐瞒得住？踌躇不得主意。又因为前番把老夫子讥诮了几句，又不便去下气求老夫子。然事到如今，一无法想，只有老着脸过来，找老夫子，求他出主意。老夫子也是抓耳挠腮，做声不得。黄大老爷只得吩咐先把钮、范二人放了，也没对他说什么，二人也不知就里。自打那天上来，被押在捕厅里，受了一肚子闷气，又被捕厅讹诈了几十吊钱，互相埋怨了一阵，仍复急急的赶回家来，非但是"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"，并且是成了一片瓦砾场了。二人大惊，连忙找人去问，才知道一往的情由。范亦庄、钮必达哭了一个死去活来，范亦庄只想寻死，钮必达也是如醉如痴的一般，第二天便狠巴巴的进城来同黄大老爷拚命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　排单五百里蓦地通风　私橐八千金居然了事

却说范亦庄，钮必达二人正在哭得发昏，大家问起缘由，无不把黄大老爷唾骂，又轮流着劝他二人一番。更有同他二人平日相好的，留他家里住了一夜。二人一夜不曾合眼。

到得次日清晨，二人咬牙切齿的大骂："昏官！我上去的

时候，还是花团锦簇的人家，如今剩了一个孤家寡人。"但是不论怎样咒骂，也当不了事，还是钮必达有主意，发了一会恨，倒想出这上控的一条路来，告诉了范亦庄，范亦庄也自然照办，只得向大众借贷些盘费。大家本来可怜他，又因为是平日人缘好，倒有许多人解囊相助，凑了几十两银子。两人向大众道谢过，又自己发狠道："我们已是如此了，只办个到死方休吧。"说罢，就辞别了众人，一直进省。到得省里，写好状子，刚刚遇着臬台上院，便拦舆喊了冤。臬台接了呈子，老大吃惊，暗道："黄令是抚台的红人，虽然状子上是如此说法，其中情形，也还要访查。但是必要先在抚台那里回一句，看抚台的意思如何，方有把握。"当时就吩咐钮、范二人回下处候批。

臬台到了院上，先回了别样公事，方才提起这事。抚台心上很为踌躇，既不便因黄大老爷难为了百姓，亦断不能因为百姓难为了黄大老爷，倒弄得摇头不语。又以这事关系重大，断然钮、范两人没有这样大胆，敢来诬告，又晓得不会就这样消弭。臬台看见抚台只是沉吟，便道："这事本司想委个人去访查一下，再行批示办理。"抚台道："不必，我自招呼人去，唤他上来便了。"当时臬台无话。

送客后，抚台便发一个五百里排单给黄大老爷，叫他连夜来省。黄大老爷正在那里不得主意，报又不好，不报又不好，就这个当口，忽然接了省里公事，老大吃惊。又因为钮、范上控的话，是本有风闻，晓得必是这事发作，那付手忙脚乱的情形，却也可笑得很。赶紧请了老夫子商议办法，老夫子只是摇头。黄大老爷也急了，急到后来，倒急出一个主意

来，把桌子一拍道："什么大不得了，不过二十九条人命罢咧。我拚着一年泰安县结交他，没有不了的事，难道还不够么？"打定了主意，就招呼传了夫役，轻骑减从，连夜往省城进发。不到两天，已到了省城。虽然有些知交的地方可以住，却不去惊动他，拣了一个小小客店，住了下来。又招呼店家外边不许说起。

到得晚饭过后，便到巡捕房里，说要禀见的话。巡捕平日得过好处，又晓得是抚台的红人，自然是替他通报。果然抚台立刻请见，就是在签押房里见的。当时请安归坐，抚台便吩咐屏去从人，面对面的说话。巡捕在玻璃窗外远远的望过去，只见先前是抚台皱着眉头，说的话却听不见。只见黄大老爷是左请一个安，右请一个安，抚台也不曾还礼。又见黄大老爷走到抚台耳边，想是说什么话。一会又见抚台笑逐颜开，黄大老爷也就归坐。随后说话的声音，也就高了。巡捕并跟班晓得是要送客，便都伺候站好。又听见抚台吩咐道："那末你赶紧去这样办吧。"黄大老爷答应了，站起来，就便禀辞。出来之后，又禀见藩台，没甚话说。臬台问起情由，黄大老爷把抚台吩咐的话，密禀了一回。臬台点头无语。黄大老爷辞了出来，又打发人招呼了号房，叫他不要上辕门抄。遂即连夜起身回县，人不知，鬼不晓，同寅里都没一个晓得。

却说钮、范二人坐在店里候批，过了三四天，批也不曾出来，二人甚是发急。忽然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问道："有一位姓钮的，一位姓范的，打泰安县上来的，住在哪里？"钮必达便站起来答道："在下便姓钮。"指着范亦庄道："这位是姓范。"

那人连忙作揖道："久仰，久仰，二位可就住在这间房里？"钮必达道："正是。"那人就走了进来，先作了一个揖。钮、范二人抢着问他姓名。那人道："我姓郑，号有资，是打泰安来的。"钮范二人看他衣裳虽是阔绰，却象个当长随的人，只他说是叫做郑有资，也不晓得他是真是假。只见郑有资先说了些客气话，方才说到他们来上控的事，又道："这件事本是黄大老爷太冒失。但是我替二位想想，就算是把他撤任，于你们虽出一口气，却也无益。至于说是别的事，就怕做不到了。你们晓得他是抚台顶红的人，人家说他这个缺的进款，是同抚台一家一半。这话虽不知真假，大约也有点因头。只是事不干己，我们却也捉不到他的过错，也就只好当作耳边风了。倘若是一面缉凶，一面撤任，闹上一个风流罪过，又调到别处的缺，我看二位又将如何呢？不过准备着去京控罢了。这里到京，上千的路，加上日用浇裹讼费，不是我小看二位，只怕也就出不起来。就算是出得起，万一发了回来，这不是徒劳无功么？"钮必达一听他话，心上明白，晓得他是替黄大老爷来说法的，便抢着说道："照你的话，我们就罢了不成！"郑有资道："不是这样说。最好是等他替二位重新成起家来，你们二位重整家园，安居乐业，何等不美，不胜于负这样穷气吗？"范亦庄道："家资可以赔，人呢？"郑有资道："你们有了钱，重新整起家来，生儿育女，坐拥厚资，不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们那些穷亲戚本家，借此删除净尽，未尝不好。一来可以省了些吃喝，二来他们也本来没福。"范亦庄道："虽然如此，但不知怎样贴补我们？"郑有资道："我听见他说过，每人送你们二千两银子。"钮必达摇头道："不

成，不成！我们两家是二十九条人命，就值这几个钱么？”郑有资道：“我是瞎说，也不晓得他那边是怎样。如果二位以为可行，就请斟酌出一个数目来，我替二位去办办。我总归是一团好意，决无一点私心。我是看你们二位遭了横祸，不忍再叫你们二位去乱闯。”范亦庄沉吟了一回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另外成家立业，非二万两银子不可。”郑有资道：“这就太远了，不必再谈。”说罢，站起来道：“改日再见。”便走到门口，忽地又站住，回过头来道：“你们二位再划算划算。不是我小看你们二位，你们二位家里东西，至多值上四五百吊钱。且乡下的房子地基还在，可以重造，不过死了几个人罢咧。但是这个事，你们二位也要明白头绪。并不是老爷没有出差，连老爷的差人也杀了，你们二位又是乡董，这件事又不是一天两天。上头翻了脸，办你们一个养痈成患的罪名，似乎也不算冤枉呢。老爷至多是个失察，撤了任，再重留缉，还会有别的余波么？况且做泰安县的，你们也该有点耳风，不是上边有点脚力，亦做不到。他有万把银子，去上下打点，怕有什么处分，还要连升三级呢！到那时候，一定勒令你乡董交人，交不出来，押在班房，五日一比，十日一比，那才是想落局也不能哩。所以这回的事，据我看来，二千是少点，再加添点，也就可以了事吧？一定象是拾到了有理的票子，一定要这样，这不是鸡子和石头碰么？自古道，拉弓不可拉满，赶人不可赶上，你们二位仔细想想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早已坐了下来。就这一席话，早说得范亦庄、钮必达两个人哑口无言。郑有资见他们活动，又是连吓带骗，闹了半天，才算是讲定了八千两银子。这里的息呈，等到钱划了过来就递。两面

言明，这一件泼天大事，算是消弭无形了。

但是，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黄大老爷进省，也不晓得怎样含糊回报的。要是有一说一，就算是上头回护他，难道亦没有一点过意不去的心肠么？在黄大老爷这样一做，算是快刀切豆腐，两面光，上司也敷衍了，同寅也瞒过了。只要多做一年泰安县，这算不了什么事，难道这八千两银子，不会加倍回来么？哪知道不到几天，上海有一家日报馆，早已登了出来。黄大老爷看见大吃一惊，便派人出去打听，泰安城里哪一个是这家报馆的访事人。查了三天，并没有查到，才晓得访事的人并不住在泰安。黄大老爷左思右想，这事实在不好。现在的报纸是风行天下，要是到了京城里，被都老爷看见，参上一本，那乱子就大了。虽说不很要紧，但是又要难为大钱了。这又何苦呢！现在没有别法，只有花上几个钱，叫这个访事的自己去更正。但是报馆里说明是不受钱的，要是就这样送去，更要坐实了。只得唤了一个亲信家丁，带了几百两银子，赶到省城里，找到这位报馆的访事人，疏通明白，就请他去登报更正。果然不多几时，已是更正出来，黄大老爷这才放心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当日范、钮二人得了八千银子，回到家里，把地基也折价卖了，此外无可收拾，便一直搬到济南府去住，以避后祸。这事黄大老爷只为当时要博这个镇定的名声，弄出这样一件大事，总算是自己有主意，拚出一年泰安县的官囊，才得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虽然徼幸的心也是有的，然亦足见他的才具，自是不凡；要换了第二个人，这件事也就很够受的呢。范亦庄、钮必达起先原也不要他钱，但一则

无路上控；二则更怕黄大老爷翻脸问他要人；三则还怕路上有点差错，虽然说黄大老爷不至于派人行刺，然看黄大老爷的行为，似乎也不见得不会做出来，所以收到了钱，也就不敢再住泰安县了。至此后怎样情形，及黄大老爷是否指日高升，做书的也不缕述。不过是这二十九条人命，白白的断送在黄大老爷手里，总要算是屈死冤魂；若要伸冤，无非要到真正地狱去打官司的了。

欲知还有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　办招摇借端明宿案　惩顶撞判定坐长监

却说安徽省的太平府属下，有一个芜湖县，濒江通商，本是一个极大的市场。城外有一条十里长街，生意十分兴旺。自从通商之后，更为繁盛。招商、太古、怡和都有趸船在江口，为的是上下货物方便。沿江上开客栈的，因为上下水的搭客日多，所以客栈亦就一天多似一天。

如今单说一个开客栈的，姓于叫做四海。这个人本是无为州的人，先前在芜湖江口，做点零碎生意。为人本不十分可靠，积下了几个钱，便吃喝嫖赌，随手散尽。倒有一样沾光，相貌生得颇为干净，居然是唇红齿白，因此与长街上一个女人轧了姘头。从轧姘头的那天起，就算有了家眷。于四海自从有过家眷之后，却渐渐的收敛起来，挣了钱便交给女人，也不出去瞎闯，如是者又混了两个年头。女人见他甚是顾家，也就把自己的积蓄凑了出来，叫四海去做点生意。四海想来想去，只有这开下处是最好的事，就同女人说

明，定了主意。开张之后，生意也还不坏。一年结账，很余了几个钱。四海便同女人商议，要开一爿大客栈，女人也欣然答应。就在江口赁了房子，择日开张，牌号叫做公益，又请了许多伙计，专在轮船上接客，生意却非常之好。因为四海同人客气得很，菜饭也好，所以大家也欢喜他。从此以后，于四海便安然做老板，女人也安然做老板奶奶了。

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位住栈的客人，说是姓赵行四，是打庐州府城内万利钱庄过来收账的，随带一个铺盖、一个竹箱、又一个网篮。于四海赶紧招呼，开了一个房间，打洗脸水、泡茶，闹热了一回。赵老四叫茶房把行李搬进屋去，自己略坐了一坐，便道："我有事去去再来。"茶房连忙过来，把房门锁好，把钥匙交给赵老四，带在身上出门去了。一直到了傍晚，赵老四才回了栈，开了房门，茶房又去应酬了几句话，泡上一壶开茶，又忙着去开晚饭。忽然赵老四在房里怪叫起来。此时于四海正在门口，听见赵老四怪叫，就连忙踱了进来，问是什么事。赵老四早把竹丝箱里几件旧衣裳丢了一床，在那里跳骂，看见于四海进来，便指着骂道："我把你这开贼店的，这还了得！"于四海一听不懂，连忙耐着气道："什么事？请说了再骂。"赵老四道："我是万利钱庄的伙计，到宣城、南陵等处去收账，一共收了五百块本洋，还有两个折据，统同放在箱子里头。我不过出去了半天工夫，就不见了，这不是你们偷了去么？好好的还我便罢，若是抵赖，咱们到保甲局里去。"于四海道："青天白日，你房间又在路口，是个人出人进的地方，哪里有人到你房里去偷东西？又有哪个晓得你箱子里有五百块钱呢？况且钥匙是你亲身带

着，要末是你挑进来的时候，路上被人掏摸了去吧？”赵老四道：“放屁！如今我也不同你争论，总之我五百块钱是在你店里失落的，你得赔我，不赔不成。”于四海道：“我栈里整年来的客人上千上万，别人不少，单只你少？况且你说五百块钱，你交给哪个的？哪个看见的？你不看看告白‘银钱贵重，交明账房，不交遗失，与栈无涉’的话么？”赵老四道：“我不晓得！你赔不赔？”于四海道：“理上该赔就赔，不该赔就不赔。”赵老四大怒道：“什么叫不该赔？”于四海道：“象你这空口说白话，就不该赔。”赵老四赶上来一把抓住辫子道：“我们到县里去！”于四海道：“这明明是讹诈，去就去！”本店的伙计及看的人，都看不过，只得上来相劝，却是劝不下来。

两人一径扭着，跑到县里喊冤。县大老爷是云南人氏，姓章，当日听见衙门外有人喊冤，正要查问，稿案已走了进来，回明了缘由。章大老爷吩咐下去，补呈子，晚堂带审。候到二炮过后，章大老爷坐了堂，问了情由，又把于四海看了一回道：“你的行为，本县也是知道。他这五百块钱，谅来不假，本县断你如数赔还。”于四海道：“青天大老爷，这是影响全无的事。银钱既没有交代柜上，钥匙又是自己带去的，要是下了门进去，门上岂无一点痕迹。且这间房在路口，房里进去人开箱倒笼，外间岂没一个人听见？这明明是他想法子讹诈，求大老爷详察。”章大老爷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的主意错了。你这些法套，只好去骗小孩子，本县是明镜高悬，不拘什么事，都能晓得。你说钥匙是他自己带去，你栈里岂无第二把钥匙？我看你的主意，明明是把钥匙交给他，再去偷他的东西，便显出不干你事的意思。这句话可是你的心不是？”

于四海急的磕头道："冤枉，冤枉！小的当粗人的，哪里有这些弯曲心思！"章大老爷道："那我也不管，只是这五百块钱，一定要你赔他。"于四海道："小的万万不能赔。"章大老爷发怒道："本县断的案，从来不许人不遵，你敢挺撞？"于四海道："小的不敢挺撞。但是这五百块钱，得知是真的假的？这位客住了半天赔五百块，那位客住一天赔一千块，小的老婆孩子一齐卖完也不够。还求大老爷审情度理，另行判断，公侯万代。"章大老爷大怒，骂道："混账东西，你竟敢如此倔强！看你贼皮贼骨，非打不可！"立刻吩咐拉下去打。这个档儿，于四海虽是极口呼冤，当不住如鹰似虎的公差，早已拖翻下去，用两根板子，一五一十打个不了。章大老爷吩咐叫不许住手，几时他愿赔，再行免打。于四海被打不过，只得答应愿赔。章大老爷限了他十天限，又发了一张封皮去封栈房，又吩咐把于四海押到班房里去。发放已毕，随即退堂。

于四海一腔冤气，无可发泄，出了二堂，早有本栈的伙计过来问明情由，便飞奔回去找了老板奶奶，说明原委，大家算清工账，也不管栈里还有客人，便如鸟兽散，各自谋生去了。奶奶本来还有点家私，先前见于四海为人归正可靠，所以姘识了他，现在既犯了事，也说不得了，便把栈里稍为值钱的东西，一齐运掉，又请住的客人，早点搬开，自己也就避去，另外再去姘识别人。偌大一个公益客栈，不多一刻，弄成一个瓦解冰消。所以古人说的"破家令尹"，是一点不错的。

如今单说这些伙计里，有一个在厨房里挑水打杂的，本

来是穷无所归的人，客栈关了，他也没处去谋食，便激出他一番义气来。他算了算身边还有七八块钱，便搭了小火轮船，一径赶到庐州，找到万利钱庄的管事，跪着求他。管事问起情由，大为诧异，说是并不曾派人到江南去收账。管事的又仔细问了赵老四的年貌，便大家商议道："我们招牌要紧，名气要紧。要是芜湖钱庄晓得了，反说我们用人不当，回来不同我们来去，我们的生意，就不用做了。看来这事，是不能就这样歇手的。"便先由管事去找了东家，东家就立刻去拜县里，立逼着县里出了一套移文，派了两个公人，带着这个打杂的，连夜到芜湖投递，要把赵老四提到合肥来，办他个招摇撞骗。等到各样弄好，动身到芜湖来，再加上路上的耽搁，已是半个月了。于四海已经比过一次，等到第二个比期，合肥的公事已到。章大老爷诧异，又叫了万利钱庄的伙计进去，问了一个清白，心上也有点懊悔。第二天坐堂，便传赵老四到堂问话。哪知差人各处找寻，早已不知所往，只得回来禀复。章大老爷只得提了于四海出来，当堂开释。偏偏于四海又不见机，先听见伙计替他把事弄明白了，就抵桩闹他一闹。等到到堂，便发话道："我一个好好人家，被大老爷弄得一无所有，我就不怪大老爷，大老爷也要把赵老四提了来，重重的办他一办。要就是这样，无缘无故的打了又押，押了又打，不说乌，不说白，又放了出去，那不可成！"章大老爷道："不成便怎样？"于四海道："我不回去，我已是无家可归。"章大老爷道："你不要糊涂。好好回去，另做生意吧。"于四海道："不成，我一准不回去！"章大老爷道："你打算怎样？"于四海道："大老爷不替我办人，我要上控、好在安徽省

里还有好些大人，难道就只一个芜湖县么?”章大老爷大怒，骂道:“混账王八蛋!你肆口挺撞，本县再四优容，你不知道，还是这样执迷。你要上控，你就上控去。”当时满面的怒容，却冷笑了两声，就提起笔来，在点单后面，写了好几行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写完，便吩咐把于四海钉镣收禁。站堂的答应了一声，便如法的办理。

在于四海以为章大老爷断错了案子，落得发挥上几句，可以平平自己的气，或者章大老爷过意不去，再给他几个钱，重新可以仍旧开他的栈房。却不知章大老爷向来不肯认错，此次被庐州万利钱庄的挤住了，没得转弯，已觉得十分没趣，又听见于四海说要上控，正犯所忌，也就动了一个斩草不除根，逢春又发芽的意思。当时眼珠一转，便想了一个恶毒主意。退堂后，便嘱托老夫子，连夜叠成文卷，通禀出去，把于四海办了一个积年地棍业经访明拿获到案，请永远监禁的话。后来上头批禀回来，是准了监禁十年。从此于四海也就坐穿牢底了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强盗为官审劫案 捕头受杖逼诬良

却说江苏徐州府砀山县，有一个坐地分赃的大盗，姓徐名大昭，外号活阎罗，手下有三百个不怕死的好汉，都是武艺精强，惯能出马的。为什么服这徐大昭呢?因他义重如山，智谋出众。他说那家好劫，那样的客人抢了他不破案，百发百中。同伙里违背了他的指教，或是不听调度，必然失

风，不是受了伤回来，就是被官兵捉了去。吃过几次苦头，这才佩服大昭的神算，死心塌地为他所用，立下重誓，宁绑上法场斩首，再不供出大昭。那四六分赃，是大昭定下来的规矩。三百个好汉，都不敢欺他，照例提出来，送到他府上。他还不要衣服首饰，须给他金银洋钱，才没话说。大昭历年得了这些赃银，渐渐的小康，营运起来，居然大富，有十几万家私。娶妻严氏，也是同业中人的女儿，有些拳脚功夫，外号叫做飞天夜叉，两口儿恩情很好。

严氏劝丈夫道："我们这个行业，原是没钱时做的。你有了这样家私，随便改行，都可以过得日子，要不赶紧洗手，将来或是被人咬了一口，只怕性命难保。"大昭道："我何尝不是这个念头？只是对不起众兄弟。我一朝撒手，他们肯饶了我么？"严氏道："你为什么不分给他们些钱，让他们散去？你我把剩下的，运到别处去过日子。"这话倒提醒了大昭，就把从前收他们赃银的簿子取出来，仔细核算，只有六万多银子。后来这七万多金，都是自己营运赚下来的。

难为他竟舍得，次日便齐集了三百个好汉，道："我要把赃银交还你们，洗手不做了。"众好汉道："那可不成！你发了财要脱身，我们不服。"大昭道："我不是背了你们去享福，我是要去捐官做的。做了官，发了财，原合众兄弟一同快活。我有什么不是处呢？"内中一个能言的强盗，叫做朱百舌，插嘴道："徐大哥的话实在不错。如今做官的就是强盗，强盗为什么不好做官呢？我们这个行业，据我看来，也不是久计。仕宦客商，都说砀山这条路走不得，绕道的绕道去了。我还听说河南要开铁路，这铁路一开，更没有人打这里经过。

将来买卖一天不如一天，不如做官的买卖好。我所以说徐大哥捐官的话，实在不错。”内中又有一个多疑的强盗，叫做柏不稳，接口道：“朱二哥的话也靠不住。徐大哥一人做官，哪里能养活我们这些人呢？”内中更有一个多谋的强盗，叫做孔赛明，低头想了半天道：“我倒有条好计在此。”大家凝了神，欲听他的妙计。孔赛明背负着手，在屋里走了几个回旋，然后说道：“我知道的，做官是第一做知县。这衙门里，内而稿案以下，至于跟班打杂，都好弄几文钱；外而书吏差役，弄得钱更多，但是换官不换他们的，然而也有法儿制服他们。依我的主意，有的是银子，我们索性多捐他几个大八成知县。选出缺来，每一个知县，带他四五十位兄弟们去，把那县里百姓不心痛的钱，一古脑儿归到我兄弟们手里来不好吗？”众人听了大喜。当下议定，选了朱百舌、孔赛明，还有四位，都是精明强干的人，各人拿了一万银子捐官去。徐大昭是自己的银子捐官，不好合他罗唣，只派了十个强盗跟他去，随他派执事。大昭大喜，就叫这十个兄弟，押着银子，一路进京，首先上兑。

果然不上半年，选了福建龙岩州宁洋县一缺。大昭大失所望，聚会了十家兄弟商议道：“这缺偏僻得极，料想不是好缺，我们赚不到若干银子，这便怎处？”十家兄弟都说：“管他好不好，放出手段来弄钱就是了，苦缺也会弄成了个好缺的。”大昭略略安心，一般领凭到省，谒见了上司，饬赴新任。大昭访请了一位弄钱好手的账房，凡事合他商议而行。先把钱漕陋规打听明白，没甚出息。那账房姓余，表字有怀，献策道：“东翁若要弄钱，除非案桌上放活动些，自然钱来了。”

大昭会意，就把带去的兄弟们挑一个做了稿案，其余管钱漕的，管监狱的，齐都派定了。放告三天，打官司的也不甚多。

半月后，一家绅户报来一起盗案，请徐大老爷追赃。大昭接了这张呈子，一个字也不认得，只得拿去请教刑名老夫子。老夫子念给他听，才知道这家姓柴，因强盗明火执仗，撞进大门，劫去金子三十两、金首饰十二件、银酒杯银碟子银匙各十件、拷绸衣裤六身、纱衫四件、摹本缎袍褂两套、宁绸女外褂一件、洋绉红裙子一条，求父台缉盗追赃一大篇话。大昭怔了半天道："他失窃干我甚事？难道我能保住这一县没有失窃的人家么？"老夫子道："东翁切莫这般说，这是定例，民间出了劫案，干系都在州县官身上。缉获不着，就要丢官的。"大昭这才着急道："叫我哪里去捉强盗呢？"老夫子笑道："用不着东翁自己去捉，只消严比捕快，自然就会破案了。"大昭得了主意，立刻坐堂，传齐捕快，限他们一天内缉获强盗。这个捕快头瞿老滑退下堂来，埋怨道："大老爷很湖涂，哪有一天工夫捉得着强盗的理！"班里的一干人都道："这位大老爷不甚懂得做官，我们随他勒限去，只不理他便了。"老滑大喜道："我也是这个意思。"原来劫柴绅户的，正是他们朋友小七星子，这案老滑很沾了些油水。因小七星子是个著名大盗，一身好本领，不归老滑统辖，为朋友分上，才分给他十两金子的，他竖起一个指头，就够老滑这干人吃苦。明知道案是他做，却不敢惹他。

次日徐大老爷又传捕快到堂，拍案大喝道："我限你们一天捉的强盗呢？为什么还不捉来？"瞿老滑只是磕头道："求大老爷宽限一天工夫，实在捉不到强盗。"徐大老爷大

怒，喝叫打一千。只听得劈拍的声音，极其响亮，那捕快头伏地呼痛，一会儿打完。徐大老爷又叫打一千，打得瞿老滑哼哼唧唧的，这才罢了。只见他拉好了裤子，跪上来听吩咐，徐大老爷又限他一天务必要捉着强盗，若再捉不着，定然打断他的腿筋。说罢退堂，告知了刑名师爷。

刑名师爷道："打是打得好，但他们一伙的人打，不肯用力打的，二千板子也不过抵到三五十下罢了。"大昭大怒道："这还了得！"匆匆的别了老夫子，又去坐堂，传到捕班头，喝道："你们作弊，我岂不知。如今不用你们打，我来打。"把公案一拍，摘下帽子，脱下袍子，走下座来，叫人把捕头按下，举起板子乱打乱砍。打到一百下，果然皮肤泛青，那捕头一声儿都不哼。旁边闪过他一个跟班，就是他的兄弟们，叫做吴福，禀道："老爷歇歇儿气力，让小的来打吧。小的当过三年衙役，这事很内行的。乱打没用，手底下须有些软硬功夫，才能叫他疼痛哩！"大昭深信不疑道："很好，很好，你去打。"吴福叫人把尿浸稻草预备好了，那捕快头吓得浑身乱抖，哀告道："大老爷限小的三天，一准捉得住强盗。那时捉不住，再打小的吧。"徐大老爷道："只准一天。"瞿捕头不敢答应，只得由他打去。这吴福的板子，果然极有功夫，打到五十下，那瞿捕头已经极声呼唤，到三百下，他就晕了过去。吴福叫人把尿浸的稻草铺在他腿上，半晌醒过来。徐大老爷又叫再打。瞿捕头道："再打就没命了！饶了小的，明天就去捉强盗吧。"徐大老爷道："既如此，限你明天晚上把强盗捉来。捉不来时，照这样打三千板子。"瞿捕头叩头下去，担了一天心事，自己是不能转动的了，只得叫他手下人等出去

巡逻，遇有形迹可疑的主儿，捉他一个来顶替吧。顶过这头阵儿，以后再说。他手下捕役出去巡逻不提。

再说龙岩出一种素心兰，是到处驰名的，宁洋也出些兰草，因土人很喜种兰，出了好兰草，便挑到城里去卖。一家靠着虎符岩左近住家的，姓林名际涵，世代务农为业。到这际涵手里，勤俭积下来的家私，也有千来吊钱，山田二百亩，很够吃饭。际涵虽说有钱，他却勤力惯的，一般也种兰草，也挑到城里去卖。这天卖兰回来，路上捡着一只银酒杯，十分得意，想拿回去配个座子，做个水盅儿插兰花。一路拿着尽看，觌面撞见两个捕快，一把扭住，拉到捕头家里。捕头道："你还是要死，还是要活？"际涵道："我好好的一个安分良民，为什么要死？"捕头道："你还说安分么？你手里的杯子是哪里来的？"际涵道："这是路上捡着的。"捕头哼了一声，吩咐拉到堂上去。宁洋百姓怕的是见官，见到官，没好处的分儿多些。际涵十分着急，再三哀告，情愿花钱。捕头哪里答应，听他一口土话，正好做弄他哩，便道："你要指望活命，回来见了大老爷，须听我的话。我叫你怎样做手势，你便怎样做。你的话大老爷是不懂得的，大老爷的话你也不懂，只我们懂得来。我总不叫你吃苦头就是了。"一路吩咐他，已经走到县衙前。

瞿老滑就合书吏等这一干人打了招呼，这才投进去，说强盗捉到了。徐大老爷坐了大堂，瞿捕头牵着林际涵上堂。徐大老爷问他道："柴家的那起案子是你做的么？"际涵果然不懂。瞿捕头道："大老爷问你姓的林么？"际涵点点头。徐大老爷知道这桩案子是他做的了。又问道："你拿了他多少

金子？”际涵又不懂。瞿捕头道：“大老爷问你一顿吃几碗饭？”际涵伸出三个指头，意思是说吃三碗饭，徐大老爷却以为他说拿了三十两金子。又问道：“还拿了几件金首饰、几件衣服呢？”瞿捕头说：“大老爷问你乡下到城里有多少路呢？你做手势吧！”际涵又把三个指头一伸，又两只手合拢来伸了六个指头。徐大老爷见他比的数儿，又合了柴家失单，就问道：“你劫的这些赃物还有没有？”瞿捕头呆了一呆道：“大老爷问你打劫过人家没有？”际涵只是摇头。徐大老爷道：“你这些赃物哪里去了，还有存下的么？”瞿捕头道：“大老爷问你，打从哪一头来的。”际涵向东把手一指，意思说是打从东面儿来的。徐大老爷不懂。瞿捕头合际涵咕噜几句道：“他说是卖给一个东面儿来的客商的。”瞿捕头又向际涵讨出那只银酒杯，呈给徐大老爷，徐大老爷叫且把他收监，赃物留下，待柴家的人来认。退堂，忖道：“我从前坐地分赃，要破了案，再没这般肯认的。到底宁洋人来得爽快。”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　追赃款冤囚定罪　认窝家店主逃生

却说宁洋县徐大昭审明了打劫柴家一案，次日传柴家的人来认赃。果然那银酒杯是他家的，柴绅还求徐大老爷作主替他追赃。大昭因柴绅很有点儿势力，点抚台都拜会过的，不敢违拗，就合老夫子商议。老夫子叫他把盗犯刑讯。大昭得了主意，当下坐堂，把林犯提了出来，问他：“劫柴家的赃物，到底卖给哪个的？卖了来的钱，还在你家里

么?"林际涵目瞪口呆，一句也回答不出。这时瞿捕头却没来，换了一个快班传话，际涵哪里肯认，口称冤枉。奈际涵虽在那里称冤，徐大爷却不知道，见他不肯招认，便叫用刑。上夹棍，跪链子，闹了一阵，际涵昏晕过去几次，快班叫他认了吧，免得眼前受苦。际涵无奈，只得认了，快班合他传话，说是卖了七百块钱。徐大老爷便叫差人领他回去起赃。

再说际涵虽是小康之家，却还没有娶妻，只一个老妈子替他煮饭，养着几个种田的雇工，他的钱却在一家粮食铺里，家里是空空的，他又没有靠得住的亲眷，只有几个族中兄弟，都是务农的土老儿，因此没得一个人出来替他鸣冤。际涵初入监里，还以为不要紧，可以伸冤。这次受了刑，没法认了这桩案，哪里还有活命？来到家里，又没一人可以合他申说的。这惨戚滋味，大约世上除了他，没有第二个人尝过的了。他那一股悲情，直从脑筋里发出，走遍周身，归入心坎里，不觉叫着他祖宗父母，放声大哭。他家是山村，四面邻居寥寥无几，只几个粗蠢妇人，一班痴顽孩子，听得哭声，前来观望，也不知道问他什么来由。际涵哭了半天，声虚气弱，倒了过去。他那老妈子在旁呆呆观看，差人着急道："你快烧点儿热汤给他喝着吧。"老妈子去了半天，把汤烧来，际涵喝下去，才觉清醒些。差人叫老妈子熬几碗粥来，自己吃了两碗，际涵吃了一碗。原来际涵自到监里，直至如今，还没进过一口汤一粒米哩。当晚差人叫他起赃，他家里一钱没有，哪里起得出。差人紧逼着，没奈何，只得说道："我有一千吊钱，放在镇上一家粮食铺里，须我自己去拿。这时铺子里都关上门的了，明天早起去吧。"差人道："胡

说！你哪里见犯人好在家里过夜的么？”际涵被他逼着，一步一颠，到得粮食铺里，问他讨钱。

这粮食铺掌柜的，姓陈名乃藻，也是个土老儿，没有见过官差的，一开门见差人拖着林际涵，锒铛锁镣而来，早已吓得神魂飞越，勉强请进里面坐了。差人作势道：“好，好！你做他的窝家，快快把赃银交出，万事全休，你要不放明白些，我们去回了大老爷，连你也难免一刀之苦。”陈掌柜的吓得浑身乱抖，半晌道：“我小店里并没存下赃银，是他卖粮食的钱一千吊，那是有的。”差人喝道：“放屁！这不是赃银是什么呢？只怕还不止这点儿，快些拿出来。”陈掌柜的还欲辩时，里面一个伙计知道事儿不妥，连忙出来照赔道：“头儿休得动气，林先生把这一千吊钱，存放在小店取利息，小店也不知道他是赃银不是。头儿领了他来，三面证明，倒也很好，小店是全靠头儿包容。衙前的规矩，小店是知道，只求头儿吩咐出来，小店力量做得到，没敢驳回的。”那差人听他说话圆通，这才欢喜道：“象你这位伙计的话，倒还明白，既如此，赃银是一千，我们的规矩打个对折，算了五百吧。”陈掌柜的吓得舌头拖了出来，缩不进去，半晌道：“小店是小本经纪，每年也不过千把块钱出进。就是林际涵的钱，一时也拿不出，还要设法转借哩。”差人听了这话，牵着林际涵就走。那伙计合陈掌柜的咕噜几句，陈掌柜的急得没法，连忙请他回来，那差人简直不理，只顾望前走。陈掌柜的拖住了他的衣服，跪在地下哀告道：“小店里通共存下七百块钱，头儿不信，请进去搜，有多的洋钱，尽管拿去。”差人被他拉拉扯扯的拉了转来，喝道：“天已不早，大老爷立等着赃银定罪哩。

你要有就有，没有就同我去回话，我哪里有工夫来搜你的钱。你快去设法吧！”陈掌柜的没了主意。

可巧隔壁杂货铺里掌柜的。听得这边喧嚷，前来询问，听说情由，就拉陈掌柜的到后面，劝他点缀点缀差人，把这事弥缝过去了吧。陈掌柜的道：“实在没钱，这便怎处？”杂货铺掌柜的一时义气道：“我借给你一百吊钱，打发他们去吧，”陈掌柜的说不尽的感激。当下把钱票送来，陈掌柜的对差人说了许多好话，劝他暂收了这一百吊。这差人还算好说话的，见有一百吊票钱，乐得藏腰，也就没话说了。便向陈掌柜的讨出那七百块钱来，雇了一部车子，拉着林际涵，一同进城。

次日，徐大老爷提讯交赃，把七百块钱给柴绅领去，定了林际涵的罪，还要叫他供出同伙的人。林际涵受了捕头的教，编造几个名字，那都是缉捕不着的。林际涵回到监里，知道自己是活不成的了，不觉痛哭，意思要寻自尽，却又手足拘系住了，动弹不得。哭了半天，旁边两个囚犯心烦起来，劝道：“你也用不着再哭了。对你说吧，你这冤枉，固然利害，我们的冤枉，也不在小处。我是城里有人杀了人，把我来顶替的；他是西门外有人放了火，把他来顶替的：都是斩立决的罪名，合你一样。我们是安心等死，再也不哭的，哭就不算好汉。”际涵止住悲声道：“原来二位合我的冤枉相同，为什么到堂不说呢？”那人叹口气道：“你又来了。你在堂上，为何不说？”际涵道：“我是说的，大老爷不懂得我的话。”那人道：“可不是！我们说的话，大老爷懂不懂，却还没知道，只是他也不容我们说话。到了堂上，不是上夹棍，就是跪链

子，我们没有练就这副骨头，上去就坍台的。他说我们杀了皇帝，我们也只得招认，何况是别人呢！”际涵忖道：“原来我们县里的犯人，没有一个不是冤枉的。我区区一个人，算不了什么，由他去吧。”自此际涵就在监里候死，按下慢表。

再说瞿捕头这两天，因棒疮溃烂，没有能理会这桩事，叫班里一个胡伙计来替代的。听说大老爷已叫他领着林犯，起出七百块钱的赃，那胡伙计自然很弄了一注钱。一候两天，还没见他把钱送到，怒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他简直不顾死活哩。”一叠连叫找胡伙计。一会儿，有人替他把胡伙计找来。瞿老滑问道：“你这差使好，你就忘记了我么？”胡伙计抖战着道：“我哪里敢忘记了师父。实在这差使不好，上头要的赃款又多些，窝家又是个苦恼儿的，我连一个茶钱都没弄到，哪里敢瞒了师父弄钱呢！”瞿老滑道：“噢，原来如此！我有十个烧红的制钱儿，请你尝尝。”说罢，叫人预备。胡伙计知道这烧红的制钱儿利害，一个都吃不消的，这十个如何受得住呢！只得流泪告道：“徒弟说实话了，求师父息怒。”瞿老滑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！”胡伙计道：“实不瞒师父说，那窝家出了三十吊钱，我取了，不该昧良心，没献上师父。如今被师父审出来了，已经用去五吊，还有廿五吊钱，待徒弟去拿来，一总孝敬了师父吧。”老滑冷笑道：“原来只三十吊钱，还说是窝家拿出来的。既然有窝家，你肯单拿他三十吊吗？快说实话吧。”胡伙计说：“没有别的，这是实话。”老滑吩咐快拿红钱来给他尝。只见一个人托着一个炭火炉，上面贴着一个个烧红的铜钱，又一人走来，把胡伙计掀翻，绑在一张春凳上，那人用铁钳把红钱钳出，在他左腿上摆了一个。只听得哧

的一声，胡伙计杀猪也似叫将起来。摆到三个，胡伙计已经昏晕过去。瞿老滑吩咐住手。一会儿胡伙计醒过来，瞿老滑问他："肯说实话么？"胡伙计道："我说实话了，总共是一百吊钱。"瞿老滑道："只怕还不止哩。"胡伙计道："师父要不信时，就此同去问那陈掌柜的便了。"瞿老滑叫把他解下来，胡伙计哪里还能走呢。养了三天伤，瞿老滑的棒伤也好了。不消说胡伙计的一百吊已经拿出，放在公中分赃。

瞿老滑又逼着他同到虎符岩镇上，找着粮食店里的陈掌柜说话，果然找着了。瞿老滑道："大老爷差我们下来的，知道林际涵赃银二千两，你就是窝家。快同我们进城去说话。"陈掌柜的自从林际涵领差人来，弄了七百块钱、一百吊票子去后，以为没事的了，谁知原差又领一个人来，开口就是二千两的赃银，要同他进城去，直觉得祸从天降，几乎哭了出来，道："我千万不该借林际涵一千吊钱办粮食的，我哪里知道他是赃银呢。如今拿了七百块钱去，这位头儿又拿了一百吊去，还存二百吊钱，我已经把粮食变卖了，本就要到城里来找姓林的还他，怎么越说越奇，索性说他有二千赃银窝藏我家里呢？"胡伙计对着瞿老滑道："如何？我原说只拿他一百吊钱。"瞿老滑道："也还靠不住。"胡伙计道："这倒没法的了。"瞿老滑道："休得多言！"当下便合陈掌柜的说道："你那二百吊钱，快交给我们拿去，大老爷追赃很急的。还有一千多银子，快些设法措办起来，我们替你去顶顶看。要是顶过去，或是大老爷宽限三天，也好等你慢慢设法；要是顶不过去，说不得，我们明儿来，同你去见大老爷便了。我们为了你，只怕还要挨一顿板子。将来结了案，你不要忘了

我们好处。”陈掌柜的言已出口，只得把那二百吊钱双手交给他，又再三求他包容。瞿老滑道：“我尽管答应你，银钱是硬货，我们赔垫不来的。”陈掌柜送他们去后，知道这事不妥，况且自己店里，本就很撑不下去，全亏林际涵这一千吊钱活动的，如今提去了，差人还要来合自己说话，只怕弄到家破人亡哩！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就把店里的账结一结清，把存的米谷等类，抵给隔壁杂货铺里，算了一百吊钱，连夜收拾细软，带了家眷逃往他方去了。

瞿捕头凭空讹着二百吊钱，已觉快活。隔了几日，又想着陈掌柜的实在好说话，再去弄他几个，谁知到得乡下，陈家粮食店早已关门。忽见他隔壁杂货铺里，有粮食出卖，知道他们有些首尾，用话唬吓，那掌柜的更吃不起吓，又被他讹去一百吊，这才罢了。林际涵行刑时，大家都说他冤枉。后来被上司知道了，把徐大昭参革，大昭仍复回到砀山做他的强盗去了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　制出新刑乡绅助虐　飞来横祸捕役栽赃

却说陕西兴安府石泉县城内，有一位乡绅，姓祝名椿，字可大，家里光景甚是宽裕。因为曾在外边做过几任实缺府县，因此在乡里颇有点声势，非但是乡里的人敬之如神，畏之如虎，就是地方官也要应酬他，不敢同他十分认真。有一天他家里失了窃，连粗带细，通统约莫有一千多两的东西，循例报了案。

这位县大老爷，姓胡名图丹，乃是一位两榜进士出身，平日做得绝好的八股文，是酷摹汪鸣銮一派的。到任之后，依然是手不释卷，一切词讼，并不当心，以致诸事废弛，偷窃的案件，更是不晓得出了若干起。这日恰巧碰到祝乡绅家的事，心里方才有点忐忑，当即传齐捕快，自己带了往祝乡绅家踏勘。祝乡绅正言厉色的责备了一番，胡图丹连连道歉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偏偏有一个不懂事的捕快，前后仔细的踏勘了一回，便上来说道："这个贼没有来路，不象是外来的。"祝乡绅听了大怒，也不管胡图丹下得去下不去，便随手取了一根粗大烟杆，恶狠狠对着捕快打去。捕快躲不及，着了一下，头已打破了一块，血流如注。胡图丹看见祝乡绅动气，连忙把捕快骂了一顿。捕快碍着本官，只得抱着头自认晦气，一边去了。胡图丹又敷衍了一回，方才辞别回衙。立即坐堂，传了通班捕役的头子，每人打了五百板子，又叫赶紧去办案，并给限三天。捕快不敢分辩，只得领打。退了下来，大家也商议不出个道理来，无非是在当典门口，及小押当门口，并赌场上去候候。光景转眼三天，却没有一点影响。到了限，无非再挨几百板子，转上两天限。好在这个板子是差人心心相照的，虽然是五百下板子，也不过抵了那些打官司不花钱的二三十下罢了。不料祝乡绅时常派人来催，并且说如果破不了案，便要遣抱上控。胡图丹听见，格外发急，他却没有法子，无非用了些随常的刑法，收拾收拾捕快罢了。又看见一连闹上几天，还是没得影响，心焦的很。

胡图丹正在签押房里一人闷坐，恰巧祝乡绅又来拜会，他不敢不请。请到花厅里，落坐送茶，先道了效力不周的话，

又把捕役不能破案的事，说了一遍。祝乡绅冷笑道："这样说起来，老父台在这里荣任，不是为民除害，倒是豢贼害民了?"胡图丹吓了一跳，连忙陪笑道："兄弟在这里，天天比责他们，只不过打几下板子。我看他们嘴里虽然说得中听，却也稀松平常的，所以现在颇要想出两种新鲜刑具来，叫他们害怕，方能望他们当点心。无奈一时愚蠢，总想不出法子来。老先生见多识广，谅来总有点法子，还请酌示一二。"祝乡绅道："论理私造非刑，大干例禁。不过捕快就是贼，贼就是捕快，从来无不通贼的捕快，即无不通捕快的贼。收拾他们的东西，只要可以立威，哪有甚么不好!老父台是读书过于拘执，其实惩罚捕快，尽可以从严厉些。要是一味姑息，以为阴骘，难道从来除莠安良的贤父母，都算作孽的么?"胡图丹道："是极，是极!但是兄弟秉性柔软，实在想不出法子来，还要请教。"祝乡绅道："治弟倒有两个法子，老父台姑且去试试。如果照办，管保用得一样，就可以破案了。"胡图丹大喜，连道请教。祝乡绅道："第一件名叫'红绣鞋'，是叫铁匠打一双铁鞋，把他放在火里烧红，替他着在脚上，任是他铁石人，也经不起。不过这个人，可也从此残废了。好在本是恶人，地方上恶人，尽管残废几个，有什么要紧。不过当时那点焦臭之气，有点难闻罢了。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名叫'大红袍'，是用牛皮胶熬烊一大碗，把这人浑身涂满，然后以麻皮按着贴上去，等到干了，却一片一片往下撕着问供。这一撕不打紧，这麻皮被胶粘住，撕的时候，是连皮一齐下的。他身上的皮去了，自然是只剩下些血肉，那血也就挂了满身都是，所以叫做'大红袍'。这是第二件。第三件

叫做'过山龙',虽然平常,只要功夫一大,也没有人经得起。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,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,把犯人赤剥了,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,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。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,下边开一个小口,用百沸的滚水,从这头浇进去,周流满身,从那头淌出去。这个开水,却不可间断,任你好汉,到了十壶,也就很够受了。这是第三件。治弟从前在外边做过几任知县,都是用的这个法子,果然畏威怀德,路不拾遗。老父台既是安心要做好官,何妨仿照治弟的法子去办一办,这是合邑蒙庥的事。"胡图丹一面听,一面赞,又仔仔细细问了一个透彻。

等送过客,便传话去,打铁鞋锡管,限次日缴案。胡图丹便把这三种东西,摆列在堂上,把捕役喊上去,讲给他听,并限明日午刻,不能破案,便叫他们来试新刑。捕役听见他吩咐过,一个个魂不附体,下来便聚拢在总捕头家里想法子,有的说是要跑的,有的说要自尽的,吵了一回。

这里面却有一个老捕快,已是多年不办案了,姓辛。他有一个外号,叫做辛大头,本是一个极奸极刁极诈极恶的人,因为自己有了年纪,没有儿子,改行为善,久已不作伤天害理的事。如今看见他们这些徒子徒孙十分苦恼,不免又动了他人所说的甚么义气了,当时拍着胸脯道:"你们别忙,我倒有一个法子,你们且定定心吧。"大家听见他有了法子,便鸦雀无声的,听他调度。辛大头道:"这是件害人的事,不过如今也说不得了。我看见他失单上有些首饰银器衣服洋钱等项,我无意中曾问了他报案的一句话,这银器是哪一家的,他说是天宝银楼的。我想天宝楼的东西,我去年整顿小

申的时候，也曾扣留了他一大包银器，都是天宝楼的。我想不如把这件东西，栽在哪个人身上，拿了他等官去问，我们便大家没事了。”大众想了一想道：“好可好，这事的筋节主意，还要你老人家料理。倒是这包东西，栽在哪个身上去呢？”辛大头道：“你莫管，你们明早就把王老八带了去，说是拿到了一个把风的王老八的话，我去教给起赃拿人的话。要回明本官，挨到上灯的时候，方才妥当，怕的是走漏风声。这位老爷好骗，自然答应。至于这个倒运鬼，我想西门外鲁老大家私还好，去年同我在老桑家赌钱，为了七十个钱，我俩就打起来。他倚老卖老，还有人帮着他欺侮我。我这个仇，一直想报，因为年纪大，才放下来。这件事倒不如作成了他吧。他家光景也不算坏，砻坊、油坊、米店，还有几十亩地，家里也颇颇有点积蓄。把他扳了来，不但可以敷衍公事，我们也可以沾光，补补从前的劳伤。”大家听了大喜，痛赞了一番，随即各散。辛大头又去吩咐了王老八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鲁老大是个务农人家，持家勤慎，儿子也大了，通力合作，十几年来，颇能有些积蓄。那些米店等虽然不是独开，的确都有合股。寻常的时候，一个钱也不肯多用，每逢新年上，就不免各处去赌赌钱，也是个散散心的玩意。却不知怎样的得罪了辛大头，弄成了一个灭门大祸。

却说这日一早，鲁老大起来，站在门口，望望景致，远远的看见一个人，头戴着一顶破毡帽，手里提着一个包袱，低了头一步一步的走到跟前来。那人猛一抬头，看见鲁老大站在门口，就立住了，换了一副笑容可掬的面孔，对鲁老大说道：“老先生，我有要紧事到乡下去，要找个地方去吃饭。因为

这个包袱是最要紧的，不便带着他上饭店，我想求你老人家，暂且在你那里存一存，我去吃顿饭，吃了便来取，不知老先生肯方便不肯方便?"鲁老大道:"你要暂存，有何不可?不过你是什么东西?"那人道:"有几件铜首饰，也不值什么钱，不过是朋友托的，怕的饭店里人多手杂，有个一差二错便了。"鲁老大道:"既是如此，就请你老点一遍吧。"那人笑道:"老先生实在精细的很，我晓得你老先生，老先生尽管放心，难道我还会讹你老先生么?我对你说吧，有一对锡酒壶、一根铜元宝簪，此外没有甚么东西。"鲁老大接过包袱，觉得很重，便道:"我也不看你，你把包袱做个暗号吧。"那人笑着，果然去做了一个暗号，递给鲁老大，便扬长而去。鲁老大便招呼一个做工的，提了进去，放在中间，自己又站了一回，却不见那人来取。一直等到午饭后，还不见来。鲁老大有点疑心，却一面吃了中饭，又嘱咐了家里的人，便去歇息。及至一觉睡醒，问问那人，仍不曾来。鲁老大不过说了两句奇怪。刚刚到得上灯时候，忽听见大门外头一阵人声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　巧言动听误入彀中　毒手频施冤沉狱底

却说鲁老大在家里，听见打门的声音，不觉大惊，正待出来看，早见一个戴着顶子的老爷走了进来，后边跟了许多戴红缨帽子的人，还有穿镶边马褂子人，也有手里拿着刀的，也有打着火把的，一齐拥了进来。鲁老大晓得是老爷来了，连忙上去跪着。老爷便问他名姓，就吩咐锁起来，又把

一个马踏子放在大门里头坐着。又吩咐那些戴红缨帽子穿镶边马褂的去抄寻，早有辛大头提了早间那人寄存的包袱来，当着老爷的面，打开一看，一共是十九件银器，下边都嵌着天宝楼的字号。鲁老大家里的东西，还有存的百十两银子，早已在马仰人翻的时候，不翼而飞了。搜查已过，老爷就叫把鲁老大的家眷撵出去，发下封条，封了门，锁着鲁老大，上轿回衙。先把鲁老大钉镣收监，鲁家的家里人，自去张罗打点不提。

原来这件事，自从辛大头出了主意之后，先叫徒弟去见官，说是拿到了一个把风的贼，据他说是另有大窝家，请老爷严密审问。胡图丹立刻坐了花厅，把王老八带了上去，仿佛是曾经见过的一样。胡图丹到任已有两年，王老八犯过三次案子，过了三次堂，胡图丹记性就是再不好些，总也有点面熟。他却也不管这些讲究，便问他祝乡绅家的一案。王老八是受了辛大头的教导，自然是指东话西的，混搅了一阵。等到挨了皮鞭子，要上他夹棍，他才装出害怕的样子，说是愿招，便把辛大头教导他的话说道："小的本是白河县人，是卖布到这边来的。折了本，不得回家，又在客寓里害了病，弄的当光卖尽。去年鲁老大要找一个帮工的人，因为田里事忙，我去做了几天，因此认识。后来时常去走走。本月初二那一天，鲁老大同了一个黑麻大汉，在酒店上喝酒，喝的甚是投机，嘁嘁喳喳不知说些什么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我出来出恭，那可有三更天的光景，看见鲁老大同着那个黑大汉走了过去。我刚刚出完了恭，起来碰到了。我说：'老先生半夜三更，到哪里去？'鲁老大把我叫在一旁，对我说：'他

们要到祝乡绅家做一件买卖。你反正也没有事，不如帮一个忙，事后也分些东西给你。或是你在这里做点事，或是做盘缠回去，你心下以为怎样？'我当时有点不情愿，后来想了一想，也就答应了。三个人同到祝家的后门口，那黑大汉先跳墙进去了。随后不多时候，一包一包从墙上扔了出来，我便同鲁老大掮着，回到鲁老大家里。当时鲁老大给了我十五块钱，我就走了。以后的事，我就不知道了。"胡图丹听了供词，立刻叫他画供，仍旧钉镣入监。胡图丹便要立刻去提人，辛大头又上去回说："不如等到晚上去，给他一个措手不及的好。"胡图丹也答应了。辛大头这番话，是惟恐那个包袱还不曾栽过去，所以说两句冠冕话，延挨点时刻。看官你想，鲁老大站在门口，那人来寄包袱的时候，要是不答应他寄存，可也没有这个事了。可是捕快的法子最多，不起念头便罢，要是起了念头，任你怎样，也逃不出他的范围。一着不成，再换一着，总归叫你上了当，方才罢手。这便是以往从前的缘由。

如今鲁老大被押在监里，幸而家里人赶着来花钱，当晚也不曾吃什么苦，并打听出被拿的缘故，还只当被贼诬扳了，总以为第二天过堂，一定有个水落石出，就有他的亲戚朋友几个人，具了一张公保的状子，预备次日来投。等到次日，胡图丹一早就坐了堂，带了鲁老大上去，便根究他那个黑麻大汉是谁，可怜鲁老大影响都不知道。胡图丹便说他刁狡，先就把各样普通的刑法用了一套全的，鲁老大只是叫屈连天。将近中午，方才吩咐带下去回押。就这个当口，那纸保状也进来了，状上是说鲁老大怎样安分守己，断没有这

样的事。胡图丹立刻批驳了，说了些“人赃现获，百喙难辞”的话。辛大头的伙计，听得有人来公保鲁老大，这一天恰恰是王小胆值日，连忙就来找辛大头道：“那件事怕不妥当。”辛大头问他听见什么。王小胆道：“有一班不三不四的人，递了公禀，保释鲁老大。鲁老大今天到堂，又一句没认。只恐怕老爷回过味来，就不好办了。”辛大头道：“胡说！我说你胆小，果然胆小。现在鲁老大就是再添上几十个人来保他，无奈赃是在他家里搜出来的。从来说的，捉奸捉双，拿贼拿赃，既不做窝家，哪里来的赃？况且王老八一口咬定，更是洗刷不清。今天虽过了一堂，明天还要过堂，等我再去施上一点小计，不怕鲁老大不诬服。”王小胆道：“倒要请教。”辛大头道：“老爷预备给我们的新刑具，难道不会给鲁老大尝尝么？照老爷那个说法，只怕他是铜浇铁铸的，也支撑不住了。”王小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不过是诬良为盗，这事于天理上说不下去。”辛大头笑道：“我看你不但胆小，还有点迂腐习气。你看我吧。”当下无话。

次日果然又是提审。辛大头先就跪了上去说道：“小的昨天开导鲁老大，叫他说说实话，无如再也说不醒他。小的告诉他，如不说实话，新刑法难受。他说刑法倒也平常，总要咬紧牙齿，能打这里头挣出来，才算好汉子呢。小的想大老爷新制的刑具，正可给他试试，他熬不住，自然就说了实话了。”胡图丹一听有理，便叫掌刑的赶紧预备，带了鲁老大来，先问他黑大汉是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哪里人。鲁老大哭道：“我哪里见什么黑大汉来！”胡图丹便叫带王老八上来，同他对质，王老八咬定了上次所说的话，鲁老大一味的喊冤枉。

质对了半天，胡图丹便叫掌刑的，先预备“过山龙”给他试试。当时就把鲁老大的衣服剥了一个干净，用这根又长又粗的锡管子，从大腿上周身弯弯曲曲的绕了过来，绕好了，刚刚这个大口朝上，便用百沸的滚水，一壶一壶的往里头灌。两壶也还可以忍受，挨到十壶之后，鲁老大浑身已是起了无数的潦泡，呼号之惨，耳不忍闻。胡图丹只要他说了是窝家，才肯放他，鲁老大熬不住，只得认了是窝家。又问他黑大汉是哪个，也只得随口凑了一个名字。又问他偷的什么东西，务农的人家，哪里晓得什么古董珠宝，只可随嘴乱说，说不对了，胡图丹又说他狡供。磨了一个多时辰，鲁老大说话渐渐的有些低了，头上的汗珠子如雨点一般。胡图丹晓得是时候了，就吩咐放下来还押，明日再问。当时由捕快架着出来，一路上哭哭啼啼，回监去了。

胡图丹退了堂，便着跟班拿了一张名片，知会祝乡绅，请他明天派人来领赃。祝乡绅听见拿到了窝家，正在那里盼望，忽听见说是县里来请他派人领赃，便派了一名得用家丁张桂去领。

张桂领了主人之命，次日约莫小晌午的时候，一径往县衙门里来。还不曾到，早有一个人赶上来，扯了他袖子一把道：“张大爷！”张桂诧异，连忙回头看了一看，却不认得。只见那人笑嘻嘻的道：“请大爷到对面这个茶馆里坐一坐。”张桂道：“我有事要到衙门里去。”那人道：“我知道。老爷起来还早，大爷只管去坐一会，也是与大爷有益的事。”张桂看见他这般模样，也摸不清他什么主意，只得跟了他到对面一个茶馆里来。那人又拣了一个极僻的地方，让张桂坐下，

泡过一开茶，那人方才开口道："小人放肆，有句话通报。"张桂道："我们萍水相逢，实在奇异得很。到底老哥贵姓？"那人道："在下姓张。"张桂道："很好，我们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。到底有什么事，敢请早点赐教。我实在有公事在身，不能耽误。"那人道："大爷是去领祝乡绅家赃物么？"张桂道："不错。"那人道："我有一个朋友，也在这捕班里，是个有一无二的好手。但是祝乡绅家的贼，早已离开此地了。无奈县里老爷一味的蛮干，这个通班才发了急，捉个把毛贼子去抵一抵窝。此次抄出来东西，却实实不是祝乡绅家东西，但是大爷这回领了去的，要说不是，这又坏了。非但这个小毛贼子没事，我们朋友，不拘多少人都吃不住。并不是我们安心害他，实在要想在他身上追出那个贼的来路。等到追到了那个贼，祝乡绅家的东西自然是全数水落石出。所以这回领赃的事，总要求大爷高抬贵手。"一面说着，一面就在袖子里塞了一包硬绷绷的东西过来，接着又道："些些不成意思，随后再筹谢吧。"张桂在袖子里接着，用指头摸了一摸，约莫有个三四十两银子之数，心中大喜，嘴里便收摄不住，连珠的答应出来道："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凡事都由我包办。"那人谢了，又讲了几句闲话，才还了茶钱出门，分东西而去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　用心思黑狱尽惊魂　动手脚黄泉难瞑目

却说张桂到了衙门里，里面发下一包银器来。张桂拎了他，一径回到家里。祝乡绅打开一看道："不是，不是。"张

桂道:“既不是,待家人送去还他罢了。”祝乡绅道:“扣下来,等他拿是的来换。”张桂笑着道:“这件事捕快不知挨了多少打,受了多少刑罚,好容易才办到了一个窝家。他家是多年不曾破案,好容易才被捕役干了来,现在要在他身上追出贼来。现在领赃的也不少,老爷既说不是这里的东西,自然是送了回去,等别人来领。不过据家人的意思,横竖失落的赃,也断不会全数回来,现在也是有一点算一点。好在失落的东西还多,莫如老爷写封信去,说此次的东西是了,但只还有别的东西,请他再追吧。”祝乡绅听了,沉吟不语,停了一回道:“也好,就照你办吧。”当时就写一封信给胡图丹,还催他追下余的东西。可是有了这封信,鲁老大的赃证更是坐实了。

却说鲁老大受了几次刑法之后,本来有点年纪,又加着心中十分愤懑冤屈,正是喊天天不应,呼地地无门,又晓得胡图丹是不容他置辩,早已存了一个但求速死的主意。无奈手足拷镣,动转不得,只有苦苦的挨。自从祝乡绅领了赃去,又把他提出来上了一回“牛皮胶”的法子。这个神气,就更是与鬼为邻了。辛大头看见他供认的不对,就叫伙计去教导他道,“你要照着我的说,祝家的房子是怎样格式,偷的是些什么东西,那黑大汉久已在逃”,如何如何,教导了一遍。鲁老大当时虽然听得明白,无奈到了堂上,又忘了若干,虽然是认作窝家,说的话可总是牛头不对马嘴。因此胡图丹不疑心别的,止说是他狡展,一味的严刑以求,弄得浑身上下,无一块可以上手的地方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,辛大头忽然又出了一个花头,打了一个

禀帖，请胡图丹出票去提他儿子来问。胡图丹看了这个禀，正中下怀，大喜，立刻出票拿人。这时候鲁老大的房子，久已发封入官，家里只有一妻一子，因为鲁老大的冤狱，不得明白，已经变卖了田地，一半留着供给鲁老大的监用，一半就到府里去打官司，上控去了。辛大头没有拿到人，只得回去禀复。

胡图丹听得上控二字，心里有点发毛，便想趁早替他定了口供。就是上头来提案子，也不怕他来。可是一样，胡图丹要鲁老大定供，也没有别的法子，只不过一味的刑求。但是鲁老大自从上了“大红袍”刑具之后，浑身溃烂，已无完全地方，奄奄一息的光景，已是十分不妥当。胡图丹虽然发急，也无可如何。

不多几日，果然府里有公事下来，并将控的呈底，一并发下。胡图丹看了一遍，其中已说明是捕役诬栽，县官偏听的话。胡图丹看了大怒，立刻把捕快捉了来，要打他一个半死。等到上堂之后，辛大头口似悬河，一席话说得胡图丹哑口无言，只得招呼赶紧把鲁老大医治好了再问。

辛大头下来，邀齐同伙道：“今天老爷接了府里的公事，说是我们诬攀，现在又吩咐赶紧把鲁老大调理好了再问。我们的事，既已到了这步田地，难道还留着一条祸根么？据我的意思，我们也不必替他医病。他病到这个样子，倒是绝好的机会，不如赶早打发他到妈妈家去吧。要就公事上说起来，贼凭赃证，我们须不是诬赖的。况且拿来的是个活跳的鲁老大，弄他到七死八活，是老爷的刑法。至于我们办案，凭眼线，凭赃证，是我们分内的事，不算过分，亦不会有

余罪。他自己问不出，干我们甚么事呢！所以据我看起来，等鲁老大病好了，或是上司再派下个精明的委员，一点点的追究起来，怕得我们不得干净，从来的闲话，是缚虎容易放虎难呢。至于鲁老大，虽然得罪我，我报的仇，也尽够了，这回事是为着我们大局起见。兄弟们有甚么好主意，不妨大家谈谈。顶要紧的是两句话，不论怎样，还是给他一个死无对证呢，还是留着他做我们的魔难呢？”说过一遍，又催着大家定主意。就有一个道：“话是一点都不错，但其中还有点枝节。王老八是这一案的发起人，鲁老大要是死了，少不得就要追王老八。要是王老八口头不紧，漏了出来，依然是个不得了。鲁老大的事，自然是照着大哥的话办了，可还要想个法子安顿王老八呢！”辛大头道：“你这句话也不错。可是有一样，王老八自认了接赃把风分到几块钱以后，还没去再分，要按着赃数定罪，也有限的很。就算是上头疑心，要提他去，仔细拷问，他要是有义气的，难道还会替咱们兄弟们惹祸？要是真熬不住，总要松了刑，他才会说。就算是不松刑，逼着他说，到那时候，我自有伏侍他的法子。可不是说句大话，绝不能叫他制倒了咱们。”又有一个说道：“万一老爷一定要逼着我们拿贼，再同从前的办法，我们怎样呢？”辛大头道：“这是糊涂话！祝乡绅家失了窃，咱替他拿到人，要说不是，为甚么祝家肯认赃去；要说是的，可是大老爷自己把他折磨死的，要不打他，不给他甚么‘过山龙’、‘大红袍’，他那里会死！等他磨死了，又问咱们要，这等不通的办法，我想他总不能开口。再不然，我们先下手去跪求祝乡绅，说是拿到窝家，老爷并不细心盘诘，一味刑求，如今弄得死了，一无

着落，老爷还要逼着咱们去诬良为盗，外边的人不说老爷的糊涂，反说祝乡绅的刻薄。一篇的尖刻话，激动了祝乡绅，等他们去闹，咱们袖手看笑话，不好么？”说完，大家通盘划算了一回，都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就是这样办。”辛大头道：“既是这样办，鲁老大的病，一时虽不得好，却一时也不得死。要等他自死，自然是顶好，怕等不及这事要出岔枝，要打发他早些，那就得帮他一帮，哪位兄弟手脚利落干净，就请今夜晚上去办。老规矩固然好，能够做得一点痕迹没有最好。我记得我们班里有一个包见愁，他自己吹说，他做的事，就是包老爷也看不出来，所以自己叫做包见愁。既然有这样大话，谅来还好，请不拘那位兄弟去找找他吧。”当下议定各散。

辛大头就立刻补了一张禀帖进去，说是鲁老大病重。胡图丹不过是吩咐医生当心调治，也没有别的话。次日午后，胡图丹在签押房里看公事，早有管狱的家人进来说道：“鲁老大病故了！”胡图丹未免心里有些吃惊。又想这件事还未定案，到底请邻封相验好，还是不请邻封相验好。但是他家属已经上控，断断不能不请相验，私自装殓，只得专人到邻封去请验，又补了本府一个禀帖。等到邻封的官来验，一来一往，已是五六天，尸身更是不堪寓目了。糊里糊涂，填了尸格，做了一篇照例文章，就算了事。果然胡图丹因为捕役并非不曾出力，是自己用刑把个窝家治死了，不得口供，便不十分来追究捕役，捕役算是逍遥自在了。至于祝乡绅失落的东西，后来是否由胡图丹赔他，还是祝乡绅到上司身边说歪话，撤他的任，当时自有交代，做书的也不赘叙了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　生僻壤鲲鹏缚翅　望海洋红日东升

话说北通州地方有个秀才，姓王名国重，饱有才学，从小就有些傲性。等到长大了，更变了一付古怪脾气，和人说话，要是一句话不对，便反插两眼，叫将起来。因此有些人等闲都不去亲近他。及至进了学，做了秀才，天无箬帽大了。北通州地方，念书人虽多，明白的却少，都不过守着几本高头讲章，做几句试帖时文，了此一生。惟有这王秀才，外面虽固执，里面却开通，常常托人买些新书新报，闲下来便把他当消愁遣闷的东西看，越看越有滋味。先不过看看上海出的新书新报，后来竟看到日本出版的《新民丛报》、卢梭《民约论》、亚密斯丹《原富》那些书，方才晓得中国所以积弱积贫之故。有时看到了痛快的地方，竟有拔剑斫地、把酒问天的光景。渐渐的对人说话，什么自由平等，流露于口角之间。北通州人当他是疯子，还有几个稍为明白点的，说他是革命党。王秀才自从有了这个革命党的名气，有些亲友都和他疏远了，怕的是连累自己。从此以后，便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有些刮入官府的耳朵里去了。这些官府，分什么青红皂白，人家说什么，他便当什么。况且王秀才的冤家也多，有些造他谣言的，一回说他是康有为的弟子，一回说他是孙文的干事员。官府因为没有凭据，不好拿他怎么样，暗暗的记住他的名字就是了。

可巧那年天津火车站上出了刺客，丢了一个炸弹，要想

谋害钦差大臣。那刺客事机不密，走漏了风声，便是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早已是桃之夭夭了。官府搜捕党羽，雪片般的文书，发到府里县里来，府里县里，便派了差人马快，天天到茶坊酒肆里去搜寻行刺的刺客，及刺客的党羽。碰着稍为面生点的，不问情由，拖了就走。等到审问明白，取保释放，已是吃了几天苦头了。后来闹到北通州地方，地方上的人，便疑心到王秀才，说他总有点路道。刚刚火车出事的时节，王秀才不在家，到天津探亲去了。火车事败，刺客在逃，他也回来了。人家更加疑心他。北通州的州官听了这个风声，立刻发下一条火签，便把王秀才鹰抓燕雀似的拿了去了。因为是刺客一案，不敢怠慢，连夜点差，解往天津。天津县接到文书，验明年貌，便吩咐钉镣收禁。王秀才到此田地，连分诉都分诉不来。他又是耿直性子，惟有混账王八大骂而已。当时差人也不去理他，把他推推搡搡，推进了监门。

王秀才忽然眼睛前一暗，觉得别有天地。仔细一看，黑洞洞的，地下潮湿得紧，霉气薰人。再朝上边看看，一带高墙，砌的十分坚固，连飞鸟都飞不出一个，别说是人了。栅栏门的木柱，有臂膊这样粗，过了一重又是一重，里面蹲着许多死犯，简直不成人样的了。头发都有寸把长，面孔上污秽不堪，身上披一片，挂一片，咽喉里锁着胡桃大的链子，手上手铐，脚上脚镣，上半段还有挺棍系在那里，坐又坐不下，睡又睡不直。看他们的神气，都很自然，有的在那里骂人的，有的在那里唱歌的，王秀才犹如看吴道子地狱变相图一样。前面一个禁子，歪戴着困秋帽子，穿着蓝布小袄，套着蒲鞋，把王秀才牵猢狲一样牵到一个所在，说："小王，你就

在这儿歇歇吧，咱们明天见吧。你可有什么话说，我给你传到家里去，招呼弄几个钱来。”王秀才大骂道：“别说我没钱，就是我有钱，也不犯着赏给你们这些奴才！”那禁卒冷笑道：“好骂，好骂！回来你瞧吧。”说完，便把王秀才项上的链子，系在一扇栅栏门上，扬长走了。王秀才到此，一无法想，只得也学那些同伴蹲了下来。他身旁有个老囚，头发都花白了，看见王秀才蹲了下来，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，嘴里便叫道：“小三儿呢？”那边一个年轻的，听见叫唤，说：“在这儿呢。”老囚说：“你给我挣扎着过来。”小三儿便一步一寸的爬将过来。老囚又朝着小三儿对他努了努嘴。小三儿理会得，爬到王秀才身边，故意歪着身子，横到王秀才身上来。王秀才让又让不开，正在着急，又觉得小三儿的头和自己的头靠在一处了。小三儿满头都是虱，闻着王秀才的肉香了，刚刚头发接头发，那些虱一个一个的从小三儿头发上爬到王秀才头发上。两人头发犹如替虱搭了一座浮桥一样，咬的王秀才又是痛，又是痒，后来也麻木了，糊里糊涂的人也蹲不住了。两脚一叉，却待要跌，被链子系住，跌不下去，王秀才的身子，赛如悬了空了。就这样的耗了一夜。

明天一早，只见昨日那个禁子，拿着一面牌，把王秀才拉了上去，说是听审。王秀才到得堂上，天津县审了一遍口供，王秀才缕述前情。天津县究竟还明白些，觉得弄错了，吩咐开了镣铐，改押在班房里。虽说是一堆稻草，几块松板，较昨天在监里的样子，已是天悬地隔了。王秀才在班房里押了多日，幸亏一位同窗的，在北洋武备学堂里当教习，知道了这件事，详详细细写了一封信给天津县，说王秀

才不过是一个狂生，生平并无劣迹，不可偏听一面之词，陷人入罪各等话，天津县才把他取保释放了。

王秀才回到家里，恨极了，剪了辫子，改了装，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个干净，把老婆送回娘家，他便出洋留学去了。临行的时候说："我要死也死在外国了，不情愿再住这种有天无日头的世界了！"这句虽是愤激之谈，然而也是当时的实情。

再说王秀才上了轮船，到得上海，打听到日本的船，是礼拜日开，先去买了票了，在三菱公司码头上候着。等到下午，船便开了。这船名唤神户丸，船上的搭客，有五六百人，倒是中国人居其大半。王秀才看看沿路的风景，倒不寂寞。

有天在甲板上，衔着烟斗，在那里散步，一个也是改了装的中国人，脸上很有一种严肃之气，站在那里，一会望望海水，一会望望太阳，出了神了。王秀才走到他面前，皮鞋橐橐，方把他惊觉，回过脸来，看见也是中国人新改装，便点了点头，招呼了一招呼。二人动问名姓，王秀才方晓得那人姓辛叫国明，是直隶人。二人叙起来，正是同乡，不觉更加亲热了。王秀才问他往日本去干什么，他说："我本是直隶警察局的局长，现在要到日本去调查警务。"辛国明也回问了王秀才几句，王秀才一一告诉了他，说自己如何在家安分守己，如何被人诬告是革命党，陷在监里如何的苦楚。现在冤枉已明，因为恨极了，所以破釜沉舟，到日本去留学。辛国明叹息了一回，方说："中国的监狱制度，真是黑暗到了极点！"

封面设计：范峤青



统一书号：10186·733
定　　价：　　1.05元